

说唐全传 下



清·无名氏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说 唐 全 传

第三部

(清) 无名氏 著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薛丁山征西

第一回 李道宗设计害仁贵 传假旨星夜召回京

前言说到薛仁贵大小团圆，今不细述。且说程咬金进京复旨，君臣相会，朝见已毕，退出朝门，回到府中。裴氏夫人接着说：“老相公辛苦了。”程咬金道：“如今这个生意做着了，果然好钦差！落了有三万余金，再有个把做做便好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有利不可再往。如今你年纪高大，将就些罢了。”吩咐备酒接风。程铁牛过来，拜见父亲。孙儿程千忠也来拜见祖父，他年纪止得十三岁。今日夫妻儿孙吃酒，是不必说。次日自有各公爷来相望，就是秦怀玉、罗通、段林等。徐茂公往河南赈济去了，尉迟恭在真定府铸铜佛，也不在。惟有魏丞相在朝，他是文官，不大往来，惟以程咬金是长辈，也来相见。坐满一殿，上前相见，程咬金一一答礼。程铁牛出来相见，把平辽王之事说知。众公爷辞别起身，各归府中。又有周青等八个总兵官，一同到来问安。问起薛大哥消息，程咬金道：“他有两个老婆，又有女儿，兴头不过，不必挂念。”周青对姜兴霸、李庆红、薛贤徒、王心鹤、王心溪、周文、周武说：“如今在长安伴驾，不大十分有兴。薛大哥在山西镇守，要老柱国到驾前奏知，保我等往山西一同把守，岂不是弟兄时常相会，操演武艺，好不快活，胜似在京拘束。”程咬金道：“都在老夫身上。”周青等叩谢而出。

次日五更上朝，天子驾坐金銮，文武朝见已毕，传旨：“有事启奏，无事退班。”程咬金上殿俯伏，天子一见龙颜大悦，说：“程王兄有何奏闻？”程咬金奏道：“老臣并无别奏，单奏周青等总兵，愿与薛仁贵同守山西全省，还要封赠樊氏夫

人、王茂生等。”传旨：“依王兄所奏，卷帘退班。”龙袖一转，驾退回宫。文武散班，程咬金退出朝门。周青等闻知，不胜之喜，到衙门收拾领凭。八个总兵官辞行起程，文武送行，离了长安，径到绛州，至王府与薛大哥相会。王茂生实授辕门都总管，柳氏原是护国夫人，樊氏封定国夫人。王府备酒，弟兄畅饮，自有一番言语，不必细表。

次日薛仁贵传令，八位总兵官各处镇守，以下副总、参将、都司等官，都是总兵掌管。果然仁贵到任以来，四方盗贼平息，境内太平，年岁丰稔，安乐做官，不必细述。

再说长安城中，有皇叔李道宗成清王在朝，晓得薛仁贵在山西镇守，朝廷时常赐东西，袍带、盔甲、名马等项，自不必细说。这日回到银銮殿中，想起那薛仁贵，朝廷如此隆重，执掌兵权，镇守山西，手下又有八个总兵。我只生一女，名唤鸾凤，年方十七，是元妃所生，才貌双全。意欲把他为婿，使他退了前妻，难道他不从？但是张美人与他有仇，因他将张士贵子婿五人斩首，每每对我哭哭啼啼，要报冤仇。想那薛仁贵没过失算计他，不如且回宫中，将此事劝他。算计已定，退回宫中。来到安乐宫，张妃朝见，宫娥备办筵席，李道宗朝南坐着，下首张美人相伴，彩女敬酒。酒过数巡之后，已到二更，退回内宫，与张妃安寝。成清王与朝廷只差一等，也有内监、宫娥彩女，东西两宫，殿前有指挥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尊，此话不表。

次日五爷起身梳洗，用过了早膳。张妃流泪说：“父兄惨死，请千岁与贱妾复仇，杀得薛仁贵，方泄胸中之恨。”成清王道：“孤家岂不知之，但仁贵朝廷十分隆重，朝廷大小爵王俱是他心腹。左丞相魏征、鲁国公程咬金在朝，圣上最听信。他无过失，难以寻他短处。倘然有反叛之心，孤家就好在圣上

面前上本。如今一些响动无有，难以动手。今孤家倒有心事，我家郡主鸾凤未招佳婿，意欲招仁贵为婿，使他休了前妻。若然允了便罢，若然不允，说他欺骗亲王，强通郡主，私进长安。此节事就好摆布他了。”张妃听得呆了，心想：“这岂不让他因祸得福了？只得含糊答应，待我与张仁商议，他足智多谋，又是我赠嫁，他屡屡要报老爷之仇，忿忿不平。”于是勉强对王爷道：“千岁之言不差，也要从长计较。”王爷说：“美人之言不差。”传旨令带了兵丁出长安打猎去了。

张妃忙宣张仁。那张仁黑矻矻一张糙脸，短颈束腮，犬眼鹰鼻，颌下六撮胡须，其人刁恶多端，奸巧不过。随了张妃来到王府，成清王看他能事，凡事与他商议，言听计从。听得娘娘传宣，他头戴圆顶大帽，身穿紫绢摆开直身袍，粉底乌靴，来到宫中，口称：“娘娘，奴才叩见，不知呼唤奴才有何事干？”张妃道：“张仁，你悉知老爷、公子、姑爷都被薛贼陷害，夺了功劳。昏君听信，不念有功之臣，竟将我家满门屈杀，倒封薛贼做了王位，十分隆重。我想起来，此仇何日得报？今日千岁要把郡主招他为婿，如今想起来，此事怎样处？故此特地唤你到来，与我定下一计，须要摆布他才好。”张仁低头一想，说：“有了。郡主又不是娘娘所生，须要……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张妃听了大喜，命张仁出去，候大王回来听宣伺候。

再说王爷回归府中，张妃接着王爷，又说此事，说：“千岁须要与张仁商议，他极有高见。”王爷听了，忙唤张仁。张仁听唤，来到宫中，叩头已毕，立起身来，说：“大王呼唤奴才，有何吩咐？”王爷道：“孤家有一事与你商议，但不知你主见如何？”张仁道：“千岁有什么事，说与奴才知道。”王爷道：“孤家想将郡主招薛仁贵为婿，事在万难。”如此如此……张仁道：“这不难，千岁要招仁贵，他已有二位夫人，定

然不顺。莫若假传一道旨意，骗他进长安。待奴才邀到王府，他顺从便罢，若不顺从，王爷将酒灌醉，五更上本，说他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有谋反之心，今已擒拿，候万岁发落。凭他认了什么罪，难道万岁叔父倒弄不到仁贵不成？此计如何？”王爷听了大喜道：“张仁此计倒也绝了，公私两尽。若不成，王府官中之事，外边也不晓得。倘不允，也报了张美人杀父之仇，摆宴饮酒。”张妃在旁极口称扬。这老头儿就该死，难道将女儿做成这勾当？当晚就在张妃宫中歇息，来朝与张仁做成旨意，差官往山西，此话不表。

再说薛仁贵在山西，太平无事，与二位夫人朝朝寒食，夜夜清明，已经一载，四方宁静。这一日正坐银銮，忽探子报进，说：“圣旨下。”仁贵吩咐快开中门，忙摆香案，接进天使。天使当殿开读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念卿救驾之功，思念之深。朕忽有小恙，召卿来京，君臣相见一面，作速来京。钦此。”仁贵谢恩道：“我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”一面香案供着圣旨，一面相待天使，问：“圣恙如何？”天使道：“前回龙驾危险，如今天子幸好了，故此召平辽王进京，朝廷还有圣谕。”仁贵听了，吩咐总管王茂生：“武官各守汛地，文官不必相送。本藩连夜进京，二位夫人不必相念。君命召不俟驾而行。”即同天使上了赛风驹，离了绛州，一路星日星夜竟望长安而来。不知吉凶祸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郡主撞死翠云宫 程咬金保救薛礼

却再讲天使，原是张仁扮的，假传圣旨。仁贵见旨上说圣上有恙，故不敢耽搁，此乃仁贵一点忠心。不多数日，来到长安，进了光大门，走近成清王府前，有一班指挥相迎，邀进了府中。仁贵不知是计，竟到银銮殿，同这假天使，朝见王爷，口称千岁。王爷见了大悦，吩咐内监办酒，邀入宫中。说：“薛平辽在山西辛苦，朝廷想念，孤家无日不思。今日来京，特备水酒与平辽正接风。”仁贵道：“承老千岁美意，但是臣未见天子，不敢从命。待见过万岁，然后领情。”王爷苦苦相留。仁贵只是不允。天使道：“大王相留，平辽王不必推却。少不得下官原要与你同去复旨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五更朝驾，大王也要进朝。暂且相留，却是老大王美意。”仁贵听了他劝，信其实意，上前谢了大王，然后安席。大王主位，天使同仁贵坐了侧席，仁贵告礼坐下。席中笙箫盈耳，灯烛辉煌，珍羞百味。太监上前敬酒，天使又在旁相劝，杯杯满，盏盏干。仁贵吃的是药烧酒，不好落肚的；大王与假天使吃的是平常酒，酒壶有记认的，仁贵落了他们圈套。直到三更时，仁贵吃得大醉，不省人事，睡在地下。王爷传旨：“一面撤去筵席，闲人赶出外面，然后将仁贵绑出。明日见驾就说仁贵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行刺亲王，此节事就可处死他了。”张妃道：“这节事不稳，倘然朝廷问起，说怎么私进长安？他说奉旨钦召来京。天使是假的，圣旨又是假的，说闯入王府行刺亲王这节事，一发无影无踪。况且朝中鲁国公程咬金，圣上最亲密的。秦怀玉、罗通、尉迟宝林、宝庆又是他心腹。倘反坐起来，就当不起

了。”王爷听了这话，目瞪口呆，忙说：“坏了！坏了！如今怎么办？”张妃道：“如今木已成舟，悔已迟了，想出一个妙计才好，还是张仁你去想来。”张仁原要王爷上当，说：“虽然娘娘虑得到。朝廷追究根由，奴才这狗命，虽万剐千刀情愿的，但是大王金枝玉叶，遭其一难，甚为可惜。”李道宗听了发抖说：“依你便怎样？”张仁道：“如今事不由己，只得如此如此。”大王无可奈何，将仁贵抬进翠云宫，放在郡主娘娘床上。郡主一看大怒，说：“父王听信妖精，将丑事做在我身上。”大哭一场，一头撞死在房中，血流满地。家人忙报知千岁。张妃好不欢喜。李道宗凄然泪下，说：“害了女儿，可恨薛礼这厮，我与他共戴天！”忙乱了半夜，传殿前指挥，将仁贵发到廷尉司勘问。那廷尉司奉承王府，将仁贵百般拷打，昏迷不醒。乃用大刑，将锡罐盘在身上，用滚水浇进，其身犹火烧，他只是不醒。正在那里审问，郡王们多晓得了。秦怀玉听报大惊说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从来没有这般刑法。若见了朝廷，自有国法，怎么私下用刑？”吩咐殿前传卫，速到廷尉司将薛爷放了，不必用刑。侍卫奉了驸马爷之命，来到廷尉司讲了。他惧怕驸马，只得放了仁贵，所以没有得到仁贵口供。

次日，太宗圣驾坐朝，文武百官朝参毕，班中闪出一位亲王。皇叔头戴闹龙冠，身穿黄袍，足下乌靴，执笏当胸，上前哭奏道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老臣有事，冒奏天颜，罪该万死。”天子道：“皇叔有何事后奏？”李道宗道：“老臣只生一女，名唤鸾凤。不想薛仁贵昨自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。老臣将酒待他，他强逼郡主为配，老臣回绝了他。不想他竟闯入翠云宫，将小女强逼。小女立志不从，他竟拿起台上端砚，当头就将小女打死。现今血流满地，尸首尚存。”说完亲手将本送上。天子听奏，龙颜大怒，又将本在龙案看过，暴跳如雷，说道：

“这逆贼，行此不法之事！擅敢私离禁地，私进长安，闯入王府，竟将御妹打死。寡人不斩这贼子，埋没了萧何法律！”天子怒发冲冠，喝叫指挥：“将逆贼绑出法场枭首，前来缴旨。”指挥领旨，竟到廷尉司，将仁贵绑缚牢拴拥进朝门。仁贵还是昏迷不醒。那些众臣子一见，那里知道曲折之事，不知仁贵犯了何罪，皇上如此大怒，立刻要把他斩首。内中又有尉迟宝林兄弟等，好似天打一般，乱箭钻心。把皇上一看，又不敢保奏。程咬金见陛下大发雷霆，又不敢救他。只见仁贵推出午门，竟望法场去了，只得闪出班来，大喊“刀下留人”。午门前指挥回头一看，是鲁国公保救，只得站住了脚。程咬金连忙跪下，说道：“陛下在上，仁贵犯了何事，龙颜如此大怒，要把他处斩？”皇上说：“程王兄不知细故。”就将此事说明，“王兄你道该斩不该斩？”咬金道：“万岁还要细问，不可斩有功之臣。”众公爷又上前俯伏保救。皇上道：“诸位王卿、御侄在此，都去问他，为何打死御妹。”秦怀玉等谢了恩，离了金阶，来到午门，见了仁贵问道：“大哥，此事因何而起？”仁贵原是不知人事、满身打坏，低了头，被两旁指挥址定，一句话也没有。众公爷也没法，只得覆旨道：“人是打坏的了。”皇上哈哈冷笑说：“这个十恶不赦之罪，斩首有余，王兄还要保什么？”咬金看见皇上赦是一定不肯的，且保他下落天牢，另用计相救。又奏道：“他跨海征东，有十大功劳，万岁可赦其一死。”万岁道：“虽有功劳，封平辽王已报之矣，今日因奸打死御妹，朕切齿之恨，王兄且退班。”咬金没法，只得说：“陛下，他在三江越虎城滩上救驾，又在长安救了殿下，百日内两人双救驾，功盖天下。念此功劳，将他暂监天牢，百日之后处斩。”皇上听了：“准奏，以后不可再奏，恼着寡人。若有人后来保奏，一同斩首。”传旨放绑、下落天牢。文武谢恩

退班。驾退回宫。

成清王回府与张妃说知：“圣上大怒，立刻处斩。因有程老头儿苦苦保救，如今下落天牢，百日之后梟首。”张妃听了流泪道：“倘有百日之后，圣上回心，又有一番赦免，怎么处？只是不能报父兄之仇。”王爷说：“美人不必悲伤，他害了我女儿，此恨难消。慢慢在圣上面前奏明，定将他处斩。”遂吩咐开丧，收拾女儿尸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薛仁贵受屈落天牢 众小儿痛打李道宗

再说仁贵下落天牢，才得苏醒，满身疼痛，对禁子道：“这是那里？”禁子说：“千岁你还不知。”就将如此长短一一说明。仁贵听了说：“昨晚我在王府饮酒，怎么困奸打死御妹？此事没有因头，分明中了奸王之计。若无程老千岁相救，我必有杀身之祸。我府中二位夫人怎得知道？恩哥恩嫂未得报知。李道宗如此害我，不知有何冤仇。罢！罢！唯命而已。”

不表仁贵在牢中受苦，再说那一班公爷都到程千岁府商议。咬金道：“侄儿们且回去，一面差人先到牢中探望，倘圣上回心就好相救了。”众公爷称是，多回府中。只有秦怀玉同了尉迟宝林进牢相望。禁子见了驸马即忙叩头，开了车门，放进二位。外面跟随之人，不容进去。秦怀玉、尉迟宝林，见里面俱是披枷带锁的囚犯。又到了一处，原是干净一个房子。狱官出来跪接。二人吩咐：“你且回避，不要伺候。薛爷在那儿？”回禀在那里面。二人走进，一看仁贵身上刑具，实是伤心，叫声：“哥哥，为何受了这般苦楚？”仁贵抬头一看，见了二位，便大哭说道：“兄弟，愚兄有不明之冤，要与兄弟讲明。”立起身来见礼，拜谢救命之恩。二人说：“哥哥不必如此，你且讲来。”仁贵把天使钦召进京，王夜相留饮酒，以后之事，并不晓得。秦怀玉道：“你中了奸王之计。张士贵之女与李道宗为妃，恨你杀了他父兄，他在奸王面前做成圈套。圣上有甚小恙，那里有天使相召？他是将女儿逼死，陷害你强奸郡主，将砚打死。圣上龙颜大怒，竟无宽赦。程叔父保救一百天，倘圣上回心，我等保救出狱。”仁贵道：“二位哥哥，不消费心，

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。奸王将女儿污吾，圣上岂不大怒。吾若一死，赴到阴司，决不饶他。烦致谢程老柱国，我薛礼生不能补报，来生犬马相报。”秦怀玉说：“哥哥何出此言！”

再说那张仁，打听得驸马公爷在监相望，报知千岁。道宗听了大怒，忙差人到监中禁约，一面抱本上殿奏知。天子传旨：“差指挥到天牢，说薛仁贵是钦犯。若有人到监，统统与本犯一起治罪。”狱官接旨开读，秦尉二位无奈，只得出监回府。从此监牢紧闭，牢不通风。就是罗通等到来相望，也不能够了，只得差人暗暗送饭。王爷又晓得了，对张仁说：“如今怎么摆布他？”张仁说：“千岁，他同党甚多，那里绝得米粮！若要绝的，只要大王亲驾守住牢门，不容人送饭。十天之外，绝了他的食，就饿死了。况且他斗米一餐，那里挨得三天。愿王爷明日就去。”道宗听了大喜，张妃又在旁撺掇。果然次日道宗带了家将，竟到监门守住，十分严密。禁子那里用得情来，如此守了一天，次日又到临门把守严密，差人守住牢中，禁子不许进内送饭，候王爷查明，十分紧急。

秦怀玉闻知了十分着急，无计相救。怀玉正在着急，报说罗千岁等到来相望。怀玉接进殿前，有罗通、尉迟宝林、宝庆、段林、程铁牛等，坐满一殿。罗通开言说：“薛大哥此事，如今怎样相救？”宝林道：“如今绝食要饿死的，我们无计可施，特来与大哥商议。”程铁牛道：“我家老头儿也无主意。”怀玉说：“圣上十分不悦，皇叔做了对头，如今绝了食，要饿死了。待进了食，然后另寻别计，就好做了。如今奸王守卫监门，那里容得进去！这便如此是好？”大家在殿上议论纷纷，不能一决。只见殿后走出一个小厮，年八九岁，满身丽华，面如满月，鼻若悬胆，还是光着头儿。来到殿前，对着众人说：“伯父叔叔，要救薛伯父，待侄儿救他，使他不能绝食。”怀玉听

了大喝道：“小畜生还不进去，满殿伯叔，俱不能有计，要你出来胡说！”小厮他却不走，对着怀玉说：“爹爹不依，看你众人怎么救法。”笑了一声，走进去了。那罗通说：“此子何人？”怀玉说：“不瞒诸位兄弟说，小弟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名唤秦汉，年纪三岁时，在花园玩耍，被大风刮去，至今并无下落，公主十分苦楚。方是二小儿，名唤秦梦，才年八岁，公主爱惜如珍。小弟只有此子，方才出来无礼，兄弟们莫怪。”众人道：“原来是侄儿，年少如此高见，后来必成大器。”怀玉道：“不敢。”

再说秦梦出了后门，吩咐家将，请各府小将军，罗章、尉迟青山、程千忠、段仁等，都是八九岁，平日嬉游惯的，有十多个，闻得秦梦相请，都到秦府后门，见了秦梦说：“二哥，今日呼唤吾等到来，向那儿玩耍？”秦梦道：“兄弟们，吾有一事，要与你们同去。”将薛伯父如此长短，要去打那皇叔之事一说。小英雄听了高兴说：“快快吩咐家将，不必随从。”兴兴头头来到监门，果然道宗见了这般小厮说：“此是什么所在，擅敢来探！”吩咐手下打开。这班小英雄听见来捉，倒也乖巧，忙动手，见一个打一个，打得那些王府家将，头青脸肿，没命的跑了。剩得李道宗，被秦梦当胸一把扭住，面上巴掌乱打，胡须扯去一半，小拳头将皇叔满身打坏，跌倒在地，只叫饶命。秦梦道：“今日才认得秦小爷。”恐防打死了，弄出事来，说：“饶了你老狗头罢。”这道宗好象落汤鸡。又见罗章等将车轮轿伞都打得粉碎，说：“兄弟们去罢。”打得这模样回去，各自回府。

再说那李道宗爬起身来，满身疼痛，胡须不见了一大半，黄冠蟒袍扯得粉碎，乌鞭劈断，忙唤家将。只见那些家丁一个个犹如杀败了的公鸡，强了头颈，俱喊疼痛。道法骂道：“狗

才！为何都躲过了？看见孤家被人打得这个模样，回去处死了你们！”家将道：“大王不看见么，小人们被他都打坏了，性命都不保。这般人年纪虽小，力大无穷，小人才动得手，被他一举一脚，那里当得起。”李道宗道：“如今不必讲了。为首的是秦怀玉之子，我明日上本奏他，如今轿伞都打碎了，就扶我回府去罢。”家将忙扶了王爷回府，与张仁商议，连夜修成本章，待五更上朝，奏明圣上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薛仁贵天牢受苦 王茂生义重如山

再说秦梦回至后门，心生一计，将鼻子一拍，又将三角石头将头磕破，满面流血，大哭进房，见了公主哭倒在地。公主看见忙问：“孩儿被何人打得这般？说与母知。”秦梦道：“孩儿被李道宗打坏。”公主听了，柳眉倒立，信以为真，便吩咐摆驾。内侍、宫娥依旨。公主上了金銮，带着宫娥、宫监出了后门。进了后宰门，来到保身殿。见了长孙娘娘，朝拜已毕，皇后传旨平身。公主谢了恩，立起身来，金墩坐下。长孙娘娘说：“公主女儿，又不宣召来到，必有缘故。”公主禀说：“那皇叔十分无礼。外孙年少，偶然走到车门，只见皇叔在那儿把守，竟唤家将把外孙打坏。特来奏明父王。女儿况且只生一子，念他祖父、父亲，要与孩儿出气。倘若死了，要李道宗偿命的。”唤秦梦过来，拜见娘娘。秦梦见了皇后大哭。娘娘看见外孙儿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十分爱惜，说：“孙儿不必如此悲泪，外祖母都晓得了。”正在那儿讲，忽报驾到，长孙娘娘与公主俯伏接驾。天子问道：“御妻，为何皇儿也在这儿？”公主奏道：“父王，孩儿被人打伤，特来奏知。”万岁道：“皇儿乃朕的外孙，那个敢打？”公主说：“我儿过来，朝皇外祖。”秦梦年小伶俐，见了万岁，啼啼哭哭上前来奏说：“孙儿出外游玩。偶然在监门经过，闻得薛伯父在监，看一看，只见成清王守住监门，要绝他的食。这也罢了，竟将孙儿毒打，要将吾拿去处死。亏了孙儿逃得回来，奏明皇外祖。”圣上看了，果然有伤。公主又奏道：“他祖父秦叔宝东荡西除，打成唐朝世界，就是驸马也有一番功劳，望父皇作主。”万岁道：“甥儿

你总会生事，所以有这番缘故。”公主又奏道：“父皇，看孙儿年纪才八岁，皇叔居尊上。难道小童打了老的不成？”长孙皇后又在旁边帮忙说：“果然不差。八岁的小孩，难道倒打了皇叔？”圣上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一声传旨：“退宫与皇儿解愁。”命左右置酒在宫宴饮。

再说贞观天子五更三点，景阳钟撞，龙凤鼓敲，珠帘高卷。底下文武朝见已毕，谢恩退班。只见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当殿跪下，奏道：“臣成清王李道宗有本奏明。”万岁道：“奏来。”成清王奏道：“秦怀玉纵子秦梦将老臣毒打，胡须扯去大半，蟒袍扯碎，遍身打坏。还有行凶多人，要万岁究出处治。”圣上一看，果然皇叔胡子稀稀朗朗，面上俱是伤痕，蟒袍东挂一片，西挂一片。朝廷因昨日公主先已奏明，是晓得的，开言叫声：“皇叔，你在那儿被秦梦打的？秦梦年方八岁，倒来打你，毕竟在外多事。”李道宗道：“老臣不过在天牢门首经过，被他殴打，万望圣上详夺。”朝廷道：“姑念你皇叔，不来罪你。你守着监门，要绝仁贵的食，而朝廷自有国法，百日之内少不得偿御妹之命。本也不必看了，拿去！”竟丢了下来，天子龙袖一卷，驾退回宫，文武散班。只有李道宗满面羞惭，被秦梦打了，还被圣上道他不是，只得闷闷回去。

再说怀玉这一班在朝看见李道宗抱本上殿，只见他唇上胡须都不见了，满脸青肿，一双眼睛合了缝，奏出许多事来。众人都捏把汗，听得圣上不准，才放下心。一齐来到秦府，差人到监门打听，果然不差。就密密与禁子商议，暗暗送饭。这仁贵如今有命了，差人回复驸马，秦怀玉等欢喜，秦梦走出外面，来到殿上，见了这诸位，叫声：“伯父叔父，倘没我，薛伯父真要饿死。”秦怀玉道：“畜生！几乎弄来事来，皇叔是打得的么？倘打死了，为父的性命活不成了。”秦梦道：“孩儿打

他不是致命处！要打死他有什么难处。”罗通道：“果然侄儿主意不差。”秦梦道：“罗叔父说的极是，我去也。”就往里头去了。秦梦伤是外伤，头是自己砍伤的，停了一天就好了。再说银銮殿上，这班公卿称扬秦梦，商议要救仁贵，无计可施，只得各自回府，慢慢的与程伯父计较。

且讲仁贵进京时，家将跟随，见王府邀进。家将在外闻了这个消息，耽搁了数天，有程千岁保救，下落天牢中，连夜回到山西，报知王茂生，如此长短，一一说了。王茂生大惊，忙进后堂报与二位夫人听了，二位夫人昏倒在地。樊员外忙来相劝，扶起柳氏夫人。王茂生说：“二位夫人不必悲伤，如今我要赶到京中与奸王拼一拼。”换了青衣小帽，带了盘缠，吩咐妻子：“好生伺候二位夫人，防奸王又生别计，来拿家小。”员外道：“此刻不必费心，朝中大臣自有公论，决无有累家属。王官人放心。”茂生含泪别了二位夫人，竟上长安，端正告御状不表。

再言八位总兵，晓得这个消息，也无可奈何，只俱暗差人来京打听。王茂生一路风惨雨凄，到了长安，进了这光大门。又走了数里，只见前面喝道之声，乃是程老千岁朝罢回来，乘了八人大轿，一路下来。看见王茂生乃认得的。命左右唤他到府中来。左右领命，上前唤王茂生先到府中。咬金回府，到后堂唤王茂生进来问道：“你来京做什么？”王茂生见了咬金叩头说道：“老千岁，我是一个小人，明日朝中告御状，就死也罢。况且我兄弟正人君子，不做这样污行。奸王听信张妃，将女儿陷害。圣上不明，反将有功之臣处斩，此理不明。明日与奸王拼命。”咬金说：“我都知道，朝中多少公侯，尚不能救他，御状切不可告。倘动了圣怒，你的性命难保，平辽王反要加罪了。且到监中望兄弟，待吾寻计相救就是了。”茂生听了，

谢了千岁。如今是午饭时候，同了众将竟往天牢。禁子不肯放进茂生，茂生多将银子相送，然后进监，与仁贵相会，抱头大哭，言讲了半日。禁子催促起行，无奈回到程府。明日又到牢中送饭。天天如此，程咬金想：这一百日能有几天，倘然到了日期，焉能保救？吾一面修书二封，差人往汉阳府报知徐大哥，真定府报知老黑，待他二人到来，就好相救了。

不表差人望二处投递，却说英国公徐茂公在那儿救饥，一见来书，要去保救薛仁贵的事，他晓得阴阳，算定薛仁贵有三年牢狱之灾，早了救不得，忙回书付原人带回。差人接了回书，竟到长安。来到府中，咬金接了忙取回来打开一看，书上说：“朝中现有魏大哥同众兄弟还可相救，要我无用。”竟回绝了。咬金说：“坏了！坏了！”怀玉道：“老叔不必着忙，还有尉迟老叔到来，就可有救了。”又等了数天，尉迟恭不到，好生着急。为何尉迟恭不到？如今一百日相近，故此着急。汉阳府是旱路多，水路少，来得快。真定府是水路多，旱路少，来得慢。尉迟恭何日到来？救得成救不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薛仁贵绑赴法场 尉迟恭鞭断归天

再讲尉迟恭奉旨在真定府铸铜佛，还未完工。看了咬金来书，十分震怒。忙将公事交与督工官，带了从人，不分星夜，竟往长安。来到府中，三位公子，同了黑白二位夫人接着。尉迟恭问起情由，宝林、宝庆就将事长事短说明。老千岁一闻此言大怒，说：“那有此事！圣上昏迷，忘了有功之臣。罢了！我明日进朝，先要扳倒奸王，必要救出仁贵。如不然有打王鞭在此。”等不到五更，三更就上朝了。二位爵主相随来到朝房，百官还未到。黄门官听报虢国公尉迟老千岁上朝来，吩咐开了午门。老千岁来到朝房坐定。不多一刻，百官都到了，上前参见。鲁国公程咬金、驸马秦怀玉并那殿下罗通一班小公爷都到了，上前参见。程千岁叫声：“尉迟千岁，来得正好。仁贵受了好王屈陷，吾保救监牢中一百天。如今限期将满，要你相救。”尉迟恭说：“老千岁，某家特为此事，星夜赶回。吾今日上朝，少不得与圣上奏明，无有不赦之理。”那倒运的奸王也在朝房，听得此言，忙出来到尉迟恭面前，叫声：“黑匹夫，薛贼犯了大罪，你在此胡言乱语。”尉迟恭一见李道宗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喝声：“奸王，唐朝那有你这不争气的！自己亲生女儿，将奸情污他，羞也不羞？还有何颜立在朝房，还不回去。”李道宗听了这番羞辱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黑贼！你擅敢得罪亲王，罪该万死！少不得要凌剐你。”尉迟恭听了说：“你剐我，我先挖你这双眼睛看看。”李道宗看见，就把袍袖一遮，把头一仰。尉迟恭两个指头要挖他眼睛，他袍袖长大，竟将他两个门牙捺落了，满口鲜血，疼痛不过，说：“反

了！反了！黑厮擅打亲王。打落门牙，与你一齐面君再说。”尉迟恭原是莽夫，见道宗满口流血，倒着了急。程咬金说：“果然打亲王，老臣见的。大王快将牙齿给我做贼证，少不得上朝要见驾，老臣是个见证。”李道宗只道他好意，就忙将两个门牙交与咬金。咬金拿来，竟往朝门外抛了去，无影无踪。皇叔见了说：“你们这班都是一党；将吾门牙抛那儿去了？拿来还我！少不得面君。”咬金哈哈大笑道：“大王你进朝门，年纪高大，性急了，跌落了门牙，与老黑什么相干？”尉迟恭看见程咬金丢了门牙，他就胆大了，说：“你自己性急跌落门牙，不要来欺诈。”李道宗听了一发大怒说：“打脱了我门牙，倒来说反话。”咬金对文武百官道：“那大王方才进朝，自己跌落了这个门牙，你们都看见了么？”百官听了也不好说跌，也不好说不跌，只把头点点。咬金道：“自己跌了下来，倒来诈人！”

只听净鞭三声，驾坐早朝。文武朝见，三呼已毕，退班就位。只见虢国公当殿见驾。圣上一见，龙颜大悦，说：“朕久不见卿，想是完了工，前来缴旨么？”尉迟恭上前奏道：“完工尚未。久不见龙颜，老臣前来，有表上奏朝廷。”下面成清王李道宗，见他要保救仁贵，倘圣上准了怎么处？只得也上金阶奏道：“尉迟恭不奉圣旨，私进长安，在朝房擅打亲王，将老臣打落两个门牙，望万岁处治。”尉迟恭奏道：“皇叔进朝房时跌下马来，撞落门牙，现有文武百官、鲁国公程咬金等都见的。”圣上听了半信半疑，宣鲁国公上殿。咬金走上金阶，跪下俯伏。圣上说：“王兄，此事如何？”咬金奏道：“皇叔进朝性急，年纪高大，在马上跌下来，偶然跌落门牙是真的。”万岁听了此言，低头一想，说：“皇叔退班。”李道宗又吃了一番大亏，只得退在班中。朝廷细看了尉迟恭本章，说：“尉

迟王兄，薛仁贵因奸不从，打死御妹，朕甚可恨。曾降旨，若有保救者，与本犯同罪。王兄与朕患难相从，焉肯舍卿。”传旨：“殿前指挥，速取牢中薛仁贵，午时三刻处斩，前来缴旨。”指挥奉旨，往牢中将仁贵绑缚停当，送往法场去了。王茂生一见大哭，到法场活祭。

再言尉迟恭听见本章不准，反将仁贵绑赴法场，吩咐左右抬鞭来。左右忙将鞭取过，尉迟恭接了忙上金阶说：“圣上既不准老臣之言，为何又将仁贵立刻斩首？这鞭乃先皇所赐，有几行字在上，求万岁龙目亲看。”天子只做不听得，传旨退回宜。尉迟恭好不着急，难道为臣子的，拿起鞭来打君王不成？没有此理。尉迟恭没法可施，在万岁后面，一路随了，口中大叫说：“万岁要赦薛仁贵的罪。”朝廷进了止禁门，将门闭上，要进里头不得了。尉迟恭没法可施，只得对着门上高叫：“薛仁贵有十大功劳，征东血战十二载，海滩上又有救驾之功，万望万岁准老臣之言，放了薛仁贵，不然有功之臣心中不服。老臣冒奏天颜，伏乞圣恩宽赦。”忽内监传圣上有旨：“薛仁贵犯了十恶，罪在不赦。老千岁不必苦奏，少不得明日早朝讲明此事。”尉迟恭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此鞭是先君所赐，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。善求不如恶求，只得用强了。”叫道：昏君，听了奸臣，当真不赦？”内使说：“圣旨已出，不能挽回。老千岁回府去罢。”尉迟恭见难以保救，“且待吾打进宫门，与昏君性命相拼，必要救仁贵性命。如不然，难在朝中见人。”拿起竹节钢鞭，对着止禁门一鞭，听得一声响，那鞭分为十八段。尉迟恭大惊说：“不好了，当日师父有言说：鞭在人在，鞭亡人亡。”再看门上，写着“止禁门”，说道：“宫中止禁门，任你什么大臣，不奉宣召，不准到这儿。倘无宣召到此，就要斩首。我倚仗着这条鞭。如今断了鞭，焉能得出去？

也罢，性命难保了！”对着止禁门说：“老臣苦苦来奏，万岁只是不准。念臣相随多年，效忠报国，如今就此拜别了。”向止禁门拜了二十四拜，立起身来，将头向着止禁门一撞，血流满地，竟死在门下。内宫圣上闻知，将止禁门开了。圣上一听说：“王兄何苦如此？”心中十分苦楚，龙目滔滔下泪。传旨鲁国公程咬金、尉迟宝林兄弟。他三人原在外面打听，闻听传旨，急忙进宫，看见尉迟恭撞死，俱大哭。圣上说：“御侄不必悲伤，就在止禁门首开丧，文武挂孝，以报王兄尉迟开国之功。”宝林兄弟谢恩。程咬金奏道：“尉迟恭保薛仁贵，将性命来换。念他征东救驾之功，独马单鞭救王之功，望万岁将仁贵还禁监中，至来年秋后处斩。”朝廷听了，龙首一点，传旨：将薛仁贵仍下天牢。”圣旨一下，刽子手就放了绑。王茂生扶了薛仁贵，复进天牢。仁贵到监牢中，晓得尉迟恭身死，放声大哭，说：“尉老呵，你今为了区区，将身惨死，吾好痛心。”茂生再三劝慰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徐茂公回朝救仁贵 苏宝同遣使下番书

再说那宫中，朝廷亲自祭奠，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都来祭奠。三日之后出殡，在朝文武俱来相送，一路素车白马。安葬已毕，兄弟谢了圣旨，复谢百官。朝廷降旨：封宝林荫袭父爵虢国公，宣庆封陈国公，尉迟号怀片平阳总兵。黑白二夫人见老相公身死大哭，蒙圣恩御祭御葬，又封了三位儿子，感念圣恩，在家守孝。

朝中无事，太平天下，不知不觉，又是一年了。到了秋后，万岁驾坐早朝，文武朝见已毕，圣上对程咬金说：“如今没得说了。”咬金无可奈何，不能保救，下边秦、罗、尉迟等，好似雷打相同，都不敢出来保救，面面相觑。圣上即降旨：“将仁贵绑出法场斩首，报来缴旨。”旨意已出，竟将仁贵绑缚去了。合当有救，却好徐茂公汉阳府救饥完工，前来缴旨。正见法场处决仁贵，茂公说：“刀下留人！”指挥见了英国公徐千岁，怎敢动手。徐茂公来到殿上，俯伏金阶覆旨。圣上看见徐茂公，龙心不胜之喜，说：“先生在湖庆救饥，想是完毕了，百姓如何？”徐茂公奏说：“湖庆汉阳府前年大荒，蒙万岁洪恩，救活了数百万百姓。今年麦熟，百姓就好活了。如今来覆旨。老臣来朝，见法场处决薛平辽，已请刀下留人，欲求保薛仁贵。”万岁道：“他犯了十恶不赦之罪，朕旨意今日一定要斩，先生你不必再管他。”徐茂公奏说：“老臣亦奉旨要救薛仁贵。”万岁道：“徐先生痴了，只有寡人的旨意，那个做得朕的旨意？”徐茂公说：“万岁三年前已降过旨意，老臣是奉旨的。”圣上说：“先生一发荒唐了。三年之前，那儿有什么

旨意？”徐茂公说：“万岁前年在东辽三江越虎城外打猎，老臣奏明要遇见应梦贤臣，但这人福浅，早见不得君主，还要得三年之后。望陛下不见他。过了三年，班师到京，见他尚未为晚。就是圣上金口玉言说，‘早见朕三年，难道他还要折寿？’臣说：‘寿倒也不折，只怕有三年牢狱之灾。’万岁说：‘卿益发胡涂了，这牢狱之苦只有寡人作主，那个监得他在牢！如今朕发心要见，虽然应梦贤臣，将来犯了十恶大罪，寡人只将功折罪，并不把他下在天牢。’老臣又奏道：‘万岁金口玉言说在此的，后来薛仁贵有什么违条犯法之罪，求陛下要赦的。’蒙圣上金口说：‘自然放他。’故此，老臣今日是奉三年前万岁的旨意。”贞观天子听了，龙首点头说：“先生主意怎么样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如今仍将薛仁贵发下天牢，明年秋后处决。”天子说：“依先生所奏。”传旨放绑，仍落牢中矣。万岁龙袖一卷，驾退入宫。

程咬金这一班公爷，今朝见要斩仁贵，恨不能保救。今见徐茂公上朝，欢喜不过，料是一定放的，不道又下天牢。众人不解，程咬金上前叫声：“二哥久违了。方才圣上倒有心赦宥，二哥为何又发天牢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兄弟你不知，天数已定，他命中注定有三年牢狱之灾，就早出来也没路的。圣上终久疑心，另寻别事斩他。明年欢欢喜喜出来，岂不妙哉！”程咬金等大不悦，各自回府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一年相近了。再讲西番哈迷国，有一元帅，是苏定方之孙、苏凤之子苏宝同，国王封他为扫唐灭寇大元帅，坐镇锁阳城，与陕西交界。他差使臣来到长安。此日万岁驾登早朝，有黄门官启奏说：“有西凉国差官朝见。”天子说：“宣进来。”使臣来到金阶，俯伏奏道：“番邦使臣杨魁叩见。愿天朝圣主万寿无疆。今有番表一道，献与龙日观

看。”朝廷说：“什么表章？取上来。”杨魁把本一呈，接本官呈上龙案开拆，龙目一看，有数行字在上面写着：

扫唐灭寇苏元帅，三世冤冤要报仇。手下雄兵千百万，要灭唐朝尽九州。战书到日休害怕，不夺长安誓不休。若要我邦不兴兵，唐主称臣自低头。

唐太宗一见番表，不觉龙颜大怒，说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那些蝼蚁之禽，如此无礼。苏宝同无知小人，也来欺负寡人。过来，把使臣斩首午门，前来缴旨。”两旁一声答应，将使臣绑赴午门，一声炮响，斩了首级，上朝去缴旨。两班文武官不解其意，徐茂公出班说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西番国王表章上说了些什么，万岁龙颜如此大怒？为何把使臣斩首？”太宗道：徐先生，你拿表去看便知明白。”徐茂公上前，取过表章。一看，果然无礼。天朝反惧番邦？今斩了来使，恐妨有争战，不比扫北征东容易。”太宗说：“苏宝同何等样人，这般利害？先生讲个明白。”徐茂公说：“苏宝同乃是苏定方子孙，苏凤逃入番邦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名宝同，国王招为驸马，女唤锦莲，纳为后妃。今宝同父已死，宝同有飞刀二十四把，一纵长虹三千里。手下有妖僧妖道，都是吹毛变虎之人，撒豆成兵之将。他镇守锁阳城，和陕西交界。他晓得杀了使臣，必然乘势出兵前来，怎生拒敌？不如先起兵征讨。”太宗说：“朕主意已定，谁人挂印征西？”连问数声，无人答应。太宗问徐茂公道：“先生，如今那个为帅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征西还是征东将。”圣上说：“先生又来了，征东是薛仁贵，难道又是他不成？”徐茂公说：“还是应梦贤臣。”圣上龙首一点，“如今用兵之际，待他立功赎罪。”传旨意一道，速往天牢赦出薛仁贵，封为天下都招讨、九州四郡兵马大将军、挂印征西大元帅。天使来到天车开读，仁贵也不谢恩，也不受旨。天使回殿覆旨。

天子问道：“薛仁贵不肯受旨，情愿受死。怎么处？”徐茂公说：“他受三年苦处，心不甘服。要万岁赐他上方宝剑，倘若有文武不从，先斩后奏，必然肯受招的。”圣上依议，就将上方宝剑交付与天使到了天牢开读。仁贵说：“只要成清王到牢中，同我到万岁驾前奏明冤情，三年受苦，三赴法场。如皇叔不到，臣愿受死。”天使只得又将此言奏明，呈上听了，宣皇叔成清王到。皇叔忙跪伏金阶奏道：“老臣不往牢中去了，他今拿了兵权生杀之柄，倘有羞辱，老臣性命难保了。望圣上恩宥。”天子想想也是。程咬金见圣上不决，只得上前说：“老臣前去宣仁贵，不怕他不受圣旨。”天子闻言说：“程王兄此去，必然薛仁贵前来。”程咬金接了圣旨，竟往天牢。开读已毕，仁贵谢了恩，对咬金说：“老柱国，你晓得晚生受奸王哄骗，三年受牢狱之苦，必要杀他祭旗，以泄此恨。”咬金说：“平辽公只都在老夫身上，包你祭旗。”仁贵说：“老柱国担当定么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担当得的。”二人出了监门，有左右请换了袍甲，上马竟入朝来。不比前番三次上法场，如今大不相同，兵将跟随，文武簇拥，昂昂然来到金阶俯伏，口称：罪臣薛仁贵，蒙吾主不斩之恩，又封为元帅，愿吾主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。”圣上道：“赐薛王兄平身。”当殿披挂征西大元帅，钦赐御酒三杯，仁贵谢恩。如今重做元帅，心中欢悦不过。底下武职官一个个上前恭见，仁贵说：“明目相见。”圣主赐宴金銮殿，众小公爷、驸马秦怀玉、罗通等陪。仁贵及各兄弟饮酒，庆贺今日相逢，欢喜不尽。饮至三更，各自回府。次日五更坐朝，天子命大元帅薛仁贵在教场之内，自团营总兵官及大小三军武职们等操演半个月，演好武艺，然后就此发兵。仁贵领陛下旨意，出了午门，来到元帅府，此话不表，未知后事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唐天子御驾征西 薛仁贵重新拜帅

话说徐茂公在朝奏说：“万岁，西番不比东辽，那些鞑囚一个个都是能人，利害不过，必须要御驾亲征总好。”圣上说：先生，苏宝同这厮朕甚痛恨，必要活擒拿来碎剐，方称朕心，以泄此忿。不然朕不放心。”茂公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一面降旨意着户部催促各路粮米，户部领旨。圣上把龙袖一转，驾退回宫。明日清晨，薛仁贵打发哥哥王茂生往山西绛州安慰二位夫人，并告知几位总兵，周青等叫他操演三军，不日调用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仁贵打发王茂生回去，自家在教场中操演三军。圣上忙乱纷纷降许多旨意，专等薛仁贵演熟三军，就要选定吉日，兴兵前去征西。不想过了半月，仁贵上金殿奏：“臣三军已操演得精熟的了，万岁几时发兵？”圣上说：“徐先生已选定在明日起兵，请王兄回府筹备周密，明日就要发兵了。”仁贵领了旨意，退回帅府，另有一番忙碌。这如今各府公爷，都是当心办事。到了明日五更三点，驾登龙位，只有文官在二班了，武将都在教场内。有大元帅薛仁贵戎装上殿，当驾官堂前捧过帅印交与元帅。皇上御手亲赐三杯酒，仁贵饮了，谢恩退出午门，上了赛风驹，竟往教场来了。先有众公爷在那儿候接，都是戎装披挂，挂剑悬鞭。这一班公爷上前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们在此候接。”薛仁贵说：“诸位兄弟、将军，何劳远迎。随本帅上教场内来。”诸位国公、驸马秦怀玉等，同元帅来到教场中，只见团营总兵官，同游击、千把总、参将、百户、都司、守备等这一班武职们，都是金盔银铠，跪接元帅。仁贵吩

附站定教场两旁。教场中三军齐齐跪下，迎帅爷登了帐，点明队伍，共起兵三十万。大队人马，秦怀玉为先锋，带一万人马，须过关斩将、遇水成桥。此去西番，不比东辽，这些鞑囚甚是骁勇，一到边关，停兵候本帅大兵到了，然后开兵打仗。若然私自开兵，本帅一到，就要问罪。秦怀玉得令，好不威风，头戴白银盔，身穿白银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腰挂昆仑剑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提罗枪，跨上呼雷豹。尉迟兄弟为左右接应；段林护送粮草；程铁牛、段滕贤为保驾。

鲁国公程咬金、英国公徐茂公同了天子在金銮殿降旨：命左丞相魏征料理国家之事；命殿下李治权掌朝纲。天子降旨已毕，然后同了鲁国公、英国公出了午门，上了日月驩驩，一竟来到教场。有元帅薛仁贵接到御营，即刻杀牛羊祭了旗。元帅对程咬金说：“老柱国，晚生前日有言，要将李道宗祭旗，老柱国一力担当。如今皇叔不来，晚生承老千岁屡屡相救，不曾报得。今日论国法，要借重老先生一替了。”咬金听了大惊说：借不得的，待我去拿来罢。”走出帅营，心中想道：“王爷怎么拿得？”拿了令箭一枝，传先锋秦怀玉。驸马说：“老叔父有何使命？”咬金说：“贤侄，如今不好了。李道宗不到，要将吾祭旗。你到王府，且不可拿他，若先拿他，定不出来，只说奉旨点了先锋，特来辞行。骗他来到银銮殿，叫人拿住。捉了他来，交与元帅，吾就没事了。”驸马依言，来到王府。叫人通报说：“驸马爷做了先锋，要去西征，特来辞行。”家将报进，对王爷说了，李道宗想道：“秦驸马乃朝廷爱婿，倒来辞行，难道不去见他？”命左右请驸马进来。果然秦怀王下马，来到银銮，李道宗出来相迎。秦怀玉一见李道宗大喜，命左右：“与我拿下！”王爷说：“为何前来拿我？”驸马说：圣上在教场，命吾来请你去商议。”竟带了李道宗，出了王

府，直往教场而来。那个倒运的张仁，看见王爷被带去，也跟到教场内来了。程咬金一见大喜说：“贤侄之功不小，救了老夫性命。”天子同元帅在演武厅，仁贵一见李道宗身边的张仁，就是假传圣旨的，命左右：“速拿李王爷身边长大汉子、大顶凉帽的人，给我拿来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忙将张仁拿上将台。薛元帅奏道：“假传圣旨，哄进长安，骗入王府，都是这人，望圣上必须究问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为何把元帅骗入长安？此节事情你从头讲来。说得不明，快取刀伺候。”张仁吓得魂不在身，口中说道：“没有此事，小人从来不认得元帅，冤枉的。”元帅奏说：“不用刑法，焉能得招？”天子传旨：“取箍头带上！”张仁一上脑箍，口中大叫说：“小人愿招。小人是张娘娘赠嫁，来到王府，蒙王爷另眼相待。后来太爷父子都被元帅斩首，娘娘十分怨恨，用计假传圣旨，将元帅召进，用酒灌醉，抬入都主宫中。郡主畏羞，撞阶而死。求圣恩饶小人狗命。”天子听了，龙颜大怒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！倒害了元帅三年受苦，朕悔无及。”命指挥斩首报来。一声答应，将张仁绑出法场斩首。又传旨将张妃白绫绞死。圣上再对薛仁贵说：“元帅如今屈事已清，张仁处斩，张妃绞死。但皇叔年纪老了，作事糊涂，倒害了御妹，如今又无世子，看朕之面，免其一死。”薛仁贵说：“只要万岁心下明白，晓得臣冤屈，也就罢了。”程咬金听得说：“不好，不好。仁贵做了王位，尚且被他算计，死中得活；想起来我乃是国公，也被他算计，就当不起了，必须斩草除根为妙。”忙上奏道：“皇叔不死，元帅征西恐不肯尽命去拿苏宝同。”皇上听得此言心想：“朕深恨番邦，要活拿苏贼。如元帅不肯用心，如之奈何？”只得说：“三兄所言不差，但天子无有杀皇叔之理。”程咬金说：这不难，如今诈将皇叔放入瓮中闷死。待今日起了兵，明日

差人暗暗放他出来，岂不公私两全。”圣上说：“如今那里得有一个大瓮来？”咬金说：“长安城中有一古寺叫玄明寺，大殿上有一口大钟，倒也宽大，将皇叔放在当中。”圣上就依议。程咬金谢了恩，带了李道宗，竟到玄明寺。看了那大殿上是汉铸的一口钟，倒在地下，钟架子是烂掉了。叫许多军士将钟抬起，请皇叔坐在当中。李道宗懊悔，不该听了张妃。如今是奉旨的，倘皇天有眼，等他去了，还有一条生路。只听天而已。军士看见皇叔坐定，将钟罩皇叔在内。咬金吩咐取干柴过来，放在钟边，四面烧起。军士果然拿火来烧，李道宗在内大叫：程老头儿，这个使不得！”凭你喊破喉咙，外面只做不听见。顿时烧死，竟来到教场覆旨说：“皇叔恶贯满盈，忽天降一块火来，将殿宇烧坏，皇叔竟烧死在殿内。”天子听见了，也无可奈何，命户部将玄明寺大殿修好。

再讲元帅祭了大旗，皇上御奠三杯。元帅祭旗已毕，吩咐放炮拔营，是弓上弦、刀出鞘。有文官同殿下李治，送父皇起程。传旨：“皇儿不必远送，文武各回衙署理事。”殿下谢了父皇，回转长安。那些人马，离了长安，竟望西京进发，好不威声震耳。家家下闼，户户闭门。正是：

太宗在位二十年，风调雨顺太平安。迷王麾下苏元帅，差来番使到中原。辱骂贞观天子帝，今日出兵往西行。剑戟刀枪寒森森，旗幡五色鬼神钦。金盔银铠霞光见，洁白龙驹是端飞。年老功臣多杀害，此番杀尽西番兵。若要征西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一路上旗开得胜 秦怀玉枪挑连度

再讲大唐人马，旌旗烈烈，号带飘扬，正往陕西大路而行。前去征西平番，不比扫北征东，所以御驾亲征。大队兵马行过了宁夏甘肃一带地方，出了玉门关，过了瀚海，一路多是沙漠之地，来到界牌关。界牌关外五百里是西凉国地方，人烟稀少。此处划有江界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，必须要穿过宁夏，过了玉门关，然后到西鞑鞑地方。前日贞观天子将杨魁斩了，随来的使命飞奔锁阳城，报与苏宝同，早已防备的了。各关守将日夜当心，差小番儿探马远远打听。

界牌关有一位镇守总兵，此人姓黑名连度，其人身长一丈，头大如斗，膀阔腰圆，一张朱砂脸，面短腮阔，眼如铜铃，腮下一连鬓红须，两臂有千斤之力。他上阵用一柄九连环大刀，重一百二十斤，其人利害不过。他正在私衙与偏将们讲：“国舅批战书到中原，被大唐天子将使臣斩了。国舅知道大怒，要起人马取唐天下，要报父母之仇，早晚必有厮杀一番。”忽有小番见报进来了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启平章爷，小番打听得南朝圣主，御驾亲征，带了大兵三十万，有平辽王薛仁贵为元帅，前部先锋驸马秦怀玉，左右先行有战将数员，底下合营总兵官，前来攻打界牌关。”黑连度听了大笑说：“方才在这里讲，国舅出兵欲取中原，谁知他们来送死。可打听明白了？”小番道：“在玉门关打听明白的。”问：“离关有多少路？”答：“头站先锋出玉门关，快到了。”“速去打听！”“是。”诸将连忙问道：“大老爷，南朝兵马到来，何以这等大笑呀？”诸位将军，国舅欲取中原花花世界，所以前日打战书与大唐君主。

他反将使臣杀了。国舅大怒，奏知狼主。狼主怒甚，命国勇起兵，不料他倒出兵前来。亦算狼主洪福齐天，大唐天下该绝的了。仁贵为帅，他是火头军，有什么本事？盖苏文堕其术中，他征东容易，看来如今征西颇难。我邦元帅利害，乾坤一定是我狼主的了。”众将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连度道：“今唐朝所靠仁贵本事，只道西番没有能人，所以御驾亲征，领兵前来征战。他远不晓得西番狼生驾前，都是英雄豪杰，何惧仁贵、秦怀玉？待唐兵到来，必然攻打界牌关。本镇出去活擒唐将，以献国舅，岂不是本镇之功！”诸将大喜，叫声：“平章爷，这个关头全靠你。”小将们回衙，操演人马，早晚必有一番厮杀。”不说这个花智、鲁逵、不花等告别回衙，各自小心去料理。那黑连度吩咐把都总：“关上多加火炮、灰瓶、石子、强弓、弩箭，若唐兵一到，即来报我，紧守关头为要紧。”

再说大唐先锋秦怀玉领了一万人马，从陕西、宁夏、甘肃一带地方出了玉门关。有军士报说：“后上驸马爷，前面是界牌关了。”问：“还有多少路？”说：“离关十里。”吩咐放炮安营，说：“军士们过来，打听大兵一到，速来报我。”领命前去。如今要说大唐天子统带大队人马，过了玉门关，一路西来，早有驸马秦怀玉相接，说：“小将在此接候龙驾、帅爷。前面就是界牌关，不敢抗违帅爷将命，扎营在此。”薛仁贵说：“驸马辛苦了，听了本帅之命，马到成功，西辽可定。”吩咐大小三军扎了营寨，忙进御营。天子说：“薛爱卿，前日宣召八位总兵曾到否？”薛仁贵奏道：“前蒙圣恩，闻报离了山西，早晚必到。”话未了，外面报进说：“周青等八位总兵见驾。”天子大悦，吩咐宣进来。周青等跪下，奏说：“周青同兄弟七人朝见。”天子说道：“八位总兵在此保驾。”即谢了恩，立在旁边。传命拔营，进兵攻关。放炮三声，安下营齐进。

又说关里小番报进：“启平章爷，唐兵已到关下了。”黑连度说：“方才关外放炮之声，想必唐兵到了安营。若然有唐将讨战，前来报我。”番儿得命，在关上观望。再说唐营元帅问：“那一位将军出去讨战？”闪出先锋秦怀玉说：“小将出去讨战。”元帅大喜说：“西番鞑子，甚是利害。第一关开头，须要取他之胜，才算得后将英勇。”又令：“驸马出去，必定成功。命尉迟宝林、宝庆兄弟二人为左右翼。若驸马胜了番将，你二人乘势抢关。”“得令。”秦怀玉骑上呼雷豹，手执提罗枪，挂铜悬鞭，顶盔贯甲。一声炮响，大开营门。尉迟弟兄也结束停当，随了秦怀玉，金鼓声响喇喇豁喇喇一直冲到关下。小番兵看见，好一个唐将，乱箭纷纷的射下来，秦怀玉扣住马说：“关上的，快报与主将得知，唐朝天兵到了，天子御驾亲征，叫他早出关投降。”秦怀玉关下大叫，早有小番报进：“启平章爷，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。”黑连度听报，传令：“诸将大小三军，同本镇出关，杀那唐兵片甲不回。”得令！黑连度脱了袍服，顶好盔，穿了甲，拿了刀，上马出了总府衙门，来到关上。往下一瞧，唔呀！好一个蛮子！但见他头顶闹龙银盔，身穿索子黄金甲，面如银盆，三绺长须飘扬脑后，左悬弓，右插箭。坐下呼雷豹，好不威风。远有二员恶相的唐将在后面。黑连度吩咐把都儿，发炮开关。一个鞑子，望吊桥直冲下来。见他头顶双凤翅金盔，斗大红缨，面如红砂，狮子口，大鼻子，朱砂脸，一双怪眼，短短一面连鬓胡子；身上穿一领猩猩血染大红袍，外罩龙鳞红铜铠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一柄九连环大刀，坐下一匹乌昏点子马，直奔阵前，把刀一起。秦怀玉提罗枪噶啷一声架定，说道：“那守关将留下名来。”连度道：“唔，你要问本镇之名么？俺乃西凉国驾下红袍大力、国舅大元帅苏麾下，加封镇守界牌关总兵大将军黑连度。你可

晓得本镇的刀法利害么？”秦怀玉说：“不晓得你无名之辈。今天兵已到，把你们一国蚂蚁要杀个尽绝，何在乎你这胡儿霸住界牌关，阻大兵去路。顺吾者生，挡路者死，快快献关，方免一死。若有一声不肯，那时死在秦爷枪头之上，悔之晚矣。”黑连度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狗蛮子，有多大本事，如此夸强么！俺不斩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，俺家斩你。”秦先锋说：你要问爷之名么？洗耳恭听！吾乃大唐驸马，大元帅薛麾下，加封护国公保驾大将军、前部先锋，姓秦名怀玉。难道不闻得秦驸马之名么？”黑连度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就是秦琼之子，我也晓得中原有你之名，到西凉就不足奇。唐主尚要活捉，何况你这狗蛮子。”秦怀玉说：“休得多言，招秦爷枪罢。”枪一起，直往黑连度面门刺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界牌关驸马立功 金霞关尉迟逞能

黑连度把手中大刀噶喇叮当运转几刀，战到二十几个回合。怀玉这条提罗枪，神出鬼没，阴手接来阳发发，阳手接来阴手发，迎开些，挡开去，抬开去，返转刀来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苏秦背剑，月里穿梭，双龙入海，二凤穿花，左上右落，却砍个不住。他二人战到四十个回合并无高下，黑连度大喊一声：“诸将，快与我上前擒捉秦怀玉。”众将齐声赶到，花智、鲁達、不花数十员将官，一齐上前，围住秦怀玉。唐将尉迟兄弟，二马冲到阵前，叫声：“驸马，休得着忙，兄弟来助战。”秦怀玉见二人来到，方得放心。黑连度提刀就砍宝林，宝林急架相迎，敌住黑连度。宝庆把数员番将尽管杀散，番兵死了大半。单有黑连度一口大刀利害，战住秦怀玉、尉迟宝林二人，见个雌雄，一场好杀，三将战到又四十冲锋。黑连度刀法渐渐松下来，回头看那自家兵将多被宝庆杀死，好不慌张，却被秦怀玉一枪兜咽喉刺来，叫声：“呵呀！我命休矣！”要招架来不及了，只得把头偏一偏，肩膀上中了一枪，大叫一声带马就走。宝林纵一步，马上叫声：“那里走！”提起竹节钢鞭，夹背心儿一击。黑连度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马上坐立不稳，被秦怀玉兜心一枪，跌下马来；复一枪结果了性命。吩咐：“军士取了首级，快抢关哩！”喝叫得一声：“抢关！”秦怀玉一马先冲上了吊桥，宝林、宝庆兄弟二人，把枪一招说：“诸位将军，快抢吊桥！”有周青、薛贤徒、姜兴霸、李庆红、周文、周武、王心溪、王心鹤八位总兵官，上马提刀，抢过了吊桥。那些小番儿闭关不及，却被秦怀玉一枪一个，宝林兄弟同众将挥刀乱

砍，斧劈的、枪挑的，杀死不计其数。杀进帅府，查盘钱粮国库。粮食丰盈，仓廩充足。遂请关外大元帅同贞观天子、大小三军陆续进关。百姓香花灯烛，挂灯结彩，迎接天子。又将银钱粮草开清在簿，送上元帅。怀玉、宝林兄弟上前奏道：“小将们杀退了番奴，已得关了，钱粮开写明白，献上元帅。奏请缴令。”薛仁贵说：“三位贤弟取了界牌关，西辽丧胆，其功不小，果称英雄！”太宗大悦：“王儿、御侄，真乃将门之子，比秦王兄、尉迟王兄更狠。”传旨：“整办御筵，庆贺功劳。”一宵过了。明日清晨在关上打起大唐旗号，养马三日。如今发炮抬营，三军如猛虎，众将似天神，离了界牌关，一路往前。人马向金霞关进发，探马打听失了界牌关，飞报进关去了。行兵三日，地广人稀，青草不生。又行三日，来到关外，将人马扎住。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安营。放炮三声，安下营寨。

再说金霞关守将名唤忽尔迷，身高一丈，头如笆斗，面如蓝靛，发如朱砂，额下黄须，力大无穷，镇守金霞关。这一日升堂，有小番报进：“界牌关被大唐打破，夺取关头，黑平章阵亡。现有败将把都儿在外。”忽尔迷闻说界牌关失了，大惊说：“快宣进来。”把都儿走进跪下说：“大老爷，不好了！大唐兵将实为骁勇，界牌关打破，不日兵到金霞关了。”忽尔迷一听此言，吓的胆战心惊，说：“本镇知道，速去锁阳城报与苏元帅知道，早早救援。”吩咐：“关头上多加石子、灰瓶、炮石、弓弩、旗箭，小心保守。大唐兵将到来讨战，报与本镇。”

再说关外元帅升帐，聚齐众将两旁听令。尉迟宝林披挂上帐，说：“启元帅，界牌关驸马立了头功。如今金霞关，待小将出马取此关头，以立微功。”仁贵说：“好贤弟，此言真乃英雄，但要小心。”怀玉听了，说：“启知元帅，界牌多亏了

二位贤弟助战，取这关头，今日还是我去，枪挑番将。”元帅说：“将令已出，驸马可去押阵接应。”“得令！”尉迟宝林顶盔贯甲，挂剑悬鞭，提枪上马，带领军士冲出营门，来到关前大喝一声：“呔！关上的，快报与关主知道，今南朝圣驾亲征，前来破番，要杀尽你这班胡儿。界牌关已破，早早出来受死。”一声大叫，关上小番听了，进来报道：“启爷，关外大唐人马已到，有将讨战。”忽尔迷闻报，忙取盔甲，上马提刀，披挂结束，打扮停当。带过马跨上雕鞍，提刀出府，来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哄咙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一字摆开，豁喇喇一马冲出。宝林抬头一看，此将甚是凶恶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头戴红缨亮铁盔，身披龙麒麟铁甲，面如蓝靛，发如朱砂，眼如铜铃，两耳招风，一脸黄须；坐下一骑红鬃马，大刀一挥光闪烁，枪刀双起响叮当，喝声似霹雳。宝林大叫道：“带来的胡儿羯狗通下名来。”忽尔迷只说：“你要问魔家的名么？俺乃红毛大力子苏元帅麾下，加封镇守金霞关大将军，忽尔迷便是。”宝林说：“看你这尽是西辽羯狗，今日天兵已到，不思迎接献关，反反抗天兵去路，分明活得不耐烦了！”忽尔迷大怒，也不问姓名，提起刀来，向宝林头上劈将下来。宝林叫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枪噶啷一声，便一条。忽尔迷即喊声“不好了”，在马上仰。宝林把手中枪紧一紧，一枪当心刺进来。忽尔迷避闪不及，枪中前心，将身一仰，跌下马去，复一枪刺死。吩咐诸将抢关，叫得一声：“抢关”，一骑马先冲上去了。秦怀玉在那儿押阵，见宝林刺了番将，急把枪一招，说声：“诸将军快去抢关！”麾下尉迟宝庆、周青、王心溪、王心鹤、李庆红、姜兴霸，这六骑人马带三军将士从后赶来。宝林赶上吊桥，小番扯也来不及了。忙发狼牙箭如雨点，被宝林用枪拨开，从箭中赶近刺了几个小番，一拥赶上。诸将也过了吊桥，

六骑人马杀进关中，鼓声如雷，叫杀喧天。这关内偏将、正将、牙将们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刀，前来抵敌。宝林兄弟两条枪好不了得，来一个，刺一个；来一对，挑一双。这番兵都被杀伤。周青使动铁剑，说：“胡狗儿，快来受死！”番兵逃走不得，尽被杀死。秦怀玉使动提罗枪，见番将好枪法，慰迟宝庆、王心溪等，提大刀杀人如切菜。进入帅府，盘查钱粮，迎接唐朝大元帅同天子及御军进关。宝林上前启奏，说：“小将缴令。”元帅说：“贤弟，取此关头，其功不小。”天子说：“御侄，少年扫北本领远与秦骃马一样。”立即传旨帅府设宴驾功，称赏恩犒。

次日清晨，把西辽旗号去了，换了大唐旗号。养马三日，放炮起行。三军司命，浩浩荡荡，行兵三日，望接天关进发。来到关外，人马扎住。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离关十里安营。有尉迟宝庆上前说道：“骃马与哥哥取了二关，今接天关，元帅且慢安营，待小将走马去取关，先开一阵。倘挑了番将，就此冲进关门，马到成功，岂不为美？若不能取胜，安营未迟。”秦怀玉说：“此处番将利害，我自去罢。”尉迟宝庆说：“骃马何轻视我。我枪法利害，未曾与朝廷出力，此关定要让小将去破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若果然要去，必须小心，待本帅与你押阵。靠着陛下洪福，将军胜了番将，本帅领人马冲进关中，也是你之功劳！”“得令！”头盔贯甲，挂铜悬鞭，上了乌骃马。把马一催，来到关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守关的快报进去，说天兵到了，速速献关。若有半言抗拒，本将军要攻关了。”不知宝庆如何胜得番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空城计君臣受困 宝同一困锁阳城

不讲外面宝庆攻关，且说小番报进来了：“后总爷，大唐人马已到，有蛮子讨战。”总爷大惊道：“中原人马几时到的？可曾安营么？”“后上平章爷，才到。不曾扎营，走马端枪讨战。”总爷说道：“连取二关，又要取接天关。”吩咐带马过来。结束停当，挂剑悬鞭，手执狼牙棒，带领众把都儿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当先，冲过吊桥。宝庆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员恶将，十分凶险。怎生打扮？头戴一顶四凤双龙高铁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手执惯使狼牙棒，坐下一匹千里银驹马。好一位鞑子番将！直到阵前。宝庆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来的胡儿住马，可通下名来。”总爷把棒一起，噶喇架定说：“你要问魔家名么？对你说：我乃镇守接天关总兵段九成便是。可晓得本将军利害么？还不速退，休来纳命。”宝庆便把枪直刺过来；段九成把棒一架，回手就是一棒，喝声“招打！”当头向顶梁上盖打将下来，好利害！果然泰山一般。宝庆把枪往上一挡，噶喇一声响，架开在旁，回手一枪，正中咽喉，跌下马来，亦死非命。小番儿见主将已死，晓得金霞关内杀得利害，大喊一声，各自逃生，往锁阳城去了。元帅好不快意，领人马随宝庆杀进关去了，一卒皆无，一齐到总府住扎。宝庆进帐缴令。勇力取关，朝廷大悦，说：“其功非小，御侄英雄更胜父兄，果然是将门之子。”宝庆见朝廷赞他，好不快乐。即传令改换大唐旗号，盘查国库钱粮，养马三日。元帅与军师商议取锁阳城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锁阳城，乃西辽大地方，人烟稠密之处，周围百里，

三关十门。元帅苏宝同镇守，帐下有雄兵十万，战将千员。他是苏定方之孙，苏凤之子，都是罗通扫北，将他父亲杀死，逃走了苏凤，投在西凉国招为驸马，其姊纳为皇后。苏宝同幼年投师在金凤山李道符仙长门下学法，练就九口飞刀，飞镖三柄，一纵长虹三千里，时时切齿要报祖父之仇。差官打战书到中原，不料唐主斩了差使，苏宝同闻报大怒，正欲兴兵夺取长安，不料唐主拜仁贵为帅，御驾亲征，又失了三关，告急文书飞报锁阳城。苏宝同大慌，忙请二位军师商议，你道这两个军师是那一个？是扫北野马川李道人，名唤铁板道人。用一尺长、半寸阔铁打成的铁板，共有十二块，块块有符。要与他交战，念动真言，掣在空中，打将下来，要打为灰泥。身長一丈，头如笆斗，眼似铜铃，尖嘴大鼻，颌下红胡根如铁线，惯用孤定剑。当年被尉迟恭杀败，在西凉投在苏宝同帐下，拜为军师。另一僧乃敖来国出身，名唤飞钹禅师，用两副金钹，与人交战，掣在空中，打将下来，头儿打得粉碎。自称西天活佛，身長不满四尺，阔倒有三尺，相貌不扬，似石敢当。这二位合得投机，都在元帅帐下。闻得元帅相请，二位来到帅府，见了宝同，主客坐定。铁板道人说：“不知帅爷唤吾二人到来何干？”宝同说：“二位军师有所不知，本帅欲取中原，报祖父之仇。不料唐主拜薛蛮子为帅，兴兵前来，征伐西凉。前日小番来报，已夺了三关，不日来攻锁阳城。吾与军师商议，今唐兵到来，必要一网而擒，拿住唐王，活捉薛蛮子。然后反兵杀上长安，夺了中原国位，狼主为君，将罗家满门抄灭，方称吾心。不知二位军师有何妙计与本帅雪恨否？”飞钹禅师与铁板道人道：“只要我二人略施小计，管教唐兵百万一网打尽，钱粮兵马尽归我邦，唐朝君臣尽将诛戮，直上长安，狼主身登龙位，帅爷十大功劳，可以报仇雪恨。”苏宝同一听此言，欢喜大悦，开言说：

二位军师有何妙计，早说与本帅知道。”铁板道人说：“一些也不难。那薛仁贵遣将讨战，不必与他交战打仗，现在元帅统领三军出城，退至寒江关，留此空城，这薛仁贵必赶进城来。只要一进城，我们将百万雄兵把锁阳城团团围住，此时十门攻打，管教他外无救兵，内无粮草，插翅也难飞去，不出三月尽皆饥死。他若出城交战，帅爷弄起飞刀，吾二人相助，杀他片甲不留。能人亦难出营。然后慢慢攻打，岂不是拿唐皇如反掌矣。”元帅说：“军师计算甚高。”众将无不欢欣。传令大小儿郎官员等，尽搬到寒江关安营，把座城池调空。宝同同了二位军师、诸将，离却锁阳城，竟往寒江关居住。点齐数十万人马，暗中埋伏，专听合围城池，不许漏泄。

再说薛仁贵在接天关，传令发炮起行，夺取锁阳城。进兵几月，乃陆续都到了锁阳城。有探马报进，禀道：“启知元帅，前面就是锁阳城，但见城头上旌旗展荡，又无兵卒，大开城门，吊桥并不扯起，不知什么计策，故禀上元帅。”仁贵呼人大笑道：“诸位将军。你们莫轻视此关。料此苏宝同无能，大开关门，兵卒全无，内中有计。今日圣驾征讨，谅无大事。你们大家须要小心进关，看他使何诡计？”那徐茂公开言道：“元帅，那苏宝同不出关门交战，竟带三军去了，留此空城，吾军兵马休要乱动，不可进关。不然又是征东三江越虎城故事了。”程咬金叫声：“军师非也，我们的秦驹马并尉迟二位将军，英雄无敌，连夺三关，不用吹灰之力，锁阳城之将难道不晓得么？决然是闻此威风，谅来不敢迎敌，所以弃城逃遁。就闻我老程之名，他亦胆战心惊，那儿有什么计？分明怕我们，逃走了。”薛仁贵说道：“老千岁之言不差，他这班都是犬羊之辈，何足惧哉？闻我大唐天兵一到，他便望风而走。此关又非建都之地，怕甚么！且入锁阳城，然后进兵取西辽，吾皇洪福齐天，

西辽必定该灭。”吩咐大小三军开进城去。元帅一令，多往关内而走。军师徐茂公屈指一算，圣上该有几年灾难，将官有此一劫，天机不可预泄。元帅命尉迟宝林四处查点明白，恐防暗算奸计。盘查钱粮，原是充足，竟有数年之粮，百姓安顿如故。军师传令，军士先运粮草进关，然后请圣上进城。元帅诸将远远出城迎接天子进入关中，身登银銮宝殿。众臣朝参已毕。大元帅传令，把三十万人马，扎住营头。把十门紧闭，商议取寒江关。

再言苏宝同暗点人马探听，今见唐王君臣已进城中，四面号炮一起，有百万番兵围绕十门，齐扎营盘，共有十层皮帐。旗幡五色，霞光浩荡。唬得城上后军急忙报入帅府，奏上万岁道：“不好了，城外有百万番兵，围住十门，密不透风。”唬得天子魂不在身，众大臣冷汗淋漓，分明上了空城之计。天子道：“薛王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中了他们诡计了。这个城池有什么坚固，若他们攻打进来，岂不是要丧命。快快拨佣人马出关，杀退辽兵，以见英雄。”仁贵说：“陛下，且往城上去看虚实。若果然利害，再出主意。”圣上说：“有理。”同了军师、元帅、程咬金及众将上西城一看，围得重重，又杀气腾腾，枪刀威烈森森。唐主见了，心惊胆裂，诸大臣无不惊慌。忽听得三声炮响，营头一乱，都说大帅到了。这苏宝同又来围住西门，九门有能将九员，数百万雄兵，截住要路，凭你三头六臂，双翅能上腾云也难杀出辽营。如何是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苏宝同大战唐将 秦怀玉还铜身亡

不表城上君臣害怕，单表苏宝同全身披挂，坐马持刀，号炮一声，来到西城，两旁骁将千员，随后旗幡招展，思量就要攻打城地。忽抬头一看，见龙凤旗底下坐着唐天子。怎么打扮？头戴嵌宝九龙珍珠冠，面如银盆，两道长眉，一双龙目，两耳垂肩，颌下五绺花须长拖肚腹；身穿二龙戏水绛黄袍，腰围金镶碧玉带，下面城墙遮蔽看不明白，坐在九曲黄罗伞下，果然好福相。南有徐茂公，北有程咬金。还有一个头戴白银盔，身穿白绫显龙袍，三绺长须。苏宝同在城下高声大呼道：“城上的可就是朝廷李世民么？可晓得在木阳城听信罗通，将我祖父杀死。吾祖有功于朝。吾伯苏林又被罗通斩了，吾父苏凤被打四十，奔入西辽，生我兄妹二人。正欲兴兵到长安，不料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今日已中我邦暗计，汝等君臣休想活命。快把罗蛮子送下来，万事全体，放你君臣回去。若不放出，休想回去。”这声喝叫，唬得天子毛骨悚然。薛仁贵、秦怀玉奏道：“万岁休要慌忙，待臣发兵出去，擒此苏贼。”圣上依言回帅府。元帅来教场，聚集诸将，说：“如今苏宝同在城下猖狂，本帅起兵到此，未曾亲战。他口口声声要拿罗通，此情可恨。待本帅开关与他交战，立斩番将，方消此恨。”闪过先锋秦怀玉说：“元帅不可，待小将出去开兵。”元帅说：“驸马出城，待尉迟兄弟与你押阵。”得令！”怀玉顶盔贯甲，准备停当，吩咐放炮开城。金鼓一声，大开城门，一马冲先，来至阵前。抬头一看，见一员番将，十分利害。他头凤翼盔，斗大红缨满天成，身穿青铜甲，内衬绿绫袍，绣金龙凤腰，左有宝雕弓，

右插琅琊箭，坐下乌龙驹，四蹄蹬跑声如雷；左手提刀，右手抚三绺长须，果然是中原人物。苏宝同提刀一起，喝声：“蛮子，少催坐马，通下名来。”秦怀玉说：“我乃唐天子驸马，世袭护国公，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。可知驸马爷枪法利害么？还不速退，休来纳命。”苏宝同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就是秦琼之子，大唐有你的名，本帅只道三头六臂，原来是一个狗蛮子。不要走，看本帅的刀法罢！”把刀一刺。秦怀玉拈起提罗枪串一串，噶喇一声响挡住，说：“且慢了，我这条枪不刺无名之将，通名下来！”苏宝同说：“本帅乃西辽国王驾下之舅，加封天冠大元帅苏宝同便是。你君臣快投降吧。”秦怀玉说：“原来就是你这逆子，你的祖父、伯父受唐朝厚恩，你却不忠反叛了。休要走！”一个月内穿梭，一枪刺来。苏宝同手持大砍刀，喝喇一声挡过去。一连几枪，都被苏宝同架在一旁，那里肯让一毫。连转几刀，前后扒架，好刀法，秦怀玉亦架上手。彼此一场大战，鼓声如雷，炮声惊天，二人战了五十回合，马交十个照面，杀个平手。宝同暗想：待我诈败下去，暗放飞刀伤他。虚晃一刀，带转马就走。秦怀玉那肯放松，把提罗枪押往，不容他放出飞刀，大叫一声：“苏宝同，你乃堂堂汉子，不要暗器伤人，与你战几百合，分个胜负。”宝同兜起缰，又把手中刀一架，喝声：“秦蛮子，难道本帅怕你不成？暗器伤人，非为英雄。你是中原驸马；我是西辽国舅。你晓得我刀法；我尽知你的枪势。英雄遇好汉！你后面所背的是何兵器？且看得毫光直透，耀日争辉。”秦怀玉叫一声：“胡儿，你还不晓得么？此乃露骨昆仑铜。我父双铜，打成唐朝天下。灭十八路诸侯，归北征东，多是这两口宝铜。重百二十四斤，外裹赤金六斤，共百三十斤。你闻知也要丧胆，可晓得此利害么？还不投降，休来送死。”宝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道是邪

法，原来金枚铜放光。借我一观，未知肯否？”怀玉说：“苏宝同，你要看吗？也罢，吾付你去看。”怀玉十分好心，忙向腰间解下，把双铜拿在手中，叫一声：“苏宝同你拿去看。”宝同接在手中，仔细一看，连声称赞说：“好铜！果然名不虚传。吾父也曾说起此铜曾挡李元霸双锤。”越看越好，说声：“秦蛮子，此铜送与我罢。”兜转就走。驸马看见，大叫：“无信义的胡儿！不过借你去看，你倒骗了去，难道不还我不成？”把呼雷豹一拍，追上来了。那苏宝同听见“无信义”三字，呼呼冷笑说：“秦怀玉，你好小器，本帅不过取笑，难道果然要你的不成，双铜在此还了你。”便把双铜抛在半空，叫声“秦怀玉收铜”！那时天数已定，怀玉合该丧命。那秦驸马抬头一看，双铜跌将下来，光光打在面门，大叫一声：“嘎唷！”一交跌下马来。苏宝同回马，正要取首级。尉迟弟兄正在那里掠阵，看见驸马落马，双马齐出，抢了尸首回来。可惜一双宝铜，失落沙场，被苏宝同得了。尉迟弟兄回城，吩咐军士紧闭城门，来见元帅。

元帅听知驸马还铜身亡，惊得魂不在身，大哭一声：“我那驸马呵！”众将劝住，忙报知天子说：“驸马与苏宝同大战，骗去宝铜，还铜身亡。”天子一听此言，哭倒龙床之上，叫声：“王儿，你为国身亡，十大功劳，麒麟阁上画影，五凤楼前标名，必要活擒苏贼，以祭王儿。”龙目滔滔下泪。徐茂功开言说：“也是驸马命该绝数，望吾皇不必悲伤，有损龙体。”天子依言，传旨：将驸马尸首御葬，文武戴孝三日，开丧祭奠。秦梦闻知父亲阵亡，也大哭来见元帅，说：“吾父亲战死沙场，害在苏贼之手。侄儿愿做先锋，亲提人马，杀此苏贼。若不把冤仇相报，枉为人在世，望叔父早发兵马，让侄儿出城。若不杀此叛贼，侄儿情愿战死沙场，不回城来了。”仁贵听了说：

贤侄虽然英勇，武艺精通，但年轻力小，不是苏贼对手。待吾另点别将，与你父报仇。”元帅传令：“点尉迟弟兄出城，杀那苏贼。”“得令！”二将顶盔贯甲，提枪上马，一声炮响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来至阵前。宝同抬头一看，见来了二将，打扮甚奇，多是凶恶之相。面如锅底，扫帚眉，一部胡须，头戴乌金盔，双龙戏珠；身穿乌金甲，内衬玄色暗龙袍；左插弓，右插箭，腰间是竹节钢鞭，手执乌缨枪，坐下乌龙驹。这尉迟弟兄冲将过来，宝同喝声：“呔！你这两个蛮子留下名来！”宝林说：“你要问某家之名么，吾乃大唐天子驾前驍国公，薛元帅麾下左右先行，尉迟宝林、宝庆弟兄便是。你前日将我邦秦驹打死，今日奉元帅将令，特来取汝首级，与驹报仇。好好下马受死，免我爷爷动手。”苏宝同说：“前日秦蛮子何等利害，尚然被本帅打死。何在乎你这两个蛮子？你在中原有你的本事，今到西凉，没有你的名字，不要走，看刀罢！”把大砍刀往头上砍下来。宝林把手中乌龙枪一架，只听得噶啷叮当。宝庆把手中蛇矛抢来助。苏宝同这口刀挡住两条枪，全不在心上。这两条枪也是利害，上一枪禽鸟飞奔，下一枪山犬惊走；左一枪英雄死，有一枪大将亡。宝同这四刀也利害，逼住了两条枪，望着头顶面、两肋、胸膛、心窝就砍。正是：三马冲锋各分高下，三人打仗各显输赢。大砍刀，刀光闪耀；两条枪，枪似蛟龙。他是个保西凉掌兵权第一元帅，怎惧你中原两个小蛮子？我乃扶唐室定社稷的二位大将，那怕你番邦一个胡儿？炮响连天，惊得锦绣房中才子搁笔。响杀之声，唬得阁楼上佳人停针。宝林兄弟两条枪要挑倒灵天塔，苏宝同恨不能一刀劈破翠屏山。大砍刀如猛虎，乌龙枪似恶龙。这三将不知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尉迟弟兄遇飞刀 宝同大战薛仁贵

前言不表，再言苏宝同这把刀，那里挡得住两员大将的枪？战了四十回合，实在来不得了。心想倘一时失错，被他伤了性命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一手提刀在那里招架，一手掐定秘诀，背上有一个葫芦，他把葫芦盖揭开，口内念动真言，飞出两口柳叶飞刀，长有三寸，有蒜叶阔，伴有一丈青光耀眼。尉迟弟兄见了，还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犹如霹雳，豁喇喇一响。那弟兄二人抬头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见两口飞刀，好似两条火龙一样。宝林、宝庆大叫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忙把手中枪来挡，那里挡得住。但听到喀哧一声，望顶门上斩将下来！二人只把头偏得一偏，左膀子斩掉了，又一刀右膀子也斩掉了，又一刀斩掉了首级。三军大战，来抢尸首，被他挠勾搭去，将头号令。

苏宝同大胜，来到关前大骂说：“快快献出罗通，万事全休。若然不放出来，本帅杀进城中，踏为平地。”探子报进城中：“启元帅不好！尉迟二将被他飞刀斩死，又来讨战。请元帅爷定夺。”元帅一听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可惜二位将军死于飞刀之下。”吩咐：“抬戟备马，待本帅亲自出去，除此番贼。”闪出尉迟号怀放声大哭说：“二位哥哥死得惨也呵！”哄咙一响，跌在地下，晕死去了。吓得诸将魂儿不在，连忙扶起，大家流泪。仁贵泪如雨下，说：“贤弟，不必悲伤。待本帅与你二兄报仇。”号怀悠悠醒转，立起身来说：“我尉迟号怀今日不与二兄报仇，不要在阳间做人了。”吩咐备马。元帅等俱挡不住他。跨上雕鞍，把鞭一抽，豁喇喇，一马冲出城去。

元帅点起三千铁骑，一同出城。哄咙三声大炮，号怀来到阵前大骂：“狗胡儿，杀我二兄，今来报仇。”不问因由，劈面就是一枪，说：“你把我二兄乱刀斩死，我与你誓不两立。三爷挑你前心后透，方解我胸中之恨。招枪罢！”噔的一枪，劈面门挑进来。苏宝同呼呼冷笑，说道：“乳臭小儿，也来送死。可怜佛也糊涂。也罢！”把手中大刀，噶啷一声响，架在旁首，马上交锋，逞起英雄。闪背回来，宝同把刀一起，往着号怀头上砍将下来。号怀闪在一旁。二人在沙场上，战到三十回合，难胜号怀。苏宝同暗想：“唐朝来的将官，多是能人。这人年轻，本事倒高。不免诈败下去，用飞刀伤了他。”算计已定，兜转马，把刀虚晃一晃，叫声：“小蛮子，果然凶勇，本帅不是你对手。我去休得来追。”带转丝缰，往营前就走。号怀叫声：“胡儿那里走！”正待要追，只听得城外鸣金。号怀听得，“元帅要我回军。也罢！不与二兄报仇，要这性命何用？如今违令了。”把马一拍，随后追上来。宝同又将柳叶飞刀来伤号怀。号怀一见，魂飞魄散，大叫：“二位哥哥，兄弟不能与你报仇了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合当有救，韦驮天尊在云端，看见苏宝同飞刀要斩号怀，知他后来要与唐天子代主出家，佛门弟子不该死于飞刀之下。使佛力把降魔棒一指，即时飞刀不见了，依旧云开见日，苏宝同大惊说：“这飞刀那里去了？”叫声：“狗蛮子，本帅的飞刀，被你一阵哭不知哭到哪里去了，还我的宝刀来！”尉迟号怀抬头一看，果然不见了飞刀，心中暗暗称奇，连自己也不信，开言叫一声：“胡儿，本将军自有神通，那怕你飞刀，快快下马受死。”苏宝同说：“休得胡言，看宝贝！”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又是一口飞刀下来了。天尊又把降魔棒一指，飞刀又不见了。一连三起飞刀，弄得无影无踪。那苏宝同慌张，心中一想：“我九口飞刀，连失三口。如若再

放，依然杳去，便怎么处？没有了飞刀，怎报得杀父之仇？倘有疏忽，前功尽弃。也罢！如今且自回营，另寻妙计，杀退唐兵。”主意已定，传令鸣金收军，兜转丝缰，回马就走。尉迟号怀飞马追赶。只听得空中大叫一声说：“尉迟将军，你快快收兵，莫可恋战。若追赶苏宝同，性命难保。”尉迟号怀抬头一看，见空中有金甲尊神，手中提着降魔棒，立在云端。“嘎！我晓得了，方才救我的是这尊神仙。”不免望空拜谢。只见天尊冉冉往西而去。尉迟号怀收兵进城，来见元帅缴令。贞观天子传旨：“将二位将军衣冠埋葬，必要剿灭西凉，方雪朕恨。”又说：“连失三员大将，叫寡人寸心不忍。”仁贵道：“龙心暂安，臣明日发兵出城，擒此番将。”天子说：“元帅出去，须得小心。征西凉全靠你，不要失着与他。”“这个自然。”

不表君臣商议，再言次日探子报进说：“帅爷，苏宝同又在城外讨战。”薛元帅闻报大怒，连忙打扮，结束停当。八位总兵官及程铁牛、秦梦、段仁、王宗一、尉迟号怀等进帐说：“元帅出城破贼，小将们愿同往。”仁贵说：“诸位将军兄弟们，今日本帅第一遭出阵，有八位总兵在此，不劳诸位将军去得。”众将说：“说那里话来，元帅出阵，末将随去听用。”说：“这个不消，在城中保驾。”“是。”元帅上了赛风驹，发炮三声，城门大开，鼓噪如雷，二十四面大红蜈蚣旗左右一分，冲出城来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？但见头戴一顶亮银盔，二翅冲霄双龙螭顶；身穿一件银丝铠，鸳鸯护心镜，内衬暗龙袍；背插四杆白绫旗，左边悬下宝雕弓，右首插几支狼牙箭，腰挂打将白虎鞭，坐下一匹赛风驹，手执画杆方天戟，后面白旗大字“招讨元帅本姓薛”。那薛仁贵来到阵前，抬头一看，但见苏宝同怎生模样？他头戴一顶青铜盔，高挑雉鸡尾两边分，白面颌下微须；身穿一件青铜甲，砌就龙鳞五色，甲内衬一领柳

绿蟒，绣成龙凤，二龙戏珠前后护心；背挂葫芦，暗藏飞刀，插箭杆棋四面，左边挂弓，右边挂箭，足踏虎头靴，踹上一骑白龙驹，手托大砍刀，后面扯一面大旗，上写“灭寇大元帅苏”，果然来得威风。仁贵把马住说：“呔！你这番将可就是苏宝同么？”说：“然也。既晓得本帅大名，何不早早自刎，献首级过来。”仁贵呼呼冷笑，叫：“苏贼！你乃一个无名小卒，擅敢伤我邦三员大将。本帅不来罪你，你又在关前耀武扬威。今日逢着本帅，要与三将报仇，难道不闻我这画杆方天戟利害？好在用你祭我戟，也不为奇。不如卸甲投唐，等我主将你慢慢斩首挖心，以祭驸马、二位尉迟爵主。若有半句不肯，本帅就要动手。”苏宝同大怒说：“你口出大言，敢就是什么薛元帅薛仁贵么？”“既晓得本帅之名，何不下马受缚。”苏宝同说：“薛蛮子，你不晓得我与大唐不共戴天，杀父之仇，恨得切齿。我也晓得你的本事不丑，今日将你一刀斩为几段，快放马来。”把大砍刀双手往上一举，喝一声：“薛仁贵，招我的刀罢！”把这一刀往仁贵顶梁上砍将下来。仁贵说声“来得好！”把画杆方天戟往刀上噶啷这一裹，刀反往自己头上绷转来了，说“嘎唷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好利害的薛蛮子。”豁喇冲锋过去，又转过战马来。苏宝同刀起，咋一声，往着仁贵又砍将下来。仁贵把戟杵在一旁，还转戟往着苏宝同前心刺将过来。这宝同说声“来得好！”把大砍刀往戟上噶啷这一抬，仁贵两臂震一震说：“嘎唷！今遇这苏贼抬得住我戟，果然有些本事。”马打交锋过去，英雄闪背回来。仁贵又捣一戟过去，宝同又架在一边，二人大战沙场，不分胜负。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二人大战有四十回合。正是石将军遇了铁将军，不见输赢，又战了十合，杀得宝同呼呼喘气，马仰人慌，刀法甚乱，汗流脊背，两臂酸麻。“嘎唷！利害的薛蛮子。”招架不

住，带战马就走。仁贵不舍，随后追来。天子同了军师、程咬金在城上看见元帅得胜，天子大悦，对徐茂公说：“军师，你看元帅得胜了。果然杀得苏贼大败。”吩咐三军擂鼓。听得战鼓擂动，仁贵不得不追。但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苏宝同九口飞刀 薛仁贵沙场受苦

话说苏宝同回头看见薛仁贵追上来，心中大喜，把葫芦盖拿开，口中念动真言，飞出柳叶飞刀，青光万道，直往薛仁贵顶上落将下来。这仁贵抬头一看，知是飞刀，连忙把戟按在判官头上，抽起震天弓，拿起穿云箭，搭在弦上，往飞刀上“飏”的一箭，射将过去。只听得豁喇一声响，三寸飞刀化作青光，散在四面去了。唬得苏宝同魂不附体，“呵呀！你敢破我的法宝。”飏飏飏，一连发出五口飞刀，阵面上俱是紫青光。仁贵手忙脚乱。当年九天玄女娘娘曾对他说：“有一口飞刀射一支箭。”前年在魔天岭失了一支，现只存得四支。如今他连发五口飞刀，就有五支箭，也难齐射上。所以暗自着急说：“呵呀！我命休矣！”无法可躲，只得一把拿起三支穿云箭，往青光中一撒，只听得括拉拉连响数声，青光飞刀尽皆不见。四条箭原在半空中不落下来，仁贵把手一招，四条箭落在手中，将来藏好。那边苏宝同见破了飞刀，魂不在身，“嘎唷，罢了，罢了。本帅受李道符大仙炼就之刀，你敢弄些邪术来破，与你势不两立！”只得把腰间飞镖祭起，雷鸣电闪，日色天光，不辨东西南北。仁贵抬头一看，见影影绰绰好似那怪蟒一般，飞奔前来，张牙舞爪，要来吃人。仁贵十分慌张，忙将手中画戟招定飞镖，招架十分沉重，犹如泰山一般打将下来，招架不住，兜转丝缰往城下逃来了。那飞镖好不利害，紧追紧赶，插翅腾云，也难躲避。追至吊桥边，打下来了。仁贵把头一偏，正打在左膀上。仁贵大叫一声，仰面一交，跌下马来。周青等八员总兵看见元帅落马，一齐上前抢了主将，进入城中。苏宝同后面追来，这

里发起狼牙，扯起吊桥。宝同看见箭发如雨，带了三军，只得回营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天子在城上看见仁贵落马，传旨鸣金收军，城上多加灰瓶、炮石、强弓、弩箭，紧守城门。军士将仁贵抬进帅府，安寝在床，连忙把衣甲卸下。那晓仁贵昏迷不醒，只有一线气在胸中。周青、薛贤徒、周文、周武、姜兴霸、王心溪、王心鹤、李庆红等，急忙到殿前奏说此事。

天子大惊，同了徐茂公、程咬金前来看视。只见仁贵闭眼合口，需无血色，膀上伤痕，四周发紫。徐茂公说道：“吾主有福，若是中了飞刀，尸首不能完全。此镖乃仙家之物，毒药炼成。凡人若遇此镖，性命不能保全。今天元帅受此毒镖，还算上天有靠，不至伤命。”天子说：“先生又来了，见元帅这般疼痛，多凶少吉的了，还说什么‘有靠’，岂非是荒唐之言。”龙目滔滔下泪。徐茂公说：“陛下不必悲伤，臣昨夜观天象，主帅该当有血光之难，命是不绝的，少不得后来自有救星到临。目下凶星照耀，不能顷刻根除，只怕要三番死去，七次还魂，要等一年灾满，救星到了，自然病体脱险。此乃毒气追心，必须要割去皮肉，去此毒药，流出鲜血，方保无虞。”天子点头说：“先生所见不差。”来对仁贵道：“元帅，今日徐先生与你医治，你需要熬其痛苦，莫要高声大叫，有伤元神。”仁贵说：“承万岁厚恩，虽死不辞。”又叫：“先生，多谢你费心。”徐茂公说：“不敢，元帅且自宽心。”吩咐军士把战衣脱落，面孔朝床里。八人扶住，一人动手，拿一把小刀，连忙将紫肉细细割去，有二寸深，不见鲜血，多是黑炭的肉。天子问道：“为何不见血迹？”徐茂公说：“此镖乃七般毒药炼成，一进皮肤，吃尽人血，变成紫黑。必须再割一层，叫痛而止，见血而住，方能有命。”天子道：“先生，这叫元

帅如何熬当得起？”军师道：“万岁，不妨事，决无妨害。”天子听言，把头一点，吩咐军士用心伏侍。回说：“是。”细细割去三层皮肉，方才见鲜血流出来了。元帅大叫：“好疼痛呀！”擂床擂席，好不伤心。八个军士扶不住了。徐茂公说：“元帅且定了性儿，忍痛要紧。”那血不住放出来，仁贵悠悠晕去，又醒转来，对徐茂公说：“先生，如今再熬不起了，负了万岁洪恩，杀身难报，如今要去了。”大喊一声，两足一蹬，呜呼哀哉。天子看见身死，大哭，对徐茂公说：“啊呀！军师不好了，元帅气绝了呀！”徐茂公叫一声：“万岁，不妨。他疼痛难熬，故尔死去，少不得醒转来的。”吩咐军校快将丹药敷好伤痕，不可惊动元帅。请万岁回宫，待他静养几日，少不得自能“还阳活命”。吩咐八位总兵小心看守。那周青等异姓骨肉，床前轮流伏侍。天子无奈，同了军师回进宫中，心中忧闷。暂且不表。

另言薛仁贵阳魂渺渺出了锁阳城，身上却是轻快，跨上了赛风驹，手内执了方天戟，把马一拍，“待吾去杀此苏贼。报一镖之仇。”大叫：“苏贼，快出来纳命！”高声大骂，横冲直撞。杀到前边，抬头一看，见一座高城池，上写着“阴阳界”。只见牛头马面侍立两旁；往城中仔细一看，城内阴气惨惨，怨雾腾腾，心内一想：“此是阴间地府世界，我要杀苏贼，如何到这里来？心中好不着急，回转去罢！”带转丝缰忙回旧路。只听得城中鼓声大震，冲出一彪人马，为首一将大叫：“薛仁贵，你要往那里去？还我命来。你当初征东，我在海中求你，你不肯放松，至我一命身亡。我在此等久，各处寻你再遇不着，不道今日狭路相逢，你休想回去，定要报仇了。”仁贵抬头一看，见此人青皮脸，却原来是东辽国盖苏文，说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。不要走！本帅要取你之命。”回转马来，开言叫声：

“盖苏文，你本事低微，自来送死，今日如何怨我？可晓得本帅利害么？”盖苏文听了大怒，把赤铜刀一起，说声“招刀罢！”劈面砍来。那仁贵不慌不忙，把手中画戟噶啷一声架在旁首，圈得马来，把手中方天戟向前心刺将进来。盖苏文赤把铜刀一招，招架过去。两下交锋，有二十回合。正是青龙与白虎战在一处，杀在一堆，并不见输赢。一连战到百余回合，盖苏文有些招挡不住，刀渐渐松下来。仁贵戟法原高，紧紧的刺将过来。盖苏文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把赤铜刀往戟上噶啷啷啷一抬，这一抬险些跌下马来。仁贵抽出一条白虎鞭，喝声：“招打罢！”三尺长鞭手中亮一亮，倒有三尺长白光。这青龙星见白虎鞭来得利害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连忙躲闪。只见白光在背上晃得一晃，痛入前心，口喷鲜血，把赤铜刀拖落，二膝一催，豁喇喇，豁喇喇，往城中好走哩。仁贵喝道：“往那里走！”随后追赶，盖苏文进了城门，牛头马面将门紧闭，军士一个也不见了。仁贵十分恼怒，开言说：“城上的听着，将盖苏文放出来。若不放出，本帅要攻城哩。”一声大叫，牛头马面忙下城来，开了城门说：“将军，我这里并不见什么盖苏文，不要在这里撒野。”仁贵大怒。一戟刺死了牛头马面，进了阴阳界内，必要寻盖苏文。那里又寻得着？迫下去有数里，远远听得吆喝之声，只得走向前边。抬头一看，见一所巍巍大殿，上边匾额上写三个大字“森罗殿”。仁贵心中一想：森罗殿是阎君所居，不要管它，只寻盖苏文便了。来到殿上，只见阎君正坐宝殿，判断人间善恶。那崔判官立在东首，下面多是夜叉，小鬼，牛头，马面。丹墀之下，跪着许多人犯，披枷戴锁，着实惨伤。多是生前造孽，忤逆不孝，瞒天昧地，使用假银，奸盗邪淫，不公不法之徒，正在那里发落。这些人犯也有打的，夹的，只听得叫苦连天。仁贵在下面看见，暗想说：“生前原要

做好人，死后免受地狱之苦”。见他发落已完，正要上前去要盖苏文。不知有盖苏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薛仁贵魂游地府 孽镜台照出真形

诗曰：

梦魂追杀姓苏人，渺渺茫茫一路寻；
意马心猿忽见面，青龙白虎斗输赢。

闲话少讲，再言阎君天子发落已毕，抬头见了仁贵，说声：“将军那里人？因何到此？乞道其详。”仁贵开言说：“阎君有所不知。本帅住在山西绛州龙门县，姓薛名礼，号仁贵。蒙贞观天子洪恩，跨海征东，救驾有功，封平辽王之职。今奉旨来征西凉，来到锁阳城，被逆贼苏宝同，二将飞刀伤我邦三员大将。圣上大怒，命本帅擒拿苏贼。不料又中飞镖，故此追杀苏贼。不想错走了路途，谁知遇盖苏文，方才与他大战。他力不能敌，败进阴阳界。我随后追来，无形无影无踪迹。故尔来到宝殿，相烦将仇人盖苏文还与本帅，也好复旨。”阎君听了开言说：“薛大人，你还不知。盖苏文乃青龙星，上天降下来的，该有这番杀戮。本大王这里阴阳簿上，没有他的名姓，不在阴司。虽然光降，多多得罪。”仁贵大怒说：“阎君，你好欺人。他亡故多年，转世投胎，岂也不知么？说什么‘簿上无名’、‘不是阴司该管’这些胡言。快快放出，万事全休。若再藏头露尾，本帅就要动手了。”阎君说：“将军息怒。”吩咐判官：“取阴阳簿过来，付与薛大人看。”那崔判官领命，忙将簿子送与仁贵。

仁贵接了一看，从前到后，果然没有姓盖的名字。仁贵说：“方才与他大战，追了阴司，难道就不在这里？此话哄谁？”阎君说：“将军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本大王这里铁面无情，

判断人间善恶，岂能徇私将人藏过来骗大人？委实不是我管，不在阴司地面。大人请回。”仁贵说：“他既然簿上无名，要这簿子何用？将火烧掉了罢。”阎君听了，遍身冷汗直透，上前夺住道：“这使不得。本大王奉玉帝敕旨，掌管阴阳簿子。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生前行善造恶，多在这簿子上。大人若是毁了它，人间善恶不能明白，上不能覆旨天廷，下不能发放酆都地狱罪犯。此事断然使不得。逆犯天条，罪该不赦。大人还要三思。”仁贵说：“既然不容我毁阴阳簿子，只要还我盖苏文，我就不毁了。”大王听了呼呼笑道：“大人你既然要看，这不难，随我到孽镜台前，一看就明白了。但是还有一说，只许远观，不宜近看。大人阳寿未终，还该与朝廷建功立业。倘复还阳世，此事不可泄漏天机。本大王其罪不小了。”仁贵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大王出殿上马，同仁贵来到孽镜台前。转轮大王吩咐鬼卒：“把关门开了，请大人观看。”鬼卒领法旨，忙把关开了。二位同上楼中。开了南窗一看，又是一个天朝了。分明是中原世界，桃红柳绿，锦绣江山，好看不过。大王说：“大人，你看西边尊府可见么？”仁贵仔细一看，果然一些也不差。但见平辽王府里面，二位夫人愁容满面坐在那里。旁边薛金莲手内拿着一本兵书，在那里看视。仁贵看了这般情景，放声大哭：“我那二位夫人啊，你终日望我得胜班师，不想受许多折磨，如今死在阴司，你如何晓得？如今再无团圆之日，也顾不得许多。也罢！”开言叫声：“老大王，但不知我圣上在哪里？”轮转王叫一声：“薛大人，难得你忠心耿耿，思念朝廷，不恋家乡，实为可敬。随我到这里来。”吩咐开了西窗，便叫：“大人望西一带沙漠之地，就是当今天子了。”仁贵抬头一看，果然就是锁阳城。但只见天子愁容满面，军师徐茂公、鲁国公程咬金

不开口立在旁边。主帅营中寂静无声，只见牙床上睡着一人。仁贵大惊说：“阎君大人，本帅营中床上睡一死尸，这是什么人？”大王说：“难道你忘了本来面目，睡的死尸就是将军。”

“嘎！原来就是我。这般说起来，我身已脱凡尘，再不能回阳世了。我那圣上啊！今生休想见面了。”泪流不止。阎君说：“大人且免愁烦，方才本大王说过阳寿未终，少不得送大人还归旧路。”那仁贵忽然醒悟，开言说：“适才冒犯无颜，多多得罪，受我薛礼一拜。”大王连忙扶起说：“何出此言？大人不见责就好了，何必言谢。”仁贵满面惭愧，开言相求：“望老大王放吾还阳，还要保主征西，灭那苏贼。但不知秦驸马、尉迟二位将军，如今在那里？待吾会他一会，可使得么？”大王说：“这不能。他天数已定，寿算已绝，如今已上天庭去了。本大王开东窗你看。”仁贵抬头一看，见楼台有数丈高，中间悬一面大镜子，上写着“孽镜台”三字，望着镜子里面看去，别有一番世界。龙楼凤阁，仙鹤仙鹿成群，内中也有牛头、马面、判官、小鬼许多在那里。看到半边好作怪，囚笼车内坐着一位将军，饿得来犹如骷髅，脚掩手扭，链条锁住。仁贵问道：“老大人，此人犯的何罪，受此锁禁？”大王说：“大人，你今朝到本大王这里要寻仇人，这就是他。今日仇人当面，还问我是何人？”仁贵道：“这般说起来，这就是盖苏文了。他为何这般光景？我明明与他交战，何等威势，如今弄得这样形容。”大王说：“大人，这交战的原非盖苏文。也是大人被苏宝同飞镖所伤，疼痛难熬，其魂出壳，梦游地府，转念那人，那人就来了，并非盖苏文真来索命。这是大人的记心。”仁贵道：“呀！原来如此。”又叫一声：“老大人，那盖苏文死后何罪，罚在囚笼里面受苦？”大王说：“大人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初大人未遇之时，奉奸臣张士贵命探取地穴，金龙柱

上用九根火链锁住，就是他了。蒙大人恻隐之心将他释放，来投阳世，他若改过自新，其罪也无了。不想他来到东辽国，逆天行事，好杀生灵，伤害百姓，致死数十万性命。虽蒙大人除掉了他，他的罪孽更重。虽是青龙下降，合当受此磨难。只要等他罪完孽满，方可上天复位。”仁贵点头想：生前作恶阴司记得明白，断断躲不过的，如今为人必要正直无私。开言又问说：“老大人，但不知我后来结局如何，伏乞老大人指示。”大王说：“你平生正直，三年天牢，不忘恩主，并无怨心。扶助紫薇圣主，打成唐朝天下，并无罪孽。你何必心慌？”仁贵说：“虽是如此，究竟后来如何？”大王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北窗一发开给你看，就明白了。”吩咐鬼卒开了北窗。

北窗鬼卒得令，连忙开了北窗。对仁贵说：“一生结局多在里面。”仁贵抬头一看，全然不解。只见一座关头，写着“白虎关”。只见关中冲出一彪人马，为首一将，生得凶恶，身長丈二，青脸獠牙，赤发红须，眼如铜铃；坐下一匹金狮吼，手端铁方量，冲到阵前。前边来了一员大将，白盔白甲，手执方天画戟，与他交战。那时将军杀败，只见顶上现出一只吊睛白额虎，张牙舞爪，随着那将军一路追上来。旁边又赶出一员年少将军，浑身洁白，年纪只有十六七岁光景，坐下一匹腾云马，手执狼牙宝箭，搭上弦，只听得“嗖”的一声，弓弦响处，一箭正中猛虎。片刻不见猛虎，前面将军跌下马来。霎时飞沙走石，关前昏暗。少停一刻时候，天光明亮。只见仙童玉女，长幡宝盖，扶起那中箭的穿白的将军上了马，送上天庭，冉冉而去。定睛一看，只是影影绰绰，看不明白。又只见射箭的年少将军号啕大哭，前来追杀那恶将，却被这恶将杀得大败。只见一员女将，十分美貌，手舞双刀，接住恶将大战。不上十合，被双刀女将砍下马来。霎时又不见了。那仁贵看了全然不晓得

是何缘故，忙问阎君说：“内中景界仓然不解，乞道其详。”大王说：“大人，此将名叫杨藩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乃是上界披头五鬼星临凡。大人若遇此人，须要小心。”仁贵道：“老大人，关中赶出那一员青面獠牙、使铁方量的，想来就是杨藩了。”大王说：“然也。”不知后面还有何景象？再将下回看。

第十五回 薛仁贵死去还魂 宝同二困锁阳城

闲话不提。仁贵又看到后边，忙问：“这一员将官是那一个？”大王道：“后面将军，就是大人了。”仁贵道：“嘎！就是本帅。为什么泥丸宫放出一只白虎来？主何吉凶？”大王道：“大人，这是你自己本命真魂出现。”仁贵说：“呵呀！这般说起来，本帅乃白虎星临凡了。”“然也。”仁贵又问道：“老大人，那旁边那一员小将，我与他前世无仇，今生无冤，为何将本命星一箭射死？但不知他姓甚名谁？为何前来伤着本帅？”阎罗天子微微冷笑说：“大人，这小将就是你的令郎，名唤丁山。”仁贵道：“老大人，本帅没有儿子的，他是龙门射雁的小厮。嘎！原来是我的丁山儿，他为何伤我？”大王说：“你当初无故将他射死，今日他来还报。你无心害子，他有心救父。白虎现形，故而射死白虎，怪他不得。这叫一报须还一报。”仁贵道：“我儿已被我射死，尸首又被猛虎衔去，本帅亲眼见的，如何又得重生？又来助战？”大王说：“你令郎有神相救还阳，目下应该父子相逢，夫妻完聚。”“嘎！原来如此。有这个缘故。我后死于亲人之手。”二位说毕，同下楼来。大王吩咐鬼卒：“送薛爷回阳间去，不可久留在此，恐忘归路。”仁贵拜谢。鬼卒同了仁贵离了森罗殿，来到前面。只见一个年老婆婆，手捧香茶，叫声：“吃了茶去。”仁贵听得，叫声：“婆婆，我不要吃。”大王叫一声：“大人，这个使不得。倘然复还阳世，泄漏天机，其罪不小了。请大人吃了这盏茶。”仁贵吃了，作别大王，还回旧路。看看相近锁阳城，鬼卒叫声：“薛爷，小鬼送到此间，阴阳阻隔，要去了。”仁

贵叫声：“慢去，还有话讲。”只听得大叫：“元帅苏醒转来了。”那周青等八位昼夜伏待，在此守候。听得元帅大叫，周青说：“好了，元帅醒过来了，快快报与万岁知道。”薛贤徒急忙来到银銮，奏说此事。朝廷大悦，同了茂公前来看视，叫声：“元帅，你七日归阴，朕七日不曾安睡。今日元帅醒转，朕不胜之喜。要耐心将养为主。”传旨煎茶汤。仁贵只得翻身来，说：“臣该万死，蒙圣主如此隆重，杀身难报，只得在席上叩首了。”朝廷说：“这倒不必，保养第一。”仁贵说：“军师大人，这几天苏贼来攻城否？”茂公说：“他失了九口飞刀，不来十分攻打。”仁贵对周青说：“你等不要在这里伏侍，自有军校承值。你带领人马十门紧守，多备灰瓶、炮石、强弓、弩箭，防他攻打以惊圣驾。”那八员总兵一声：“得令！”多往城上紧守去了。又对徐茂公说：“待本帅好些，然后开兵，不要点将出城，再送性命。”茂公说：“这个自然，元帅且宽心。”仁贵说：“请万岁回銮。”朝廷再三叮嘱，同了茂公自回宫不表。

另回言苏宝同为何不十分攻打？因前日与尉迟号怀交战，失去三把飞刀，又与薛仁贵开兵，又失去六把飞刀，如今一齐失了。剩得飞镖三柄，那里敌得唐兵过？复要上仙山炼就飞刀，再来复仇，未为迟也。忙吩咐三军：“把城门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人，否则本帅回来军法处治。”“得令！”那苏宝同又往仙山炼飞刀去了，我且慢走。

再言锁阳城中，徐茂公善知阴阳，晓得苏宝同上山炼飞刀去了，应该点将出战。为何不发兵？明晓得他营中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二个厉害不过，出去枉送性命，故尔不发兵。”也是灾难未满，所以耽搁。他日日到帅府看视。仁贵用药敷好，只是日夜叫疼叫痛，也无法可治。不料耽搁有三个月，君臣议论

纷纷，我且慢表。

如今要讲到西凉元帅苏宝同，他上仙山求李道符大仙，又炼了九口飞刀。别师下山，到狼主那里，又起雄兵十万，猛将千员，带领大队人马来到锁阳城。量城中薛仁贵不能就好，老少将官也无能冲端，竟胆大心宽，传令：“与我把十门周围扎下营盘。”“嘎！”一声号令，发炮三声，分兵四面围住，齐齐扎下帐房。前后有十层营盘，扎得密不通风，蛇钻不过马蹄，乌鸦飞不过枪尖。按下四方五色旗号，排开八卦营盘，每一门二员猛将把守。元帅同军师困守东城，恐唐将杀出东关，到中原讨救，所以绝住此门。今番二困锁阳城，比前番不同，更是利害。雄兵也强，猛将也勇，坚坚固固，凭你神仙手段，八臂哪叱也难迎敌。此一回要杀尽唐朝君臣，复夺三关，杀到长安，报仇泄恨。暂且不表。

城中贞观天子在银銮殿与大臣闲谈，着急仁贵病体不能全好。正在此刻，忽听城外三声炮响，朝廷大惊。一时飞报进来，上殿启奏：“万岁爷，不好了。番兵元帅又带领雄兵数万，困住十门，营盘坚固，兵将甚众。请万岁爷定夺。”朝廷听得此报，唬得冷汗直淋。诸大臣目瞪口呆。徐茂公启奏道：“既有番兵围绕十门，请万岁上城窥探光景如何，再图良策。”“先生之言有理。”天子带了老将、各府公子，多上东城。往下一看，但见：

征云惨惨冲牛斗，杀气重重漫十门；风吹旗转分五色，日照刀枪亮似银；銮铃马上叮当响，兵卒营前番语情；东门青似三春柳，西接旗幡白似银；南首兵丁如火焰，北边盔甲暗层层；中间戊己黄金色，谁想今番又围城。

果然围得凶勇！老将搔头摸耳，小英雄吐舌摇头。天子皱眉道：“徐先生，你看番兵势头利害，如之奈何？薛元帅之病不知几

时好，倘一时失利，被他攻破城池，便怎么处？”茂公说：“陛下龙心且安。”遂令秦梦、尉迟号怀、段仁、段滕贤，各带二千人马，同周青等八员总兵保守十门，“务要小心。城垛内多加强弓硬弩，灰瓶石子，日夜当心守城。若遇苏宝同讨战，不许开兵，他有飞刀利害。若来十门攻打，只宜十城坚守。况城地坚固，决无大事。不要造次，胡乱四面开兵。一门失利，汝四人一齐斩首。”“得令！”四人领命，各带人马，分十门用心紧守。朝廷同老将、军师退回银銮殿，叫声：“先生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茂公道：“陛下降一道旨意，到长安讨救兵来才好。”朝廷说：“先生又来了。城中多少英雄，尚不能冲杀番兵。寡人殿前，那一个有本事的独踰番营？”茂公道：“有一员将官，他若肯去，番兵自退矣。”天子道：“先生，那一位王兄去得？”茂公笑道：“陛下龙心明白，讨救者扫北征东里人也。臣算定阴阳，此去万无一失。他是一员福将，疾病都没有的。陛下只说没用，老臣自有办法，遣将不如激将。”天子点头，心中才晓得是程咬金。就叫：“程王兄，军师保你能冲杀番营，前去讨救。未知可肯与朕效力否？”程咬金跪奏道：“陛下，为臣子者正当效力，舍死以报国恩。但臣年迈八旬，不比壮年扫北征东，疾病多端。况且到长安，必从东门而出。苏宝同飞刀利害，臣若出去，有死无生，必为肉泥矣。徐二哥借刀杀人，臣不去的。”朝廷说：“先生，当真程王兄年高老迈，怎能敌得过苏宝同？不如尉迟御侄去走一遭罢，他那条枪还可去得。况程王兄风中之烛，只好伴驾朝堂，安享富贵。若叫他出去，分明送他残生性命，反被番邦耻笑。军师，此事还要商议。”不知程咬金肯去不肯去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徐茂公激将求救 程咬金骗出番营

适才话言不表。再言徐茂公说：“陛下，动也动不得他。臣算就阴阳，万岁洪福齐天，程兄弟乃一员福将。苏宝同虽有飞刀，邪法多端，只伤无福之人，有福的不能受伤。故尔保我程兄弟出去，万无一失。若说尉迟小将军，他本事虽高，怎避得番帅飞刀之患？况他二兄已丧，此去兵不能退，又折一员栋梁。程兄弟，当年扫北时也保你出去讨救，平安无事，得其功劳。向年在三江越虎城，也保你往摩天岭讨救，也太平无事，今日倒要推三阻四起来。”咬金道：“这牛鼻子道人！前年扫北，左车轮本事，系用兵之法不精，营帐还扎得松，可以去得；向年征东，盖苏文认得我的，不放飞刀，还敌得过，所以去得。如今我年纪增添，苏宝同好不利害，营盘又坚固，更兼邪法伤人，我今就去，只不过死在番营，尽其臣节。只恐误了国家大事，我之罪也。”天子说：“程王兄之言不差。他若出去，被苏宝同见笑，说城中没有能人大将，遣一个年老废物出城，岂不笑也笑死了。”程咬金一听此言，心中不悦，开言叫声：“陛下，何视臣如草芥！当初黄忠老将年纪七十五岁，尚食斗米，能退曹兵百万。况臣未滿八旬，尚有廉颇之勇，何谓无能？待臣出去。”天子道：“既然王兄愿去，寡人有密旨一道，你带往长安开读。讨了救兵到来，退得番兵，皆王兄之大功也。”程咬金领旨一道，就在殿上装束起来。按按头盔，紧紧攀胸甲，辞了天子，手端大斧，开言说：“徐二哥，你们上城来看。若然吾杀进番营，营头大乱，踹得出番营。营头不乱，吾就死在番营了。另点别将去讨救。”茂公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今日一别，

不能再会了。”众公爷说：“说到那里话来，靠陛下洪福，神明保佑，老千岁此去，决不妨事。”程铁牛上前叫道：“爹爹，你是风中之烛，不该领了旨意到长安去。”咬金说：“我的儿，自古道：‘食君之禄，与君分忧。’国家有难，情愿舍身而报国，生死皆由天命，就死不为寿夭。况为父的受朝廷大恩，岂有不去之理？”程铁牛流泪说：“待孩儿保着爹爹前去，一同杀出番营，同到长安。”咬金摇摇手道：“这使不得，你伴驾要紧。倘一同出去，有甚三长两短，就不妙了。”父子二人大哭。诸臣见了，好不伤心。咬金辞王别驾，上了铁脚枣骝驹，也不带一兵一卒，出了午门，独骑同茂公来到东城。天子同公卿上马，都到城上观看。咬金又叫一声：“徐二哥，你念当初结拜之盟，要照管我儿的。”茂公说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消吩咐。但愿你马到成功，回到长安，早讨救兵到来。愚兄在这里悬望。”咬金说：“二哥，我出了城门，冲杀番营，营不乱，你们把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扯；若营中大乱，你们不可闭城，吊桥不可乱扯，防我逃进城来。”茂公说：“这不消兄弟吩咐。你且放胆前去，我自当心的。”铁牛看了不忍，君命所差，无可奈何，同茂公竟上城头观看。一边放炮开门，吊桥坠落。咬金一马当先，冲出城来，过了吊桥。茂公一声吩咐，城门紧闭，吊桥扯起了。

这程咬金回头一看，见城门已闭，吊桥扯起，心中慌张，叫声：“二哥，我怎样对你讲的？”茂公叫声：“程兄弟，放胆前去。我这里城门再不开的，休想进来，快回长安。我自下城去了。”咬金心中大恼，说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这牛鼻子道人，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何苦要害我！”在吊桥边探头探脑，却被营前小番瞧见，多架弓矢喝道：“呔！城中来的将官，单人独骑，敢自来送命。看箭哩！”飕飕的乱发狼牙。程咬金

好不着忙，向前又怕，退后无门，叫一声：“番儿，慢动手。借你口中言语，去报与番将得知。说我吾唐鲁公程老千岁，有话要面讲。”小番听了忙报营中说：“启上帅爷得知，今有城中走出一名奸细，口称鲁国公程咬金，要与元帅搭话。”苏宝同道：“那人带多少人马？用何兵器？”“启上帅爷，那人并无兵马，单人独骑，手内端着一柄斧子，余外并无什么。”苏宝同吩咐带马来。军士带过马，宝同上了龙驹，来到营前，大喝一声说道：“老蛮子，你姓甚名谁？请本帅出来有何话说？”程咬金开言叫声：“胡儿！只为飞刀利害，主帅命我程老千岁到长安催取粮草，来杀你们。”苏宝同说：“原来就是程老蛮子，本帅也悉知。我也不杀你，你回去罢。”咬金叫一声：“胡儿，我中原还有上天入地英雄好汉，倘然一到西凉，你们一个个性命就难保了。我老人家还有孙子，名叫程千忠，用十六个军士扛抬一柄板斧。若一到西凉，你们就难逃生路了。”叫一声：“苏宝同！你若怕杀，宜快把我程爷爷这就杀了；你若是英雄好汉不怕杀，放我过去搬兵取运粮食。”苏宝同听了此言，心中一想：那里有什么上天入地英雄好汉？那里有十六个人扛抬的斧子？一概胡言。他分明粮草全无，运粮是真情了。我想这看头儿杀他也无益，不如放他去罢。倘有粮草到来，我就一鼓而擒，乘机攻破城池，将仇人杀尽，拿住唐王，搜寻御玺，呈与狼主，功劳无限。主意已定，叫一声：“老南蛮，本帅也不怕你钻天好汉，也不怕你入地英雄，放你过去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胡儿，你果然不怕死？”苏宝同说：“老匹夫，你不要骂，俺不怕。放你过去。”程咬金叫一声：“胡儿，你好好诈呵！这会儿假意放我程爷爷过去，前边关口都被你番兵占去，你差兵到关津嘱咐，教他拿住我，将程爷爷一刀两段，岂不是上了你的当了？要杀，就在这里杀。”苏宝同道：“嘎！你说那里

话来？本帅乃堂堂汉子，岂肯巧言令色。我若不容你过去，一刀就砍你骡头下来。难道见钟不打，反去炼铜？决无他意。你不要介怀，放心过去罢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胡儿，你程爷爷此去搬兵到来，杀你这班番兵。你也请吾一请，好叫我吩咐孙子程千忠，斧子磨快些，把你这班胡儿一刀一个，杀快些，少受些苦痛。”苏宝同说：“军校们，那老蛮子噜噜□苏□苏讲些什么？”小番禀说：“启爷，那蛮子要酒饭吃。”苏宝同道：“老匹夫不知饿了几天了，本帅做个好事。”吩咐小番赏他些酒食。”“得令！”军校连忙取出鱼肉好酒，送与咬金。咬金大悦，将来吃了，有些酒意，开言说：“胡儿，快将令箭批文与吾，好到关前做个执照。”苏宝同听了，吩咐小番，将批文令箭与他前去。咬金接了令箭批文，出了营门，上了马，叫声“多扰”，打马加鞭往前，至一里之地放起流星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唐王君臣在城头观看，稍停，只见远远流星放起。天子大悦，叫声：“先生，你看营后流星放起，程王兄想来无害了。”茂公道：“臣算定不妨碍的。”程铁牛听了不胜之喜。传旨回宫。此话也不表。

再言程咬金一路上倒也太平，到了关隘，有了执照令箭，俱皆放行。不一日，到了玉门关，是中原地方。闻知钦差多来远接。咬金不敢耽搁，救兵如救火，日夜兼行，不分昼夜，过了宁夏一带地方。一路上风惨惨，雨凄凄，行过了陕西，早来到长安。进了城门，不到自己府中，当日就到午门，驾已退殿回宫去了。有黄门官抬头一看，说：“啊呀！老千岁，随侍圣上龙驾前去征西平番，可是得胜班师了么？”咬金说：“非也。快些与我传驾临殿，今有陛下急旨到了。”黄门官听见有万岁急旨降来，不知什么事情，连忙传与执殿官。不知圣驾如何，且看后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十七回 薛丁山受宝下山 柳夫人母子重逢

话说执殿官急忙鸣钟击鼓，内监报进宫中。殿下李治整好龙冠龙服，出宫升殿。宣进程咬金，俯伏尘埃：“启殿下千岁，老臣鲁国公程咬金见驾，愿殿下千岁，千千岁。”李治叫声：“王伯平身。取龙椅过来。”程咬金谢恩坐在旁首。殿下开言叫声：“王伯，我父王领兵前去平西，未知胜败如何？今差王伯到来，未知降甚旨意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殿下千岁，万岁龙驾亲领人马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连夺三关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不想入了他圈套，设过空城之计，进得锁阳城，被苏宝同调百万兵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，日日攻打。开兵驸马出阵，被他骗去昆仑铜，还铜身亡，死于马下。次日尉迟宝林、宝庆弟兄二人，被他飞刀所害，尸首不能完全。元帅亲领六师自出，又被飞镖所伤，众将救回，死过七日，然后还阳，至今未好。事在危急，有惊天子龙驾。所以单人独马，杀出番营，到此讨救。现有旨意一道，请千岁亲观。”李治殿下出龙位，跪接父王旨意，展开在龙案上，看了一遍说：“原来我父王围困锁阳城内，命我不要点朝中大将为帅，要出榜文，是有能人到来，领兵前来破番，方能得胜。”殿下对咬金说：“父王旨意上要出榜文，不知何意？”咬金说：“这是牛鼻子道人善晓阴阳，所以得知。”殿下说：“事不宜缓，救兵如救火。老王伯与我调齐三军。操演各将，一面张挂榜文。”咬金说：“老臣得知。”就此辞驾，出了午门，回到自己府中。裴氏太太早已亡故，孙儿千忠接见，他也是青脸獠牙，使一柄大斧，倒有八百余斤，两膀有千斤之力。咬金无暇细谈，自去料理。单有秦、尉迟二家

公主闻此消息，苦恨不已，悲伤哭泣。但见随驾而去，不得随驾而回。设立灵座，殿下亲临吊唁，文武百官皆来祭奠。暂且不表。

另回言云梦山水帘洞王敖老祖，当年救了薛丁山，留在洞中，拜为师父，教习兵法，却已过了七年。晓得紫微星被困锁阳城，白虎星有难，目下应该父子团圆。不免唤徒弟下山，叫他前往西凉救驾，使他父子相逢，又能建功立业，有何不美。叫声：“徒弟过来，有话要对你说。”丁山听得师父呼唤，忙到蒲团前跪下，说：“师父有何吩咐？”王敖老祖叫声：“徒弟，你今灾难已满，应该离我仙山。今有西凉苏宝同作乱，唐天子有难锁阳城，汝父被飞镖所伤，我命你下山，前往锁阳城救驾，致使父子相会，平定西番回朝，其功不小。”丁山听言，叫声：“师父，弟子蒙师父相救，情愿在山中修道，学长生之法，不愿红尘中去走走。”说罢，泪流不止。老祖说：“徒弟，你命该享人间福禄，修道之中你无缘，根行浅薄。你此去巧遇良缘，有大功于国，以救汝父。你若不听我言，不忠不孝之罪人也，焉能修道得成？”丁山说：“师父，弟子本事低微，才疏学浅，武艺手段平常，如何到得西凉，杀退番邦人马？倘一失手，岂非败坏师父仙名？不能救驾，父子又不能会面，这便如之奈何？”老祖点头说：“是，果然不差。此去到西凉，关关有大将，寨寨有能人，焉到能得西凉？苏宝同又利害不过。嘎，有了。”吩咐仙童：“去取我十件宝贝出来，付与师兄。”仙童领法旨，取出递与丁山。老祖说：“此十桩宝贝，可能破得番邦，你要好好收藏，后有用处。”那十件？太岁盔一件；索子天王甲，刀枪不进；一双利水云鞋，穿上会腾云驾雾；一把方天画戟；一柄昆仑剑；玄武鞭；朱雀袍；宝雕弓；三支穿云箭；牵出一匹驾雾腾云龙驹马。丁山受了十件宝贝，全身披

挂。老祖说：“这十桩宝物，你拿到西边，就能平复西凉。天机不可泄漏，去罢！”丁山叫声：“师父，徒弟此去不知何日再见师父？”老祖说：“吾赠你偈言四句，日后富贵荣枯结局多在里头，你须要牢牢记着。偈曰：‘一见杨藩冤孽根，红丝系足是前生。两世投胎重出见，自家人害自家人。’”丁山说：“师父，不知吉凶，乞师父指引。”老祖说：“不须问我，后有应验。”“是，谨依师父严训。”拜辞师父，离了仙洞，上了龙驹。老祖又叫：“徒弟转来，吾还有话讲。”丁山道：“不知师父还有何法旨？”“汝父有难西凉，被苏宝同飞镖所伤。我赠你丹药，前去救父一命。”“是，谨依师父法旨。”那时便把葫芦收好，叫一声：“师父，弟子此去往于何地？”老祖说：“汝往西南而行，往龙门县。汝父职受平辽王，镇守山西。你回去母子相逢，速往长安，收取榜文，西凉退贼。你功名富贵，在此一举了。”丁山一听此言，心中明白。将弓箭鞭挂在腰间，别了师父下山。

这匹龙驹好不快便，但听得风声，不消片时来到山西。看看相近龙门县，按落云头一看，早到平辽王府门首。说道：“吾七个周年不在世间，但不知母亲妹子如何？”只见走出一个人名薛青，抬头一看，问起因由。丁山细说一遍。薛青叫一声：“小主人，你自经龙门射雁身亡，夫人终朝痛苦。难得今日生还，使小人喜出望外，待小人进去通报夫人。”薛青来到中堂，双膝跪下说：“主母，当年小主人未死，今日回来，特来禀知夫人，现在辕门外面。”夫人听得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吩咐薛青：“快快出去请大爷进来。”“是，晓得。”来到外面，同了世子来到中堂。见柳氏夫人坐在中堂，丁山叫一声：“母亲，孩儿丁山拜见。”夫人抬头一看，“果然是我丁山孩儿。”抱头大哭：“七年不见，今日相逢，孩儿细细说来。”丁山道：

“母亲，那日孩儿射雁，误被父亲射死。王敖师父差虎将孩儿衔去，救活性命，在山学道。今日师父命孩儿下山，付十桩宝贝。说圣驾被困锁阳城，父亲被飞镖所伤，无人往救。目下长安挂榜求贤，孩儿要往长安揭榜，领兵前往西凉救父要紧。故此先来拜见母亲，就要起程。”夫人听了大喜，说：“难得仙师相救，七年恩养，又叫前去救父亲，这也难得。”金莲小姐在内闻知哥哥回来大喜，忙走到中堂，见了哥哥，满心喜悦。兄妹二人也有言语。回身拜见樊氏二娘。”设团圆酒与孩儿接风。”

酒席之间，夫人下泪，说道：“儿嘎，闻得西凉兵将凶狠，但不知你父亲死活存亡，教做娘的那里放心得下。”丁山听了，跪下说：“母亲不必愁烦，待孩儿明日到长安揭榜，前去救父。母亲放心！”夫人说：“孩儿，你要往长安，西凉去救父。也罢么，生死愿同一处，做娘的同你前去，免得牵肠挂肚。”金莲小姐上前说：“哥哥，做妹子的有仙母教习仙法，炼就六丁六甲，金甲神将，武艺精通。凭他番兵百万，那里在妹子心上。与哥哥一同前去救父。”丁山说：“妹子果有本事，一同前去更妙。但不知家室田园王府托与何人？”夫人想一想说：“王茂生伯伯夫妻今已去世，如今怎么处？嘎，有了，不免尽行托与樊氏二夫人便了。”母子兄妹三人讲了半夜，说起王茂生身故，丁山下泪，酒筵席散，各自归房。未到天明，各自抽身，将家事托与樊氏夫人。收拾完备，兄妹结束停当，同母亲离了山西。有官员相送，吩咐不必相送。放炮三声，竟往长安大路而行。

不一日到了长安，进城果见教场演兵马。来到午门，看见榜文大张。圣谕：“有将领兵到西凉，救回圣驾，封万户侯，妻封一品夫人。”丁山大悦，忙上前揭榜文。有守榜官看见，

忙来见鲁国公程咬金。咬金听说，忙上马来到榜前，见一年少将军揭了榜文，程咬金大喜，说：“昨日张挂，今就有人揭榜。待我问他姓名，不知可有怎样本事迟得番兵。”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薛丁山领兵救父 窦仙童擒捉丁山

适才话言不表。再言程咬金带年少将军来到自家府中，说：“小将军姓甚名谁？有何本事来揭此榜文？”丁山说：“老千岁，我乃薛平辽王之子丁山，向年被师父救去练习兵法。师父命小将下山，往西凉救君父，同母亲妹子一同到此。望老千岁奏明殿下，领兵前去征番。”咬金听了大喜说：“你原来是平辽公之子，可喜。待吾二人一同去朝见殿下。”二人上马，来至午门。当驾官奏知，李治殿下升殿。程咬金同薛丁山来到金銮，朝见已毕。殿下问道：“卿家，何人揭此榜文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殿下洪福齐天。这小将军乃元帅之子薛丁山，前来揭榜领兵。”殿下说：“原来是薛卿，平身。卿家有何本领领此重任？”丁山奏说：“千岁在上，臣父蒙圣上供恩，拜将征西，随驾番邦，不料被困锁阳城。闻千岁招贤纳士，臣遇仙师传授仙法，那怕番兵百万、苏宝同利害？臣此去必要杀却苏贼，平定西凉。得胜班师，犹如反掌。”殿下抬头一看，果然相貌不凡，人才出众，必是大将之材，心中大悦。封丁山为二路元帅，就当殿挂印。殿下李治亲递三杯御酒，说：“薛卿领兵前去，一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救了父王龙驾，得胜回来，其功非小。”丁山谢了恩。这一首程咬金说：“殿下千岁，救兵如救火，殿下速降旨意，命各府爵主，明日教场点起大队人马，连日连夜往西凉救万岁龙驾要紧。”殿下说：“老王伯，这个自然要紧的。”就降旨意。如今各府公爷，回家整備盔甲，殿下回到宫中不表。

单讲薛丁山威威武武回到程府中，咬金设酒饯行，当夜之

事不表。到了五更天，有各府公爷都是营妆披挂，结束齐整，到教场中听令。丁山头上戴顶闹龙束发太岁盔；身披一领索子天王甲；外罩暗龙白花朱雀袍；背插四面描金星龙旗；足穿利水云鞋，上节装成乌缎描凤象战靴；手端画杆方天戟；腰间挂下玄武鞭；左边是下宝雕弓；右边袋衣插下三支穿云箭；坐下一匹驾雾腾云龙驹马。后面扯一面大纛旗，书着“征西二路大元帅薛”。丁山好不威风！来到教场，请将上前打躬已毕，点清了三十万人马，薛丁山命尉迟青山先解粮前行；点罗通为前部先锋；后队点程千忠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。后面丁山祭过了旗，放炮三声，摆开队伍，众将保住了元帅。程咬金也是戎装甲冑，竟往西番大路而行。薛夫人、小姐也结束打扮，一同征进。尽戴乌金盔，都穿亮银甲。果然马不停蹄，出了陕西，过了宁夏，人马出了玉门关。

前面有座棋盘山，山势高峻。只听得山上一声锣响，罗通在马上说：“前面高山必有草寇下来，尔等须要小心。”话声未绝，山上数千喽罗下山来了。冲出一个大王，年纪还少，仪貌堂堂，身長三尺，头戴高银盔，身穿熟铁甲，手执黄金棍。他是王禅老祖的徒弟，武艺高强。他在山上望去，见唐军中一员女将，生得齐整不过。好色之徒见了金莲，不觉神魂飘荡，妄想争来成亲。便拿了黄金棍，飞奔前来，挡住去路，大叫一声说：“到我山前过，十个头，留九个。若是没有买路钱，走你娘的清秋路，快快留下买路钱来。若是不肯拿出来，你军中留下这少年女子，与我做压寨夫人。”罗通听了大怒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！天兵到此，你出此胡言乱语，”把枪一起，“招枪！”一枪往面门上挑将进来。窦一虎是步战的，把黄金棍往枪上噶啷这一杵，来得利害！罗通这条枪绷转来了，圈得战马来又是一枪，如今一虎棍抬不起了。纵跳如飞，枪来棍架，棍

去枪迎，二将交锋三十余合。罗通本事高强，杀得窦一虎浑身是汗，险些被他刺着，把身子一伸，一扭不见了。罗通抬头一看，“呵呀！这也奇了，方才这子正要拿他，为何就不见了？”军卒看见说：“强徒做戏法的，忽然不见。”罗通心中想到：“未如追上山去捣其巢穴，除此草寇，好让客商往来。”算计已定，带领三千铁甲，杀上山来。

小姐正坐忠义堂，喽罗报上山来：“启小姐，不好了。大王在山前打探，不远来了唐朝大队人马。大王要截住讨买路钱，那军中闪出一员先锋，十分凶勇，与大王交战有三十余合，大王大败，上遁走了。那唐兵追上山来了。”小姐大怒：“嘎，有这等事。待吾自去拿他便了。”上了白花龙驹，带领三百女兵冲下山来，刚刚正迎着罗通。罗通看见一员女将冲下来，抬头一看：“嘎，好绝色的女子！”你看她怎生打扮？但见她头上挽就螺螄髻，狐尾倒照，雉鸡尾高挑，眉似柳叶两弯清，面如敷粉红杏色，一口银牙，两耳金环，十指尖尖如春笋，身穿索子黄金甲，八幅护腿龙裙，足下小小金莲，果然倾城倾国，好似月里嫦娥来下降。罗通见了，不禁呼呼大笑说：“你这女有何本领，口出狂言。快快随我到营中，送与元帅做个夫人。”“噫！狗南蛮，你不知俺窦小姐的利害么？擅敢讨我便宜。不要走，招刀罢！”把刀一起，往罗通头上砍将过来。罗通把枪逼在一旁，还转枪来，一枪劈面门挑将进去。小姐把刀噶唧唧一声响架在旁首，马打交锋过去，英雄闪背回来。二人在山前战到二十回合，小姐那番虚晃一刀，带转马就走，叫一声：“狗南蛮，俺不杀你了，好走哩。”罗通不知她使计，拍马也追上来了。仙童回头一看，正中机谋，忙向怀中取出捆仙绳，抛在空中。罗通抬起头，只见一道亮光一烁，被他捆住，昏迷不醒，翻身一交，跌下马来，被喽罗拿上山去。

了。那窦仙童收了仙绳，又到阵前讨战。

有败残兵卒报进营中，说：“元帅不好了，山中有一女将，能使妖法，把先锋罗千岁用红绳生擒活捉上山去了。”丁山听报大怒，吩咐：“军校备马抬戟，待本帅亲自擒泼贼。”打扮完备，结束停当，跨上龙驹，手执画戟，带领三军，冲出来。来到阵前，大叫一声：“贱婢，你好好放我先锋出来，若不然，本帅要将巢穴端为平地了。”窦小姐见营中出来一将，甚是齐整，面如敷粉，唇如涂朱，两道秀眉，一双凤眼，好似潘安转世，犹如宋玉还魂。窦小姐心中一想：“我生一十六年，从不见南朝有这等美貌郎君。我枉有这副花容，要配这样才郎不能够了。”他有心拿这丁山，喝道：“得！来的唐将少催坐骑，留下名来。”丁山道：“你要问本帅之名么，我乃唐王驾下二路元帅薛丁山便是。快快放罗千岁出来，好往锁阳城救君父。”小姐说：“郎君，奴家有言相告。”“有话快说来。”“奴家已非俗人，乃九龙山连环洞黄花圣母徒弟。蒙师传授仙法，武艺精通，虚度青春十六岁。父母双亡，只有哥哥窦一虎。他有地行之术。奴家窦仙童欲与将军成就匹配，同往西凉认救圣驾。不知将军意下若何？”丁山一听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你这不识羞的贱人！我乃堂堂世子，岂肯与你草寇为婚！你这无廉无耻不顾羞惭的贱人！你不必多言，招本帅的戟罢。”一戟往小姐面门上刺将来。那小姐不慌不忙把双刀一起架在一边，马打交锋过去，走转来，那仙童忙举双刀砍将下来，丁山急架忙还。刀来戟架，戟去刀迎，杀在一堆，战在一处。一连二十个冲锋，战得小姐满面通红，两手酸麻，那里是丁出敌手？只得把双刀抬定方天戟，叫声：“郎君，且慢动手，看我的法宝。”往怀中取出捆仙绳，往空中一抛，照前一样，将丁山捆住，得胜回山。将丁山绑起，解进忠义堂。

丁山方苏醒，见了仙童立而不脆，骂道：“泼贱妖娆，你用妖法拿我天朝元帅。”仙童说：“奴家怜你人才出众，饶你一死。今日依我山上成亲，我就劝我哥哥归顺大唐，同到西凉。你若执迷不悟，如今就要斩了。”丁山听说，大怒道：“妖娆，你出言无礼，强逼成婚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仙童听了吩咐喽罗：“推出斩首报来。”喽罗得令，将丁山推出斩首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薛丁山山寨成亲 窦一虎归唐平西

再言窦小姐令喽罗将丁山推出斩首，正要开刀，只听得叫一声：“刀下留人！”你道是那一个？就是程咬金。他在大营听得军士报进说：“帅爷与女将交战，不上三十回合，被他红绳线索把帅爷活捉上山去了。”咬金听了，唬得魂飞魄散，开口又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“他阵上女将要与帅爷成婚，帅爷不肯，被他拿去。”问道：“此姓得如何？”回道：“好一个绝色女将。”咬金忙对柳氏夫人说：“侄媳，令郎捉去，多凶少吉。不如待老夫为媒，对了亲，成了婚姻，好去西凉救驾。”金莲听见哥哥被捉，柳叶眉边生杀气，说：“老千岁，待我前去与兄报仇。”夫人说：“女孩儿不可。你哥哥尚然如此，何在于你。听老柱国之言，前去就亲，救驾要紧。”咬金听了，连忙上马，来到山林，大叫：“刀下留人！”喽罗抬头见一员年老将军，喝声：“呔！你这老头儿何等之人，擅呼刀下留人？”咬金说：“你去报与女将知道，说我大唐天子驾前，吾唐鲁国公程老千岁，有话要对女将军面讲的。”喽罗听了，来到堂上说：“大王，有位大唐程千岁来见小姐。”仙童听了，心中暗喜，莫非此人来与我做媒，不可怠慢他。吩咐喽罗：“且慢开刀，请程千岁进来相见。”“得令！”喽罗来到外面说：“唐将且慢开刀。请程千岁进去相见，见过之后定夺是非。”程咬金下了马来到了殿上，窦仙童忙来迎接。接上银安殿，分宾主坐下，就开言道：“老将军到山寨来，有何话讲，乞道其详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小姐，老夫到此，非为别事，特来与小姐作伐。就是平辽王世子，官封二路元帅，今日被捉的人，与

小姐年纪仿佛，郎才女貌，休教错过这段良缘。”那小姐听了满面通红，开不得口，倒害羞起来了。那窦仙童今日阵上私自对亲，拿到殿上强逼成婚，为何见了媒人倒怕羞起来？必有缘故。咬金看见小姐不言，开口说道：“小姐，此乃终身大事，不必害羞。老夫所说都是金玉之言，劝小姐允了罢。”那仙童听了，只得硬了头皮，叫声：“老千岁，多蒙光降到来作伐。然婚姻大事，虽然父母去世，还有兄长。自古说长兄为父，烦请老将军问我哥哥允不允就是了。”咬金想道：“这个丫头，倒会做作。方才阵上明明白白招亲，今推与哥哥做主，做得干干净净。”想了一回，开言说：“小姐既要令兄做主，请来相见。”那窦一虎在地中听得明白，想道：“吾有心要与他妹子成亲，不想自己妹子倒与他做亲。正是我要算计他人，不想被他人倒算计了去。也是天赐良缘。”在地中钻上来了。咬金一见希奇，想道：“好似周朝土行孙，会地行之术，投了唐朝，也是我主洪福。”对一虎道：“将军真是天神了，世上并无有二。”上前见利，说起因由：“与令妹作伐，对世子薛丁山。”窦一虎早知妹子心事，一口应承，将丁山放绑，请到银安殿，一同见礼。咬金说：“元帅恭喜，老夫与你作伐，成其佳偶。”丁山说：“老柱国，这个使不得。况且父亲在西凉，被伤锁阳城。更兼国难未安，如何私自对亲？不忠不孝之罪了，实难从命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贤侄孙，万事有我老人家在，这倒不妨。虽令尊不在，有你令堂做主，是一样的。就是老夫做主为媒，令尊决不来罪你，允了罢。”丁山心中一想，前日下山时，师父曾言，前途有良缘。况此女有法宝，前往西凉救驾有帮手。开言叫一声：“承老柱国美意，晚生从命了。”咬金听了大喜道：“今日正是黄道吉日，好与令妹完婚。”窦一虎道：“领教。”吩咐喽罗下山，接取夫人到来，同观花烛；放了罗通，

当夜成亲。银安段上摆了筵席，款待唐朝众将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窦一虎分散金银，放火烧山，喽罗都归伏。放炮三声，离了棋盘山。一路下来，行了三天，到了界牌关，吩咐放炮安营。三声大炮定下营器，我也不表。

那界牌关守将姓王名不超，官封一等侯。年九十八岁，身長一丈，面如银盆，五络长须一根根好似银丝；斗米一餐，食肉一杆，使一根丈八蛇矛，重百二十斤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四海闻名。那日正在关上操演兵马，说：“前回，此关南蛮所破。如今魔家镇守，须要小心把握。”忽有小番来报：“启平章节，南朝差二路元帅薛丁山，领兵三十万，勇将千员，已到关前了。请爷定夺。”王不超一听此言，大怒道：“可恶南蛮，这等无礼。都是我国元帅，放那老蛮子程咬金过去，被他勾兵取救。如今既有大队人马到来，我若放他一个过去，也不为盖世英雄了。”吩咐备马抬枪，取披挂过来。结束停当，挂剑悬鞭，上马提枪，来到关前，吩咐放炮开关。一声大炮，开了关门，放下吊桥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冲出关来。来到唐营，高声大叫说：“程老蛮子，俺元帅放你出关，取讨救兵来了。俺若今朝不杀你这程咬金，也不为好汉。那怕你二路元帅薛蛮子，必要一网而擒。快快将程老蛮子放出会我。”营前大骂。有探子报入营中：“启上元帅爷，今有番将王不超提兵讨战，大骂程老千岁，坐名要元帅出战。”丁山闻报大怒说：“何物胡儿，敢如此无礼。左右取本帅披挂过来，待我亲手去拿他。”罗通上前说：“待小将出去擒来。”旁首走出一将，生来青面，四个獠牙露出，膀阔三尺，腰大十围，抢步上前说：“罗家叔叔，这功待小侄去取罢。”元帅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后队先锋程千忠。巴不得要在咬金面前讨好，说声：“贤弟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那程千忠上马，提了大斧，带领三军，一声炮响，开了

营门，冲出营来。来到阵前，王不超一看说：“来将少催坐骑，通下名来，本将军好挑你下马。”程千忠一听此言，气得三尸神直冒，七孔内生烟，大喝道：“休得夸口，只怕你闻我之名，就要惊死你。我乃吾唐鲁国公长孙，小将军官拜猛虎大将军，二路元帅帐下后队先锋程千忠便是。”王不超道：“嘎，原来你就是老蛮子程咬金的毛孙子，你来得正好。汝祖骗出关去，勾兵到此，将你万剐千刀，方消我恨。看枪罢！”推开马，兜面一枪。程千忠把大斧当头劈下，王不超把手中银枪这一橐，千忠在马上一晃，斧子倒绷转来了，叫声“不好！”斧子又起，王不超又架在一边。战到六七个回合，程千忠那是番将对手，把斧虚晃一晃，带转马，豁喇喇，豁喇喇，往营前走了。进入营中说：“元帅，西凉番将甚是利害，小将不能胜他，望元帅恕罪。”丁山说：“胜败兵家常事。谁将出去会他？”罗通上前说：“小将愿往。”“须要小心。”带马抬枪，挂剑悬鞭上马，开了营门，冲出阵前。王不超抬头一看，来将不善，把手中枪架住，说：“方才那一员蛮子，不够老将几个回合，杀得他大败。你今来送死，快通名来。”罗通呼呼笑道：“你要问我么，我乃太宗天子御驾前越国公罗千岁的爵主乾殿下、前部先锋罗通是也。”王不超听了道：“嘎，原来你就是什么扫北的罗通。本将军向闻你名，原有些手段，但是今日要与俺西凉老将王不超老子比武，只怕不是俺对手。劝你免来讨死罢。”罗通大怒道：“休得夸口，在我马前战二十回合之上，不斩你头下来，不为希罕。”王不超呵呵笑道：“我的儿，口说无凭，看本事分高低。”不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勇罗通盘肠大战 锁阳城天子惊慌

适才话言不表。再讲罗通听得此言，开言说：“不必多言，招枪罢！”劈面一枪。王不超那里肯惧你，把手中枪一架，二人交锋，各显本事，一来一往，一冲一撞，你拿我麒麟阁上标名胜，我拿你逍遥楼上显威名。两边战鼓如雷，马叫惊天。二人战到三十个回合，并不分胜败，杀得罗通汗流脊背，王不超的马呼呼喘气，把手中枪抬住说：“利害的罗蛮子。”罗通说：“老狗，你敢是怯战了么？”“呔！谁怯战？今日本将军不取你命，誓不进关。”罗通说：“本爵主不挑你下马，也不回营。”吩咐两边擂鼓，鼓发如雷，两骑马又战起来。正是：八个马蹄分上下，四条膀子定输赢；枪来枪架叮当响，枪去枪迎嘣火星。二马相交，又战到五十回合，未定输赢。那王不超越老越有精神，这一条丈八蛇矛真个好枪，阴诈阳诈，虚诈实诈，点点梅花枪，纷纷乱刺。罗通这条枪也利害，使动八八六十四枪抵住。又战了二十回合，看看枪法要乱了。薛元帅在营前观见，“呵呀！不好了。罗将军枪法多乱了。”传令鸣金。只听到锣声一响，罗通抬起头听，被王不超一枪直刺过来，罗通大惊，“呵呀不好了！”把那身子一闪，可怜那枪尖往左肋一刺，好不厉害，登时透进铁甲，直入皮肤五寸深，肋骨伤断三根，五脏肝肠都带出来了，血流不止。主帅营前看见，吩咐大小三军快上前去相救。只见罗通飞马来到营前，叫一声：“主帅，不必惊慌，吩咐众将助鼓。罗通若不擒此老狗，死也不能瞑目。”说罢拔出腰刀，将旗角一幅割下，就将流出五脏肝肠包好，将来盘在腰间。扎来停当，带战马冲出阵前，开言大叫：

“老狗，俺罗将军再来与你决一死战。”那王不超睁眼一看，唬得魂不附体，说道：“呵呀，好蛮子，你看肋中金枪把肚肠都带了出来，他盘在腰间，还敢前来厮杀，真乃非凡人也。”例看得浑呆。不想罗通来很恶，把手中长枪向前心一刺。那王不超大叫一声“不好了！”仰面一交，跌下马来。罗通跳下马来，割了首级，上马加鞭来到营中，献其首级。一交跌下马来，众将扶起。罗通大叫一声：“好痛呀！”一命归阴去了。元帅大哭，备棺成殓。其子罗章大哭拜谢。元帅差官护送长安去了。一面整兵抢关。罗章愿为前部先锋，当先杀入界牌关。众小番见主将已死，闭门不及，被这秦梦、罗章带领众将杀进关内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得了界牌关。盘查钱粮，养马三日，放炮起程。

一路上来到金霞关，吩咐安营。三声大炮，扎下营寨。次日清晨，元帅升帐，聚齐众将，两旁听令。罗章披挂上前，叫声：“元帅，小将新在元帅麾下，不曾立功。今日这座金霞关，将小将走马取关，以立微功，方可久得帐下听命。”丁山说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贤弟乃年少英雄，但要小心在意。”“得令！”罗章接了令箭，上了马，提梅花枪，带领大小三军，杀到关前，大叫一声：“呔！关上的，报与你生将知道，小爵生乃大唐越国公罗先锋是也。今界牌关已破，奉元帅将令来此打关。你若晓事，快快献关，饶汝一死。”小番报进来：“启爷，关外大唐二路人马已到，有将讨战。”巴兜赤闻报大怒，说：“呵呀呀！可恼，可恼。都是苏元帅不是，放程咬金出关，今勾兵到了。想这乳臭小儿，敢出大言，欺我太甚。不斩此夫，不算为西凉大将。小番取我披挂过来。”传令放炮开关。哄咙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。罗章抬关一看，见此将甚是凶恶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他头戴红缨亮铁盔，一匹黑鬃马，手执大刀，冲出关来。来到阵前，罗章大叫：“出来的胡儿通下名来。”

巴兜赤说：“你要问魔家之名么，魔乃红袍大力子苏大元帅加为镇守金霞关大将军，巴兜赤便是。”罗章说：“什么巴兜赤！今日二路元帅已到，要往锁阳城杀那苏宝同。不思让路献关，反阻我去路，分明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巴兜赤大怒，也不问名姓，提起刀来，“招魔家的刀！”往罗章领梁上劈下来。罗章叫声“来得好！”把枪噶豁这一杵。巴兜赤喊声：“不好！”在马上乱摇，这把刀倒绷转来了。豁喇一声冲锋过去，兜转马来。罗章把手中枪紧一紧，喝声“去罢！”一枪当心挑进来。巴兜赤叫得一声“我命休矣！”躲闪不及，正中前心，仰面一交，翻身滚下马来。罗章下马，取了首级，复上马吩咐诸将抢关。叫得一声“抢关”，一骑马先冲在吊桥上了。营前程千忠见罗章挑了番将，把大斧一起说：“诸位将军，快抢吊桥。”有窦一虎等二十余将，上马提枪，端刀执戟，豁喇喇，豁喇喇，正抢过吊桥来了。那些番兵把都儿望关中一走，闭关也来不及了，却被罗章一枪一个好挑哩。众将也有把刀斩的，斧砍的，有时运进了性命，没时运杀得精光，关中落得干干净净。查盘钱粮，关外请太夫人、元帅夫妻、小姐都到帅府。罗章上前缴令。丁山道：“贤弟走马取关，其功不小。将西凉旗号去了，立起大唐旗号。”养马一日，放炮拔营，前往接天关进发。行兵三日，来到关外，放炮安营。一声炮响，扎下营盘。我且不表。

另回言接天关总兵黑成星闻报失了界牌关、金霞关，王不超、巴兜赤二员总兵阵亡，大兵已到接天关，忙与胡猎花、智不花等商议说：“今两关已失，兵到接天关。想此关兵微将寡，不能抵敌。倘被他打破，兵民遭害，不如投降，免一城生灵之难。诸将以为何如？”两旁众将说：“平章之言有理。况前年薛蛮子到来，番兵遭其大害。不如献关为上。”黑成星大喜，吩咐小番扯起投降旗，开了关门，百姓香花灯烛接二路元帅。

探子报进营中，丁山大喜，传令不许惊动百姓，秋毫无犯，摆队伍进关。重赏黑成星，扯起大唐旗号。养马三日，招安番兵。次日发炮起行，竟往锁阳城进发。此话不表。

再讲大元帅苏宝同想：“程老蛮子骗出番营，必定勾兵到来，粮草尽有。不如先打破城池，拿住唐王，然后杀那后面人马，岂非一举二得。”主意已定，传下令来，十座城门一共架起二十座火炮，各带兵五千，围绕护城河边，连珠火炮打得四处城楼摇动，震得天崩地裂。齐声喊杀，惊得荒山虎豹忙奔；锣鸣鼓响，半空中鸟鹊乱飞。城外杀气冲天，神仙鬼怪心惊。这个攻城不打紧，城中百姓，男女老少挈妻扶母，觅子寻爷，呼兄唤弟，哭声大振。街坊上纷纷大乱，众将慌张不过。朝廷在殿听得四处轰乱，毫无主张，诸大臣也心惊。茂公秦说：“龙心暂安，虽然十座城门，六座俱在山上，量不妨事，只有四处要紧。纵然利害，有八员总兵，秦、尉迟、程、段等四将，在城上抵敌，料不能破，决无大事，请陛下宽心。望降旨差官。”唐天子依言，遂差使臣往四处招安百姓，使臣领管，各处招安，略略哭声少些。天子说：“先生，程王兄回国许久，应该救兵到了。”茂公说：“依臣阴阳算起来，救兵不日将到。臣原说过的。”天子半信半疑，心惊肉跳。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薛丁山大破番营 苏宝同化虹逃走

前言不表。再讲薛丁山行兵相近锁阳城，远远望去，不见城池，多是旗号，炮声不绝，周围都是番兵番将，剑戟如林，营头扎得坚固，想是被困死在里面。此一番大战不比往常！元帅全身披挂，扎住帅营。丁山升帐，点窦一虎、副将王奎：“领人马二万，挂白旗为号，前往锁阳城城西，离营一箭之地扎住营盘，听号炮一起，杀进番营。不得有违！”“得令！”窦、王二将接了令箭，带领白旗兵马二万，竟往西城去了。又点程千忠、副将陆成：“往南城冲杀，也听号炮，领兵踹入番营。”“得令！”二人接了令箭，带领红旗兵马二万，离了帅营，往南城不表。又点尉迟青山、副将王云：“你二人领兵二万，往城北停扎，听号炮冲杀番营。”“得令！”二人接了令箭，带领黑旗人马二万，往北前进，不必表他。

再讲薛丁山点将，接了三处城门，传令拔寨起程。三声炮响，元帅上了马。程咬金、薛金莲、窦仙童执了兵器同了元帅，带领大队绣绿旗人马，往东城而来。丁山坐在马上往营前一看，但见一派绣绿旗飘荡。营前小番扣定弓箭，摆开阵势，长枪手密层层钳住。里面宝同闻小番报知，大唐救兵已到，复夺三关。心中大惊，点将出来。三声大炮，冲出营前，正迎着薛丁山人马。大喝道：“程咬金，老匹夫！你果然勾兵到此，救应唐主。本帅恨不能把你万剐千刀，也还嫌轻。快快出来，吃我一刀。”程咬金大怒，一马冲出，叫道：“苏宝同，你这胡儿，我程爷爷又不哄你，原说道勾兵取救前来杀你这班胡儿。你自装好汉，放我过去，与程爷爷什么相干？你如今反怨着我。今日天兵到

来，你该下马受死，还要胡言乱语。”苏宝同听了大怒，把手中大砍刀劈面砍来。薛丁山把方天戟迎住说：“苏贼，休得无礼，招本帅的戟罢！”“飏”的一戟，分心就刺。苏宝同大刀扑面交还。二人战到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左右飞龙将军赵良生，猛虎将军金字臣二骑马冲将出来，相助苏宝同，丁山左右薛金莲、窦仙童上前敌住交战。

按下东城交锋，另言南门。程千忠、陆成听得东城炮响，也起号炮，带领人马，杀入番营。程千忠舞动大斧，乱斩乱砍，杀了几名番将，踹进营盘，砍倒帐房。陆成手中枪胜比蛟龙，杀进营盘，手起枪落，小番逃散不计其数。冲到第二座营盘，忽一声炮响，来了两员将官，大叫道：“唐将有多大本事，敢冲我南门，前来送死。”二人抬头一看，见二员番将，生得凶恶，开口说：“本爵主不斩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。”说：“我乃苏大元帅麾下，大将军孙德、徐仁便是。不必多言，放马过来。”孙德晃动乌银枪，往程千忠劈面便刺。程千忠把大斧噶唧一声，杳在旁首。陆成挺枪上前。那边徐仁持棍，坐下马一步纵上迎住。枪棍并举，大战番营，不分胜负。

按下南门之事，再言西门。窦一虎、王奎听得南门发了号炮，也起一声炮，带领二万人马冲进番营。里面炮响一声，闪出两员大将，乃是雄虎大将军葛天定，威武大将军杨方，喝声：“有何本事，擅敢破我西营。放马过来，待本将军一刀砍两个。”把大刀直取窦一虎。一虎把手中黄金棍敌住葛天定，来往交锋。一虎本来利害，忽在马前，忽在马后，将黄金棍乱打。葛天定将大刀砍下来，一扭不见了；又在马后钻将出来，打马屁股一棍，那马乱跑乱跳，几乎把葛天定跌下马来。杨方前来要救，只见王奎使动金背刀，手起刀落。

再言北门尉迟青山抡动竹节钢鞭，听得号炮一响，同了王

云带领人马鞭枪，直杀进番营，挑倒帐房，番兵四路逃走。见二员番将冲出来，大叫：“唐将少来冲我北营。”尉迟青山说：“胡儿，本将军这条鞭不打无名之将，留下名来。”说：“要问我之名，洗耳恭听。我乃苏大元帅标下加封为雄虎大将军，姓赵名之。”“我乃猛虎大将军李先便是。放马过来！”把坐下黑毛马一纵，大砍刀一举，直往尉迟青山劈面砍来。尉迟青山把手中钢鞭一迎，架在一边。冲锋过去，勒转马来，尉迟青山提起鞭来，照头打去。赵之大刀护身架住。二人大战，并无高下。王云摇枪来战，那边李先使动斧子迎住，尽力厮杀。一往一来，四手相争，雌雄未分。

不表四门混战，喊杀震耳，锣鸣鼓响，炮震连天，四散兵逃。又要说城中将官在城上见番营大乱，鼓炮不绝，杀声大震。茂公晓得救兵已到，奏知天子。天子龙颜大悦，众将放下惊慌。茂公当殿传令：“汝等快结束，整备马匹，带领队伍，好出城救应。两路夹攻，使番邦片甲不留。”“得令！”点尉迟号怀、秦梦：“你二人领一万人马，开东门冲杀救应，共擒苏宝同。”“得令！”二员将出了银銮殿，上马到教场，领兵一万往东门不表。

又点周青、薛贤徒：“你二人带兵一万，往南门冲出，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二员将出外上马，到教场领人马往南城进发不表。又点姜兴霸、李庆红：“你二人带兵一万，往西门冲出，不得有违。”“是！”二人上马提兵，领人马往西城进发不表。又点周文、周武，“你二人带领人马一万，开北门接应。”“得令！”领兵往北城而行。放炮一声，城门大开，吊桥放落，二马当先，冲到番营。手起一枪，番兵尽皆杀散。踹进第二座营盘，一万军混杀，番兵势孤，不能抵敌，弃营逃走。二人直入，无人拦阻。见尉迟青山、王云大战二员番将，有二

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恼了周文、周武，纵马上前，喝声“去罢！”手起一枪，把赵之挑在地下，李先见唐将多了，心内一慌，兵器一松，被尉迟青山一鞭打下马来。四人大喘番营，喊杀连天，番兵逃亡不计其数。北门已退，营盘多倒。

又要讲到西门开处，放下吊桥，冲出一标人马，踹踏番营。那姜兴霸，李庆红各执一条枪，杀散小番，冲进营盘。只见窦一虎、王奎与敌大战数十台，不定输赢。姜兴霸把枪刺个落空所在，一枪将葛天定挑下马来。杨方被窦一虎一棍打死。四将杀得小番尸骸堆积，旗幡满地，皮帐践踏如泥。西城又得破了。又表周青、薛贤徒带兵冲出南门，杀进番营。见程千忠、陆成与番将战有三十个冲锋，未分胜负。恼了周青，纵马上前，手起一铜，把徐仁打死。孙德措手不及，被程千忠一斧砍死。这回乱杀番兵，大喘番营，多抛盔弃甲四散而逃。各处尸首，马踏为泥。四下里哭声大震，寻路逃奔。唐朝人马，紧迫厮杀。

又再讲到东门薛丁山与苏宝同大战。薛金莲将六个纸团一抛，都变做二丈四尺长的金甲神人。苏宝同兵将多被金甲神人将人乱砍。窦仙童祭起捆仙绳乱来拿人。苏宝同见势头不好，将葫芦盖揭开，放出柳叶飞刀，直奔丁山头上落将下来。那薛丁山头上戴的太岁盔，毫光一冲，飞刀散在四方不见了。苏宝同一连放了八把飞刀，只听拼玲拍挡，尽化为灰飞。又放起飞镖，丁山放下载，左手取弓，右手拿穿云箭，搭在弦上，一箭往飞镖上射去，无影无形；将手一招，其箭落下，用手接住，放在袋内。苏宝同大惊，回马要走。丁山抽出玄武鞭，长有三尺，青光也有三尺，将鞭一起，苏宝同回头一看，见一道青光在背上一晃，叫声：“阿呀，不好了！”后心着鞭，口吐鲜血，大败而走。窦仙童叫声“那里走？”祭起捆仙绳，将苏宝同捆住。苏宝同见仙绳来得利害。化道长虹而去。丁山见了，例却

心惊。程咬金说：“此乃非凡人也，焉能擒得他着。”只见后面秦梦、尉迟号怀带了人马，杀上前来帮助。吩咐追杀番兵，追下去有三十里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遗下刀枪戟剑旗幡粮草不计其数。程咬金传令鸣金收军。丁山说：“老千岁为何就收兵？”咬金说：“陛下久困在城，望之已久。待见过圣上，然后发兵竟取西凉，擒拿苏宝同，未为晚矣。”丁山说：“老千岁之言有理。”聚齐三处人马，一同到锁阳城见驾。不知见了圣上有甚言语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唐天子君臣朝贺 薛仁贵父子重逢

前话不表。再言天子同徐茂公、程铁牛在城上观看，只见程咬金带了人马，飞奔来到城边。天子看见，知己杀退番兵，下落城头，回到银銮殿上，命程铁牛接进父亲。领旨上马，来到城外。后面大队人马，在城外扎营。城门大开，咬金同了二路元帅诸将来到殿上，朝见万岁。山呼已毕，天子开言说：“王兄到长安勾兵，二路元帅是谁？”咬金奏道：“殿下出榜招贤，不想挂榜一日，来了薛元帅之子名唤丁山，王敖老祖的徒弟，有十桩宝贝，武艺精通。殿下拜为二路元帅，领兵三十万，来救圣驾。”朝廷大悦，开言叫声：“王兄，阵上有二员女将，朕远观看，只见遣出一长大金甲神将，将番兵乱砍。又见一女将抛起红绳，有万道金光，将番兵捆住。又只见一子，在地中钻进钻出，手提黄金棍子，打死番将无数。此四人那里降下来的，扶助寡人破番，克期平服，不知是谁，奏与朕知道。”程咬金奏道：“使戟的乃薛世子；遣金甲神将的乃仁贵之女；用捆仙绳者，臣有罪不敢奏明。”“卿有何罪？但奏无妨。”咬金奏道：“薛丁山同护国夫人、妹子金莲一同来征西，路过棋盘山。山上有兄妹二人拦路。世子出战，被捆仙绳拿去要处斩。老臣看他兄妹手段高强，又有仙术，可救圣驾。又且女将才貌双全，与护国夫人商议，老臣为媒，成就婚姻。臣该万死，使双刀用仙绳者，二路元帅之妻窦仙童也。用黄金棍地行者，窦一虎也。”天子闻奏，龙心大悦，开言说：“王兄无罪有功，成其美事，又来扶助寡人，乃天赐良缘。不知还有何将一同前来？”咬金奏道：“有罗通为先锋，程千忠、尉迟青

山某人等，一同征剿。但是越国公来到界牌关，遇守将王不超。他年九十八岁，勇猛难当。与他战了百合，误被刺其助也，肝肠都带出来。罗通盘肠腰间，一枪刺死老将，他忍痛而回，死于营中，已送柩归乡。其子罗章愿代其父，领挂先锋，连破二关，来到这里。”天子闻言罗通已死，龙目滔滔下泪。茂公道：“龙心万安。罗通乃是大数。”“罗通有何大数？”茂公奏说：“万岁不记得那年扫北，罗通曾与屠炉公主立终身之誓，若忘了，死在八九十岁老番之手。今果应其言。”天子点头，传旨命程王兄速带丁山，往帅府父子团圆。请将谢恩，领旨出朝。

咬金同了丁山母子来到帅府。有军士报进。仁贵卧病在床，一载有余，不能全好。军士说：“启元帅爷，程千岁要见。”仁贵听言，咕噜翻身，朝向外面，说：“程千岁取救兵到了么？”“到了。”“你说帅爷有病，不能远接，多多有罪。请千岁进来面谢。”军士听了，到外面说：“小将奉元帅之命，禀上老千岁，因元帅伤痕疼痛，卧床不起，不能远接，多多有罪。请老千岁面会相谢。”咬金听了，同着丁山，进到里面，见了仁贵说：“我去了一载有余，你背上伤痕如何还不能好，起身不得？幸好我骗出番营，逃回长安，请得救兵，破了界牌关、金霞关、接天关，复夺三关，来到锁阳城，杀退番兵番将及苏宝同，方解此围，才得会你。”仁贵听了说：“多谢老千岁。不知朝中点谁为帅，本事高强，胜过于我。杀退苏宝同，进城救驾？”咬金呼呼大笑说：“平辽公，幸皇上洪福齐天，二路元帅不是别人，就是平辽公之子名唤丁山，领兵前来救驾。”仁贵听了说：“老千岁不要骗我。我的儿子丁山，被我神箭误伤性命，亡过多年了，那里有什么儿子？”咬金道：“元帅你是不晓得的。幸亏王敖老祖救去，收为徒弟，在山学法，现奉旨宣来会你。你看此位是何人？”丁山走到床前，跪

在地下说：“爹爹，孩儿未死，师父救活的。”仁贵却见希罕，人死那有复生之理？不免问他说：“你果是我丁山儿子？王敖老祖救活的么？”丁山纷纷下泪说：“爹爹，孩儿命中不该死，幸遇师父救活还魂，在山中学习七年。师父吩咐，速往西凉救君父。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，杀退番邦人马，前来见父亲。”仁贵欢喜道：“这也难得。父子相逢，真真谢天谢地。儿呵，为父的膀中飞镖，伤痕深透，一载有余，疼痛异常。你既是王敖老祖徒弟，可有什么灵丹救为父的一命么？”丁山道：“我师曾言父有灾难，付我丹药一丸，敷在伤处，立刻就好。”仁贵听了说道：“儿呵，快将丹药来敷。”丁山连忙立起身子，身边取出小葫芦，倒出一粒仙丹，含在口中嚼碎，敷在伤痕之处。倏然膀上发痒，流出毒水，方消一刻，伤痕痊愈，绝无疼痛。仁贵好不欢喜，咕噜翻身立起，走下床来，说：“果然仙丹妙药。难得！难得！”身子伸一伸，腰背俱全好。丁山又说：“爹爹，母亲妹子都在辕门外，同孩儿起兵来的。望父亲接见，骨肉团圆，相逢见面。”仁贵听了，叫声：“孩儿，你母亲同来了？你可出去致意母亲，待为父的大开辕门谢恩之后，然后进见便了。”丁山依言，忙到外面见了母亲说：“爹爹伤痕已好，开门谢了圣恩，然后接见。”夫人听了欢喜不已。程咬金也就辞别回去。仁贵相谢送出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元帅传令，分付开门。”得令！”忙到外面说：“元帅爷有令，大开辕门。”只听得三吹三打，三声炮响，元帅升帐，供好香案，二十四拜，叩谢圣恩。诸将打躬立在两旁。夫人，小姐，媳妇三乘大轿，抬进辕门，来到帐下出轿。仁贵出迎接夫人，吩咐掩门。来到后厅，夫妻见礼，金莲上前见父。叩拜已毕，仁贵不悦说：“夫人，下官奉旨征西，沙漠重地，乃承王命，不敢违逆，所以大战沙场，身中飞镖，几乎一命难

逃。若非圣上洪福，焉能得活？你与女儿深闺弱质，不该同孩儿一齐到此，有伤千金之体，出乖露丑，甚为不便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不知，妾与孩儿深知闺门女训，岂肯轻举妄动？只因在家闻报，说相公困在锁阳城，身中飞镖，伤人绝命。那时唬杀我母女二人。幸得孩儿仙师相救，学成仙法，先回到家中，说有灵丹妙药，能救父亲。奏明殿下，点兵起行。妾不舍孩儿远行，愿欲相随，况闻相公凶变，不知死活，故此来的。女儿也放心不下，随我一同起程。女儿虽是千金之体，兵书战策无所不晓，乃桃花圣母传授兵法，武艺精通，也来助战。杀散番兵，女儿也有功劳在内。”仁贵道：“夫人如今既来，也不必说了。但不知此位何人？”夫人说：“媳妇过来，拜见公公。”仙童听见忙来见礼。仁贵道：“何等之人，称为媳妇？请道其详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此女乃棋盘山复明王窦建德之孙女也。当初七十二路烟尘反乱，未经归伏。与兄窦一虎屯兵数载，抢棋盘山招兵买马，十分骁勇。我孩儿奉命征西，到山下经过。那窦家兄妹下山讨战。我孩儿大怒，与他大战。谁知两下都有仙法，竟把我儿拿去，强逼成亲。我儿大骂，登时绑赴山前斩首。有军士报知，唬坏了我母女二人。程咬金千岁慌张，情愿为媒，两边说合成亲。他兄妹二人改邪归正，拔寨烧山，同归唐朝，扶助圣主。杀退番兵，也有一番大功。今日帐前听令，理当拜见。”仁贵听了大怒，说：“罢了！罢了！生这样逆子。我治家不整，焉能治国？做主将，管领三军就难了。”夫人看见仁贵大怒，说：“相公，今日骨肉团圆，为何发怒？”仁贵说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我恨丁山这小畜生，既为二路元帅，领兵救应，虽被不服王化的草寇窦家兄妹捉去，理当杀身报国，如何逼令成亲？身为主帅非同小可，三军全在于你，应该请旨定夺。擅敢私自成亲，那畜生十恶不赦之罪难免。”吩咐军校：“绑这

畜生辕门斩首。”那军校们一声答应，将丁山绑起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唐太宗驾回长安府 苏宝同三困锁阳城

前言不表。再讲柳氏夫人大哭说：“呵呀！相公呵！”身为大将，不晓得父子至亲。前年征东回来，把孩儿射死。若非王敖老祖相救转，定做绝嗣之鬼。今日得见亲人，犹如枯木逢春。我不舍得孩儿，万里相随；况且教君救父之功劳极大。因此小过即要斩孩儿。劝相公不必如此，放了绑罢。”仁贵道：“夫人，那畜生日下年少，尚不把君父看在眼内，自行做主成婚。倘外夷知道他好色之徒，将美人计诱之，岂非我君父性命尽要被他断送了。军令已出，决不轻饶。夫人，不必罗唆，请退后厅将息。刀斧手过来，推出斩首报来！”夫人大哭，叫声：“住手，相公呵，妾身做主的，央程老千岁为媒，三军皆知。非是孩儿贪其美色，自行做主，背逆君父。伏望相公看妾之面，饶了孩儿一死。”仁贵听了，全然不睬，喝令：“快斩讫报来！”军校正要丁山推出，只见程咬金大怒，抢步上前，连叫：“刀下留人！”赶上帐来，开口叫道：“元帅，自古道虎狼尚且不食儿，为人反不如禽兽。小将军英雄无敌，勇冠三军。令媳窦小姐仙传兵法，才貌不凡。目下朝廷用武之际，虽小将军不遵教令成亲，此乃是老程之罪，不合请尊夫人做主，早成花烛。想将起来，与令郎毫无干涉。你若固执一己之见，必欲处斩，老程愿代一死。”将头颈伸出，叫道：“快斩老程！”仁贵听言说：“老柱国说那里话来？只因我家小畜生，既蒙东宫之命，拜为二路元帅，如何不知利害？倘遇敌人对阵，知他好色，便将美色诱而斩之，岂非我百万三军多被其害呵。老柱国，别样事情领教，此事断然不遵。明日到府负荆请罪。”咬

金听说，真正急煞。忽报圣驾到了。仁贵出帐，俯伏奏道：“陛下何事降临？”天子开言说：“元帅军令甚严，闻得小将军犯过，幸有破贼救驾之功，可偿其前罪。况用武之时，请元帅定罪。”“谢恩。愿我皇上万岁，万万岁。”“赐卿平身。”驾退回宫。仁贵吩咐：“带畜生过来。方才恩旨赦其一死，死罪赦了，活罪难免。军校们把这畜生捆打四十铜棍。”两旁一声答应，正要丁山捆打，只见咬金走过，将身扑上，大叫：“平辽公，休要打小将军，望乞饶恕。老程要叩头了。”仁贵连忙扶起说：“既是老千岁再三用情，免打。追还帅印，监禁三月，以赎前罪。窦仙童野合之女，焉能算得我家媳妇？打发兄妹自行归山。”窦家兄妹无奈何，只得收拾要行。仙童小姐纷纷下泪，上前拜别婆婆柳氏、姑娘金莲，婆媳姑嫂难舍难分。看见仁贵认真得紧，面铁青青，不好上前相劝，只得放手。兄妹二人正要营门上马，咬金上前留住，再见元帅说：“呵呀！那窦小姐与令郎成亲，怎么说不是你家媳妇？叫他回去于理不通。况且他兄妹英雄无敌，令郎尚且被擒，如今打发他回去，难道他心中不恨，逼其反也。他霸踞棋盘山，兴兵杀入长安，其祸不小。纵然灭得西凉，岂不是反失中原。不该放虎归山，还该留他随阵调用。”仁贵一听，便醒悟说：“老千岁苦劝，只好权且相留，叫他兄妹二人军前效用便了。”咬金听了，来到营门说：“窦将军，窦小姐，我再三劝留，元帅如今依允了，快进营相见。”窦氏兄妹一听此言，来到帐前参见元帅。仁贵认了媳妇，一虎称为大舅。窦仙童随了婆婆进入后厅。一虎退出外边，安心效力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贞观天子对茂公说：“寡人自离长安出兵以来，历有六载，幸喜杀退番将。寡人意欲起驾回朝，命元帅督令进兵，早灭叛贼，以雪朕恨。”茂公领旨，同文武退出朝门。传旨起

收拾行囊，候驾起行。又有旨下：一应文官同军师徐茂公保驾还朝，武将随元帅进兵伐叛。文武官领旨。唐王起驾，出了宫门，武臣送出锁阳城。天子又传旨：将阵亡诸将骸骨收殓，带回长安安葬。众将谢恩。不表天子回京，再表仁贵送出圣驾，回到帅府，传令诸将：“本帅奉旨重任，即日征西，尔等各要尽忠。灭得西凉，得胜班师，论功升赏，不得有违。”“是，得令！”此言不表。

再讲苏宝同杀得大败，回转头来，不见追兵，忙鸣金收军。百万人马，点一点不见七十万，所剩者多是伤胸折臂之人，好兵不满二十万。大将二百员，只剩二十员。九口飞刀，三口飞镖，尽化灰飞。不如且回西凉，再整兵复仇。主意已定，往前而行。只见前面一支人马下来。苏宝同唬得魂不在身，说：“前有兵马，后有追兵，我命休矣。”相近不远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飞钹和尚与铁板道人领兵前来。一见苏宝同忙问道：“元帅，俺闻南蛮大破锁阳城，特来与元帅共议报仇之计。请问元帅为何带了兵马回转西凉，莫非惧怯大唐，让他了么？”宝同双泪流说：“军师你不知。只恨自家不是，放出程咬金这老蛮子，欺他老迈没用。谁知他回朝勾兵前来，就是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为二路元帅。兵多将广，手下又有二员女将，十分凶勇。把我飞刀飞镖尽行灭去，被他里应外合，杀得我大败，夺去锁阳城。我欲回转西凉，奏过狼主，再整兵马，前来雪恨。”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两个听了呼呼大笑道：“元帅，你枉为主将管领三军。自古说得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胜败兵家常事，如何今日就要收兵？”若还回往西凉，却不是笑煞唐朝兵将，道我西凉没有人物？幸我等二人提兵到来，正好遇着元帅。如今再把军威重整，兴兵复打锁阳城，拿住薛蛮子父子碎尸万段，方出元帅之气。”

苏宝同听了大喜，传令大小三军，共有精兵三十万，连夜星飞赶到锁阳城。三声号炮，又将锁阳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营盘扎得坚固，鸟雀飞不过枪尖，蛇虫钻不过马蹄。好厉害！此番三围锁阳城，果然凶勇。

有蓝旗报进营中，忙到辕门上击鼓。元帅升帐，叫中军道：“半夜三更，谁人击鼓？”中军道：“启帅爷，辕门外有探子飞报军情紧急，故此击鼓。”“既如此，唤他进来。”中军领命，到外面说：“探子，帅爷唤你。”“是”。探子随到帐下，禀道：“帅爷在上，探子叩头。”元帅说：“你有何紧急军情，半夜三更前来击鼓？快快讲来。”探子道：“启帅爷，探子打听西凉苏宝同，前被二路元帅小将军杀得大败而逃，如今合了飞钺和尚、铁板道人两个军师，复领了三十万人马，方才二更时分，又把锁阳城团团围住。喝号摇铃，锣鸣鼓响，马嘶炮震，好不惊人。故此前来击鼓。”元帅听了大怒道：“杀不尽的番儿。我原想苏贼败去，必然再来猖獗。如今幸喜圣驾前日出城，已回朝去了。番儿呵，你如今休说三十万雄兵再围锁阳城，你就是三百万围住，俺薛元帅何足惧哉！左右的！赏探子银牌，一面再去打听。”“是。”探子谢赏，出府而去。

再讲元帅侧耳而听，果然炮响连天，鼓声震耳，人喊马嘶，有攻城之势。忙传令军士，紧守城门，城上多加灰瓶炮石，弓箭簇箭，小心保守，候明日开兵。军中得令。不表城中之事。

再言苏宝同同二位军师次日抵关讨战。那飞钺和尚全身披挂，结束停当，带了三千罗汉兵，一声炮响，冲出营门，来到西城，大叫：“城上的，快报与薛蛮子知道，今有苏元帅标下，左军师飞钺和尚在此讨战。有本事的早早来会俺，不然攻打进城、你这一班蝼蚁，多要丧命哩。”一声大叫，惊动了守城军士，飞报入帅府去了。不知交战胜败如何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飞钺僧连伤二将 窦一虎揭榜求婚

不表番营讨战，再言军士报入帅府：“启元帅爷，城外番将讨战。”元帅说：“那位将军出去会他？”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龙镶将军王奎。元帅说：“将军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王奎得令，出了帅府，上马来到了教场，点了三千铁骑人马，来到城边，吩咐放炮开城。三声炮响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冲到阵前。抬头一看，见一员凶恶和尚，头戴一顶毗卢帽，身披一件烈火袈裟，内穿熟铜甲，骑一匹金狮马，手执混铁禅杖，纸灰脸。两边摆齐三千罗汉兵。王奎大叫一声：“狗秃驴，休来纳命。快叫苏贼出来会我。”飞钺和尚听了大怒说：“狗蛮子，休得多言，放马过来！”王奎说：“少催坐骑。你敢是飞钺和尚么？”应道：“然也。既知我名，焉敢与俺对敌？俺不斩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。”王奎说：“你要问本将军之名，洗耳恭听。我乃大唐天子驾前龙镶将军，薛大元帅麾下王奎便是。”飞钺和尚听了，把马一拍，抡起铁禅杖，“招打罢！”劈头打将下来。王奎把手中大刀往上只一杵，架在旁首；冲锋过去，回转马来，把手中大刀还转一刀。和尚也架在一边。一来一往鹰转翅，一冲一撞凤翻身。刀来杖去叮当响，杖去刀来迸火星。二人战了有三十回合，和尚料不能胜，兜转马来就走。王奎那里肯舍，把马一拍，追上来了。和尚回头一看，正中机谋。忙将禅杖放在判官头上，怀中取出飞钺祭起。王奎抬头一看，见一道光亮劈面打来，嘎，叫一声“不好，我命休矣！”躲闪不及，打得脑浆迸出，死于马下。三千铁骑上前来救，被罗汉兵杀得大败，回进城中，折了一千五百人马。

紧闭城门，忙报进帅府：“启元帅爷，不好了。王将军出阵被和尚打死了。”仁贵听了大怒，说：“这妖僧伤我一员大将。”传令点陆成、王云过来。”你们带领三千人马出城，与我将妖僧斩首。”点马标带领人去掠阵，“若二将得胜，即前去砍杀番妖人马；倘有差错，鸣金收军。”马标得令。那二将出了帅府，全身披挂，结束停当，上马端兵器来到教场，点了人马。来到城旁，吩咐放炮开城。三声炮响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二将冲出。听得战鼓如雷，和尚抬头看见来了二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各使长枪，向和尚便刺。那飞钹和尚也不问姓名，把铁禅杖挡住，二人大战，怎挡得两条长枪如长蛇一般，嗖嗖不住，不在前心，就在两旁，和尚那里挡得住，又将飞钹打将过来，可怜两员英雄，都丧在两扇飞钹之下。马标看见魂飞魄散，鸣金收军，紧闭城门，前来报与元帅知道。仁贵听报大怒道：“这妖僧如此骁勇，一刻之间连伤我三员大将，不知用何兵器，这等利害？”马标禀道：“启元帅，他用飞钹祭起空中，有万道毫光，蔽人眼目。故此三将不曾提防，被他打死。”元帅又想道：“马标你既为掠阵官，见有飞钹妖术，何不早报？报事不明，何为掠阵？左右将马标绑出梟首。”“得令。”将马标推出辕门，一刀斩首，进营回禀：“元帅，献上首级。”“将头号令。”元帅看看两旁诸将，多惧怕飞钹，不敢出战，单有窦一虎上前说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窦将军，闻你仙传他行之法，定能破得妖僧。与你令旗一面，步兵三千，作速出阵。”一虎得令，出了帅府。他不戴盔，不穿甲，头上扎就太保红巾，身穿绣龙黑战袍，脚踏粉底乌靴，大红裤子，拿了黄金棍，带了三千步兵，开了城门，行至阵前。飞钹和尚抬头一看，见城中走出一队步兵，不见主将，心中倒也稀罕，就被窦一虎在腿上打了两棍，好不疼痛。往下一看，见一个矮子跳来

跳去。和尚便将禅杖打下，他用棍子相迎。杀了几合，和尚在马上终是不便，倒被一虎往马屁股上一棍，打得那马乱跳，几乎将和尚跌下马来，忙打下飞钹。一虎看见，想来利害，身子一扭不见了。和尚四下一看不见一虎，一虎在地下叫道：“妖僧不必看，我在地中了。”和尚想道：“唐朝有此异人，怪不得元帅大败，怎能夺转锁阳城。”忙将两手拿了两扇飞钹，对地下说：“你这个矮子怕我，躲在地下，岂不要闷死了？少不得气闷不过，还要钻将出来。我把你活活打死，方雪此恨。”那一虎在地中听了和尚这般言语，他在地中呼呼大笑说：“呵呵呵，你要将飞钹打我，只怕还早哩。我会地中行走，不怕闷死。我今回营去也。”说罢，呼呼大笑，只听得笑声渐远。和尚气得满面通红。一虎行到城门首，钻将出来，鸣金收军，紧闭城门。

一虎回进帅府。元帅一见说道：“窦将军你回来了。方才出兵胜败如何？”一虎禀道：“元帅，那和尚用的是两扇飞钹，果然利害。若无仙传地行之术，也要被他打死，做为肉酱了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暗想：“那妖僧用飞钹如此利害，挡住在此，怎好进兵？”便开口说道：“窦将军且退，待本帅思一妙计，必要擒他。”传令城外高悬免战牌。“得令。”

不表窦一虎退出，再言和尚看见城上挂了免战牌，呼呼大笑回营。明日又来讨战，又见免战牌还挂了。那和尚百般大骂，至晚而回。一连三日，俱是如此。那薛元帅聚齐诸将说：“和尚如此利害，诸将有何计可退番兵？”尉迟青山上前说：“要破妖僧，必须释放世子丁山。他有仙传十件宝贝，王敖老祖弟子出阵可擒妖僧。”众将齐声说：“尉迟将军之言不差，必须小将军方可退得。”元帅说：“军令已出，不可挽回，诸位将军不必言他。”众将无可奈何，各自回营。看看又过了三日，

元帅无计可施，传令挂榜营门，有人退得和尚，破得飞钹，奏闻圣上，官封万户候，锦袍一领，玉带一围，黄金千两，决不食言。榜文一挂，那窦一虎晓得挂榜，心中得意：“此番小姐稳稳到手了。”来到帐前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有计能破飞钹，要求元帅恩赏。”元帅大喜说：“窦将军你果有妙计，破得飞钹，本帅赏你锦袍一领，玉带一围，还要请旨封官。”一虎笑道：“小将也不要请旨封官，也不想锦袍玉带，只是有句话儿不好说。若元帅见允，小将使能破得飞钹。”元帅道：“将军，你俱不要，要本帅赏赐什么？快快说来。”一虎带笑说：“小将也是明王之孙，当今天子之表侄。曾见令爱小姐尚未许婚，元帅将小姐许配我，我有妙计能破飞钹，然后进兵西征。未知元帅肯允否？”仁贵未听此言犹可，一听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想道：“夫人好没见识，不该带金莲女儿一同到此。被矮子看见，倒来求亲。开言说：‘口走！你这蠢物。本帅虎女，焉肯配你犬子？也罢，你若破得飞钹，本帅另眼相看。若说起亲事，断断不能。’”一虎道：“元帅既不肯将小姐许我，我焉能肯与元帅破飞钹？”元帅大怒说：“蠢物如此无礼，军校们绑出去，斩讫报来。”一虎道：“元帅不必发怒，小将自回棋盘山去了。”军校正要来拿，见一虎身子一扭不见了。元帅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心中暗想：目下正在用人之际，他若回去了，飞钹又不能破，兵又不好进。也罢，不如骗他破了飞钹，允不允由我。元帅开言对地下说道：“窦将军，我不杀你，你且出来。只要你破得飞钹，回朝之日，将小女与你成亲便了。”一虎在地中听得元帅相许，从地下钻了出来说：“既蒙允诺，如今便称岳父了。”仁贵心中敢怒不敢言，只得说：“但不知你有何妙计能破妖僧飞钹？”一虎说：“元帅，待小将今晚三更时分，往番营盗收飞钹，杀了妖僧。明日元帅就好进兵了。”“既是如此，命你

今晚前去，依计而行便了。”“是，得令！”不知一虎如何盗得飞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窦一虎盗钺受苦 秦汉奉命救师兄

前言不表。单讲窦一虎回归自己营中，结束停当，等至三更，钻入地中，竟往番营，此言不表。再讲苏宝同见飞钺和尚连日得胜，斩了唐朝三员大将，杀得他闭城不出，高悬免战牌。便安排筵宴，请飞钺和尚、铁板道人。大开营门，用长竿挂起飞钺庆贺，名为祭宝会。那窦一虎来到营门，将头探出，往上一望，却被和尚看见，对苏宝同说：“元帅，方才说唐朝有一地行之将，今番来也。”宝同说：“在那里？”和尚说：“在地中钻出来了。”“怎么拿他？倘被他又去了，反为不美。”和尚说：“不难”。忙用指地金刚法，使那地皮坚硬。一虎钻出头来了，和尚忙将飞钺抛去。一虎一见大惊，欲要钻下地，地皮坚硬不能去了，被钺一合，放在飞钺内面了，好不气闷。在钺内心中一想说：“师父有言，日后有难，付我一粒丹药吃了，可免灾难。”如今在衣缝内面，忙取出来，吃在肚内，果然不气闷，又不饥渴，安心住在钺内，不表。再言苏宝同说：“军师拿住矮子，何不将他斩首，放在钺内做甚？”和尚说：“他是王禅老祖弟子，有仙法道术，斩他不得。放在钺内，凭他神仙道术，不消七日，化为浓血，不久自死。”苏宝同听了大喜，称赞军师之功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仁贵见一虎往番营盗钺，候到天明不见回报，心中狐疑不定，“若盗不动也该回来了。他满口应承，欣然而去，想是被妖僧拿住也未可知。嘎，有了，不免点程千忠出去，到城上观看，若被斩首，决有号令。”主意已定，命程千忠：“前往城上，看番营可有首级号令，速来回报。”“是，得令！”

那千忠出了帅府，上马来到城上，望番营观看，静悄悄不见什么首级号令出来。等了一回，不见动静，只得下城回到帅府缴令。元帅听了，心中好不烦闷。欲要差探子出城打听，忽城上军士报进：“启元帅爷，城外有铁板道人讨战。”元帅对诸将说：“前日有个和尚，今日又有个道士，想是多有左道旁门之人，今日不可与他交战。待等三日之后，商议开兵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传令城上高悬免战牌。那铁板道人看见了免战牌，大笑回营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双龙山莲花洞王禅老祖驾坐蒲团，忽心血来潮，屈指一算；说：“不好了！大徒弟窦一虎有飞钹之难，幸有灵丹相救，七日灾难已满。不免唤二徒弟出来去救师兄。”童儿唤秦汉出来。”那童儿领法旨，来到里面说：“师兄，师父唤你”那秦汉正在里面学习，听得师父呼唤，忙来到蒲团前，倒身下拜说：“师父，唤弟子出来有何事干？”老祖说：“徒弟，你师兄有飞钹之难，命你前去相救。况你业缘已满，我今与你两件宝贝，名曰钻天帽，入地鞋。你快往锁阳城，用灵符一道救取师兄窦一虎，就在薛元帅麾下，助他征伐西凉，夫妇团圆便了。”秦汉听了，叫声：“师父，弟子本来面目，望乞师父训示。”老祖说：“你原是大唐秦怀玉之子，金枝玉叶。你三岁时，在后园玩耍。我从云端经过，被你冲开足下红云，收留到此二十余载。今已缘满，下山去罢。”那秦汉也是矮子，头上挽起个空心丫髻，大红绒须两边披下，身穿绣绿袄子，手上带个黄金镯，赤了一双脚，好似红孩儿一样。听到师父如此言语，心中大悦，便叫声：“师父，请问两般宝物有何用处？”老祖呼呼笑道：“秦汉。你要问这两宝物有何用处？我对你讲，那钻天帽乃王母娘娘瑶池中真宝贝，戴在头上，便会腾云随风，可入天门，朝拜诸天日月星宿；那入地鞋，乃是南极仙翁宝贝，

穿在足下能入地中，可到森罗宝殿，十殿阎君前来迎你。这两船宝物付与你去，可助大唐。还有一对狼牙棒，随身器械，灵符一道，一齐拿去。”秦汉欢喜不过，拿了狼牙棒，拜辞了师父，即便下山。心中起了凡心，戴了钻天帽，那宝物说也作怪，刚刚戴在头上，忽听得耳边豁喇喇一阵风，便将秦汉提在空中。秦汉哈哈大笑，按下云头，抬头一看，别有一番世界。见一座仙庄极其华丽，内面走出一个女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天姿国色，见了秦汉，叫声：“郎君，因何到此？”秦汉见了遍体酥麻，说：“小娘子下问，我乃王禅老祖徒弟秦汉，奉师命往锁阳城去救大师兄窦一虎，在此经过，得遇小娘子，莫非我三生有幸了。愿求片刻之欢。”那女子半推半就，满面通红。秦汉欲火难禁，便问：“小娘子尊姓？”女子说：“我姓松，爹爹出外去了，并无人在家。”问道：“小娘子青春多少？”回言：“虚度一十八载，尚未曾适人。”秦汉又说：“我乃秦驸马之子，公主所生。娘子不弃，愿为秦晋。不如娘子意下若何？”女子道：“既有美意，恐辱尊躯。”秦汉色胆如天，将女子抱进房，解带宽衣。那秦汉赤了身子，抱着女子，正要求欢，只见一阵狂风。抬头一看，房子不见了，连那女子也不知去向，两手抱着一棵大松树。忽见师父来到，置身无地，两手又拿不开，口叫：“师父救我。”老祖说：“孽障！孽障！你做的好事。还要怎么？”秦汉说：“师父，弟子以后再不敢了。望乞饶恕。”老祖说：“看天子之面，以后再不可起凡心。”“是，再不敢了。”老祖将拂尘一拂，秦汉两手松了，“拜谢师父救弟子之恩。”老祖说：“去罢。”原来老祖试他之心，点化他的。

那秦汉辞了师父，戴上钻天帽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倏然落下锁阳城。薛元帅正与众将商议，忽见一个矮子从天而降。大家都认作窦一虎，非但地行，如今七日不见，竟在天上也会走的？

元帅也觉骇然。只见那矮子上帐，见了元帅，长揖不跪。众将仔细一看，方知不是窦一虎，另有一个矮子，身材一样，身子阔些。元帅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怪物？却从天上下来。快将情由细细说来。”那个矮子嘻嘻笑道：“我乃秦叔宝嫡孙，秦怀玉之子，秦汉是也。三岁时被风刮去，王禅祖师收为徒弟，学道二十余年。今奉师父之命下山，一则救师兄窦一虎飞钹之难，二则相助元帅一臂之力，共征哈迷国。”元帅听了大笑说：“原来他也是王禅老祖徒弟，秦驹马之子，好笑祖师收的徒弟多是矮子。这倒稀罕。”说道：“秦将军，既蒙来助本帅，你师兄窦一虎去盗飞钹，今已六日，不见回营。既能相救，快去走一遭吧。”秦汉应道：“小将就去。”正要走出去，只见左班中走出秦梦，闻知哥哥到此，忙出来，“待我认认长兄。”兄弟两下一见，彼此相拜，各诉衷情。秦汉说：“兄弟，我往番营救出师兄，再来会你。”还戴上钻天帽，轻轻飞出锁阳城，下落番营，有黄昏时分。只见旌旗不动，枪刀如林，杀气腾腾，好不惊人。正在营前观看，只见前面一个巡军走来，被秦汉上前，将手中狼牙棒照头上一下，把巡军打死。脱了衣服，除了帽子，解了腰牌，看看上面有名字，那巡军名唤哈得强。”我就冒了他的名字，打听师兄消息。”正行之间，只见又来了一个小番，手里拿了一支令箭。秦汉问道：“哥儿，你往那里去？”番儿说：“我奉活佛军师之命，因南蛮地矮子前来偷盗飞钹，被元帅捉住，封合飞钹之内，今已七日，必成浓血。故此佛爷特将令箭一支，叫我到元帅营中，取飞钹内中矮子浓血，烧干祭钹。”秦汉听了，唬得大惊，“师兄性命休矣！如今有此机会，打死番儿，将他令箭到苏宝同处，骗了飞钹，救出师兄，再作理会。”走上前去，狼牙棒一起，把番儿打死，盗了令箭，来到营中。见了苏宝同，叫声元帅：“小番奉佛爷之命，

要取飞钹前去祭钹。”宝同看了令箭，不知真假，将飞钹付与秦汉。秦汉背上飞钹，戴上钻天帽，片刻飞到锁阳城。他在云中一想，不知师兄死活如何，待我叫他一声看：“窦师兄。”一虎在钹中听得声音似秦汉师弟，一虎应到：“师弟，你为何也在此，做甚么？”秦汉说：“不瞒师兄，师父在山上说你有飞钹之难，命我前来相救。我今连飞钹骗到城中，见元帅请功。”一虎听说，好不着急。前日在元帅面前夸口，要他小姐金莲成亲，倒被妖僧将我合在钹内，七日已到，众将面前开看，有甚意思，反被元帅见笑。叫声：“师弟，就在此地开了钹，我好出来。”秦汉说：“你七日也过了，如今一刻也就等不得。我奉师父之命必须要到元帅面前开的。”说罢，依然飞上。早到营前，按下云头，连忙传报。元帅闻报升帐，问道：“秦将军可曾救得师兄么？”秦汉放下飞钹说：“师兄现在钹内，请元帅开看。”元帅大喜，唤军校快快开钹。”得令！”忙将铁索解下，重有千斤，用尽力气，那里开得。众将一看，这钹合笼犹如生成，没有缝的，果然难开。凭你刀砍斧劈，只是不动。元帅说：“秦将军，这样如之奈何？”秦汉道：“不难。师父说，金丹久炼、炼成至宝。有灵符一道帖上，其钹即开。”秦汉取符帖上，钹分两扇。一虎一个跟头跳出地下，双手遮脸，自觉羞杀。元帅同众将一见，大笑道：“果然仙家妙用，窦将军暂且将息。”吩咐收免战牌，众将回府。

再讲番营和尚差小番取钹，不见回报。早有小番报说：“后佛爷，不好了！方才差去的番儿被南蛮打死，骗了令箭。元帅不知真假，竟将飞钹与他。一霎时人都不见了。”和尚听了，唬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完了，我一生功夫，如今休矣！救去矮子，倒也罢了。我的飞钹，我全靠他，如今失去，怎么与唐兵交战？”铁板道人道：“道兄失去飞钹，还有我铁板十二面，利害不过。师兄放心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监中放出小英雄 丁山大破铁板道

却说次日道人出阵，见去了免战牌。有兵士报进：“启上元帅，城外道人讨战。”元帅道：“今有道人讨战，谁去出阵？”秦汉走将出来说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与他步兵三千，出城破敌。”

秦汉接令出了帅府，来到校场，点起步兵三千，手持两条狼牙棒，来到城边放炮开城，炮声一响，开了城门，冲出城外，来到阵前。那道人抬头一看，原来又是一个矮子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唐朝不用大将，俱用矮子……”

话言未了，只见秦汉走至面前，将双棒照道人腿上便打。道人在马上不便架迎，忙下了马，手执古定剑劈面砍来。一来一往，战了二十回合，道人不能取胜，忙抽出铁板来。秦汉抬头一看，见铁板打下，把入地鞋一登，不见了。道人看见心中大惊：原来唐营中多是异人，前日矮子有地行之术，今这矮子也会地行。必定仙传妙法，不如收兵再处。再言秦汉到了城边，也收兵进城，回到帅府交令。

次日，道人又来讨战。元帅问道：“今日谁去？”秦汉应到：“今日必要活捉妖道回营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将军须小心的。”

秦汉得令，原带了三千步兵，出城来到阵前。道人见了笑道：“小矮奴昨日被你逃去，今日又来，必要活捉，方见俺的手段。”秦汉道：“休要夸口，吃我一棒！”举起狼牙棒，当头就是一下。道人持剑向上一迎“噶咯”一声响，架在一边。回转马来一剑，望面上砍来。秦汉将棒一幌，亦跳在一边，杀

得道人浑身是汗。念动真言，忽然天昏地暗，无数青面獠牙鬼怪杀来。秦汉见了，幸有钻天帽戴在头上，如飞纵上云端。只听得霹雳一声，霎时鬼怪化作无影无形，依然云开见日。道人看了心内慌张：昨日钻到地下，今日又会上天，定是异人。正在心内想，秦汉亦料道人邪法多端，不能降服，向道人哈哈笑道：“你不要想，我收兵去了。”一声鸣金，收兵进城。道人亦收兵而回，千思万想，一夜未睡。

次日又领兵讨战，探子入报。元帅说：“今道人又来讨战，谁去出阵？”两边走出八员总兵：周青、周文、周武、姜兴霸、王心溪、王心鹤、李庆红、李庆先，进营后禀元帅：“末将愿去阵前，杀此妖道。”元帅说：“众人出去，须要小心。就令窦一虎、秦汉为左右军押阵，接令。”众人各领命出了帅府，持了兵器，出了城门，来至阵前。道人抬头一看，只回城中走出许多将官来，只八员将官，把道人团团围住，将他刀砍棍打。

道人把古定剑执在手中，竭力接架，只八员将，忽在马前，忽在马后，杀得道人招架不定，那能还剑过去，心中一想，说：“不好！寡不敌众，不可一时失错，有丧性命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”忙祭起铁板，众将见了魂飞魄散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俱打中后心，跌下马来。冲出窦一虎、秦汉上前抵敌，底下步兵救了八将。

窦、秦二将无心恋战，鸣金收兵。回进城中，报入帐内，元帅听了大惊，说：“铁板如此利害，伤我八个兄弟，如何是好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前年元帅中了飞镖一年之灾，幸而小将军到来救活。如今只八员总兵，命在旦夕。乞元帅监中放出小将军，要用他仙丹，救了八员总兵方好。”

元帅听了此言有理，传令即到监中放出小将军，来到帅府，

拜见父王。薛仁贵道：“我儿前日灵丹有么？”丁山道：“现还有。”薛仁贵道：“既有，你将仙丹到后营去救八位将军。”丁山领命，到后营取出葫芦，倒出仙丹，口中嚼碎，敷在八将背上。只听一声“唔呀”，俱立起身，道谢丁山。元帅闻知心中大悦，果然仙丹妙用。即唤丁山进后堂叩见母亲、再见妻、妹。吩咐后堂设宴，合家团圆。

再言铁板道人杀败了二将得胜，连伤八员大将。苏宝同说：“军师今日阵上全胜，那南蛮必定惧怕。明日须要打破他城池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方称俺心。”道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夜营中庆贺。

再言次日苏宝同领了大队人马，分作三路攻打：铁板道人领了二万人马，攻打东门；飞钺和尚领了人马，攻打南门；苏元帅领了大队人马，攻打北门，单留西门不攻。摇旗呐喊，鼓炮连天，架上云梯，三门攻打。

探子忙报元帅。元帅升帐，点窦一虎、秦汉二将，领了三千人马，出南门，听号炮一响，各自进兵。忙接令出了帅府，往教场点兵，出南门；又点丁山、窦仙童夫妇，领了人马三千，出东门，忙接令，往教场领兵；元帅自领兵三千，同了女儿金莲出北门，其余众将守城。

飞钺和尚正攻打南门，只见一声炮响，三千步兵冲出阵来，一对矮将冲到城外。和尚一见大怒，把手中铁禅杖打来，窦一虎将黄金棍架住，喝道：“妖僧！你的本事平常，如今飞钺没了，如何杀得我过！不如快快受死，免得出丑。”和尚大怒道：“杀不了的小南蛮，前日被你诡计，骗去宝贝，今次决不饶你！招杖罢！”一禅杖当头打来，窦秦二将，奋勇争先，忙起棍棒相迎。杀了几个回合，和尚那里战得过二将，带转马大败而走。二将在后追赶。

再言薛丁山夫妇，领兵至东门。只听号炮一声，东门大开，冲出阵来，正迎着铁板道人。道人一见窦仙童；好一个美貌佳人，不免先打死了少年将军，抢这女子过来，还俗成亲。算计已定，回马过来就走，薛丁山拍马追上去。铁板道人回头一见追了来，满心欢喜。忙将铁板祭起，当头打下，只见丁山头上一道红光射出，铁板见了红光，化为飞灰。道人一看，见打他不中，又祭一块起来，照前一样。连祭了十块铁板，一齐烧了无影无形。吓得道人魂不附体，无心恋战，带回马就走。薛丁山夫妻在后追赶。

再言元帅同了金莲小姐，杀出北门，正迎着苏宝同，两下大战，杀得大败。倒拖大砍刀回马，金莲小姐在后追赶。苏宝同忙取腰中飞剑打来，谁想薛金莲有六丁六甲护身神，见宝剑飞来，被六甲神收去。此时苏宝同急得汗流浹背，心中慌张，又见女将追上来了，只得回来又战。不到三十个回合，后面元帅杀上来了，苏宝同那里杀得出重围。只听元帅高声传令：“休要放走了！”金甲人上前来拿，苏宝同一看大惊，只得化道长虹而逃。三军追至三十里，杀得血流盈河，尸横遍野，喊叫之声连天。遗下刀枪剑戟旌旗，不计其数。元帅传令收兵。

妖僧妖道，大败而走，三路同归一处，点一点人马，三十万只剩了不足一万。都是折手坏脚之人，三人抱头大哭。一同商议，只得再往仙山去炼宝贝，若是此仇不报，枉做西邦元帅。和尚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三人领了败兵，一路下来，相近寒江关，只见冲出一彪人马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龙凤旗升起，上写着：“征东皇后”。苏宝同一见大喜，原来是我姐姐苏锦莲。即行下马，进营中朝见千岁娘娘。朝见已毕。赐平身，说：“贤弟你奉旨出师，因何还在这里？”苏宝同大哭道：“前日兄弟即欲报祖父大仇，奏知狼主，起兵伐唐朝。不想第

一阵被我设计，将唐朝君臣困住锁阳城，要把他粮绝饿死。谁想他雄兵似虎，猛将如龙，与他大战几阵，用飞刀杀他大将几十余员。那大唐元帅，幸得被我飞镖打伤他左臂，败回城中，闭城不出。怎晓得他粮草带得充足，困住城池一年有余，不想被程咬金骗出营中，竟回中原，取了救兵。这第二路元帅，就是薛蛮子之子，名唤丁山。他法术高强，本事利害，我的九口飞刀，三只飞镖，俱被他破化了。内应外合，杀得大败，我即化道长虹而走。撞着两位军师，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提兵到来，说起此事一同兴兵，三困锁阳城，交锋三个月，阵阵俱胜，城中出了两个矮子，法术精通，又被薛丁山出阵交兵，将飞钹铁板化作飞灰，又是大败而散。如今各人再往仙山去炼就法宝，再来复仇，不想会着姐姐千岁。”

苏锦莲听说前情，十分大怒说：“贤弟，你既要再上仙山，却炼宝贝，以复大仇。我奉狼主之命，领精兵四十万，战将数千员，前来助你。不想你杀得大败，报兵折将，有何面目回见国王。你将帅印交付与我，我要杀尽南蛮，与祖父报仇便了。”苏宝同听了，心中大悦，知道姐姐仙传妙法，英雄无敌，有打将神鞭，利害不过。忙把帅印兵符上前交割，付给皇后，同那和尚道人拜别娘娘，各自上山炼宝去了。此话不表，未知苏锦莲可有本事破唐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番后火鹊烧八将 薛元帅子媳团圆

却说苏锦莲皇后，传令放炮起行。炮响三声，大队人马，竟向锁阳城进发。不日早到锁阳城，吩咐按下营盘，将锁阳城四面困得水泄不通，鸟飞不过枪尖，蛇钻不进人马，好不利害。

再言薛元帅大获全胜，三支人马，一同进城，所得粮草器械旌旗，不计其数。与众将商议起兵西征。这一日升帐，只听得炮声连天，探子报入营中，启上元帅：西凉国苏皇后，领兵四十万，要来报仇，又将城池围住了。请元帅定夺。”元帅听了大怒道：“可恨苏宝同，将帅印交他姐姐番后，复领兵到来，又将城池围住，你这小小番后，有何本领，前来与本帅对敌？也罢，趁他安营未定，点兵出城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点周青等八员总兵出城，必要活捉番后。

周青等忙接令出帅府上马，各人结束停当，手执兵器往教场点了一万人马，来到城边，放炮开城。三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那八家兄弟，都出城来到阵前。两边射住阵脚，营中鼓响如雷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苏锦莲带领了三千番婆，一声炮响，冲出营来，但见他头戴开龙金冠，狐狸尾倒挂，雉尾高挑，面如满月博粉，妆成两道秀眉，一双凤目，小口樱桃，红唇内细细银牙。身穿一件黄金砌就鱼鳞甲，腰系八幅护腿绣龙白绫裙。小小金莲，端定葵花镫，腾云马，手持打将神鞭。胜比昭君再世，犹如西子还魂。

那周青纵马上前喝道：“胡妃狗后，本总兵看你无缚鸡之力，敢领兵到此与我祭剑么？”苏锦莲喝道：“你这般狗蛮子，

将我兄弟杀得大败，因此娘娘来取你这蛮子性命。”周青冷笑道：“你的狗弟，尚且不胜，何况你一女流？贱婢放过马来！”两边战鼓擂动，苏锦莲把鞭一指，喝道：“照打罢。”这里八员将官一齐上前，将番后围住。苏锦莲看见将多，虚幌一鞭，勒回马败阵而走。八家兄弟，随后追来。苏锦莲把鞭一指，即忙取出身边葫芦，念动真言，放出无数火鹊，望了八员总兵烧将来了，十分利害。

周青等一见，魂飞魄散。都烧得焦头烂额，败进城中。一万兵被番后杀得大败，折了八千人马，上前哭诉。元帅看见，心内慌张，不想兄弟们遭番后火鹊烧伤，谁去出阵？丁山上前说道：“孩儿出阵，擒此番后。”元帅道：“我儿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传命秦、窦二将同去掠阵。”得令！”

三人同出了帅府，领了人马，来至阵前。那苏锦莲抬头一看，只见薛丁山面如白玉，唇若涂朱；胜比宋玉，貌若潘安。不觉欲火难禁，浑身发痒。丁山喝声：“番婆！不要呆呆看我，照戟罢。”一戟直望面门上刺将过来，那番后吃了一惊，忙一催坐马上来，放出火鹊。薛丁山说：“来得好！”左手挽弓，右手拔出穿云箭，照火鹊一射，只听得一声响，那些火鹊，无影无踪。

番后看见破了他的火鹊，十分大怒。忙祭起神鞭，薛丁山叫声不好，正中后心，口吐鲜血，大败而走。幸得身上穿天王甲，不致伤命，若是别将，便成肉饼矣。那番后叫声“那里走！”把二膝一夹，紧紧追来，追过荒山有百里，看着追上。

薛丁山正然着急，只听山头上有虎啸之声，抬头一看，见一个打柴女子，生得奇形怪状，手持铁锤，在那里打虎。薛丁山叫一声：“姐姐，救我一救！”那女子往下一看，说道：“小将军你是那一个，为何一人一骑，奔到此间，求救于我？”薛

丁山说：“女将军，我是平辽王薛元帅之子。因奉圣旨征西，方才阵上被番后打中后心，我负痛而逃，他在后面追上来了。我中伤甚痛，不能抵敌，万望姐姐救我一救，没齿不忘大恩。”那女子嘻嘻笑道：“这个容易。请世子暂避树林之下，待他追来，我当敌住，杀他个有死无生。”

说罢，只见苏锦莲追上山来。薛丁山心慌，躲在林内。后面番后见了女子，问道：“方才有一少年将军，可曾到此？”女子说：“他在林内。”番后听了，连忙追入林中，不提防女子将死虎照番后头上打将下来，那番后措手不及，叫声“哎呀”！跌下马来。被薛丁山上前，取了首级。忙来叩谢救命之恩：“请问姐姐，姓甚名谁？回营告知父亲，前来相谢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奴家姓陈，名金定，祖贯中原人氏。父亲陈云，昔为隋朝总兵，奉旨借兵，流落西番乌龙山居住。樵柴为生，母亲毛氏，乃番邦之女。上无兄，下无弟，我今年一十七岁。只为生长西番，而又黑丑，混号母天蓬。舍下不远，还有言语相问。”薛丁山道：“多蒙姐姐盛情，但我有军令在身，不及细谈，我交令之后，再来叩谢。”陈金定见他执意要走。忙将丹药与他装好说：“我明日望你到来，不可失信。”薛丁山说：“晓得”。上马出了山林，走了半路，撞见秦、窦二将三人大喜。同到城中，入帐交令。

元帅问道：“方才秦、窦二将说，你被番后金鞭打伤，吐血而走。番后拍马追赶，如何反得他首级，前来交令？”薛丁山道：“爹爹呵，孩儿被他打伤，落荒而走。被他追到山林，正在危急，幸有那打柴女子，暗起死虎将番后打死，救了孩儿。他父隋朝总兵，名唤陈云，流落西番。望父王送金帛，谢他救命之恩。”元帅道：“既是我儿的大恩人，理当相谢。”问程咬金道：“老千岁，他父前朝总兵，必然认得，就烦一

行。”咬金应允。

次日同丁山带了金银缎匹，望乌龙山而来。陈云闻知，远远相迎，接入草堂，分宾主坐下，各通姓名。咬金说：“昨蒙令媛相救世子，今日元帅备礼，差老夫同世子前来叩谢救命之恩。”陈云说：“老千岁，下官流落西番，数十余年，久闻中原已归大唐。每欲思归，恨无机遇。我家小女，乃武当圣母徒儿，前日有言，与世子有姻缘之分，不嫌小女丑陋，我就明日送到营中，与世子成亲。我老夫妇，情愿执鞭随镫，报效微劳，相助征西。承蒙礼物，作为聘仪，望乞周旋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极是，老夫作保。”就此告别，回到营中，说明因由，元帅依允。薛丁山说：“爹爹，只使不得的。”元帅说：“陈云既要将女儿送你成亲，理当应允，方不负救命之恩。况陈金定小姐，虽然貌丑，他乃武当圣母门下，法力无边，将他带在军中，定助一臂之力。我儿你明日须备下礼物车马，前往迎接他父母，来到帅府。为父的做主，与你成亲。”薛丁山不敢有违，即忙端正。

再说后营夫人小姐知道，心中喜悦。龚仙童闻知陈金定本事高强，亦是心中愿意，催促丁山：“早些端正，想陈家父女，即到送来了。”话言未了，只听炮声连响，陈云夫妇亲领女儿到了。薛元帅连忙接入帅府，安排筵宴，当夜成亲。陈金定敬重大娘，窦小姐感他救夫之恩，不分大小，姐妹相称。一夫二妻团圆，合营庆贺。

再言那番兵四十万人马，见主将已丧，又都被他杀得七零八落，四散而逃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寒江关樊洪水战 樊梨花仙丹救兄

却说薛元帅杀死苏锦莲，薛丁山与陈金定成亲，此话不表。再说苏宝同逃去锁阳城，太平无事。左近依附州县，俱皆纳款投降，一面打本进朝，差薛贤徒镇守界牌关，点兵一万，文武数员，一同保守。周文镇守金霞关，周武镇守接天关，俱有兵马、文官同守。一路直到玉门关，俱归中原所管，百姓安居如故。

这一日元帅升帐，商议西进。有陈云老将上帐说：“此去四百里，有寒江隔阻。对江有一座寒江关，关上老将姓樊，名洪。足智多谋，官封定国王，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樊龙，次子樊虎，皆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一同保守。他知我兵西进，必然防备。此去非船不能征进，必须造下大船，方好过江。”

元帅听了，叫声陈亲翁之言有理。就令程铁牛、尉迟号怀、王宗一、姜兴霸四将，带领军士四千，上山伐木督造战部。耽搁一月，船已造完。停留江口，候元帅起兵。薛仁贵在教场点起大兵三十万，命罗章为前部先锋，秦梦押后队，尉迟青山解运粮草，程千忠二运解粮官，周青催赶各路粮草，命王心溪、王心鹤二将留兵五万，镇守锁阳城，老将陈云为向导官。点齐众将，放炮三声，往教场祭旗。然后起行，一路三军司命浩浩荡荡，离了锁阳城。望西而进，不日来到寒江渡口，放炮停行，驻扎营盘，候下船过江。

元帅到江口一看，果然白浪滔滔，又见大小战船无数。程铁牛等四将上前交令。薛元帅传令，向罗章、秦梦、窦一虎三将说：“本帅昔年跨海征东，进狮子口，箭射戴笠蓬，鞭打独

角兽，飞走金沙滩，也曾过河，何在这个小小江面！你们三位将军，须要并力同心，过了寒江，取了关头，就好西进，本帅自在后督阵。”三将听了，说声：“得令！”各执器械，下船去了。大小俱皆下船，一声炮响，开了战船，俱望江中而行。你看那船头上，旌旗布满，炮声连天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寒江关主将樊洪，正与二子及左右偏将在衙中言及关内苏宝同，要报祖父之仇，兴师东征，反失数座关头。苏娘娘阵亡，元帅不知去向，寒江以东，均属中原。今又造大小战船，要来取寒江关。别处还可，料想寒江难过。

有番儿报进：“启爷，不好了！中原薛蛮子领兵过江来了！”樊洪一听此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。”令二子，“带领水军十万下江，等待后兵半渡之时，听号炮一发，当腰冲出，使他首尾不能相救，杀他片甲不回，我大兵在后接应。”二人得令，领兵下江。随后樊老将军，带领大小众将，纷纷下江。

再言唐朝大兵，行至半江中，忽听炮声连珠响，只见各港中驶出无数番船，船上番将俱是红扎巾，身上穿的水纳袄，手持长枪，摇旗呐喊，冲了出来，勇不可挡。竟把大小战船，冲做两处。后面元帅看见，即忙下令：“水战不比岸战，须要向前，不可退后。”众将得令。秦梦迎着樊龙，罗章接着樊虎，两下大战。后面老将樊洪，看见二子大战，划动兵船，冲上前来，被窦一虎接住厮杀。

秦梦与樊龙，战到三十余合，秦梦放下提罗枪，抽出银装铜，照樊龙肩膀上一下。樊龙负痛，拿不起大刀。番兵见主将受伤，急忙划转番船，大败而行。樊虎被罗章腿上一枪，那番船樊老将军看见二子大败，弃了窦一虎，也把战船划回。这里元帅见胜了番将大喜，传令擂鼓追赶。樊家父子连忙弃船登陆，

竟望关中去了。剩下番船，逃走得快的，俱逃走了，逃不走的俱被杀死。传令收兵，一齐登岸，杀到关前，两边高山，中间一条关路。此关在半山之中，山上擂木炮石，打将下来，众将只得退回。元帅见此山难破，就令按下营盘，商议攻打。

再言樊洪老将，同二子败进关中，吩咐番儿，关头上多加灰瓶石子。强弓硬弩，擂木炮石。夫人接说道：“妾身久闻跨海征东薛仁贵，十分利害。水战被他取胜，二子又被他打伤，幸喜女儿前日回家，或有仙丹妙药，可以医治。”樊洪道：“我却忘了，昔年黎山老母，收去八年，传授法术，有移山倒海之法，撒豆成兵之术。又赠他诛仙剑、打神鞭、混天棋盘、分身灵符、乾坤圈，五遁俱全，谅来必有妙药的。”吩咐丫环：“请小姐出来。”丫环领命，到房内道：“小姐，老爷相请。”

那樊梨花听了，来到中堂，见了父母，说道：“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夫人道：“女儿呵，唐朝差薛仁贵领兵西征，直杀到寒江，倘此关有失，西番不能保全。故此你父同二位哥哥截住寒江，俱被他打伤，败阵而回。今你父闷闷不乐，特地唤你出来商议，不知你可有仙丹，相救了二位哥哥，然后杀退唐兵，可解得你父烦闷？”

小姐听了，心中暗想：“记得师父吩咐说，我与大唐小将薛丁山有姻缘之分，故此命我下山完聚姻缘，一同征西。如今果然他兵来到寒江关，伤我兄长，也罢。”只得开言说：“父亲，既是二位哥哥受伤，女儿自有妙药医治，不必父亲多虑。”樊洪听了大喜，连忙唤进二子说：“你妹有仙丹救你。”小姐把丹药敷在他伤处，不消一刻，其伤即愈。弟兄二人大喜：“难得妹子来救我，其中必有奇谋，杀退唐兵。复回番邦，狼主必加封赠，我一门功劳不小。”小姐说：“这个何难！不是妹子夸口，且待妹子明日出阵，必要活捉唐将，以泄二兄之

忿。”二兄听了，说：“既是妹子出阵，做哥哥的与你掠阵。”老将哈哈大笑道：“难得女儿志量高大，虽然你多仙法，出阵之时，须要小心。”樊梨花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女儿有主意的，不用父亲叮嘱。”当晚不表，各归房内。

小姐回到房中，想姻缘该配薛世子，但不知他相貌才能如何。又闻得父母有言，将我许配白虎关总兵杨藩！打听得他生得丑陋不堪，面如青靛，目似铜铃，岂可配我！想我师父黎山老母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许我薛丁山是夫主，谅来杨藩决不是我夫君。待我明日出阵，看看薛丁山，就晓得了！主意已定。

再言次日樊老将军升帐，樊梨花被挂上前领兵，樊龙、樊虎结束停当，各执兵器，同妹子出阵，点齐本部人马，来到关前。放炮三声关门大开，冲下山来，来到平阳之地，排齐队伍。樊梨花一马冲出，高声大叫，坐名要薛丁山出阵。探子报进营中说：“启上元帅，今有樊老将军之女樊梨花，带领了女兵，出关讨战。”元帅说：“昨日他父子兄弟这般骁勇，尚且大败，何况他的女儿，值得什么！”探子说：“元帅不要看轻樊梨花，他英雄无敌，仙法多端。他指名要小千岁出阵，不然要杀进营中来。”元帅听了，大怒说：“这番女好夸口！我偏不点孩儿出阵去，另点别将出阵，谁将出去，擒此番女？”

那窦一虎好色之徒，听说樊梨花美貌超群：“待我出阵活捉进营，元帅自然将来配我。”想罢，上帐说：“小将窦一虎愿出去会他。”一边又走出先锋罗章上前喊道：“元帅！待小将出阵，必要活捉番女。”

元帅道：“既然你二人愿去，一同出阵便了。”二人接令出阵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神鞭打走陈金定 梨花用法捉丁山

却说罗、窦二将领兵到阵前。樊梨花一看，不是薛丁山。小姐骂道：“南蛮果来与我对敌，免污我刀。快唤薛丁山出来，与我决一胜负！”

二将听了，说：“好一个娇滴滴声音。”二人各执兵器，笑吟吟指定樊梨花说道：“难道我们不是男子，你指名要小千岁出来？你若胜我二人手中兵器，便请小千岁会你；你若被捉，伴我二位一宿，方得称心快意。”小姐听了大怒骂道：“匹夫，少要胡言！放马过来，斩为肉泥，方泄我恨。”遂举起双刀，望罗章面上砍来。罗章把枪架住，窦一虎将黄金棍向马头上打来。樊梨花不慌不忙，将刀一指，只见四面喊声大起。

二人抬头一看，俱是青面獠牙，长大汉子，金盔金甲，大刀阔斧砍来，吓得唐兵都逃散了。二将看来抵敌不住，鸣金收兵。报知元帅说：“末将被番女用撒豆成兵之法，杀得大败而回。如今又在营前讨战，指名要小千岁出阵。”

元帅听了大怒道：“这小贱人如此无礼，他有妖术，况且男不可与女敌。”便点窦仙童出阵迎敌，窦仙童全身披挂，手执双刀，跨上了马，带领了兵将，出营来到阵前。看见樊梨花果然美貌，我不及他。

樊小姐见一员女将出阵，身边藏许多宝贝，又生得俊俏，暗想道：善者不来，莫要失手。便开口喝道：“来的女将少催坐骑，通下名来。”仙童说：“我乃薛元帅之媳，小千岁之妻，窦仙童是也。你这无耻贱人，坐名要我夫君，可不羞死人么！”

樊梨花大怒，便把双刀砍来，窦仙童把双刀迎住。两下大

战，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战到四十回合，樊小姐料难取胜，忙祭起打神鞭，塞仙童一见，说“不好了！”闪避不及，一鞭正打中肩膀，负痛伏鞍逃入营中。

金定见了大怒，便上前讨令：“待小将出去会他。”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。”陈金定领令，结束停当。上马提锤，冲出营门，来到阵前。樊梨花抬头一看，到也希奇：方才女将甚为齐整。今来此女，好似灶君夫人，面如黑膝，丑陋不堪。好笑唐朝元帅帐下，都用怪异之人。便喝道：“黑蛮休来送死了，快唤薛丁山出来，方是我的对手。”陈金定大怒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又非娼妇，如何指定要我丈夫出战？”樊梨花听了倒也好笑：难道这般丑陋，亦收为妻，正是瞎猫偷鸡死不放。便说：“你只黑脸，只好配挑柴运水火头军，怎可配小千岁？”金定听了大怒，便把五百斤的铁锤，当头打来。梨花将双刀迎住，一来一往，战了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樊梨花忙祭起斩仙剑，金定躲闪不及，正中左肩。大喊一声，败回营中。

元帅一见大怒道：“可恶番女，连伤我二将！”又令“女儿金莲出阵，须要与二位嫂嫂出气。”金莲接令，上马来阵前。只见樊梨花千娇百媚，耀武扬威，不若说他投唐以便西进。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樊梨花，你既有如此本领，何不投降我国，择配才郎，夫荣妻贵，岂不美哉！”梨花看见薛金莲貌美，听他婉言，便问：“女将何名？方才所说，奴岂不知。但奉师命下山，要会薛丁山。若然胜我兵法，与他成为夫妇，故此指名要会他一面。谁知连战数将，仅不合我之意。”薛金莲微笑道：“女将听了：我乃唐朝大元帅之女，薛丁山之妹，名唤金莲，随父西征到此。既然要会我哥哥，待我告知父亲。今天色已晚，明日出营会你。”说罢二人各自收兵。那薛金莲回营上帐，对父亲细说番女之事。

却说薛丁山回见二妻，说及此事。窦、陈同说：“今日这无耻番女，阵上将我二人打坏，幸有仙丹治好。口口声声要会你，定要和你成亲，明日阵上切不可从他，若然与他成了亲事，我二人决不肯干休。”薛丁山暗想到：未分黑白，先要吃醋。便说道：“二位夫人请自放心，卑人不是这样人。”

再说次日，薛金莲说：“樊梨花又来讨战。”元帅传令：“丁山出兵！”“得令！”结束停当，挂剑悬鞭，跨上腾云马，手执方天戟，带领了兵将，放炮三声，出了营门，冲到阵前，樊梨花抬头一看，见一位少年将军出阵。但见他头戴太岁盔，身穿天王甲，坐下腾云马，手执方天戟，背插四枝小角旗，写了“二路元帅薛”。果然美如宋玉，貌若潘安，心中十分之喜：师父之言不谬。

再说薛丁山，看见樊梨花姿容，赞道：我夫人窦仙童虽然美貌，不及他一二。妹子金莲亦不能比他，虽然心中得意，家有二妻，此心休生。叫声：“番婆看戟！”刺将过来。梨花把手中刀架住说道：“你就是薛丁山么？奴奉师父之命下山，说与你有夙世良缘，应当配合。我父兄虽番将，你若肯从议婚姻，我当告知父母，一同归降西征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薛丁山听了骂道：“无耻贱人，只有男子求婚，何曾见女子自己说亲者。你羞也不羞？我薛丁山正大光明，唐朝大将，岂肯配你番邦淫乱之人，不必妄想。放马过来，与你决一死战。”

樊梨花被他羞辱，心中大怒，手持双刀，劈面砍来。薛丁山把方天戟架住，两下大战三十回合。樊梨花念动真言，顷刻之间，将高山遮住。薛丁山见前面昏暗，被樊小姐活捉过去，吩咐捆起，问道：“薛丁山，你今被擒，若肯联姻，饶你一死。”

薛丁山睁眼一看，身上被绑，料难脱身。待我骗他一骗，遂道：“既蒙见爱，回去告知父母，然后央媒说合。”樊梨花微微笑道：“世子这句话；果然真心许我？当赌个誓来，我才相信。”

薛丁山心中一想：那个女子倒也老成，不若权且赌一个无着落的咒，有何不可。便说：“若放我回营，背负了你，我就半天吊挂，没有存身之处。”樊梨花见他赌了咒，便解其缚，吩咐带过马来，放了薛丁山。薛丁山回马不及一箭之地，重又勒回马头，回过头来大骂樊梨花道：“你这不知羞耻的贱人，我方才中你鬼计，被你擒住，岂肯与你联姻，不要想错了念头。快快放马过来，与你决一胜负。”梨花大骂薛丁山：“无信义之人，看我刀罢！”又战不数合，樊梨花念动真言，便见前面一座山。樊梨花诈败上山，薛丁山在后追赶。赶到半山，忽听霹雳一声，回头不见了樊梨花。周围并无去路，见四面都是高山遮位，心中好不着急。只听山顶松林之中，有一樵夫在那里砍柴。薛丁山大叫：“樵哥，救我一救！出得此山，重重相谢。”那樵夫听得山坑内有人叫唤，忙向下一望。见了薛丁山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小将军何放在此山凹内？薛丁山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因追赶番邦之女，迷路到此。”樵夫听说便道：“小将军既要我救，待我丢下担绳，你系在腰间，扯你上来，就有路了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樵哥既如此，快些丢下绳来，扯我上去。”那樵夫回身，便把担绳丢将下山，薛丁山将绳系在腰间，说道：“樵哥，我系好了，快快扯我上去。”那樵夫答应道：“晓得。”

不知可能救得上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樊梨花移山倒海 三擒三放薛丁山

却说樵夫用力将绳扯动，扯到半山之间，将绳扣在松枝上，把薛丁山倒挂在虚空。薛丁山叫道：“樵哥快扯我上去，因何将我吊在空中？”樵夫大笑道：“小将军，你罚了无着落之咒，善于骗人，我也骗你一骗。只就是半天倒挂，没有存身之处了，我去了。”丁山想道：方才赌的咒如今应了，叫我怎处？

正慌急间，只见两个松鼠，走在松枝，将绳乱咬，咬断两股，将要落下来，吓得丁山魂不附体，叫道：“松鼠你也欺我，此绳断了，跌了下来，碎骨粉身，万无生理。”竟大哭起来。

只见山上有一女子，打扮犹如仙子一般。八个丫环跟随，说说笑笑，说道：“底下有一个人，吊在那里，将来要饿死。”薛丁山在下听见，大声喊道：“山头上姐姐们救我一救！”小姐便叫丫环，“你去问他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”丫环奉命望下问道：“我家小姐问你名姓住居，说明因何吊此，好好救你上山来！”薛丁山说：“几位姐姐，我姓薛名丁山，乃唐朝二路元帅，征西到此，因被女将樊梨花诱我上山，迷失归路。樵夫作弄，把我绳系腰间，扯至半空，吊在松枝，如今绳将断了，万望姐姐们向小姐帮衬一声！开恩救我上山，万代鸿恩了！”丫环问明，回报小姐。小姐说：“你们再去问他，他要相救，须要依我言语，方肯救他。他若不允，便不相救了。”薛丁山只得满口答应。小姐说：“既是他肯依我言，扯他上来相见。”小姐回进园中百花厅上坐下。

再言丫环向下说道：“小将军好了，如今你有命了，待我们扯你上来。”便把按绳扯上，丁山来到山上，说“好了”。

忙向腰中解下担绳，说：“姐姐们，方才你家姐姐哪里去了？待我谢一声，不知有何言语吩咐？好待本帅回营去。”丫环说：“前面这座花园，就是我家住宅。”薛丁山道：“请问姐姐们，你家小姐姓甚名谁，何等人家之女？”丫环道：“我家主人姓崔，官拜兵部尚书，单生这位小姐。”薛丁山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望姐姐们领我进去。”

果然园中景致非常。过了石桥，来到百花厅上，只见小姐坐在湘妃椅上，薛丁山上前叩谢，小姐连忙还礼，宾主坐下，丫环进了香茗。薛丁山道：“承蒙小姐救我上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乞道其详。”小姐笑道：“樊梨花是奴中表，他是黎山老母徒弟，与将军有夙世姻缘，若不见弃，奴家为媒，结成秦晋，归顺唐朝。若还不从，休想回去。”薛丁山叫道：“恩人，本帅已娶过拙荆二人，此事断难从命的了。”那小姐听了大怒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之人，我好意救你上来，这事又不肯依我吩咐。丫环把他绑了，关锁在此。”不由分说，竟上前来拿。忽听得一声霹雳，抬头一看，花园不见，花厅变作囚车，原在战场上。

樊梨花仗剑立在面前说：“今次肯依允否？再不依允，我便斩你了。”薛丁山说：“今放我回去说合。”小姐说：“方才赌了咒，如今也立个誓来！”薛丁山道：“若再为反悔，身投大海而死。”樊梨花见他赌咒，又不着落的，便卖弄手段，叫兵士打开囚车，放他回去。

薛丁山出了囚车上了马，便骂道：“我被你这贱人两次羞辱，岂肯与你成亲，放马过来！”樊梨花原晓得他反悔，复又相战。不到十个回合，樊梨花念动真言，薛丁山面前昏暗，被那些军士将丁山活捉下马来绑住。薛丁山抬头一看，茫茫大海，口叫“救命”！只见海中来了一支大船，船上坐的一位太子，听见岸上喊救，叫船家救上船来。船家将薛丁山救上船来，太

子说：“你是何人？丢在大海滩上？”薛丁山就说同樊梨花如何交战，将自己姓名。细说一番。

太子说：“今便怎么处？”薛丁山说：“难得太子相救，伏望送我回国。”太子劝道：“你原是唐朝大将，樊梨花既然招你成婚，应许了才是。不然将你一门杀尽，西辽又不能平，前功尽弃，不如从了他。”薛丁山说：“太子你不晓得么，我乃王禅老祖徒弟，说有大难，必来相救，岂怕他神通广大，定然不从。”太子听了大怒道：“你既不从，寡人亦不救了。”吩咐：“取大石过来，把这个无义畜生，绑与石上，置之海中，自然必死。看师父救你不救。”后梢走出四个金刚大气力的人，就把薛丁山捆倒，放在大石之上，望海中噗咚一声。薛丁山自道必死，忽见太子没有了，大海全无，船亦没了，原在山旁边。坐马依然立着，单单身上捆住大石，不能够起来。

正在没法，只见樊梨花飞马过来，大叫一声：“薛丁山！你今次被擒，有何理说？”薛丁山道：“如今再不敢了，望乞小姐放我回去，立刻央媒说台便了。”樊梨花道：“你这薄情人，奴家一心待你，你反来背我，你两番的立誓，俱已报应，若要放你再赌咒来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我此去负心，合死于刀剑之下！”樊梨花见他赌了重咒，谅来没有更变。亲解其缚，千言叮嘱说：“你回去即速央媒到来，我先去告知父母，劝令归唐，方能并力同心，平定西番。”

薛丁山应诺，拜别上马，回到营中。元帅说：“我儿，那樊梨花十分利害，你今日见阵，如何发付他？直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来见我。”薛丁山道：“爹爹呀，那樊梨花是黎山老母弟子，法术精通。要与孩儿结婚，孩儿已有二妻，抵死不从，他百般大骂，将孩儿三擒三放。”作弄之言细说一遍。”只得又许了亲事，立了千金重誓，才放孩儿回见爹爹之面。”复对

元帅道：“若要与此女成婚，孩儿情愿与他决一死战，定必不从。”

再言窦仙童遂向陈定金道：“可喜冤家还有情义。”说罢，只见程咬金哈哈大笑道：“吾主洪福齐天，西番可平矣。”薛元帅道：“老柱国为何说此二句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元帅你不听见么，此女有移山倒海之术，撒豆成兵之能。而唐营诸将，非他敌手，他既然要与世子成亲，父子一齐投降，杀到西番，擒了番王。功劳岂不是元帅所得，吾皇洪福齐天么？”元帅听了大喜道：“就烦老柱国前往做媒。”程咬金道：“这个都在老夫身上，别样做不来，媒人做过两回，如今老在行了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烦驾明日就行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樊梨花无心弑父 小妹子有意诛兄

话说樊梨花见薛丁山收兵进关，却自鸣金收兵进到关中，来到内衙，樊洪说：“女儿今日出兵，胜败如何？”樊梨花说：“爹爹，孩儿今日开兵，会着薛丁山，被女儿连败他数阵，得胜而回。”老将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幸得女儿法术精通，以泄吾忿，明日必要把薛丁山擒了。”小姐道：“爹爹呀，孩儿奉师父之命，说我与薛丁山有宿世姻缘。女儿犹恐薛丁山亦如杨藩之丑，今阵上见薛丁山才貌出众，武艺超群，是以孩儿不忍加害。恐负师父所嘱，故此把终身相许，放他回营，明日必来说合。万望爹爹垂允，归顺唐朝，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”

樊洪不听此言犹可，一听此言，圆睁怪眼，怒发冲冠，骂声：“无耻贱人，那有此理！婚姻自有父母作主，岂有女儿阵上招亲，不顾廉耻。你这贱人留你何用？”遂拔出腰间宝剑，望女儿头上砍来。樊梨花见父亲发怒，连忙躲避，不敢走近身前。小姐看来，势头不好，没法遮护，只得也拔出剑来招架。那老将一发大怒，连声大骂：“小贱人，你敢来弑父么？吃我一剑！”正要砍将过去，谁想脚上穿的皮靴一滑，将身一闪，一交跌去，刚撞着小姐剑尖上，正中咽喉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跌倒在地，呜呼身亡。小姐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忙抱住大哭道：“非是女儿有心弑父，事出无心，不想弄假成真。”早有人报知樊龙、樊虎。兄弟闻知俱大怒，一同提了宝剑，赶进内衙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为何弑了父亲，忤逆不孝？饶你不得。吃我一刀！”小姐看见来得凶猛，也把宝剑架住，哭诉道：“二位哥哥，且休动手，容我一言。天理昭彰，岂敢乱伦弑逆。

因父亲要杀小妹，妹子把剑架住逃走，刚是父亲一交跌倒，撞着小妹剑尖而亡。两旁有家人共见，望乞哥哥饶恕错误之罪。”樊龙、樊虎道：“父亲虽则错误，死在你手，饶你不得。”于是举刀乱砍。小姐无奈，把剑相迎。兄妹三人，在内衙混战。战到三十回合，樊龙措手不及，被樊梨花斩了。樊虎大嚷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叫声未绝，也被一剑砍死，这叫做有意诛兄，无心弑父。樊梨花暗想：杀死二兄，出于家门不幸；骨肉相残，迫于势不两立，如何是好？放声大哭。老夫人闻知，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忙走到，见了三个尸骸，好不痛心，遂大哭道：“樊门不幸，生出这个不孝女儿，弑父杀兄，叫我如何了得？今日子死夫亡，靠着谁来！”叫一声：“老将军与两个孩儿，枉是官高爵显，今日死在无名之地。”大哭一番，晕倒在地。小姐见了，上前来救，半晌方醒，遂劝慰道：“母亲，父亲与哥哥既死，不能复生。有女儿在此，决不教母亲受苦。须要收敛父兄，免得薛丁山知道。不然，姻事就不成了。”吩咐家人备办三副棺木，顷刻收殓，停在西厅，吩咐男女家人不许声扬。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依允不表。

再言次日，小姐披挂，升坐帐中，传今三军说：“只为父兄遭其不测，我分立意降唐，关头扯起降唐旗号，扯起降旗。”却好程咬金来到城外，见了投降旗号，心中大喜，吩咐报进。樊梨花母女闻知，出关迎接。接入府中，分宾主坐下。程咬金道：“本藩奉元帅之令，将来与小姐作伐，配对世于丁山。为何令尊令兄……不见出来相会，却令老夫人、小姐来会我，甚不可解。”樊梨花犹恐母亲说出前情，遂接口道：“不瞒老将军说，只为家父与二兄有病，不及接待，多多得罪，况且投唐一言既出，决无更改。只消元帅择一吉日完了姻，一同西进。”程咬金听了，叫声：“夫人，既然投顺了，我回去相请元帅兵

程咬金辞别而出，来到营中，对元帅说了，元帅大喜。只有薛丁山不乐，因父亲作主，万不得已。传令大小三军进兵寒江关。”得令！”三军炮响，进了关门。夫人小姐接入，元帅、柳氏夫人看见樊梨花十分美貌，夫妻二人大喜。程咬金说：“今日黄道吉日，正好与世子成亲。”元帅说：“老千岁之言有理。”当晚就与世子成亲，乐人送入洞房。

洞房花烛前，夫妻坐下，薛丁山问道：“请问娘子，今日花烛之期，诸人俱在，为何你父兄不出来相见？”小姐回说：“有病。”薛丁山道：“我不信。必要讲个明白，方好做夫妻。不说得明白，就要去了。”小姐见他盘问，满面通红，心中想道：“此事终是要明，况今既成花烛，不怕他再变更，何不明言？”遂将劝降反杀，误跌剑锋，二哥已骨肉相残，简单说了一遍。丁山听了此言大怒，骂声：“贱人！你不忠不孝，岂有父兄杀得的么？留你必为后患，少不得我的性命也遭汝手。”遂拔出腰间宝剑说：“要与你父兄报仇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与你既成花烛，须并胆同心。奴家纵有差池之处，伏望君子宽恕。”丁山叱曰：“要我饶恕，不能勾了。”便一剑砍来。小姐也把宝剑迎住，说：“官人呵，奴家因念夫妻之情，不忍动手，为何这般气恼？我劝你须忍耐些吧。”丁山不听，又复一剑砍来。小姐说：“冤家呵，我让你砍了两剑，千求万求，你必要杀我么？”丁山道：“这样不忠不孝的贱人，不杀你，留来何用？吃我一剑。”小姐大怒，连忙举起宝剑敌住。丫环见了，飞来报知元帅。元帅大惊，传令两位媳妇快去劝解。

仙童同金定奉命一齐来到房中，金定一把扯住丁山，往外就走。仙童拦住梨花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与官人第一夜夫妻，为何就着起恼来？将来日后怎好过日子？做丈夫的也要忍耐，做妻子的也该小心。岂可磨刀相杀？我劝妹子忍耐，饶恕了

他。”梨花道：“姐姐呀，我正在此让他，谁想他越舞越真了。他道我弑父杀兄，必要杀我，把我连砍三剑。姐姐你气也不气？”仙童道：“冤家原为这件事情发怒起来，真真可笑。与妹妹甚么相干？怪不得你动气，待我去埋怨他，怕他不来赔罪？”梨花说：“多谢姐姐。”他童出了房去。

再言金定扯了丁山来见元帅，元帅骂道：“畜生！你世务不知。樊小姐神通广大，营中谁是他对手？他奉师命与你联姻，归顺我邦，算我主洪福齐天。第一夜与她大恼，倘若急变，叫我如何是好？快快进房赔罪。若不依父言，军法处治。”丁山道：“爹爹，不是孩儿不见机，只为这贱人弑父杀兄，有逆天大罪，容他不得。若恕了她，将来杀夫杀公，无所不为，都会做出来的。宁可急变，孩儿断难难容这贱人。”元帅听了，喝声：“小畜生！你果然不进房去么？”丁山说：“孩儿今番就逆了父命，断然不要这贱人。”元帅吩咐军士，将他捆打三十荆条，将他监禁南牢中不表。

再言元帅对程咬金说：“烦老柱国相劝梨花，开导畜生。他若回心，自然完了百年大事。”咬金奉了元帅之命，来见梨花，说：“小姐，你公公命我来劝你，万事看公婆之面。方才已将丁山打了三十，监禁牢中，少不得磨难不起，自然回心。劝小姐忍耐片时罢。”梨花听见，满眼流泪道：“多谢老千岁劝我，焉敢不从？拜上公婆，我已立志守着薛门，再不三心两意，另抱琵琶。我也晓三从四德，岂学俗女，请放心。”咬金听了说：“难得，难得。”别了梨花，回复了元帅，此话不表。再言小姐哭见母亲，说起此事，今日暂别，要往黎山去问明师父：“为甚姻缘如此阻隔？问个明白，方好回家。”夫人两泪不止，叫声：“女孩儿，你当初八岁时节去了，有二位长兄在此；如今去了，叫做娘的举目无亲，如何是好？”小姐说：

“母亲放心：女儿此去不过几天，就回来的。”不知后日来与不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薛仁贵兵打青龙关 烈焰阵火烧薛丁山

话说樊梨花道姑打扮，骑了匹骠，来到黎山。见了师父，说：“蒙师父吩咐，与薛丁山有夙世姻缘。谁想他薄幸，屡屡休婚，不知有甚因由，望乞指明。”黎山老母道：“徒弟，我一向不曾对你说，你夫妻二人原来有个缘故。当日蟠桃会上，有诸天诸宿群仙来赴会，玉帝驾前则有金童，因与玉女戏耍，打碎琼瑶，玉女也失手打碎了菱花镜。玉帝大怒，欲将金童玉女问罪。有南极老人出班启奏说：‘他二人戏耍，有思凡之心。望吾皇赦罪。降他二人下凡，结为夫妇，了此夙缘。’玉帝准奏：立刻降下凡尘。玉女走出灵霄宝殿，撞着披头五鬼星，见他生得貌丑，不免一笑。五鬼星只道玉女有意，妄起痴心，也走下凡来了，目下就是白虎关总兵杨藩，央媒错对了你。那金童看见玉女逢人便笑，那时大怒，说你下贱，开言便骂：‘贱人！’玉女回头向金童一连三啐，一同下凡。金童乃是薛丁山，玉女就是你。故此有几番休弃，少不得日后夫妻自有完聚，不必忧心。将来仁贵兵到青龙关，有妖仙摆下烈焰阵，若还难破，赠你金钱，好请仙人。快快回去，倘有急难，前来见我。”梨花问明，拜别师父，就上马而回。母女相见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薛仁贵已得寒江关，养马五日，命李庆红镇守。起大兵离了寒江关，一路下来，兵到青龙关，传个十里安营。”得令！”放炮一声，扎下营盘，明日发兵不表。

再言青龙关总兵赵大鹏，一日升堂，小番报进：“启爷，不好了！大唐薛蛮子起兵前来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夺了许多关寨，寒江关以东尽属唐朝。我邦苏元帅大败，不知逃去那里。今寒

江关樊老将军，被女儿梨花弑了父兄，投降中国。不日兵到青龙关了。”赵大鹏听报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来！”“得令！”大鹏想到：有我镇守此关，看薛蛮子过得否？传令众将：“趁他未到关门，今夜领兵劫寨，杀他趁手不及，灭他锐气。”吩咐饱餐战饭，三更时分，杀到唐营。果然唐营不及防备，听得炮响连天，番兵拨开鹿角，杀进营中。元帅营中惊醒，连忙披挂上马，传令众将：“整備交战。”幸有众将尚未卸甲，各执兵器。你看满营火亮通红，各人上马厮杀，赵大鹏杀进营中，早有数员唐将迎了。大鹏看来难胜，祭起化血金钟，可怜数员偏将，遭其大难。那番恼了窦一虎，提起黄金棍，照马上打去。大鹏不能招架，又祭起金钟，罩将下来。一虎见金钟利害，将身一扭，往地下去了。秦汉见罩了一虎，则来相救，又被金钟罩来。秦汉看见不妙，借土遁而逃。一场大战，黑夜交兵，十分利害。杀到天明，大鹏得胜收兵。元帅点齐众将，折了兵马数千，偏将十员，幸得众将无事。秦汉、窦一虎逃回，共说金钟利害，元帅好不烦恼。

正言未了，探子报说：“赵大鹏又来讨战，望元帅定夺。”仁贵心中大怒，传令窦仙童、陈金定二将出阵。”得令！”两员女将结束停当，手执兵器，上马出营，冲出阵前。大鹏抬头一看，见来了两员女将，想是唐营男子被我昨夜杀尽，故点女将出来交战。不要管他，待我再把宝贝祭起，见一个，罩一个；见一双，杀一双。将他杀得尽绝便了。便说：“你两个女子，也来送死么？”窦、陈二女将看见大鹏面貌生得凶恶，亦非良善之辈，说道：“不必多言，看刀吧！”四柄刀如雪片砍来。那大鹏哪里招架得住，忙祭起化血金钟，当头罩来。二人看见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幸宝驹一纵如飞，败回营中。元帅见了，心中气闷。

大鹏又在营外讨战。众将都怕金钟利害，俱不敢出战。程咬金说：“元帅，世子丁山神通广大，老夫可保他破灭金钟。”元帅说：“老柱国力保，本帅从命。”传令箭一支，差旗军四人，速往寒江关牢中，放出小将军来。旗军得令，到寒江关去不表。再言元帅吩咐高挑免战牌。大鹏见了，呼呼大笑回关。次日丁山到了，大鹏又在营前讨战，就传令丁山出阵。丁山领命，全身披挂，带了宝贝，跨了宝驹，放炮出营，冲出阵前。大鹏抬头一看，见来了一员年少将军，喝声：“少催坐马，通下名来。”丁山道：“你问我爵主之名么？洗耳恭听：我乃薛元帅世子，薛丁山便是。你可是赵大鹏么？快快投降，免汝一死。”大鹏大怒：“这乳臭小子，休得夸口，吃我一刀。”一刀向丁山面上砍来。丁山把方天戟望刀一架，大鹏叫声：“小蛮子，好气力！”在马上乱晃，把这大刀直往自己头上反打转来，看来不是敌手，忙祭起金钟，谁想薛丁山身上穿着天王甲，头上带的太岁盔。有万丈毫光罩住，那金钟跌在地下，打得粉碎。赵大鹏见了，魂飞魄散。被薛丁山把画戟紧一紧，喝声“去吧！”一戟当心刺来。赵大鹏躲闪不及，正中了前心，仰面一交，跌下马来。薛丁山下马，取了首级，吩咐诸将抢关。

元帅大队人马正要抢关，忽关上有一道人降下，乃蓬莱山朱顶仙。看见徒弟赵大鹏，被薛丁山所杀，欲来报仇，传令把灰瓶石子滚木火炮打下，元帅见有防备，鸣金收军，关外按下营盘，明日开兵取关，此话不表。

且说那朱顶仙连夜出关，摆下阵图，名曰“烈焰阵”，极其利害，四面杀气腾空。次日出阵，手中仗剑，指名要“薛丁山来会我，我要与徒弟报仇。”探子报入营中，薛丁山听了大怒，说：“孩儿情愿出去，除此妖道。”元帅道：“我儿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薛丁山领令，来到阵前，看见道人，红头绿眼，

阔脸尖嘴，长颈短脚，看其人定是左道旁门之士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叫声：“看戟！”道人把剑架住说：“你不过王敖门下，焉敢伤我徒弟？你不要走，看剑！”薛丁山把戟架开，交战了三十回合，道人哪里敌得住，回马跑入阵中。薛丁山不舍，随后追来，元帅见了，即点窦一虎、秦汉并十员副将，兵马三千，一齐冲入阵中。那道士将背上一个红葫芦打开了盖，放出无数烈火，顷刻之间，满阵大火。兵马三千，偏将十员，俱皆烧死。窦一虎看来不好，把身子一扭，地行去了。秦汉满面烧坏，也借土循而回。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，幸得身上穿着朱雀袍，纵有烈火，不能上身。这是丁山灾星到了，此话不表。

再说秦、窦二将逃回，说明此事，元帅大惊。柳夫人、金莲小姐听了，俱皆大哭。窦、陈二人，听得丈夫陷在烈焰阵中，管上前讨令往救。元帅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们此去，性命难保。不如请程千岁，往寒江关请三媳妇到来，他有移山倒海之术，可能破灭烈火，方救得孩儿；那时不怕他不肯成亲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之言有理，待妾身修书去请便了。”书中极写情切，元帅接来一看，说：“夫人真好才学。”连忙封好，送与程千岁。程咬金奉命上马，飞奔到寒江关，将书付与樊小姐。樊小姐一看，知薛丁山陷在阵中。婆婆书中致意许多不安，我若不去救，便违公婆之命了，只得出来相见。程咬金见小姐道妆打扮，手拿拂尘，俨然修仙学道的人，便上前施礼，宾主坐下。程咬金道：“书中之意，想已尽知，相请去破烈焰阵要紧，快请上马。”小姐说：“老千岁你还不知，只恨奴家听从师命，立心要嫁此人，谁想花烛之夜，便即弃我。我自怨薄命，情愿出家学道，俗家之事，再不管了。烦老千岁回去，多多拜上元帅夫人，说我如今不染红尘，是方外的人了，方外之事可也不知。”不知樊梨花肯去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樊梨花登坛点将 谢应登破烈焰阵

前言不表。再言程咬金说道：“小姐，虽是薛丁山无情无义，须念公婆面上，休得记恨，要做宽洪大量之人。破了阵图，好待元帅进兵。小姐十大功劳，我都晓得，快些去吧。”那小姐十分做作。程咬金在旁苦苦相劝。

小姐只得允往。遂别了母亲，上了马，夜宿晓行，相近青龙关。程咬金报进，柳氏夫人同两个夫人，并金莲小姐，迎接樊梨花入营中。樊梨花对元帅、夫人禀道：“元帅、夫人，自从被令郎休弃之后，我已出家修道。今蒙夫人书召，并劳老千岁远行，我只得勉强前来面辞，伏望元帅、夫人不见怪，我出家人不管俗事了。”元帅夫人流泪道：“媳妇呀，这畜生虽则薄幸，当以国家为重。但是这畜生，今陷在妖道阵中不知死活，若能救得出来，自然夫妻团圆。”程咬金道：“长话不如短说。请小姐出兵打阵要紧。”小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奴同二位姐姐去救世子，看一看，然后开兵打阵。”元帅说：“小姐见识甚高，赛过张良，胜如诸葛。”使女儿金莲，同了三位姐姐一同去看。

四人领命，全身披挂。樊梨花仍是道妆打扮，各跨上马，带了数千精兵，向番营东西南一看，对窦仙童、陈金定道：“那个妖道，果然仙机奥妙。今观此阵，非同小可，不识仙机，难破此阵。”金莲小姐问道：“此阵何名？怎生破得，如何救得哥哥？”樊梨花道：“此乃周朝十绝阵中第九阵，名‘烈焰阵’。凡人若到阵中，立刻化为灰尘。幸得世子乃王敖老祖门下，身上有许多宝贝，不为大害。若要破此阵图，贫道权掌帅

印，好号令众将，召请仙人，破此恶阵。”薛金莲道：“既能破此阵，待我禀知父亲，权交兵符将印，嫂嫂掌管，救出哥哥，自然赔罪，重谐花烛。”樊梨花见说，好不欢然，说道：“姑娘安慰我心极好，但不知你兄心中如何。我们且回营中，打点破阵便了。”于是姑嫂带马回营。

且说番儿报知道人，说：“有四员女将到来看阵。”朱顶仙听了，仗剑上马，赶出关来，大叫道：“好大胆的蛮婆，偷看我阵。不要走，看剑！”飞马赶来。四人住了马，樊梨花喝声：“妖道！慢来，看我的法宝。”背上拔出诛仙剑，祭在空中。道人抬头一看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逃回阵中。樊梨花笑道：“你也晓得宝贝利害，逃回去了。明日破阵，取你狗命未迟。”遂收了宝剑，四人回到营中，见到元帅夫人，问起阵中如何，金莲禀道：“爹娘，樊梨花深识仙机，熟谙阵图。他说是十绝阵中之第九阵，名曰‘烈焰阵’。凡人必死，幸兄有法宝护身，烈火不能侵害。要破此阵，必须全付帅印，嫂嫂代管，发兵请仙破阵，救兄出阵。爹爹意下如何？”元帅喜道：“请媳来破阵，自然悉听主张。”于是传令大小三军，明日三媳点将开兵便了。樊梨花说：“多谢元帅。”同了姑嫂三人，一齐回营去了。

次日，众将披挂完备，都在帐前候令。樊梨花顶盔贯甲，升坐帐中。只见元帅手捧兵符将印，在帐前等候。樊梨花连忙下阶赔罪，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我贫道今日代为发兵破阵，妄僭威仪，先容告罪。”说罢，即便下礼。夫人连忙扶起，说：“今日全仗你出兵破阵，何消多礼。”樊梨花只得升帐，元帅送上兵符将印，樊梨花接下，放在案前。诸将上前打拱，说：“甲冑在身，不能全利，望乞恕罪。”樊梨花道：“不敢。列位将军，请立两旁。贫道权掌帅印，各宜肃静，听候发令，不遵者

立行梟首。”众将齐声答应：“是。”樊梨花道：“秦将军过来，听令。”秦汉听了，连忙上帐，说：“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你有钻天帽，把手过来，待贫道书五雷符一道，飞上当空，上管天门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！”秦汉戴了钻天帽，飞在云端等候。又说：“窦将军过来，听令。”窦一虎听了，走上帐前，说：“帅爷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道：“窦将军伸手过来，待贫道书符一道，你有地行之术，下管地府，倘朱顶仙到来，不可放走。”“得令！”窦一虎走下帐来，把身子一扭，往地下去了。又点窦仙童说：“与你青龙旗一面，守住东方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！”窦仙童即镇守东方去了。又点：“薛金莲过来，听命。”薛金莲走上帐中说：“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姑娘，与你红旗一面，守住南方。”“得令！”薛金莲上马提兵往南方不表。又点：“陈金定过来，听令。”陈金定连忙走上说，“主帅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姐姐，与你白虎旗一面，镇守西方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！”陈金定上马提兵，往西方不表。又点：“先锋罗章过来听令。”罗章连忙走上前，说：“元帅有何将令？”樊梨花说：“罗将军，与你黑旗一面，带领本部人马，守住北方，不得有违。”“得令！”罗章带兵上马，往北方去守，这也不表。

且说樊梨花自己即叫麾下人马小校，拿了黄龙旗，向中道而进。只见阵中烈火腾空，四面通红。樊梨花难进阵中，想起师父赠我金钱，何不祝告？请了上仙，好进此阵。口中念道：金钱一个，祖仙传下，特请仙人，消灭烈火，焚香报告，虔诚感求。”念毕，摆下金钱，忽见一朵红云，落下来一位仙人，手执宝剑，头戴一顶逍遥巾，白面，五络长须，布衣道服。樊梨花见了，连忙稽首道：“大仙留名。”答道：“小仙乃蓬莱山散仙谢应登，前来助你，破此阵图。”樊梨花道：“既蒙大

仙下降，快请入阵，消灭烈火，速擒妖道。”大仙听了，解下背上葫芦，揭开水晶盖，放出雪白一道亮光，变成四条白龙，张牙舞爪。顿见满天乌云，落了倾盆大雨，立刻将烈火泼灭。朱顶仙见破他法，大怒冲天。出来抬头一看，见谢应登在云端里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大仙喝道：“孽畜，那里走？吃我一剑。”朱顶仙臂生两翼，往东方逃遁。只见东方撞着青龙旗罩住，上有灵符，不能逃出。又见窦仙童手舞双刀，忙来敌住。朱顶仙无心恋战，向西方走，又被白虎旗守住，陈金定提起铁锤来打。只得逃往北方，又见黑星旗下，罗先锋飞马杀来。又往南方而逃，却撞着红云旗守住，薛金莲小姐手舞双刀杀出。朱顶仙无法可逃，难以脱身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我乃逍遥自在神仙，为了徒弟，走入是非门。你看四面八方守住，叫我往哪里走？也罢，不如借土遁而去罢。”那窦一虎却在地下看见，开手放出一声霹雳，把黄金棍打来。朱顶仙见了大惊，只得飞身往天上而去。秦汉见了，把手一放，虚空一个霹雳，打将下来。朱顶仙半空跌下，秦汉也落尘埃，手提琅琊棒，正要打去，只见一个道人喝道：“秦汉小侄孙，且慢动手。他是南极老人坐骑，逃身下凡，不可伤他性命。”秦汉大怒道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讨人便宜，叫我侄孙。”举起琅琊棒打来。这个大仙把剑架住，只见樊梨花，带同三员女将，一齐到来，说道：“秦将军，休得无礼。此乃上界大仙谢应登便是。”秦汉回说道：“他讨我便宜，叫我侄孙，故此气恼。”大仙笑道：“你祖父秦琼，与我是八拜之交，故叫你侄孙。”秦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多多有罪。”便倒身下拜。访问叔祖，此道何物变成？现了真形看看。”大仙便念动真言，喝声：“孽畜，还不快现原形。”朱顶仙无奈，就地一滚，变成仙鹤，大仙道：“樊梨花，你夫身陷阵中，我收回四海龙神，你进去救出丈夫。我将这坐骑送还

南极老人。”只见道人跨上鹤背，腾空而去。众将骇然，只得望空拜谢。然后一同入阵，只见火光尽灭。又见薛丁山如醉如痴，醒将转来，一见妻子妹子，放声大哭道：“莫不是梦中相会么？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穿云箭射伤灵塔 薛丁山休弃梨花

话说薛金莲，见兄长如梦初醒，便道：“吾兄性命，幸亏樊氏嫂嫂救了，胜如重生再造。今且回营，再备花烛，夫妻和谐，休得异心了。”薛丁山见了樊梨花，拍马出阵，并无言语。樊梨花见他仍如此，不觉眼中泪落。遂收兵回营，缴回元帅印。乘便进了青龙关，杀得番兵无影无踪，遂扯起大唐旗号，查点仓库钱粮，一面差人回朝报捷。

再说薛丁山回见父亲，元帅道：“今亏樊小姐破阵相救，趁此良辰吉日，整備花烛，与你成亲。以后夫妻和合，不得再逆父命。”薛丁山连说：“不可。樊梨花既为唐将，应与朝廷出力，何恩于我？况他是不忠不孝之人，孩儿断不与那人为婚，望爹爹恕罪。”元帅大怒道：“畜生！樊小姐真心为你，你偏偏不从。若不依从，重责不饶。”薛丁山道：“孩儿情愿受责，亲事断不敢从。”元帅见他执意不肯，十分大怒。吩咐：“将畜生吊起，捆打三十。”军上只得将薛丁山吊起。众将上前讨饶，遂劝世子道：“小将军不须执意。一则是违逆父命，难逃不孝之名，枉受痛楚；二则樊小姐有救命之恩，遵了元帅之命，岂不是恩孝两全，小将军如何不三思？”薛丁山只是不依。元帅见众将劝他不听，吩咐重打三十皮鞭，上了刑具，下落监牢。樊梨花忍不住泪落，上帐禀道：“元帅、夫人，不必着恼，贫道就此告别了。万望元帅、夫人保重。”夫人流泪道：“这畜生无情无义，还看我公婆之面，耐心等候。就是破阵守关的功劳，待奏过圣上，自然封赠。且慢慢降服畜生回心，定然团圆有日，决不使你独守。须听我言，随着公公西进为是。”窦仙童、陈金定也流泪劝道：“妹妹你是有志气的人，心上明白的。

虽是冤家情义大薄，还有我公婆爱惜之心。但得早灭西番，奏凯回朝，圣上作主，他敢不从么！”薛金莲劝道：“嫂嫂且自宽心。虽今未成花烛，亦是薛门媳妇，况我们三人，还求嫂嫂教习兵法，一路谈心西进，不可回去。”樊梨花说：“婆婆、姊姊、姑娘留我，我岂不知，也不怨冤家薄幸，只怨自己命苦。母亲年老，无人侍奉，故要辞别，日后自有会期。”元帅看来留他不住，只得准备香车送行。于是姑嫂三人送出关前，挥泪而别。

且说元帅养马三日，留姜兴霸领兵镇守青龙关，放炮起行，罗先锋开路。过了多少风沙之地，方到朱雀关。吩咐放炮安营，大兵一到，然后开兵。不数日，后队大兵到了，罗章接进营中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众将站立，元帅问陈云道：“老将军久住西番，此关主将利害如何？”陈云答道：“那朱雀关守将姓邹，名来泰，生得红面青须，蛾眉凤眼，犹如我邦镇守铜旗关东方王一般，用宣花月斧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更有异人传授一件宝贝，名曰伤灵塔，每层内有火龙两条，七层共有火龙十四条。张牙舞爪，口吐烈火，上阵时十分利害，须要防备。”罗章听了笑道：“老将军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”前日烈焰阵尚且破了，何况这个宝塔？待小将先取此关。”元帅说：“先锋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带了本部人马出了营门。来到关前，一声大叫。只见关门大开，冲出一队人马，一字排开。罗章看见一个红面番将，头扎红巾，身穿龙鳞甲，手执宣花月斧，骑下一匹鬃马，把蜈蚣旗分开，来到阵前。看见罗章年少英雄，全不在意，喝道：“看爷爷的斧！”把斧望面上砍过来，罗章把枪一杌，宣花斧几乎拿不住，在马上乱摇，叫声：“小蛮子，好气力！”回转马来，又把斧一起，罗章又架在一旁。不几合，邹来泰实受不了，带转马便走。罗章喝

声：“红脸贼，那里走？”把马一拍，随后赶来。邹来泰回头一看，见他追来，忙祭起宝贝，喝声：“唐将慢逞威风，看我宝贝下来了。”罗章看见宝贝来得厉害，十四条火龙喷出火来，唐兵尽皆烧破了。罗章烧得心慌，被番兵团团围住，不能脱身。元帅在帐中正与诸将商议，忽探子报道：“罗先锋出阵，被番将祭起宝塔围住，十分危急。望元帅快发兵往救。”元帅大惊，即令：“窦一虎、秦汉，领兵马前去救应。”得令！一声炮声，杀到关前。只见番兵围住罗章，二人奋勇，提起棒棍，杀散番兵，冲入阵中。邹来泰忙来抵敌，罗章见救兵已到，拍马来杀，邹来泰看见不对，又祭起火龙塔。二将见势头不好，各借地行而走。罗章吓怕过的，预先逃走。元帅在旗门下看见大惊道：“前日遇了烈焰阵，如今又有火龙伤兵，传命鸣金收军，再议破火龙塔。”邹来泰打得胜鼓回关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元帅传命，营中多加强弓弩箭，提防番人劫寨。对程咬金说：“征西多难，关关多有异人。怎能破得火龙宝塔？”程咬金道：“待我再保世子出来，好破此塔。”元帅依言。程咬金上了马，不回到青龙关，监中放出世子。”咬金说出此事，“故此召你前去破火龙塔。”薛丁山听了道：“救兵如救火。”遂同了老将军，马不停蹄，来到朱雀关。忙入帐中，拜见父亲。元帅道：“有劳老千岁鞍马奔驰。”程咬金道：“皆为朝廷出力，何言多劳。”元帅道：“你这逆子，三番二次逆父之命，一见了你，心中不喜。但是番将宝塔利害，若能破得，将功折罪，好进关门。”薛丁山说：“爹爹放心，多在孩儿身上。”带了人马，冲出关前，大叫道：“杀不尽的狗鞑靶！今世子在此，快出关受死。”关外大骂，关内小番报进。邹来泰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。”结束停当，上马提斧，一声炮响，大齐关门，冲出阵前，正迎着薛丁山。不上数合，又祭起伤灵宝

塔。薛丁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这此小技，何足为害。”向袋中取箭，壶中取弓，搭上穿云箭，望塔上一箭，火龙塔被箭射中了，跌在地下，打得粉碎。邹来泰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。被薛丁山一戟刺于马上，枭了首级。正要抢关，忽听得云端里面高声大叫说：“薛丁山！你这畜生，休要进关，吃我一鞭！”即腾空降下。薛丁山一看，见是一个凶恶道人，生得奇形怪状，象老龙精一般。头上挽起空心髻，面如赭血，两道板刷眉毛，眼如铜铃，两个獠牙，一部胡须；穿着仙鹤道服，手执双鞭，背上系着两个葫芦，来到面前，叫道：“薛蛮子，我扭头祖师与你同道教之门。如何伤我徒弟？特来与他报仇，吃我一鞭举起双鞭，照薛丁山打来。薛丁山忙将画戟迎住，大战三十回合。道人祭起双鞭，好似一对蛟龙舞下来了。薛丁山看见不好，带转马大败回营。见了元帅，说知此事。元帅说：“到了一关，就有妖人阻兵，皆是左道旁门之士，神通广大。”遂传令三军，暂且安营，扎好营寨，明日交战不表。

且说扭头祖师，见薛丁山败阵逃去，也不追赶，连夜摆成阵图，四面布列旗幡，摆得停当，回进关中。番兵送上酒肴，道人吃不合意，就道：“小番，向日我祖师在龙渊山，吃惯活猪活羊。你们快去取来我吃。”番儿连忙抬过猪羊来摆好，道人大喜。把刀向猪羊心中割开，将口吸了热血，然后割肉来吃，不多一回，吃得干干净净。说道：“饱了。取一大缸水来我用。”小番听了想道：不知要水何用？只得依他。登时取了一缸清水，放在面前。只见道人和衣睡在缸内，呼呼睡熟。番儿见了好笑起来，从来不见有这么睡法，且自由他，只要退得唐兵，就好了。不知明日事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薛丁山身陷洪水阵 程咬金三请樊梨花

适才话言不表。再盲次日天明，大唐元帅同了诸将，走出营门上马，来到阵前。只见旗幡插满，杀气冲天，不知此阵何名。正在观看，阵中一个道人，手舞双鞭杀出，高声叫道：“薛仁贵！我闻你起初跨海征东，名闻天下。若能破得此阵，我教国王归顺唐朝。若是不能破我此阵，杀你片甲不回。”薛仁贵听了此言，气得三尸神直冒，七窍内生烟，心中大怒，问道：谁将出去，杀此妖道？”闪过世子说道：“孩儿愿去见阵。”元帅道：“须要小心。”薛丁山应声：“得令！”冲出旗门，迎住道人厮杀。不上十个回合，道人便走入阵，薛丁山也追入阵。元帅看见，恐防薛丁山有失，命秦、窦二将出去助战。二将：“得令！”连忙也杀入阵中。三人围住道人厮杀，杀得道人手忙脚乱，即忙解出葫芦，倒出洪水。顷刻平地水深几丈，大小三军，一齐淹在水中。

秦、窦二将看来不好，借土遁而回，报知元帅。夫人、小姐、窦仙童、陈金定大哭说：“此番性命休矣。”薛金莲道：皆因哥哥不合，若得樊氏嫂嫂在此，决无今日之祸。”元帅听了，踌躇一番，遂向咬金道：“今日敌人如此猖獗，纵淹死这畜生，不足为惜，但三军不能西进，莫若烦老柱国再到寒江关一走。”程咬金道：“昔者破烈焰阵时，老夫去请他，他已不肯来。我许了他夫妻和合，今却依旧不从，看他恨恨之声而去，此番恐决不来。”元帅道：“事在危急，全在老柱国鼎力善言，前去请他到来方好。”程咬金说：“非是老夫惮劳，特恐劳而无功耳。今元帅吩咐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再走一遭。”

遂别了元帅，跨上了马，加鞭上马而行，过了青龙关，不一日到了寒江关。心中想道：“今番去请樊小姐，谅不肯来。只使怎么处？不免哄他一哄，说今薛世子回心转意，特请小姐，前去做亲。他听得此言，或者肯来，也未可知。算计停当，进了关门，来到辕门，说道：“门军，你去通报一声，说程老千岁要见。”那管门的认得程咬金，不敢怠慢，便笑嘻嘻问道：“老千岁，薛元帅进兵到那里了？”程咬金道：“大军已到朱雀关，今世子回心，情愿与你家小姐完婚。我特来相请，烦你快快通报。”门军听了欢喜，连忙报知夫人小姐。夫人说：“女儿昨夜灯光报喜，今朝喜鹊临门，果然你丈夫回心转意了，故遣千岁前来相请。”小姐道：“无情无义的人，岂肯回心。今日老将军复来，决然大兵阻住，不能进兵，又遣老将军到来，必然请我去破阵。”夫人道：“不要管他做亲不做亲，承他远来，岂有不见之理。且请他进来相会，听他说话，就知明白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谨依母命。”出来接进程咬金，分宾主坐定。夫人道：“承蒙老千岁到舍，有何见教？”

程咬金听了，叫声：“夫人，老夫前来道喜。如今薛世子愿与令爱再成花烛，奉元帅之命，央我媒人到此，速请小姐前去完姻。”夫人听了，回头看看小姐，说道：“做娘的说得不错了，如今难得贤婿回心转意，快快准备，同了老千岁有往。愿你夫妻和顺，做娘的有靠了。”小姐叫声：“母亲，你不知这薛丁山冤家，要他回心，万不能够。今老千岁到来，决为番兵阻住关门，前来求救。”程咬金听来，心内钦服，赞道：“见识胜于男子，我那里及得他来。”只得开言大笑道：“小姐你不信么？难道老夫是个骗子？请收拾前去，自然夫妻百年和谐，方信我老夫是个好人。我从来不会说谎，若然此番不成花烛，我也再不上你门了。”程咬金再三用情，小姐只是不依。程咬

金道：“若小姐不肯前往，叫我如何回复，见你公公？”夫人看见老程这般言语，叫声：“女儿，须看老千岁之面才好，今番走一遭，若然依旧无情无义，以后再请你不动了。快些端正，万事吉利为主。”小姐见母亲这般说，顺水推舟，说道：“老千岁，奴家本不欲去的，因是再三央求，只得前去。若还依旧，后来休想见我。老千岁请先回去，我领兵随后就来。”程咬金想到：“今番被骗肯了，应许我提兵前来。”便道：“既蒙小姐见允，老夫奉命先行，望乞速领人马，快些来罢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程咬金拜别，母女送出厅堂。程咬金上马回去不表。

却说樊梨花脱去了道服，戎装打扮，结束停当，带了女兵，拜别母亲，硬着头皮，跨上金鞍，出了关门。一路行来，忽见天边一群鸿雁飞来，小姐对天暗祝道：“此去果然夫妻完聚，便射中第一只雁。”左手扳弓，右手搭箭，搭上弦，刚射中第一只鸿雁。两边女将看见，连声喝采，搭了鸿雁送上。小姐心中暗喜，遂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，既是天从人愿，巴不得早到军前，好与良人配合，不负当初一片痴心。若从大路去，要行二十天。闻得人说，另有一条小路，只消十余日，就到朱雀关。拣近些走的好。”吩咐军士，由小路进去。

军士说：“若从小路，必从玉翠山八角殿经过。但是那座山中有一彪人马，不服王化的占住。若在他山前经过，必然要来寻事，反要耽搁，不如还从大路上去了。”小姐说：“不必多言，竟从小路走罢。”军士不敢违令，打从小路而行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山上一声炮响，冲出一队强人，为首一个少年将军，喝声：“留下买路钱。”樊梨花一见大怒，出马大喝一声：“我的乖儿子，你若杀我不过，须要认我为母。”小将应声道：“娇娇，你果有手段，我拜你为母。若输了我，你要做我的妻

子。”

小姐也不回话，将手中刀乱砍。小将将手中枪相迎，怎当得她有仙传，杀得大败而走。小姐伸手活擒过马来，吩咐绑了。传令上山，八角殿上坐定，登时推过，小姐说道：“我的儿子，方才有言。如今被擒，应该拜我为母。”小将说：“既蒙不杀之恩，愿拜为母亲。”命放了绑，小将忙跪下，拜了四拜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有言，请问母亲，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爹爹还是何人，因何独自行兵到此？要往何方？请道其详。”樊梨花说道：“孩儿你要问我姓名么？我父亲樊洪封王，镇守寒江关。我两个哥哥俱封做总兵。只为唐朝薛仁贵，奉旨征西，从寒江关经过，世子求亲，我父兄不允，在厅前要杀，你娘故此无心弑父，有意诛兄，相召世子成亲，归顺唐朝。你父薄幸，将姻退了，大闹销金帐。因此夫妻反目，回转寒江。前番请我去破烈焰阵，今者请我去成亲，故此打从小路而来，得你拜认为母。但不知你姓甚名谁？因何流落到此，说与为娘知道。”

小将说：“母亲，孩儿乃大唐薛举四代玄孙，名唤应龙。当初祖父领兵伐西戎，与番将刘必大之女雨花娘子成亲，后来归宁母亲，就在玉翠山居住，地名刘家庄。传流到我，我因父母双亡，自恃骁勇，占住八角殿，打劫为生，今年一十四岁。积草屯粮，招兵买马，处处闻名。久慕娘亲武艺高强，孩儿要习学，今日相逢，正是三生之幸也。今娘亲既要往军中，与父完婚，孩儿情愿同行。”

樊梨花道：“原来我儿姓薛，又是大唐人氏，既肯同去，甚妙。着你做个先锋，就此起程先往。应龙道：“母亲在此半日，后殿已备酒筵，请用三杯，然后起程。”樊梨花听了，说声：“有理。”应龙接进到后殿，樊梨花坐下，应龙下面相陪。传令三军，多加犒赏。酒至数巡，吩咐拔寨起程。离了玉翠山，

一路前往，非止一日，来到唐营。探子报知，元帅夫妻喜之不胜，说：“程千岁尚未回来，三媳因何先到？”忙令金莲姑嫂三人，出营迎接。樊梨花一见，下马就叫：“姑娘，姐姐，何劳远迎？”金莲说：“嫂嫂说那里话来。”四人挽手同时，命：“应龙小将同我进去，拜见祖父、婆婆。”应龙领命，一齐进去。不知进来，说出甚话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薛金莲劝兄认嫂 闹花烛丁山大怒

适才话言不表。再言元帅、夫人一见了梨花大喜，开口叫，三媳，你一向都好？”梨花上前拜见。元帅说：“不消多礼。”梨花道：“我儿过来，拜见了祖父、祖母。”应龙听了，上前拜见，回身又拜见了仙童、金定、金莲，金莲满心疑惑，叫声：嫂嫂，那里寻来这位侄儿？”梨花说：“姑娘，你不知。程老千岁到来请你，说冤家回心，到营中完姻。母亲听了，叫我还俗，不要出家。换了盔甲，奉母之命，领兵前来。大路又远，小路近些，故此先从小路行来。到玉翠山，遇着他，两个交战，被我擒了，拜认为母。他是唐朝薛举玄孙，名叫应龙，今年一十四岁，随我到此，一同征西，要拜见父亲，但不知冤家今在何处？准于何日成亲？我待见他一面，还要问他是真回心，假回心，还要问个明白。”金莲道：“嫂嫂，我哥哥陷在阵中，程老千岁请你来破阵的。”就将此事细细说明。梨花听了，痴呆不言不语。元帅夫人看见梨花不开口，就叫：“媳妇，你是宽宏大量之人，看我夫妻面上，救了畜生，公婆做主，不怕他不依。”

正在里面说话，只见探子报进：“启元帅爷，妖道又在阵前叫骂。”元帅听了大怒，说：“可恶这妖道欺人不过。”又对梨花道：“媳妇儿，你不听见探子报说，妖道十分无礼，明日仍望媳妇，救了畜生，破了番阵，自然成姻，做公婆的决不哄你。”梨花见了，开口说道：“公公大人，媳妇既与令郎订为终身，我不负他，宁可他负我。况且公婆待我如此，令郎既然有难，自然媳妇相救。且待看了阵图，再行计较。”即忙同

了三位女将，探看番阵。来到阵前，往里一看，只见白水滔天。梨花叫声：“姑娘、姐姐，此阵名曰‘洪水阵’，并无兵马在内，借来北海之水，凡人进去，性命莫保。幸亏冤家身上穿了天王甲，不妨事的，容易可破，请自放心。”姑嫂三人听了，称赞梨花法力高强。看完番阵，回转营中。妖道有勇无谋，不出阵追赶。金莲对父亲说明。

次日众将披挂，候梨花发令，元帅亲自捧帅印交与梨花。梨花升帐，先点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：“你三个人各带铁骑三千，分为三路打阵，休要放走妖道。如违军法处治。”三人：“得令！”各人上马出营。又点窦一虎、秦汉二将听令，二将走上帐前说：“主帅有何将令？”梨花说：“与你各人五雷符一道，打东西二门，不许放走妖道，不得有违将令。”二将带了精兵出营而去。又点小将薛应龙：“与你水晶图一轴，冲入阵中，若洪水冲到，就把此图张挂，自然立刻消灭，须要小心。”应龙：“得令！”收拾上马，提枪出营，直往番阵。梨花点将已完，走下将台，骑上宝驹，手执双刀，带领女兵，竟上番营。

再言仙童、金定、金莲三员女将，分兵三路，杀进阵中。只见一道寒光冲出，白浪滔天，滚到面前。三人先有避水诀，立住旗下，不能进阵。又见道人从空中飞下，见了三员女将，心中欢喜：“待我擒他回去作乐，有何不可？”忙提起双鞭来战，那里抵得过三员女将？就把葫芦盖揭开，飞出一队火鸦，竟奔前来。三员女将见了，带转马头就走。妖道随后追赶，应龙小将提枪迎来，大喝道：“妖道！休得追赶，我来也。”挺枪接住。道人回身走入阵中，应龙赶进，只见白水滔天，就把水晶画儿挂起。忽见万丈水势，顷刻俱平。道人见了，说：“敢来破我洪水么？”又把火鸦放出，迎面飞来。应龙吓得魂不附

体，带转马正要走，却值梨花手舞双刀杀进来。看见火鸦利害，祭起乾坤圈，火鸦立刻跌在地下。那扭头祖师，这两个葫芦，一个藏北海之水，一个藏南山之火，名为水火葫芦，不想今日俱为梨花所破。道人大怒，来战梨花，应龙接住。又被窦一虎、秦汉东西未来。道人杀得有路无门，正要土遁，被樊梨花举起打仙鞭，打中肩骨，叫一声：“呵呀！”跌倒在地，现出原形，乃是一条孽龙，摆尾摇头，钻入地中。一虎见了，一扭也入地中，提起黄金棍打来，孽龙即疼痛难当，俯伏于地，被樊梨花斩为两段。

那些番兵见道人已死，进入关中。梨花把五雷符焚化，霹雳一声，丁山阵中惊醒。抬头一看，不见了大水，只见妻妹俱在面前。元帅大兵已到，闻得妖道乃孽龙变化，亏了三媳斩死，除却一害。传令三军抢关，那番兵百姓，开了关门，香花灯烛，接入关中。

元帅来到总兵府，梨花交还帅印。诸将都说樊小姐英雄，法力高强。元帅谢了樊梨花，丁山上前见父。元帅说：“你被妖人水困阵中，若非贤媳救你，只怕你性命不保。这样大恩，杀身难报，快过去跪下请罪恩人。”丁山听了不开口，走过三位女将，金莲小姐为头，仙童、金定在后。那时不由丁山做主，竟扯到梨花面前，说道：“三嫂嫂，如今哥哥来赔罪，要你宽恕他，不要记他薄幸。快些下礼！”仙童、金定一齐说道：“冤家，快快跪下去请罪。”那丁山被姑嫂三人捉住，又见爹娘有不悦之色，勉强跪下，梨花见了，不记前恨，也慌忙跪下，一同拜见。然后丁山又拜了诸位。元帅见了大喜，只等大媒一到，完其花烛，此话不表。再言丁山此夜先到仙童房内安歇，喜见仙童已有重身。仙童说：“若非樊妹二次破阵，谁人救你，你须完其花烛，顺礼方好。”丁山领命，次日又到金定房内，说

起身怀六甲，丁山大喜道：“难得二妻有孕，须要保重。”也有一番吩咐，此话不表。第三日，程老千岁到了，见了元帅。元帅细说梨花之事，已经破阵进关：“虽然三媳法力高强，还是老柱国智量高超，骗他到此，不然谁人破阵斩妖。小姐不记前恨，畜生也心愿情服。只等老千岁到，择日成亲。”程咬金听了，满心大悦说：“非老夫之力也，此乃万岁洪福。今樊小姐夫妻和合，那怕番兵百万，西番指日可平。趁今日乃黄道吉日，就此完姻。”元帅听了老将之言，吩咐准备，今夜完姻。丁山不敢违父之命，换了吉服，金花双插紫金冠，穿大红袍。小姐带了凤冠霞帔，大红吉服。鼓乐喧天，待诏谒礼，请出新人一对，同完花烛，参拜天地，夫妻交拜，然后拜见了公婆，又与姑嫂见礼，谢了大媒。欢天喜地，自不必说。

再言应龙上前叫声：“爹爹，孩儿拜见。”丁山一看，只见应龙面如满月，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身材雄壮，心中疑惑，说：“住了！我薛丁山与你年纪相仿，哪有这样大儿子，你是那里来的野种，擅敢冒认我为父？快快说来，若有支吾，立刻斩首。”应龙说：“爹爹息怒，容孩儿说明。前日母亲在玉翠山经过，我要讨他买路钱，不料被他擒住，拜认为母，学习兵法。今宵父亲团圆，孩儿应该见礼。”丁山听了一想，他前番见我俊秀，就把父兄杀死，招我为夫，是一个爱风流的贱婢。目下见我几次将他休弃，他又另结私情，与应龙假称母子，前来骗我。今宵虽成花烛，且幸尚未同床，不如休了这贱人，杀了应龙搭识私情。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你这小畜生，我薛丁山官居极品，拜将封候，焉可认你无名野种，坏我名目？左右，绑这小畜生，辕们斩首！”两边军校一齐答应，竟将应龙捆绑。梨花见了，说道：“官人，今日吉期，如何好端端把孩儿斩起来？他无过犯，杀之无名，还要三思。”丁山道：“贱人！还

说没过犯？我问你，他年纪与你差不多，假称母子，我这样臭名、那里当得起？还要在我面前讨饶，这样无耻贱人，快快回去罢了，休被人谈论。”梨花听他抢白一场，怨气冲天，晕倒在地。姑嫂三人，连忙扶起，丁山吩咐将应龙斩讫回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樊梨花怨命修行 玄武关刁爷出战

再说丁山将薛应龙，令军校正要推出，元帅喝道：“畜生，今日才与樊小姐和好，怎么又起了风波？真正禽兽不如，要你何用？吩咐：“放了应龙，快把这畜生绑出梟首。”众将得令，放了小将，将丁山绑出帐前。许多官将，面面相觑，不敢相劝；姑嫂急得无法；老夫人看见仁贵大怒之下，暗暗垂泪；程咬金看见，说：“刀下留人！待我去见元帅。”气吼吼走上，见了元帅，说道：“世子与樊小姐，前世有甚冤仇，今生夫妇不得团圆？还望元帅念父子之情，天伦为重，再饶一死。”元帅道：“老柱国，这小畜生几次三番体妻，本帅心尚不安。如今又把他休弃，反羞辱他，教我也无颜见三媳。还不斩此畜生、更待何时？左右与我速斩报来。”吓得咬金无法，只得跪下道：“令郎乃皇家柱石，望乞刀下留人。看老夫之面，饶恕了他。若是元帅不依，我撞死在阶下。”元帅看见，忙扶起道：“老千岁，这样畜生，待他死了罢，何苦救他，看老千岁面上，死罪饶了，活罪难免。”吩咐放了捆绑，重打四十，下落监牢。

再言应龙连夜带了本部人马，仍上玉翠山去了。再言梨花小姐，气得昏沉，亏了姑嫂三人，扶进内营，悠悠复醒，放声大哭说：“姑娘呵，薄情无义犹可，反把污秽之言陷害于我，那里当得起，怎好做人？不如撞死朱雀关下，表我清白之心。”仙童、金定劝说：“公公将冤家捆打四十棍子，仍发下监，也为贤妹出气了。况且令堂老夫人，独守寒江，后来单靠贤妹，你若有差池，令堂所靠何人？须自作主要紧。”梨花只是痛哭，金莲小姐叫声：“嫂嫂，哥哥虽是无情无义，还要看我们面上。

我哥哥乱道之言，只当放屁，不要睬他。”老夫人过来，叫了声：“媳妇，你是大贤大德之人，有志气的，宽心为主。”梨花见众人苦苦劝住，哭说道：“婆婆、姐姐、姑娘呵！多承你们再三劝我，我想前生孽大，今生夫星不透，命中所招。三番花烛，三次休弃；反被众将谈论，留为话柄。从今以后，再不愿与冤家成亲。如今回家，剃了青丝，身入空门，无挂无碍，了却终身。落得个僧衣僧帽，修来身之事。”说罢大哭，拜别就要登程。柳夫人听了，咽住喉咙，不能出声，姑嫂三人哭个不了。金莲带哭说道：“嫂嫂，谅你不肯同住。既决意要去，惟万不可落发。”梨花大哭道：“姑娘，我恩怨俱绝，必要落发，独守孤灯，以了终身。凭你们怎样劝我，我心如铁石，决难从命。”姑嫂三人，见他执意，一齐跪下道：“求贤嫂再发慈悲，留了青丝。丁山虽有不是，还要看我姑嫂三人情面，定然要奏过君王，封赠忠义有功之人，少不得奉旨成亲。”梨花见三人义重，也大哭跪下，说：“姐姐、姑娘请起，不要折杀奴家。”仙童、金定说：“要求妹妹应许，回去不落发，我们才起来。”金莲说：“嫂嫂要答应一声，头发万落不得。只要应允，我们才放心起来；若是不从，即跪倒在此，不放你登程，愿听嫂嫂发放了我三人。”梨花说：“姐姐、姑娘，我今立意落发为尼。既蒙你们情义，怜我苦命之人，只得权且忍耐，带发修行，从你三位之情便了，快快请起。”金莲说：“嫂嫂只是口头之言，不过宽我们的意思，不是真心实意依从的。”又叫一声：“嫂嫂，非是不信，只是难舍你有恩有义，必要爹爹奏明圣上，表你功劳第一。倘你回去落了发，后来皇封诰赠，怎能当得？岂不是欺君之罪难当？必要立下誓来，方好信你。不然，不起来了。”梨花无可奈何。又见老夫人悲伤，叫声：我的媳妇儿，你若不下誓，做婆婆的也要跪下来了。”梨

花听了，带泪说道：“婆婆，这个媳妇受当不起，待我对天立誓，安了婆婆之心。”说道：“我樊梨花回家带发修行。若负了诸亲，世守孤灯。”姑嫂见他立誓，一同拜毕。梨花又拜别公公，元帅说：“畜生无礼，望贤媳回家，休记恨于他，宽心忍耐。”梨花说：“多谢公公。”即忙传小将军。女兵说：“小将军昨夜就去了。”梨花听了大怒：“这小畜生，不服王化。虽然继父不仁，被祖父放还，理当静候，怎么就去了？倒也安静。”领了女兵，打从大路上回去。此话不表。再言元帅传令，命周青带领兵马镇守朱雀关，起兵上路，往西而进。山路崎岖，难以行兵，亏了先锋罗章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在路行了十余日，早到了玄武关，传令放炮停行。一声炮响，扎下营盘，候大兵一到，即便开兵。不一日，元帅大兵人马到了，罗章接进营中，商议打关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玄武关总兵，姓刁名应祥，妻亡过，只生一女，名唤月娥，年方十八，尚未成亲，文武双全。幼时拜金刀圣母为师，传授兵法。用双刀一对，又有摄魂铃一个。上阵之时，将此铃一摇，其人魂魄摄落，不杀自死。后来金刀圣母去了，金铃付与女徒，镇守关门。这日刁爷与女儿说：“大唐起兵前来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夺了多少关塞，如何是好？”正谈论间，忽有小番报道：“后爷，不好了。唐兵破了朱雀关，已到关前了。请爷早为定夺。”刁爷听了大怒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。”小番得令出去。刁爷立刻传令，吩咐大小三军，“明日与唐兵交战，须要三更造饭，五更披甲，天明出战，违令者立刻斩首。”众将：“得令。”当夜不表。

再言次日天明，总兵升帐，点齐队伍，一声炮响，开了关门，冲出阵前。抬头一看，唐营扎得坚固，旗分五色，号带飘扬。传令：“先锋番将红里逵，出马讨战！”红将军：“得令！”

手执大刀，飞奔营前，一声大叫：“快叫后有本事的出营会吾。”有探子报入营中，那元帅正要打关，忽尉迟青山解粮来到，参见元帅，听探子报，说：“后帅爷，玄武关总兵令先锋红里逵来讨战。”元帅说：“谁将出去会他？”闪出尉迟青山说：“小将初到，未曾立功，愿去见阵。”元帅见他骁勇，又是将门之子，心中得意，说：“将军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出营上马，提鞭冲到阵前。红里逵抬头一看：见营中出来一位将军，但见他头戴乌金盔，身穿黑铁甲，骑下乌龙马，黑脸无须，手执钢鞭，冲到面前。红里逵喝声：“来将少催坐马，通下名来。”尉迟青山一见番将红里逵，红面青须，身穿红铜甲，座下红昏马，手执大钢刀。说道：“你要问我之名么？我乃镇国公尉迟宝林长子爵主，大元帅薛解粮官，尉迟青山便是。我不斩无名之将，快通名来。”红里逵说：“我乃玄武关总兵官刁帐下前部先锋红里逵是也。你原来是尉迟蛮子之孙，中原有你之名，今到西番，轮你不着。”放马过来，拍马一催，提起大刀，劈面砍来。那青山把手中鞭往刀上只一挥，刀往自己头上打将来了。里逵叫声“不好！”回马就走，却被青山喝声：“那里走！”抡起竹节钢鞭，望红里逵背后上一鞭，里逵叫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躲闪不及，正中后背，口吐鲜血，伏鞍而走。刁应祥在旗门下看见，大怒，抡动手中降魔棍，拍马飞奔，来到阵前，喝道：“休得无礼！我今来也。”只一声大叫，犹如半天中起个巨雷。不知交战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刁月娥铃拿唐将 师兄弟偷入香房

再言尉迟青山看见刁总兵出阵，抬头一看，但见他头戴凤翅金盔，上有大红缨，穿着龙鳞金甲，手执降魔棍，骑下一匹花骠马，面如银盆，三绺长须，威风凛凛。一马冲到，护过了红里遑，尉迟青山把棍一起，照面打来。青山把钢鞭按住，两下大战，战到五十回合。

元帅在旗门下同众将观见总兵本事高强，添起精神，尉迟青山鞭法散乱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兵之力，命罗章出去助战。先锋听了，把马一拍，冲将出来，叫声：“兄弟，为兄的来取番将之首。”尉迟青山见了罗章，才得放心。刁应祥提棍就打罗章，罗章急架相迎，双战应祥。应祥原来得利害，抵住两家爵主，见个雌雄，好杀。但见那阵面上杀气腾腾，不分南北；沙场上征云滚滚，莫辨东西。他是玄武关总兵一员大将，怎惧你中原两个小南蛮；我邦乃扶唐定鼎爵主两个英雄，那怕你番邦一个狗才子。番邦人马纷纷乱，顷刻沙场变血湖。虽见三将杀到四十回合后，刁应祥不能取胜，被罗章一枪刺过来，正中左臂，带转马就走。月娥见父被伤，忙出阵接住。

罗、尉二将，看见月娥好齐整：但见他头戴金凤冠，双翘尾高挑，分为左右，穿一件龙鳞软甲，胸前挂一个金铃，足下穿着小蛮靴，坐下一匹玉狮驹，手舞双刀。果然生得倾城倾国、闭月羞花之貌，看得呆了。刁月娥叫道：“蛮子，不得无礼。看刀！”罗章听了，道：“好一个娇滴滴声音，待我活擒他过营。”把手中枪向前抵住，战不到十合，月娥胸前解下金铃，对罗章一摇。罗章马上就坐不住了，倒撞下马。刁月娥正要上

前取首级，被窦一虎抢上抵住，罗章得尉迟青山救回。一虎看见月娥花容，遍体酥麻，虚将棍子来打。月娥定睛往地下一看，原来是个矮子，心中倒也好笑。这样人儿也来交战？忙将金铃摇动。只见一虎滚倒在地，被番兵捆往，拿进关中。小姐也不来讨战，打得胜鼓回关。总兵见了一虎，说：“此贼拿来做甚？斩讫报来。”此铃有一时三刻动，一虎醒转来，见满身捆着了，倒也好笑。见军士解绑，要斩他。他说：“不劳用心，我去也。”身子一扭，不见了。报知总兵，总兵父女听报，大惊说：唐朝有此样异人，所以夺了许多地方。如今怎么了得？且待明日开兵，拿了矮将，不要放下地斩他，他有地行之术，提在空中斩他，怕他又去了不成？”

不表关内之事，再言元帅见青山救回罗章，众将一看，见他面如死灰，四肢不动。元帅大惊说：“尉迟将军，方才怎么战法？罗先锋昏迷不醒人事，窦将军又被拿去，不知死活存亡，如此奈何？”青山说：“小将方才见西番女将与先锋交战，胸前取下了金铃，连摇几摇，罗哥哥就跌下马，窦将军接住，小将即回。”秦汉听了，说：“小将昔日在山中学法之时，听得师父说：金刀圣母有个金铃，名曰‘摄魂铃’，对人几摇，魂灵摄去，要一时三刻方还魂，莫非女将这个金铃就是摄魂铃，也未可知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不悦，传令收军。罗章才得醒转，一虎也得回营，细言其事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次日，女将又在阵前讨战。秦汉好色之徒，听了一虎之言，上帐请令，愿去会他。元帅依言。秦汉提了狼牙棒出营，赶到阵前，见了女将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小姐，你生得齐整，我秦将军爱你不过，随了我去做个夫人罢。”月娥听了大怒，仔细一看，不是昨日矮子，今日又有一个，不要与他开口。就把铃儿对他几摇，秦汉翻身栽倒，被番兵捉住。小姐得胜进关，

刁总兵左臂未好，见小姐捉了矮将，抬头一看，不是昨日的，说：“拿去砍了秦汉才得还魂，只见刀来斩他，他有钻天帽，腾空而去。刁家父女一见，吓得胆战心惊：“如何唐营二个矮子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？大唐有此异人辅助，所以势如破竹，来到这里。我主误听苏宝同，起兵惹出祸来。幸亏我家有金铃宝贝，若无此宝，玄武关焉能保守？”一面打发番兵往朝中求救，一面准备迎敌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元帅在营，对众将说道：“连日出阵不利，秦将军又被拿去，此关如何得进？”秦汉回营，说起铃儿利害，我没有钻天帽，性命休矣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这个不难了，只消你二人今夜盗了金铃，就不怕他了。”元帅听了有理。命窦、秦二将：你们二人三更时分，盗金铃来，其功不小。”二将听了，满心欢喜。候到三更，一个上天，一个人地潜进关中。秦汉飞在云端之内，心中想到，我想这番女，花容月貌，师父前日说道：姻缘该配此女。今宵不如先到房中，做个偷香窃玉，眠他一夜，就死也甘心。算计已定，轻轻落下地来，躲在黑暗之中，专等夜深，闯进卧房。不表秦汉呆心妄想，再言刁家父女，连日得胜，商议军情。只见庭前一阵大风，吹落残灯，月娥屈指一算，对父说：“今夜不要安睡，恐有刺客进营盗铃。”总兵说：“女儿之言有理，交战全赖此铃，倘被盗去，有些不妙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放心，女儿自有奇谋。吾父防他行刺，须要甲兵护身才好。”刁总兵传令，点了五百番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明盔亮甲，灯球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，齐齐排列内堂之下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一虎到黄昏时候，在地下听得父女之言，说金铃挂在床上，竟往房中探出头来一看，见香房清雅，桌上红烛光明，果见天花板下挂着金铃，连忙取下，挂着衣内。小姐恐怕行刺，

同在内营，卧房无人。一虎想到：这样好床，不如睡在床上，天明回去。

不表一虎睡在床上，再言秦汉，挨到三更时分，摸到小姐房中，为何孤灯一盏，静悄悄并无使女。走到床前，只听得鼻息之声，说：“妙呵，原来小姐日间交战辛苦，早已睡了。且与他快活一番。”揭开绣帐，叫声“小姐，我来陪伴你。”一虎梦中惊醒，见说小姐，连忙抢住道：“小姐你来了么？”秦汉见不是小姐，原来是师兄，一虎一见是秦汉，二人满面羞惭。一虎道：“金铃我盗在此了，回去罢。”秦汉说：“师弟不要哄我。”一虎说：“谁来哄你？”取金铃一看，秦汉欢喜。一个钻天，一个人地，出了关门，来至营中，天色明了。二将上前交令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刁家父女，一夜未睡，守到天明。忽侍女来报：床上不见金铃。总兵听了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女儿金铃失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小姐笑道：“父亲，昨夜大风一起，孩儿就晓得这两个矮子，要盗金铃，将真的藏好，假的就放在床上。父亲昨夜问我真铃，不敢说出，恐怕他听见，却把假铃盗去。”刁爷听了，说：“女儿，你志气胜过男儿，为父的不及你了。”

再言秦窦二将，缴令已毕，细说其事。元帅大喜道：“令你二人功劳第一，昨夜辛苦了，回营安歇。”二将正要回身，有探子报说：“女将又来讨战，指明要盗金铃之人。”元帅即传令，命秦汉、窦一虎二人忙出营会他。二将得令，一同出营，来到阵前，笑嘻嘻把住棍棒。月娥大骂道：“昨夜偷盗金铃，就是你二人？看你贼头贼脑，不是好人。今日捉你回去，碎尸万段，以泄我恨。”秦汉、一虎笑道：“我的活宝，你如今没有出手货，只怕难捉我，倒不如随了我罢。”月娥听了大怒，舞动双刀，杀将过来，二将连忙接住，一场大战。战了数合，

月娥又把金铃一摇，二将见了金铃，钻天入地去了，月娥又来讨战，众将惧怕金铃，不敢出战，元帅传令，高挂免战牌。月娥见了，大笑回关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仙翁查看姻缘簿 迷魂沙乱刁月娥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言二将地中逃回，来到营前见了元帅，说：“小将弟兄二人，昨夜用尽心机，盗得铃儿，原来是假的，倒被他算计了。今日见阵交兵，几乎落了圈套，亏得地行，不致伤命。被他阻住兵马，焉得征西。”元帅道：“这便如何处置？”秦汉道：“小将下山之时，师父说：‘我该与番女有姻缘之分。’今见刁月娥容貌如花，不觉动了眷恋之心。他金铃利害，小将若回山中，去见师父，问个明白，再来军前效用。”元帅道：“秦将军既要前去，限你三日就回。”秦汉大喜退去，戴上钻天帽，腾空而去。一虎在旁听见，想道：“我在棋盘山，遇见薛小姐也有了心，后来要盗钹，元帅曾把小姐许我，反被飞钹合住。亏师父救了，我自觉无颜，不好说起，我想师弟此去不远，待我向前，叫他替我问问师父，不知姻缘到底如何。”算计已定，出营地行而去，却被一山挡路。将头伸了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大山，你看松柏成径，翠竹成林，飞崖峭壁，瀑布泉声，好一派山景。一虎心中一想：“我方才性急，望地下行来，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竟有这样去处，不是神仙所居，就是得道洞府。”一虎正在自言自语，只听得空中叫一声：“师兄，你为何也在这里？”一虎见了大喜，说：“师弟我对你说。”秦汉落地，一虎叫声：“师弟，你为婚姻要往山中问明师父。愚兄也为婚姻，特地追寻你，幸得此间相遇。要拜烦你，千祈代问师父，不知我与薛小姐姻缘若何？代我问一声看。”秦汉说：“晓得了。”

正要回身，只见一个白发老翁，打从山曲内走出，手抱竹

杖上前，问道：“你二人在此做什么？”二人一看老翁，童颜鹤发，仙风道骨，知他不是凡人。即忙叉手向前，深深一礼，说道：“我二人乃王禅老祖门下弟子，因奉师父之命，相助大唐薛元帅麾下征西，只为姻缘大事，要去求见师父问明，所以走此经过。还要请问老翁尊姓大名？”老翁笑道：“我乃月下老人，在此乾坤山修炼长生，已得神仙不老之丹。蒙上帝命我掌管人间男女婚姻。你二人既为姻事访师，今日有缘，待我与你取姻缘簿子查查看。”二人听了大喜，便道：“仙翁，既有姻缘簿在此处，快快与我二人查一查看。”仙翁道：“你们随我进洞，到三生石上查看便了。”

二人听了，同了仙翁来到洞前，上面写着“乾坤洞”三字。进了洞中，面前有一石板，写着“三生石”三字。仙翁说：“你们在此等候，我取簿子来看。”二人应诺，仙翁取出簿子，放在三生石上，揭开一看：上写着“竇一虎该配薛金莲，秦汉该配刁月娥，乃宿世姻缘。”看完，仙翁向二人说道：“你二个矮子，倒有这等大造化。如今不必耽搁，快去求师父作主为妙。”二人听了，拜谢老人，出了洞门分手。

一虎大悦回营。秦汉即向前行，不觉来到山中，进洞见师父。王禅老祖心早明白，说道：“徒弟，你此来莫非为玄武关刁月娥摄魂铃之事么？”秦汉说：“正为如此，故来见师父。”又将遇着老人之言说明，弟子念念不忘，请师父与弟子作主，成就婚姻。”老祖说：“那刁月娥虽是与你有缘，应该配合。他是竹隐山金刀圣母徒弟，我与你同到竹隐山，求他作主，完就夫妻，好请元帅西下。”秦汉听了大喜，同了师父出门，驾起祥云，片时来到。仙童报进，圣母闻知，出洞接入。问说：承蒙光降，有何见教？望道友说个明白。”老祖说道：“贫道无事不敢亲造。只为令徒刁月娥，他把金铃挡住玄武关，元

帅不能征西，要道友将金铃收回，并来作伐。”就叫秦汉过来，拜见师父。秦汉拜完，圣母说：“此位何人？”老祖说：“就是顽徒秦汉，他与月娥有姻缘之分，过来相求。”圣母听了，抬头一看，见他身短体小，面貌不扬，怎好配我徒弟？开言说道：“收取金铃容易，若说亲事难成。”王禅老祖言道：“道友，贫道也只为小徒容貌丑陋，难配月娥，故来相恳，周全成人之美，我小徒感恩不尽。”圣母暗想：“若不允，道友面上不好意思；若允了，刁家父女不肯。”

正在踌躇，有仙女报道说：“外面有一个三只眼金面孔道人求见。”圣母听了，连忙出来，迎接进洞，认得是氤氲使者。老母见了大喜，上前相见，分宾主坐下，圣母说：“使者此来为何？”使者说：“蒙月下老人指引，说唐将娶一虎，与薛金莲有宿世姻缘，秦汉与刁月娥为夫妻。恐他二位美人不嫁丑汉，违逆天命，故此特往乾元山，借了迷魂沙，变俏符，两件宝贝，特来见道友。撮合成亲，完一宗公案。”王禅老祖听了暗喜。圣母听了暗想：他奉了玉帝旨意，配合人间夫妇，逆不得天命。开言叫声：“道友，既蒙借得迷魂沙，此时可付与秦汉拿去。待他迷了他，自然允从亲事，贫道再来撮合便了。”秦汉接了迷魂沙，依计而行。又与变俏符一道，道：“先对师兄说明，唐营成亲。”氤氲使者见他允从，辞别回复老人，王禅老祖也作别回山。

再说秦汉先到唐营，一虎在那里等。见了秦汉，问事体若何，秦汉细细说明，交付变俏符。飞到月娥营中，其时正打初更，将身钻在纱窗之外，只见月娥卸下妆来，内衬桃红紧身，外罩淡黑背心，下着湘江水浪裙。看她格外齐整，坐定身躯，手托香腮，昏沉睡去，秦汉就胆大了。喜得房中侍女尽皆安睡。就将迷魂沙身边取出，轻轻弹在月娥身上，只见月娥着了迷魂

沙，乱了心，似梦非梦，说道：“好笑，我家爹爹误我青春，我一向过了，今夜好不耐烦，欲火禁不住。”只见来了一位郎君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却好十六七岁，走近前来，含情带笑，说：“小姐，我乃王禅老祖徒弟秦汉，与你有宿世姻缘。今夜前来会你，望小姐不要推却，成就好事。”小姐被迷魂沙乱了心，并无主意，半推半就，被秦汉抱入床中，解带宽衣，落了许多好处。那迷魂沙一时三刻要醒的，睡到天明，吓得月娥魂不在身。身边一摸，睡着一个男子，被他双手搂住，说：“不好了，被他放肆了！”只得起身，立刻穿好衣服，大呼小叫，又羞又愧。惊动了刁爷，赶进房中，说：“女儿，奸细在哪里？”小姐含羞带泪，并不开口。

秦汉在床上大笑道：“老丈人，你家女婿在床上。昨夜已经成亲，伏望岳父不要发怒，待我穿了衣服，好来拜见。”那总兵大怒，揭开纱帐一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！你是唐营矮将，赤条条睡在床上，分明女儿被你污了，教我怎好为人？”气冲牛斗，七窍生烟，将他一拧，传令：“捉得奸细在此，绑起来，推出辕门，碎剐凌迟示众。”诸将得令，如狼似虎，将秦汉绑着，正要开刀，只见云端内来一仙女，身骑仙鹤，飞下月台说：“刀下留人！”总兵认得是金刀圣母，忙出位迎接，见过了礼，立刻命小姐出来。小姐闻知，出外拜见师父。圣母说：“刁将军，令爱与唐将秦汉，乃宿世姻缘，应当配合。恐月娥嫌其貌丑，有违天命，连师父也不便，故烦氤氲使者，借取乾元山迷魂沙一撮，前来迷乱月娥，实非秦汉之罪，伏乞将军放他。他是王禅弟子，祖父秦琼，封护国公；父亲秦怀玉，当今驸马，三世公侯，不为辱了令爱。看我面上，何不投唐，不失封侯之位。”小姐听了，身子已被所污，钝口无言。刁总兵见女儿从顺，又有金刀圣母来劝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允了。命放下秦汉。

穿了衣裳上帐，拜见圣母，又拜见刁家父女。众将暗笑，好块天鹅肉，倒被这矮子先占食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刁月娥失身秦汉 窦一虎变俏完姻

再言刁总兵对秦汉说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如此无礼。不看金刀圣母之面，立斩汝首。如今归唐，你去说与薛元帅知道，快整備花烛，今晚亲送小女过来完姻。”

秦汉领命出关，回营见了元帅，说明此事，仁贵大悦。吩咐备花烛，等他投降唐营。正在忙碌，忽报桃花圣母来到。金莲小姐连忙出来，迎进圣母。父女营中相见，分宾主坐下，细说前来作伐：“令爱该配窦一虎，元帅当初应允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今日是团圆之夜，与令爱完姻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不悦；金莲小姐闷闷不乐。圣母见他父女不开口，明知嫌一虎身矮，便说：“这一虎回去，吃了仙丹，能会变化。如不信，唤他出来一看，就明白了。”元帅爷只得传令，唤一虎上前参见。一虎明知圣母说亲，把变俏符贴在胸前，将身一摇，变了七尺以上，身材美貌郎君。元帅父女看见说：“果然仙家妙术，真能变化。”况是建德之后，又有地行仙术，年前已经许过，只得允了。小姐见父亲允了，含笑应从。元帅说：“既蒙仙母作伐，下官就备花烛成亲便了。”一虎遂上前拜谢。桃花圣母辞别。是夜刁总兵送女来到营门归顺，元帅十分优待。两员矮将，当晚成亲，一虎仍变小了。金莲自知前生之事，况且月娥十分美貌，相配了秦汉，与我命一般的。月娥心内也这般想：金莲也肯配着矮子，同病相怜。此夜洞房花烛，万种风光，真说不尽。

再言元帅次日升帐，传命拔寨进关，养马三日，商议征西。刁总兵说：“元帅西进，左近下官手下有一十七路营寨。不消

一月，先平了十七营寨，然后西进。不然，惟恐他在后面，挡住粮道，为害不小。”元帅道：“刁将军之言有理。”命一虎、秦汉、尉迟号怀、尉迟青山、程铁牛、程千忠、罗章等分兵十七路，同了刁总兵一路招安，不从者打破营寨。不消一月，杀得西番营寨，番将番兵逃的逃，降的降，杀的杀。秦汉、刁总兵等得胜回营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西番败残兵将，逃入西番，朝见哈迷赤国王，奏明此事，说：“西番被大唐人马杀进，夺去了万里地方，许多关寨。今刁应祥献了玄武关，将女许配敌国，又夺了十七寨。大兵已进西番来了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听奏，大惊失色，跌倒龙床之下，班中闪出一员大将，头戴金貂，身穿貂裘服，足下乌靴，出班奏道：“臣西云王黑里达，后奏狼主：自古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大唐薛仁贵虽然英雄，只怕难敌我邦杨藩。他十分骁勇，镇守白虎关，决能恢复。请狼主再发雄兵，前往白虎关相助。”哈迷王回嗔作喜，说：“王叔之言有理！孤家传旨，即日发兵，往白虎关助战。”众臣朝散。

不表番王之事，再言大唐元帅，平了十七寨，命新降总兵刁应祥：“领兵谨守十七寨，莫被番兵侵夺。”应祥得令，督令精兵，各守关寨，自仍镇守玄武关。元帅领大队人马，离了关头，滔滔一路前行。到了琅玕寨，传令扎营。次日正要打寨，只见寨门大开，番兵献册投降。元帅兵马进琅玕寨，停留寨中。是夜窦仙童生下一子，元帅、夫人大悦，取名薛勇。过三朝出寨，又往前行。行了三月，来到豹尾寨，寨中番兵早已逃去。大兵进了豹尾寨，安下营盘。军中陈金定也产下一子，元帅喜之不胜，对夫人说：“前日孙儿，下官留下名字，今日夫人取名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大孙取名薛勇，二孙取名薛猛。”元帅大喜。传令三朝之后，拔寨前行。命秦汉、窦一虎带领本部精兵，

攻打白虎关。

二将领令出寨，在关前叫骂，说：“快报与关主知道，早出来会我！若不献关，我爷打进关中，叫你一关蝼蚁一个不留。”早有番儿报进关中去了。那守关主将姓杨名藩，生得眉浓眼大，面如铁锅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这日正在私衙，与左右偏将议论薛仁贵之事，忽有小番报进，说：“平章爷不好了！大唐兵将实为凶勇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兵马已到关前了。有将来讨战，请平章爷定夺。”杨藩听了大怒，吩咐备马，取甲抬刀。左右听了，取过盔甲。那杨藩头戴虎头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坐下一匹乌驹马，手执金背大砍刀，领了兵将，来到关门。传令放炮一声，关门大开，落下吊桥，冲出阵来。秦、窦二将敌往交锋五十余合，你看二将是步战的，跳来跳去。杨藩在马上愈觉用力，不能胜他，忙向袋口取出棋子，喝了一声：“照打！”二将抬头一看，正中面旁，负痛而逃，败进营中。元帅见了大怒，点偏将十二员出阵，又被金棋子打破，头青鼻肿，大败而回。

元帅说：“不知何物，那杨藩敢败我十四将。”带领秦汉、罗章，亲自出阵。三人冲到阵前，敌住杨藩。杨藩大怒说：来者何人？通下名来，好取汝之首级。”元帅听了大怒道：杀不尽的番奴，敢出大言，只怕闻我之名，吓破你的胆，我乃征西大元帅薛便是。”杨藩说：“这老匹夫就是仁贵么？”元帅说：“既知我名，何不早早献城！”杨藩说：“你家儿子夺我妻杀我岳父、二舅，今日相见，正好报仇。放马过来！”元帅大怒。把手中画戟迎面刺来，秦汉、罗章见主将动手，两条枪蛟龙一般挑来。这里杨藩焉能抵得住，倒拖大刀，败下阵来。元帅后面追赶，杨藩取出金棋子打来。元帅大惊，泥丸宫现出原形，是一只吊睛白额虎，抓住棋子，落下尘埃，才放下

胆，举手中戟，喝声：“那里走！”拍马追赶。杨藩带转马，把手中刀迎住方天戟，说道：“薛蛮子，你头上白虎那里来的？”元帅答道：“大唐名将，故有神虎相助。你金棋子都打完了，不能伤我。快快下马投降，免汝一死。”杨藩看来战他不过，把身子一摇，现出三头六臂，青面獠牙，举手中大刀，劈面砍来。元帅看见说：“原来是一个怪物，不要与他战。”即忙左手拈弓，右手拨出穿云箭，搭上弦，“飕”的一声，一箭射去。只听杨藩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射中左边头上，几乎落马，负痛而逃。元帅也不追赶，鸣金收军。

杨藩败进关门，扯起吊桥，进了帅府。心中想到：果然薛仁贵骁勇，又有神虎来助。不如今晚往观星台一看，就明白了。候到天晚，走上星台，四面观看星象，只见唐营白虎星高照。原来薛仁贵白虎星临凡，故此今日阵上现出白虎，把我金棋子抓落。此处有一座白虎山，正犯他性命。不免明日出兵诈败，诱上山中。把撒豆成兵之术，伤他性命便了。算计已定，下观星台。

再言次日杨藩全身披挂，出关讨战，探子报知元帅。元帅大怒，立刻传令，分兵四路出营，排下一个阵图，名为“一字长蛇阵”。元帅喝道：“昨日逃去，今日决个雌雄。”说罢，把手中方天画戟一竖，刺将过来。杨藩把大刀往戟上架住，冲锋过去，回转马头，把大刀往面上砍来，仁贵把戟架住旁首。两下交锋，战有三十余合。元帅把戟梢一指，四支兵马围将过来，把杨藩困在核心。传令：“不许放走，必要活擒。”杨藩看来没法，望西而逃。正逢着罗章，喝声：“那里走？”把枪劈面刺来，杨藩叫声“不好！”将金棋子打来，正中罗章面旁。手中枪一松，被杨藩杀出重围，落荒而走。元帅传令众将，快追番将。追上二十里，程咬金说：“元帅，穷寇莫追，放他去

吧。”元帅道：“老千岁，那番奴被本帅用长蛇阵围住，要活捉他。他仗金棋子利害，打中先锋，冲阵而逃。不进关中，决无逃处。此时不擒，更待何时。大小三军，与我追上前去。”众将：“得令。”一齐追杀上去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白虎关杨藩妖法 薛仁贵中箭归天

方才话言不表，且说仁贵看看追到山林地面，探子报道：“杨藩逃上高山去了。”元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一同追上山去。”元帅当先追上山。程咬金心中疑惑，喊道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！众将且慢进去，不要中了番奴之计。”命秦梦快追，请元帅回兵。秦梦答应，飞马追赶。再言元帅追上高山，抬头不见了杨藩，前有山石挡路，传令回兵。元帅正要退兵，忽听得四野鬼叫之声。抬头一看，只见杨藩立于高阜之上，手执葫芦，放出红豆无数，望空一撒，变成千百万的鬼兵，多生的青面獠牙，其形可怕，手执钢刀，把山头围住，只听得鬼哭神号之声。元帅大怒，喝道：“番奴！你把妖术惑我军心，你不要走，吃我一戟。”追到山阜上面。这杨藩一见，哈哈笑道：“薛蛮子，今番中俺之计，性命难保。”元帅听了，一戟刺去，只见杨藩身子一摇，就不见了，原来杨藩借土遁而回。元帅不觉心惊胆怯，吩咐亲随军兵，且退回去。那知四下阴兵布满，并无出路，只得再往前山。远看一座庙堂，走到庙前，元帅下马，抬头一看，上写着“白虎山神之庙”。不免进去，来到神前，撮土焚香，祝告一番，立起身来，上马前去。只见鬼卒比前番更多，元帅毫无主意，仰天长叹曰：“老天，老天！我薛仁贵英雄无敌，再不想今日中了番奴之计，被困在此，且待天明再处。”

再言窦一虎，天晚不见元帅回营，只得领兵前来，到山下程老将军扎营之处。程老将看见窦一虎来到，说：“你家岳父不听我言，追赶杨藩，被他诱上高山，用阴兵围住。我军欲要相救，杀不上去。秦梦杀上几次空回，如何是好？”一虎听了

大怒，说：“老千岁，独有我窦一虎不怕阴兵，待我上山相救岳父。”说罢领兵杀上。鬼兵挡住，只见磨盘大的石头打下来，吓得三军不敢前进，只好回来。见了程咬金说：“老千岁，阴兵果然利害。待小将去见岳母，再来相救。”就领三军回转，禀知岳母。夫人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金莲小姐胆战心惊，叫声：“母亲，爹爹兵困白虎山，此祸不小，女儿夜梦不祥。不如差秦汉释放哥哥前来，必能相救，不然爹爹性命难保。”

夫人听了，传令秦汉，往朱雀关放出丁山救父。秦汉领命，即戴上钻天帽，不消片时，来到关中监牢，放出薛丁山，细说一番。丁山听了大怒，说：“番奴如此无礼，困住爹爹，我不去救，谁人去救？”即同秦汉登程。秦汉钻天而回，丁山借了土遁，来到营中，拜见母亲，相见妻房妹子，方知生下两个孩儿。夫人说：“你父被困山林，快去相救。”丁山说：“谨依母命。”连夜造饭，天明披甲，出营上马，一支兵马飞出，杀到白虎山。见秦梦力战一员番将，丁山大喝一声：“我来也！”把马一拍，冲入阵中。秦梦一看，原来是世子，满心欢喜。番将一见来将大怒，提刀挡住，大喝道：“来将通下名来。”丁山道：“我乃征西二路元帅薛世子是也。番奴，本帅不斩无名之将，快通名来，我好记帐。”杨藩听说丁山二字，心中大怒：“我白虎关杨藩便是。你这畜生，强夺人妻，罪不容诛。把你碎尸万段，才泄我恨。”举起大刀砍来了。丁山忙把画戟接住，山前大战。战鼓齐鸣，喊杀连天。战到三十余合，杨藩不能取胜，又把金棋子打将过来。丁山身上穿的乃是天王甲，金棋子不能近身，一道金光冲出，杨藩双眼散乱，被丁山提起神鞭，亮一亮正中后背。杨藩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口吐鲜血，伏鞍而逃，飞奔进帐。

丁山一心救父，不来追赶。同了程老将军、窦一虎、秦梦、

秦汉领兵杀上。五将只见飞沙走石，鬼兵来挡住去路，磨盘大石打将下来，众将魂不附体。丁山心中一想，我闻妖法有撒豆成兵之术，用猪羊狗肉，将喷筒冲去，必然消灭。立刻传令三军：“速取羊狗血来，军前听用。”军士：“得令！”军士取到狗血喷筒等物，将狗血灌满，望山上喷去，鬼兵鬼将，影踪全无。乱了一日，天色晚了。再言元帅困在山头一日一夜，腹中饥饿，不能行走。立望救兵，心中昏闷，看见天色已晚，坐在拜台上，朦胧睡去。泥丸宫透出原形，是一只白虎，望山林奔出，正逢丁山领兵前来。五将杀上山来，只见林中奔出一只吊睛白虎，众人一惊。丁山一见，忙左手取弓，右手搭箭，一声响，正中虎头。那白虎大吼一声，回进庙中。众人赶到庙前，下马一看，说：“啊呀！不好了！白虎不见，倒射死元帅了。”

丁山抱住父尸大哭。咬金说：“你父是白虎星转世，现了原形，被你射死。朝廷知道，其罪不小。”一虎流泪，连忙回报进营，禀岳母细述此事。夫人与小姐一听此言，魂飞魄散，哭倒在地。仙童、金定闻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走到，叫醒婆婆、姑娘说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婆媳四人，骑马哭上高山。来到庙中，见丁山抱着父尸，在拜台上大哭。夫人、小姐也来抱住，放声大哭，叫声：“老将军，你盖世英雄，死在西番地面，我和你今日分别，叫我好不伤心。被畜生箭射误伤，真不孝之子，弑父之罪难免。”老夫人哭丈夫，骂丁山。小姐叫一声：“父亲，望你早平西番，回家享荣华。再不料番国未平，父亲先丧。恨哥哥不孝，救父反来杀父。”仙童、金定，也是痛哭道：“冤家你不孝，误射死公公，难免凌迟之罪。”丁山哭道：“母亲、妹子，二位妻房，不是我薛丁山忤逆不孝，有心杀父，只为父亲梦现真形，变成白虎，我那里知道，以致一箭射去，误伤其命，罪不容诛。且请母亲备棺，收回父亲尸首，

然后奏明圣上，把孩儿以正国法便了。”夫人哭住，传命衣衾棺槨，取到山头，收殓元帅。停在白虎庙中，设其灵位，供在正殿。众将齐来祭奠，人人挂白，个个举哀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王敖老祖，晓得是前世冤孽。借了土遁，来到山林，丁山接见，拜见师父。老祖说：“当初薛元帅射死丁山，亏贫道救活。今日元帅也被其射死，无人可救，一报还一报。元帅是白虎星下降，故现白虎。此关名白虎关，又有白虎山，合该命绝。今日丁山弑父，罪犯逆天，宝贝合当取来还我。你自将功赎罪，命或有救。”丁山听了师父之言，不敢不遵，只得将宝贝拿出，交还师父。王敖老祖收了宝贝，驾云而去。咬金看见元帅收殓完毕，于是辞别夫人、众将，备马径往长安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杨藩败入关中，紧守一月，想道：“为何不来打关？”有番儿报进，说：“平章爷，唐营不知为何皆穿白，莫非主将身亡，不来攻打。”杨藩听了大喜。晚上星台一观，果然白虎将星移位，想道莫非被鬼杀了，也未可知，待我唤鬼兵来问便了。口中念动真言，不料鬼兵被狗血冲杀，其法不应。欲买出兵交战，又怕神鞭利害，前日鞭伤，还未曾好，只得回到衙中。次日，忽报有青脸道人要见。杨藩接了进来，原来是师父，上前拜见。道人说：“葫芦内鬼兵，被薛丁山狗血喷坏，无用的了。我如今有一件宝贝在此，但是未曾炼好。教你方法：闭关可用仙丹活火神炉烧炼，名曰‘飞龙镖’，上阵能伤大将。汝当依法修炼，丹成之后，用之不穷。我因国舅苏宝同相求，众道友演说金光阵，不得功夫，即要回去。”将飞龙镖丹药付与杨藩，立刻驾云而去。杨藩往北拜谢，传令紧守关门，多加灰瓶、炮石、弩箭，以防攻打，却自修炼飞龙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唐太宗世民归天 唐高宗御驾征西

方才话言不表，再言长安城中，贞观天子在宫中，想起元帅薛仁贵父子征西，屡有捷报，夺了许多关寨，惟处处有异人挡住，不能一旦平复，望他得胜班师，君臣相会，朕才放心。天子思想，身价龙床，朦朧睡去。

梦中出了王宫，只见文武上前接驾，天子一看原来是秦叔宝、尉迟恭、罗成、马三保等，多说道：“陛下乃紫薇星君降世，今将复位。臣等文武西班，合当随侍。况左相星、右相星、白虎星，俱已复归原位。请陛下登殿设朝。”天子听了文武之言，随了秦叔宝等，来到云霞之内，只见一座宝殿。秦叔宝、尉迟恭奏道：“此乃陛下北极紫薇殿。”言之未了，只见左相星、右相星、白虎星俯伏朝门接驾。太宗天子传旨：“平身。”三人谢恩。天子龙目一看，原来是左相魏征，右相军师徐茂公，白虎星是征西元帅薛仁贵接驾。太宗进了宝殿，诸臣朝贺，分立两班，天子叫声：“薛王兄，朕命你征伐西番，未曾班师，为何也在这里？”仁贵上前俯伏奏道：“求主恕罪，臣兵到白虎关前，乃大数难逃。另差别将领兵，去平哈迷国。谢恩万岁万万岁！”太宗听说“大数难逃”四字，不觉大惊。忽听景阳钟声，惊醒了天子。睁开龙目一看，不见了两班文武，原来睡在龙床之上，想起梦中之言，难道寡人天命要绝了？梦中之事，不可深信。只听得五更三点，驾临早朝。

文武朝见已毕，天子说：“众卿有事启奏，无事退班。”降旨未了，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红袍金带，足登乌靴，头戴乌纱帽，执笏当中奏道：“臣钦天监监正李云开，有事启奏陛下：

臣昨夜司天台夜视星象，见西方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坠子番地，应在白虎位下。随后见北极垣中，二小一大，三颗明星落地，主朝中大臣归位。”太宗听奏，一发心惊。又有黄门官捧本进朝，俯伏金阶呈上。天官接了，放在龙案之上。天子龙目观看，原来是左相魏征、军师徐茂公，均已亡故，其子上本。天子见了两本，龙目中滔滔泪下，说道：“他二臣有许多功劳，正好享福，为何一齐归天？朕心好不伤感。”传旨内监，钦赐御祭御葬，王太监领旨前去。黄门官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今有鲁国公程咬金，由西番回国，入朝见驾。现在午门，未蒙宣召，不敢擅入。”天子想起三更之梦，魏征、徐茂公已应了，老将回朝，薛元帅肯定性命难保。传旨上殿。

咬金俯伏金阶二十四拜，天子说：“程三兄平身。”谢万岁！”宣上金殿，赐坐问道：“程王兄，西番归国，可知薛元帅何日班师？”咬金听了，眼中泪下，奏道：“征西薛仁贵，兵打白虎关，被番将杨藩使妖法；用阴兵围住白虎山。其子丁山兴兵救父，同老臣一齐上山，谁想山前见一白虎，丁山放箭射死。啊呀！万岁，原来白虎就是元帅真形。箭伤白虎，庙中元帅身亡。望主速定丁山之罪；虽是无心，其罪不小。”

天子听说仁贵射死，哭倒在龙床之上，道：“寡人亏你征东十大功劳，西番未平，良将先丧，叫寡人好不痛心也。如何是好？”哭得心伤，口吐鲜血。吓得两班文武内侍，飞报太子李治。李治惊得魂不在身，来到龙庭，扶住父王。传旨退班回宫，交三更之后，太宗驾崩。

传旨：先将哀诏颁行。各官穿白开丧三日，二十七日行孝，然后新君登位，是为高宗皇帝。文武尽穿大红吉服，分立两旁。只听得东边打起龙凤鼓，西边打起景阳钟，奏乐之声。前面三十二位太监，一声吆喝，新君临殿；后拥二十四名官娥彩女，

随侍龙驾。两把龙凤宫扇分开，来到龙案，身登宝位，珠帘放下。只见底下文武朝见，山呼已毕。李治大喜，说：“诸卿平身。”众臣谢恩起身，分立两班。传旨改元年号，唐高宗皇帝，国号永徽。天子先颁喜诏，通行天下，立王氏娘娘为正宫，立李显太子为东宫。这忙非止一日，天子就把龙袍一转，驾退回宫，珠帘高卷，群臣各散。

次日天子临朝，传旨百官，俱加一级；天下罪犯人等，已结与未结的，尽皆恩赦，内有十恶不赦；钦赐功臣，筵宴已毕。就召魏旭见驾，山呼万岁。天子开言道：“魏征乃先王辅弼，朕不负功臣之子，封卿大夫左丞相之职，恩赐蟒袍纱帽。”魏旭封了左丞相，驾前谢恩。宣徐梁见驾，徐梁上殿前见。天子道：“卿之父与国运筹，以致一统江山，其功不小。封卿袭父军师之职，恩赐锦袍玉带。”“谢恩。”徐梁领旨谢恩。文武恩封已毕，对咬金说：“老王伯，元帅身丧西番，进退两难。朕今同王伯御驾征西，征讨叛逆。”传旨命东宫同魏旭监国，咬金为前队，兵马出了长安。一路滔滔，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出了玉门关，来到金霞关。一路上俱有文武迎送，百姓香花灯烛，好不热闹。不觉来到寒江关，不表。

再言樊梨花母女，孤孤凄凄，苦度衙中。梨花早已晓得仁贵身死，程老将军出关经过，想明日御驾亲来征讨，丁山难逃弑父之罪。待我做成御状告他，我善晓阴阳，丁山不该命绝，惩治他一番，叫他情愿心服。将弑父休妻两大罪写明，扮做村庄妇人，告他一状便了。

次日辰牌时候，只见旌旗曜日，前队藤牌兵，后队短刀兵，步兵多带弓箭，马兵手执长枪。四队雄兵过去，全副銮驾。两班文武，都骑高马。队队分开：文官紫袍金带，武官金甲金盔。羽林军拥护着天子，朝廷身骑龙驹，马前许多太监。程千岁随

了天子，看看相近关前，樊夫人同梨花抢出叫屈。天子听得，便问两边军士：“关前何人叫屈，即速捉来。”军士领旨，将二人捉住，来到驾前。手执御状，俯伏在地，口称冤屈。天子想：“此是西番外国之女，有甚冤枉，前来叫屈？如今要把西番化服，理当准状。”传旨：“取状纸过来。”太监领旨，就把状纸送上。天子龙目一看，说：“西番有村女告状。”阅过一遍，便将状纸交咬金说道：“老王伯必知其情。”咬金接来一看，奏道：“樊梨花不但有才，而且有智，真是国家柱石。他献关招亲，果然丁山不是。老臣为媒，他三次休弃，目睹其情，望吾主准状究明。”天子听了，龙颜大怒，传旨：“宣樊家母女见驾。”夫人、小姐领旨，驾前朝见。天子说：“赐卿平身。”龙目一看，果然樊梨花容貌超群，忙开金口道：“你母女情节，程王伯一一奏明，朕已深悉其情，准你状纸，泄恨便了。”樊梨花同母谢恩已毕。朝廷进关，一直西行。

樊家母女回转衙门，夫人说：“儿啊，难得大唐天子，准了状纸，又亏程老千岁在旁，代我母女说明冤屈。此番圣驾到了白虎关，定把丁山问罪，令他请罪。你可放心，夫妻得以完聚。”小姐听了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冤家把我三次休弃，要报他三次仇，磨难他一番，方泄昔日仇恨。”老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你们后生家，偏有许多委屈。据我做娘的看起来，还要三思。”小姐说：“母亲，若不将他磨难一番，焉肯服我？”夫人说：“女儿之言有理。”此话不表。

再言无子行到白虎关前，薛夫人率领众将来接驾，自陈一本，本上不过说射死因由，求主判断。天子看了，吩咐将丁山绑了来见驾。军士领旨，将丁山绑住，俯伏阶前，天子见丁山，心中大怒，传旨：“午时三刻，碎剐凌迟。”军士领旨，专等午时三刻开刀，此时把丁山魂灵吓散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樊梨花诰封极品 薛丁山拜上寒江

适才所言，将薛丁山绑上法场，专等午时三刻开刀。这边有仙童、金定各抱一子，营前活祭，抱头大哭，各诉前情。丁山哭道：“二位妻呵，我薛丁山前世做了昧心事，罚我今生颠颠倒倒。事出无心弑父，凌迟之罪难逃。我死之后，须要孝顺婆婆，抚养孩儿，长大成人，与祖父争气。”二妻哭道：“樊家妹妹二次救你，你倒三次休弃，所以有这样大祸。”丁山说：“二位妻呵！我今悔之已晚，不要埋怨我了。”二妻将一杯酒送上，说：“你吃一杯，以尽夫妻之情。”丁山含泪饮了。金莲也来祭兄，同了窦一虎营前活祭，也有一番言语。众将文武，见龙颜大怒，不敢驾前保奏，呆呆相视。内中闪出程咬金，俯伏驾前奏道：“老臣想西番未平，逆谋未除，倘斩丁山，苏宝同复起兵来，谁能敌之？丁山虽是不孝，罪不容诛。目下用人之际，臣保他将功折罪。若破番兵，非寒江关樊梨花不可，此人足智多谋，更有仙术。伏望吾王权赦丁山死罪，贬为庶人。令他步行，青衣小帽，到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到来，万事皆休。若不能请到，再行治罪。望乞圣裁。”天子听奏，说：“老王伯所见不差。”“是，领旨。”正当午时，合家老幼啼哭活祭，只见老将走出来，恐是催斩，吓得众人魂消胆震。刀斧手正要动手，老将连叫：“刀下留人。奉朝廷旨意，权赦丁山，贬为庶人。青衣小帽，不许骑马，步到寒江关，请到樊小姐出兵，赦汝的死罪。刀斧手放绑。”丁山山呼万岁，谢了皇恩，合家老小欢喜，都来拜谢，说：“若无老千岁保奏，丁山性命不保。”

丁山死中得活，更换了青衣小帽，别了众人。一路步行，直往寒江关。

再言程咬金复旨，将情细奏：“梨花二次功绩，愿王封赠他，重起威风。”天子准奏，御笔封赠，旨下：樊梨花有功于国，封威宁侯大将军之职，钦赐凤冠一顶，蟒袍一领，玉带一条。打发天使飞马前去，天使领旨而去。

再言寒江关樊梨花，善知阴阳，早已知道，等候诏至。这日有深子报进，说：“圣旨到，快设香案。”天使开读已毕，樊梨花在香案前谢恩。方知官封侯爵，满心大说。送出天使回转，众将俱来恭贺。重起威风，日日教场操演，以备西征。

不表樊梨花之事，再言丁山在路，渴饮饥餐，凄风冷雨，艰苦异常。走得脚酸腿疼，叫声：“天呵！我薛丁山命好苦。樊梨花这贱人，犯了许多恶迹，誓不与他成亲，把他三次休弃。他怀恨在心，此去请他，谅必不从。虽然怪我，已经奉旨请他，不敢违旨。”算计已定，不一日早到关前。身上穿了青衣小帽，无颜问人，伸伸缩缩。看天色要晚，说不得丑媳妇，总要见公婆之面。只得含着羞耻，把头上罗帕一整，身上布衫一理：“我官职虽然削去，官体犹存。”摇摇摆摆，进了关门，大模大样，叫道：“门官，与我通报夫人、小姐，说薛世子要见。”那门官听得，走过去一看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在此大呼小叫。”丁山说：“我是薛世子，要见夫人、小姐。”门官说：“你云薛世子，如今在那里？吾好去报。”丁山说：“在下便是。”门官说：“快走！放你娘的屁！薛世子同元帅前来征西，好不威风。看你这人狗头狗脑，假冒来的。禀了中军，打你半死才好，与我走你娘的路。”丁山听了，满面羞渐。也怪不得门官，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只得忙陪笑脸上前说道：“门官，我真是薛世子，假不来的。因犯罪，朝廷削去官职，除了兵权，

贬为庶人，前来求见。”门官说：“你原就是薛世子，犯法削职，令人快活。你可为忘恩负义之人，小姐救你两次性命，你三次休他。今来求见，有何话说？”丁山叫声：“大哥，不瞒你说，只为我犯了刖罪，亏得程千岁保奏，奉旨前来，请樊小姐破番邦，将功折罪。相烦与我通报一声。”

门官听了“奉旨”二字，不敢耽搁，稟知外中军。中军连忙传令，里面走出女中军，问道：“何人传声？”外中军说：“薛世子奉旨前来，请千岁爷出兵。故此传报。”女中军道：“且站着，待我通报。”进内衙稟知樊梨花。梨花听了，恨声不绝道：“你传话对他说，千岁亲奉圣旨，官封侯爵，永镇寒江，要操演人马，不得功夫接见。既然圣旨要我出兵，拿凭据来看。”女中军领命，出了私衙，叫一声：“外中军过来，千岁说：‘既然如此，可有凭据？’”外中军、门官说了，丁山听见呆了，前日性急，不曾奏过。凭据全无，如何请得动他？今番空回，性命难保。只得硬了头皮，又要开言。只听三声炮响，就封了门。门军说：“薛世子，封门了，外面去，有话明日再稟。”丁山听了，只得回饭店安宿一宵，夜中想起樊梨花，当日十分爱我，故此弑父亲兄，献关招亲。待我明日细告前情，他必然怜念，决是去的。思想一夜不表。

次日天未明，丁山早早抽身，梳洗已毕，穿好衣服，来到辕门。只见大小三军，明盔亮甲，排齐队伍，伺候辕门。只听得三吹三打，三声炮响，大开辕门。内中传令：大小三军起马，往教场操演。那外面答应如雷，人人上马，一队一队，向前而行。后面许多执事，半朝銮驾，前呼后拥，樊梨花坐了花鬃马，头戴御赐凤冠，身穿蟒袍，腰束玉带，足登小乌靴，威风凛凛。丁山不敢上前去稟，掩掩缩缩，满面无颜。却被小姐看见，说：“中军官过来，问那青衣小帽是什么人，闯我道子，莫非奸细？”

与我绑入教场究问。”八人牌官，一齐答应，将丁山捆绑，带往教场。

梨花来到教场，三声炮响，大小三军分立两旁，一齐跪下。小姐下了马，升了演武厅，坐在金交椅。众将打躬，分立两旁。樊梨花传令带奸细过来。牌官答应，即将丁山放在案前。丁山吓得魂不附体，爬起身来，立而不跪。梨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奸细，见本侯倔强不跪！”丁山说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肯低头拜妇人？我奉旨前来，你反面无情，不认得我么？”梨花说：“原来你就是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既说奉旨前来，圣旨在那里？好设香案开读。”丁山无言可答。梨花说：“一派胡言。女兵们把这畜生打皮鞭一百。”两旁女兵一齐动手，将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皮鞭抽打，打得丁山叫苦连天，说道：“小姐饶命，虽是我忘恩负义，须看我父母之面，饶了我薄情之人。从今以后，再不敢了。”小姐铁面不睬。丁山打了五十，死去魂还，吩咐住手，旗杆放落丁山。小姐说：“旗牌官来，你将薛世子背负回家，调养好了，着他回去见圣上，说千岁爷不奉诏书，断不出兵。”旗牌领命，背世子回到家中。丁山疼痛难当，恨恨之声不绝：“今日把我毒打，全没夫妻之情。嘎！我不仁，他不义，冤冤相报。我寻死罢了，又丢不下我母亲。”哭个不了。旗牌说：“世子，我劝你且免愁烦，不要悲痛。方才千岁爷叫我打发你回去，讨了圣旨，方许起兵。看你遍身打破，如何行走？且在舍下，调养好了，回去。”每日吃了些红花酒，大鱼大肉将养。

丁山身子好了，拜谢旗牌，作别起程。一路思想，心中好不苦楚。怎生见得圣上。也罢，少不得一死，硬了头皮，一路回来，晓行夜宿，不日到了白虎关，营前俯伏。值殿军官启奏，天子宣召进营。丁山俯伏驾前奏道：“臣薛丁山，前往寒江关

相请樊梨花出兵。他道我假称圣旨，并无凭据，将臣痛打五十皮鞭，不肯出兵。前来复旨，望王赦罪。”天子听奏，龙颜大怒，道：“朕前吩咐，若请不到樊氏，以正国法。”传旨：“推出营前斩首。”御林侍卫遂将丁山绑了，推出营前。吓坏两旁文武，闪出军师徐梁，奏道：“世子薛丁山，英雄无敌。国法该斩，臣保他七步一拜，拜到寒江，求得樊梨花回心，前来见驾出兵，以赎前罪。伏乞圣裁。”天子准奏，传旨放了丁山，丁山遂进营谢恩，出营又谢了徐梁。徐梁道：“贤弟，我和你同是功臣之后，为国求贤，何谢之有？我在驾前保奏你七步一拜，拜上寒江关，恳求樊小姐出兵，圣上方赦你死罪。若请不到，其罪难免。”丁山流泪道：“徐恩兄啊，可恨樊梨花，必要圣旨为凭。若无诏书，只怕求恳不动。”徐梁说：“贤弟这情由，怪你自己不是，不该三次休弃，怪不得他作难。圣上旨意，无非要你拜樊小姐回心，岂有圣旨与你？依我的主见，照七步一拜拜去，樊梨花起了怜念之心，前来见驾，也未可知。”徐梁说罢，别了回去。丁山好不沉闷，不敢回去见母，备了一只香几案，七步一拜。一路想起，好不伤心，拜得腰酸足痛，饥餐渴饮，吃了多少辛苦。

不表薛丁山路上之事，再言梨花打了丁山，旗牌调养好了，放了他，心中早已算定，差人打听。这一日，探子禀了小姐。小姐说：“你到白虎关打听世子消息如何？”探子立起身，将此事细说明白。小姐说：“如此，再去打听。”探子领命，小姐打发探子出去，心中不胜欢喜：“想你前次休弃我，我今日三次难你。”遂即来到后堂。夫人说：“我问你，丁山打了皮鞭回去，差人回来，说唐王把他什么样了？”梨花将差人之言说了一遍。夫人大喜：“难得唐王与你出气。他七步一拜，前来请你，你须念公婆之情，依他恳求出兵便了。”小姐听了，

把手一摇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冤家做得薄情，使我怀恨在心，还要弄他颠颠倒倒，才好心服。”不知弄出什么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难丁山梨花佯死 薛丁山拜活梨花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言梨花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有起死回生之术，戏弄他一番。”夫人说：“人死焉有回生之理？”梨花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学庄子仙术，待孩儿诈死，传令三军，俱穿白衣，备俱棺木，将儿成殓。正堂可设具灵座，人人大哭，个个悲伤，候冤家到来，母亲还要假哭，痛骂他一番，埋怨他忘恩负义，好叫他心服情愿。”夫人听了，深信女儿变化，满口允承。小姐登时诈病，三日之后死了。三军闻知，均皆痛哭，挂白开丧，件件端正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薛丁山吃尽千辛万苦，登山涉水，七步一拜，拜得脚跟肿痛。若还不拜，其罪非轻。打起精神，一路拜来。看看将到辕门，只见辕门挂白，心中大惊：“不知死了谁人？不免闯进去，问个明白。”手执香凳，那军士认得的，开言叫声：“大哥，那千岁衙门死了那一个？挂白在此？”军门听了，双眼流泪，叫声：“世子，不幸千岁得了急病，三朝亡故了。”丁山听了，吃惊非小，跌倒在地，半晌方醒，叫声：“天呵，我薛丁山何等命苦。吃辛受苦，拜到这里，只求小姐回心出兵，不料小姐急病而亡，怎好回复圣上？也罢，小姐虽然身死了，待我拜到灵前，诉明心迹，回去死也甘心。”军门听说，报知夫人，夫人吩咐开门。丁山哭拜进堂，见了小姐灵座，放声大哭，叫声：“妻啊，我原自己不是，二次救我，三番休你，所以有此大祸。虽然小姐身死，怎好回旨，不知可有遗言么？”夫人在内听见，走出厅来，带泪骂道：“无义畜生！害她身亡，还要在此假哭。与我打出去罢！”一班女将手执皮鞭，打将来了。

丁山一见他们打来，转身就走，女将闭上内堂门了。丁山即啼啼哭哭，又被夫人数落一番，不敢讨遗表，只得再回白虎关。一路上许多苦楚，不表。

再言小姐重又开棺，对夫人道：“孩儿诈死，难这冤家。只恐朝廷知道，有欺君之罪。不如先上表章，陈情说明，差人先去奏闻，朝廷决不加罪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之言有理，赛过男子，神机妙算。快修表章。”小姐将表章写得情词恳切，甚是分明。内衙拜本，差人连夜起程，不分日夜，赶到白虎关下马，走入内衙，按本天官奏上。皇上见了樊氏奏表，龙心大悦，想西番有这等才女，要三难丁山。朕今用人之际，焉有不准，对程咬金称赞梨花能干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丁山一路辛苦，回到御营，哭诉天子。天子假意大怒：“朕差你去请樊梨花，说没有凭据，不肯出兵。今次又着你拜上寒江关，为何说梨花身死？明明一派胡言。既然病死，没有遗表？只是怪你三番休他，难你忘恩负义。前日徐军师保奏，若请不到梨花，立行斩首，你还有何说？”传旨：“将欺君杀父之罪，乱箭射死。”御林军一声领旨，将丁山绑在旗杆之上，专等行刑旨下。丁山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惊动了薛老夫人，同了两个媳妇、金莲小姐，看见丁山吊在旗杆之上，四十名弓箭手，扣弓搭箭，等候时辰到。夫人叫声：“亲儿，你犯上逆天大罪。两次有人保奏，今番性命难保，叫为娘好不痛心也。你不该三弃梨花，冤仇不解。他今权在手，自然要报仇。指望养儿防老，谁知反送你终。”说罢大哭，姑嫂三人见了，犹如乱箭穿心，营前大哭。程咬金在旁暗笑，连忙御前保奏道：“愿吾王准老臣之奏，再赦丁山，三步一拜，拜到寒江关，拜活樊小姐，方免其罪。此番若再请不到，老臣与他同罪。”天子闻言说：“老王伯保奏当准。”程咬金谢王万岁，传旨立

刻放绑。军上领旨，放了丁山。丁山又死中得活，进营面谢君恩，奏道：“臣谢不斩之罪，望王付恩诏，使臣好拜上寒江，拜得他还魂，好领兵西进。”天子难奏，传旨：程老将军赍诏前行。丁山谢恩退出，辞别众将，如今三步一拜，一发难过。程咬金道：“世子，老夫马上行得快。你步行，况且又要拜，是慢的了。你先动身，待老夫稍停一二日赶来正好。”丁山道：“多谢老千岁。”依然营前拜起。

再言樊梨花正在府中，差官回来说明此事。梨花大悦道：“三难冤家也不怕他不死心塌地，自然惧怕我，要他叩头拜回灵魂。”不表私衙之事。再言丁山三步一拜，正是六月炎天，拜得汗流如雨，看看又到寒江。只见后面来了一支人马，相近前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恰是程老千岁奉诏到此。薛丁山上前拜见，咬金道：“亏你后生家有此精神，三步一拜，拜得到此。若是我老人家，一拜也不能的。待老夫开读诏书，你慢慢前来，哭活樊小姐便好。”说了这二句，飞马即去。丁山听了，满腹疑心，想道：“方才老千岁之言有因，难道小姐不曾死？我丁山仍有性命。”一路疑疑惑惑拜去。再言咬金到了关前，探子报进，说圣旨到了。老夫人冠带出来迎接，说明此事。且待负义丁山拜活，然后开读，咬金听说，言之有理，就在公馆住下。

再言丁山三步一拜，来到辕门，开言叫声：“门军，快与我通报夫人。”夫人吩咐开门。丁山拜进内衙，对了灵座，双膝跪下，哀哀啼哭，诉说情由，均已皆认自己不是：“望小姐前仇莫记，与你夫妻和好，以后再不敢得罪你。你防魂必然晓得，早早还魂，同去朝见天子，救我一命。倘若再有差池，灵前立刻丧命。”说罢大哭，叩头不止。小姐棺中听得，只是不睬，丫环使女，见世子这般悲伤，尽皆下泪，看小姐怎样还魂。听得鼓打一更，丁山依然哭拜，但见灵幡肃静，并无人声。俄

而二更，丁山哭叫不止。鼓打三更，已交半夜，丫环侍女，俱皆睡去，独留世子在此，起来拜倒，哭得疲倦，就在拜垫之上，朦胧睡去。只见一阵明风，鬼哭神号，丁山惊醒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小姐，你阴魂出现了么？待我到灵帋里面相会。”只见众侍女沉沉睡去，见了棺木，将身抱住，叫声：“小姐，你阴魂来会我，我在此等你还魂。”忽见棺材盖悠悠掀起来了。丁山本来胆大，把棺盖揭开，只见樊梨花坐起来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好恨！”开眼一看，见了丁山，恨恨之声不绝。丁山大哭，忙扶起小姐，跨出棺材。那侍女丫环惊醒，看见了小姐，大家欢喜。忙请夫人，夫人假作啼哭，叫声：“女儿，难得你还魂，叫娘好不欢喜。”丁山大悦，轻轻跪落，说：“恭喜小姐还魂了。”小姐全然不理。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丁山虽然忘恩负义，幸亏朝廷伸你仇恨。如今消却前仇了吧！”小姐听了夫人之言，说道：“既是母亲吩咐，孩儿从命便了。”只见丁山跪在地下，小姐大喝道：“负心人！若不念圣上求贤之心，把你这个冤家，万剐千刀，方泄我恨。快起来，通报公馆，明日宣读圣旨，就此起兵。”丁山大悦，叩谢立起身来，却好天明。

夫人吩咐，去了灵位，以便迎接圣旨。丁山走出，报与老将军知道：“那樊小姐被我拜活了，请前去开诏。”咬金听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贤侄，你信服我么？你要真心诚意，自然拜活。”丁山道：“多谢老千岁。”同老将军来到官厅，梨花接旨，开读诏书谢恩，然后与咬金相见，说：“老千岁，前日玉翠山薛应龙，不服王化的草寇，被我用计擒他，认为世子，后因急变，又反上山中去了。今起兵西征，正在用人之计，我同老将起兵复旨，着丁山领兵一千，前去收服薛应龙，同来见驾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小姐之言有理。”丁山不敢违令，领兵往玉翠山而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樊梨花登台拜帅 薛丁山奉旨完姻

闲话不表，再说梨花来别夫人。夫人流泪道：“儿呀，你要记着白虎关守将杨藩，他父杨虎，与你父亲相好，将你自幼来配他。后闻他貌丑，虽央求媒妁，而为娘作主，终不允承。今日匹配薛世子，杨藩必不甘休，他若有左道旁门之术，此去大要小心。”梨花道：“谨依母命。”遂叩别了夫人，同老将军点齐大兵，出了寒江关，往白虎关进发。

再言丁山到了玉翠山，放炮鸣金，惊动了山中哨巡罗，报进寨中，后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有官兵杀进来了。”应龙听了大怒。结束披挂上马，带领喽罗，杀下山来。大喝道：“那里来的官军，敢来送死么？”丁山听了，把马一拍，提枪喝道：“应龙！为父在此，招你入军，同往征西。”应龙猛听此言，满心猜疑。遂道：“休讨便宜，我家继父薛世子，官封二路元帅，正是堂堂将帅，领百万雄兵，好不威风凛凛。你是何等人，敢来假冒，讨我便宜，吃我一枪，放马过来。”将长矛挺起来了。丁山把戟架住，喝道：“休得无礼！为父便是薛丁山。因在白虎关射虎，误伤你祖，朝廷遂将为父官职削去，重用你樊氏母亲，封侯挂帅，统兵征西，罚我在帐前效用，今令我前来招你，一同征西，快随为父回营交令。”应龙听了，即忙倒戈下马，跪在地下，叫声：“父亲，孩儿见父打扮不同，望爹爹恕罪。”丁山喜道：“快随为父前去。”应龙禀说：“孩儿前被爹爹绑出了辕门，惧怕而回。今后不敢去了。”丁山说：“前事休提，今日不必惧怕。快随我去交令。”应龙听了大悦。立刻传令，带了喽罗，同了丁山，离了玉翠山，一路

下来。

再言程咬金同樊梨花，入营朝见天子。谢了恩，山呼已毕，加封梨花，谢恩退出。进营拜见了夫人，夫人遂将前情细述，梨花也诉明因由。仙童等姑嫂三人，前来礼拜，叙了阔别之情。薛勇、薛猛兄弟也来拜见，梨花大喜。各赠黄金手镯，二人拜领。遂备酒筵欢叙。

再言丁山同了应龙，不一日来到营中，朝见天子，复旨谢恩。然后回到营内，见过母亲，一门尽皆欢喜。次日程咬金奉旨到营，合家见旨，皆跪下恭听宣读。诏曰：“梨花英雄无敌，智勇兼全，恩封征西大元帅、威宁侯。薛丁山暂放前罪，封帅府参将，帐前听用，就此完姻。”圣旨读罢，“谢恩。”请过圣旨，排香案供奉。咬金说：“今奉旨完姻，大媒为主，趁今黄道吉日，当晚成亲。”梨花欢容满面。丁山暗想：薛应龙与他年纪仿佛，又且相貌齐整。想这贱人隔了二年，不要与他苟合。待我今晚成亲之后，看他完全不完全，就明白了。此夜成了亲，归到营房，解衣宽带上了床上，将梨花两腿扳开，举起王英枪直闯辕门而入。梨花说：“冤家，你惯战沙场的好汉，奴家未经破身的英雄，要缓缓而战。”丁山不应答，一枪直入。梨花大叫一声：“痛杀我也！”丁山拔出枪来，将白绫绢拭好，拿来一看，多见元红，始悔前番我不是错怪他了吗？丁山回嗔作喜道：“小姐怕痛，免了罢。”梨花说：“冤家今来试我，我岂不知。但得无疑我是败柳残花的，就罢了，快些睡罢！”丁山仍然上床，骑在身上大弄起来。梨花咬定牙根，痛死也不作声。此事已毕，丁山转言奉承梨花，稍释前恨，一夜欢娱不表。

次日，咬金对丁山道：“此后小心，听候元帅呼喊，切勿倔强。”丁山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再言梨花戎装上殿，当驾前挂了帅印，御手亲赐三杯御酒。梨花谢了恩，退出御营，来到

将台。只见总兵官、游击、千把总、参将、参谋、都司、守备，济济一堂。这般武职，都是顶盔贯甲，一齐跪下，请帅爷登帐，梨花吩咐站立两旁。秦梦、罗章、尉迟号怀一班公爷俱到帐前，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，就此打躬。”梨花说：“列位王侯请了。本帅蒙圣恩拜为征西元帅，请众将各宜凛遵，听我号令。一不许奸淫放火，二不许纵兵掳掠，三不许畏刀避箭，违令者军法治罪。”当即点罗章为前部先锋，领兵一万夫到白虎关；命秦汉、窦一虎领兵为左右翼，一同前去；后军点了丁山，又点小将应龙，为军前护卫；点尉迟号怀为头运解粮，二运点秦梦，三运点尉迟青山。诸将一声得令，出营上马，多是金盔金甲，领兵而行。梨花下了将台，令月娥、金莲、仙童、金定四员女将，领了大队人马，放炮起程。朝廷旨下，遂命程铁牛、程千忠父子二人，将薛元帅灵柩，同夫人护送至界牌关巡顿，候平定西番，班师回朝归葬。二将领旨，到营中告知薛老夫人。夫人流泪谢恩。一同到白虎山神庙内，将仁贵棺柩，移往界牌关。

再言罗章先锋，同秦、窦二将来到关前，一声大叫，说：“快报与关主知道，早早出来会我。”小番报进，那关主杨藩，炼宝已成，伤痕平复，正要出关破敌。番儿报道：“启上平章爷，不好了！唐王拜樊梨花为帅，有将在关外讨战。”杨藩听了大怒道：“可恨这贱人，弑父弑兄，献关降敌，弃旧迎新，另嫁敌国，倒来攻关。”传命抬刀备马，杨藩披甲停当，上马提刀，带领三军，来到关前，吩咐放炮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冲到阵前。看见罗章头戴紫金冠，身穿白银甲，外罩白罗袍，坐下小白龙驹，手执梅花枪，面如冠玉，双尾高挑。见了杨藩，喝声：“丑鬼！快下马受死，免得小爷爷动手。”杨藩听了大怒道：“你乃无名小卒，快叫梨花贱人前

来会我。”罗章听了，说：“休要多言，看枪！”一枪直刺过来。杨藩把手中刀往枪上一架，冲锋过去，回转一刀，望罗章头上砍来。罗章把枪往刀上一抬，二人战了二十余合。杨藩见不能取胜，忙祭起飞镖，罗章抬头一看，见红光一道，直往面门上冲来，躲避不及，一镖正中肩膀上，坐不住马，仰面一跤，跌下马来。杨藩正待来取首级，被秦、窦二将抵住，有军上救回。梨花看见，忙取灵丹敷好，不一日痊愈。那杨藩见了二将，喝声：“杀不尽的矮子，你今又来交战。”秦汉道：“今番来取你性命。”棍棒交加，杀得杨藩招架不住，又祭起飞镖，二将看来不好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，逃走了。

杨藩收了飞镖，匹马杀到营前，大叫道：“背夫另嫁的樊梨花，快快出来，与原配丈夫答话。”探子报进，恼了丁山，应龙父子，二人上帐，禀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愿出去活擒杨藩。”梨花说：“番将杨藩，指名要我出去，你父子二人与我掠阵，我当亲自出去会他。”随急披甲上马，手执双刀，冲出营来。杨藩抬头一看，见冲出一员女将。但见头戴金凤冠，雉尾高挑，面如西子，貌若昭君，有闭月羞花之貌，胜如月殿嫦娥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外罩绣龙袍，足穿小缎靴，坐下腾云马，手执双刀。两旁四员女将，后面大旗上，写着“大元帅樊”。杨藩见了大怒，恨不得一刀两段。及见了梨花容貌，倒觉满口流涎，说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却被薛蛮子夺去，今日必要活擒他回关，成就姻缘，方雪我恨。”

不知擒得来擒不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梨花大破白虎关 应龙飞马斩杨藩

杨藩看见樊梨花，便道：“我乃白虎关总兵杨藩。吾父杨虎，与你父同朝之臣，将你许配与我，十有余载，因两地远隔，未曾花烛。你我今已长成，正要央媒完娶，因国舅苏宝同，惹得唐兵西进，两下相争，蹉跎至今。你怎么弃了前夫，另嫁敌国？西番虽是夷虎之地，你也晓得读孔孟之书，会达周公之礼，一女何能匹二夫？纲常廉耻，休得乖乱，莫若随我回关，狼主决不治你弑父杀兄之罪，你去想一想。”樊梨花满面通红，喝道：“丑鬼，对亲有何凭据？休得胡言！放马过来。”杨藩耐了性子道：“梨花你与我交战，旁观不雅。我是男子汉，倒惧内不成？见你花容月貌，不忍加害，劝你复还原配，免后懊悔迟了。”梨花说：“不要多言，放马过来，吃我一刀。”举起双刀，劈面砍来，杨藩将大刀架住，骂道：“贱人，不识抬举！我好意劝你，你反生恶心，既不罪你弑父杀兄，又来背夫乱性，真是红颜薄幸，妇人最毒。今日不斩你这贱人，誓不收兵。”忙隔开双刀，将大刀当头就砍来。梨花架在旁首，回转马来，将双刀如雪片舞来。杨藩急架相迎，两人大战，一来一往，战到三十余合，杨藩抵敌不住，带转马就走。梨花拍马追来，杨藩回头一看，见梨花追赶，忙祭起飞龙镖。梨花一看，见一道红光，直射下来，忙取出乾坤帕，往上一迎，只见万道毫光，把飞镖收去。大喝：“丑鬼，还有尽数放来。”杨藩又祭起十二支飞镖，在空中飞舞，烈火腾腾，直奔梨花。梨花又将乾坤帕抛起，顷刻万道毫光，把十二支金飞镖，化为乌有。杨藩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可惜炼就一年功夫，一日尽灭了。忙将身子一

摇，现出三头六臂，身高数丈，手端六件兵器，复使阴兵杀上，只见鬼哭神号，都是蓬头赤脚，青面獠牙怪鬼，杀奔前来。梨花笑道：“这些小技，可骗别人，我不惧你。”把手一指，数万鬼兵，反杀回本阵。杨藩一惊不小，番兵如飞而逃。杨藩见破了他法，带转马头就走，梨花祭起斩妖剑，将杨藩左手指头，斩了下来。杨藩大叫一声，负痛而走，收了法术，退入关中，将关门紧闭。敷好伤痕，打点明日出战，此话不表。再言梨花手下，月娥、金莲、仙童、金定四员女将，杀得番兵七零八落，得胜回营。众将上帐称贺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探子报进：“杨藩又在营前讨战，大骂元帅。”元帅闻报大怒，率领众将出营，来到阵前，喝道：“昨日饶你一死，今日又来讨战，只怕性命难逃。放马过来。”杨藩也不答话，抡动大刀砍来。梨花拍马相迎。战至三十合，又不能取胜，回马大败，梨花在后追赶。杨藩祭起金棋子，亮光万道打来。梨花向身边取出金棋盘祭起，也有万道金光，棋子落在盘内，犹如铸就一般。杨藩那里晓得，又把金棋子打来，仍然收去。一连发了三十六个金棋子，都在盘上帖定。拿移不动。梨花收完了棋子，重又杀出，说道：“你的棋子都被收了，还有什么宝贝？再放出来。”杨藩听了，魂飞天外，叹道：“把我两件宝贝，俱皆收去，今如何是好？”又把身子一摇，现出三头六臂，阴兵依旧杀来。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子，放出无数火鸦，把阴兵杀得无影无形。杨藩叫苦连天，正要逃走，梨花祭起飞刀，将杨想右手指头砍下来，一连几刀，连臂膀也砍下来。杨藩跌下马来，痛倒在地，梨花双刀正要斩他，忽听后面鼓声如雷，回头看见丁山督阵，擂鼓助战，暗思：杨藩虽未成亲，幼时却被爹爹误许婚事。见了丁山，心中倒觉不忍，意欲释放。早被薛应龙赶上，手起刀落，将杨藩杀死。头上一道黑

气冲出，直奔梨花，梨花一阵头晕，跌下马来。四员女将，直冲出去，救回营中。只见元帅面上失色，众将上前问安。你道为何？这是杨藩阴魂在樊梨花腹中投胎，后来生下薛刚，薛刚闯祸，害薛世满门三百余口在武则天手内。此是后话不表。梨花传令抢关，众将得令，一齐向前，杀奔关来。番兵见无主将，闭关不出，俱往沙江关去了。番民香花灯烛，出迎元帅，元帅人马进了关，接了圣驾，在帅府驻扎，百官朝贺，出榜安民。遂传令招抚，所管地方官，尽皆投降。停留半月，辞王别驾，起了大队兵马，离了白虎关，望西进发。

有一个多月，尽是黄沙扑面，好不辛苦，不觉来到沙江渡口。有探子报说：“沙江有百里之遥，并无船只，请元帅定夺。”梨花闻报，遂传令扎下营盘，不许乱动。便令秦汉：“飞过沙江，劝番民放船过来，渡我兵过江，好打头关。”秦汉领令，戴了钻天帽，片刻飞过沙江，落下地来。只见那番民凑集，买卖生意，与中国一样。那些船上插了红旗，十只一队，共有四百余号，停泊江口。秦汉一想：我奉将令前来诱骗，看他怎样办法，如何说得他们过去？正在踌躇，忽见一队番官，手拿令箭，说与众船道：“大老爷吩咐，大唐兵马已到江边，船只不许私开。违令者斩。”众船得令。秦汉心生一计：扮做番军。见番兵皆喂马料，三个成群，四个一队，或斗牌，或闹酒，营房内不见一人。遂将一付衣帽穿好，到一酒店门首，问道：“店家，将爷可在这里吃酒么？”店家说：“拿令箭的官儿，在楼上吃酒，寻他请进去。”

秦汉听了，来到里面。走上楼中，只见番官吃得半醉，衣帽脱在旁边，那番官见了秦汉说：“你是那个帐下来的？”秦汉哄说：“我是大老爷手下的长随，奉将令份作小军，探听军情。爷是那一处的？”巴都儿官番官说：“我是大老爷的亲随，

不认得你呀？”秦汉说：“小可是新充的，不曾拜会。我和你同饮三杯，叙个相识，小可做东。”番官道：“说那里话，自然俺家做东。”二人畅饮。秦汉说：“巴都哥，这支令箭，做何公干的？”番官道：“你还不知？”秦汉道：“小可新到，所以不知。”番官说：“我关主将是白虎关杨藩的父亲。因樊梨花降唐，打破了白虎关，将小将杨藩杀死，主将要与儿子报仇，差人往白狼山请红毛道人，并黑脸仙长。因二位仙友，神通广大，早晚必到。犹恐唐兵渡江，差我往各船去吩咐，不许开渡。”秦汉说：“原来如此。巴都爷请用酒。”番官竟吃得大醉，伏在桌上睡了。

秦汉即换了他的衣服，拿了令箭，走下楼来，对店家说：“有一锭银子在此，你收着。我有伙伴醉在楼上，我有公干去了。”酒家见了银子，说：“请便。”秦汉出了店门，来到江边，对众船军说：“大老爷有意降唐，吩咐四百号江船，连夜渡载唐兵过江，违令者斩。”众船军都说：“希奇！一日之间，两样吩咐。早上说不许开船，如今又要连夜过江。”秦汉说：“你们休管闲事，快些开船。”众船军依令，立刻开船，扯起风帆，滔滔去了。秦汉大喜，脱了衣帽，撇下令箭，飞过江来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番官醒来，立起身来，不见了衣帽、令箭，忙下楼问了酒家。酒家说：“方才那一位爷，留下一锭银子在此。穿了衣服，到江边去了。”番官听说，魂不附体。说：“不好了，中了唐人好计了！”说罢急忙赶到江边一看，大惊失色，说道：“该死了，船只一只都没有了。为何衣帽令箭在江滩上？幸喜无人拿去。”忙穿好衣帽，手执令箭进关，蒙混交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梨花破关除二怪 秦汉借旗收双徒

却说沙江关主将杨虎，深恨樊梨花不忠不孝，杀子之仇尤深。又闻兵临江边，恨不得活擒梨花，取出心肝，以祭吾儿，方消此恨。忽报红毛道人，黑脸仙长请到了。杨虎大悦，出关迎接，接进官厅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二位仙师说：“今蒙见召，有何话讲？”杨虎长叹道：“奈因小弟单生一子，被恶媳梨花所杀。特请道友来此，共擒此贼人，与此报仇，方泄我恨。”二人听了，恨道：“不消道友烦心，要报此仇，有何难处，都在我二人身上。”杨虎大喜，设筵相待。

秦汉见各船俱已渡江，飞向营中缴令，细说此事。梨花大喜，即令三军连夜准备，候江船一到，即要开船。众将得令，各预备停当。将及半夜，船只已到江边，一字排开。元帅传令，趁此明日，即速下船。众将得令，一齐下船，来到西岸。令先锋罗章打关，金鼓连天，炮声不绝。番儿报进，杨虎大惊，说：“这事奇怪，我已传令江船，不许过江，唐兵从何而来？”传令番官处斩，即出关迎敌。二位道人说：“且免出兵，待贫道先上关去，略施小计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杨虎说：“既然道友有计，相烦立刻开兵。”那道人来到关前，披发仗剑，扬尘舞蹈不表。

且说罗章杀到关下，只见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吓得罗章胆丧魂消，三军自相践踏。见两个道人，骑了白鹤，落将下来，大喝道：“唐将休走，吃我一剑！”罗章招架不住，拍马而逃。两个道人，在后追赶。后军飞报元帅，元帅大怒，率领四员女将，向前放过罗章。上前迎住，念动真言，喝散飞

沙走石。道人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破我术？吃我一剑。”梨花看见两道人：一个面如茄子，红须红发；一个面如黑漆，青发青须，眼睛也是青的，仗剑杀来。月娥飞马过来迎住，仙童忙来助战，杀得二道汗流浹背。金莲、金定也上前围住，两个道人那里招架得住，大败而走。四人在后追赶。那红毛道人，现出一条火龙，用烈火烧来，烧得四人败阵逃回。梨花看见，把手一指，有万丈水冲出，将烈火浇灭，火龙大败要逃。梨花喝道：“往那里走！”拍马追来，黑脸仙长抢出，说：“休伤我道友。”仗剑拦住。梨花手舞双刀来战，杀得他尿屎直流，摇身一变，现出四手八脚，一只螃蟹，口中喷出涎沫，顷刻大雾连天。梨花倒吃一惊，拍马如飞，回转营中。

黑脸道人收了法术，与红毛道人一同进关。杨虎迎住，说：“有劳二位道友，今日出阵，胜负如何？”红毛道人说：“樊梨花果然神通广大，我将烈火烧他，他将倒海之术浇灭。幸道友用雾迷他，不然，怎得收兵。”老将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久闻樊氏利害，不能报仇，誓不两立。”即令家中护送夫人回国。家将领命，遂与夫人流泪而别，杨虎全身披挂，同了二位道人，放炮出关，赶到唐营大骂，梨花倒觉羞惭。应龙上前说：“母亲，老匹夫如此无礼！辱骂母亲，孩儿出去，斩此匹夫。”梨花说：“我儿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

应龙得令，上马提枪，冲出阵前，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你骂那一个？吃我一枪。”杨虎把大刀迎住，一场大战。秦汉、窦一虎二将，见应龙枪法散乱，拍马来迎。两个道人敌住，祭起火球，打中秦汉面门，仰身跌倒。道人仗剑要砍，被一虎救回。复出阵来，道人又祭起火球，一虎地行走了。梨花出阵，对杨虎说道：“老将军，天命归唐。征西一路，各处关头，降者降，死者死，劝你归顺天朝，免得生灵涂炭。”杨虎骂道：“小贱

人，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！反来说我投降，吃我一刀。”把大刀往面门砍来。梨花双刀来迎，战了三十余合。旁边恼了金定，提起五百斤大锤，照杨虎头上一锤，打得脑浆进出，死于马下。两个道人赶出，怒道：“伤我道友。”仗剑砍来。二员女将迎住，红毛道人祭起火球，被梨花乾坤帕收去。道人现出原形，乃是一条火龙，大火烧来，那金定回身逃走。梨花念动真言，顷刻大水冲到，四海龙王将火龙围住，不能脱逃，被梨花飞刀斩为两段。半段飞入中原，半段飞入西番，后为混世魔王。那黑脸道人见了，骂道：“贱人，连伤我两道友，与你势不两立！”仗剑砍来。梨花又放飞刀，道人慌了，口吐雾沫，将天遮瞒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梨花无法，退兵十里，渐见天日。众将逃回缴令。梨花道：“大雾迷天，怎得抢关？”月娥道：“我师父有五灵旗，能破雾沫，差将前去借得旗来，可除妖道。”梨花大喜，即令秦汉往金刀圣母，求取五灵旗。

秦汉得令，戴上钻天帽，如飞而去。经过一高山，见有两员小将，各带兵马，旗分红白，在山上大战。秦汉飞下说：“二位将军不必相斗，有话问你。这相年少英雄，不去干功立业，野战何益？”二将住手问道：“你从空飞下，是神，还是鬼怪？说个明白。”秦汉道：“我不是神仙，不是鬼怪，乃是王禅老祖弟子，姓秦名汉。随驾征西，路阻沙江关，有妖道喷雾迷人。奉大唐元帅将令，往金刀圣母借旗，走此经过。今见二位英雄，何不随我同去征西，建功立业。岂不为美！”二人听了，下马便拜，说：“我姓刘名仁，他姓刘名瑞，均是大汉之后，伐匈奴到此。此间有东西二山，各人把守。他要占我东山，故此相斗。天幸相遇，愿拜为师。”秦汉大喜，收为徒弟，说：“待我借了旗回来，同你去见唐王便了。”二将依言，各自回山，收拾人马等候。

秦汉仍飞上云头，片时来到竹隐山仙人洞，只见洞中走出两位仙姑，手提花篮。秦汉上前说：“烦二位仙姑通报圣母，说王禅老祖弟子秦汉，要见圣母。”仙姑听了，说：“原来是刁家妹子之夫秦汉，清说明来意，方可通报。”秦汉说：“因奉樊元帅将令，为蟹雾迷阻沙江关，不能进关。我家月娥，说圣母有五灵旗，能灭雾沫，特来求取。除了妖道，即当奉还。”仙姑听了，说道：“稍等，待我前去禀知师父。”入洞中来蒲团前说：“师父，外面有王禅老祖徒弟，奉樊元帅令，来借五灵旗，去破雾沫。现在洞外伺候。”圣母道：“命他进来。”仙姑出来，遂引秦汉来到蒲团之下，见了圣母，跪下说：“弟子秦汉拜见。愿师父圣寿无疆。”圣母道：“你之来意，我已深知。”取出五灵旗付与秦汉，说：“要破雾沫，特旗一展，他性命难逃。”

秦汉拜谢出洞，飞上云端，望着高山飞下。刘仁刘瑞接着，秦汉说：“我先去缴令，你们随后就来。”秦汉飞向营中，说知前事。元帅大喜，传令打关。黑脸道人仍喷出雾来，元帅将旗一展，只听得霹雳一声，雾散云开。众将一看，忽有簸箕大一只死蟹。元帅大喜，吩咐抢关，那番兵倒戈投降。元帅进了关，一面上本报捷，一面出榜安民，又望空拜谢圣母，招降安抚番兵，停留半月。

有探子报道：“关外有二员小将，领部卒一千，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，要来投见。未奉军令，不敢放入。”元帅道：“命他进来。”刘仁、刘瑞进了帅府，参见元帅。元帅见二人一表人物，心中大喜，遂对秦汉说：“他二人是你新收的徒弟，带领本部人马，到你营中学习，立功之日，奏王加封。”秦汉得令，同二人一起拜谢。众将称赞不表。

次日二人拜见了刁月娥，于是二人尽心学习兵法，刘仁后

来与天竺国公主银杏成亲；刘瑞与真童国公主金桃完婚，此是后话。这一本是秦汉收徒弟团圆，欲知樊梨花征西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凤凰山番将挡路 薛应龙神女成亲

话说樊元帅得了沙江关，秦汉收了刘仁、刘瑞为徒，养马三日，查明国库钱粮，起兵西进。仍点罗章为先锋，秦、窦二将为左右翼，大兵五十万，放炮三声，离了沙江关，望西进发。一路上旌旗浩荡，兵将威风，行来尽是沙漠之地。走了半个多月，来到凤凰山。山上有一关寨挡住，传令扎下营盘。一声炮响，营盘扎得坚固。令罗章明日到关讨战，众将得令，放炮停当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凤凰山守将，乃是国王御弟，姓乌名利黑。身高一丈，红脸黄发，眼如铜铃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用两支竹节钢鞭。得异人传授，随身有一件宝贝，名曰“追魂伞”。闻知西番失了许多地方，番儿报说：“唐朝人马已到山下。”忙同众将至山下，将唐营一看，果然扎得坚固，号令严明。对众将说：“果然樊梨花名不虚传，深通兵法。趁他兵马初到，兵将劳顿，攻其无备，今夜劫他营寨，挫其锐气。”诸将说：“千岁神机妙算，我等候令。”包利黑大喜，回身升帐，点左右先锋蛮子海、蛮子牙：“你二人带领兵马一万，下山埋伏山林，听号炮一响，率兵杀入唐营。我有兵接应。”二人得令，领兵下山去了。自己全身披挂，骑上红鬃马，率领铁骑，下了凤凰山，偃旗息鼓而来。

再言梨花在营中，同众将赏月，忽听一阵风来，将灯吹灭，元帅大惊。丁山道：“这阵大风，须防今夜番兵劫寨。”元帅点头说是，传令众将，休得卸甲离鞍，调遣众将，营外埋伏，留下空营。众将得令，各自去了。且说乌利黑率领众

兵，三更时候，炮声一响，杀入唐营，不见一人，只有空营，大叫：“中计！”传令将前军作后军急退，唐兵听得炮响，各路杀来。应龙正迎着蛮子牙，罗章正迎着蛮子海。二人心急慌忙，枪法散乱，被应龙、罗章刺死，一万人马杀死大半。丁山冲入中营，正遇着乌利黑，枪鞭并举，两人大战。又来了应龙、罗章二人敌住，乌利黑全然不惧，又见四面八方齐杀来，看来难敌，虚晃双鞭，杀开血路而走。应龙喝道：“番奴往那里走？”随后追来，追到凤凰山谷中，却不见了乌利黑。回头又见乱石塞断路口，心中大惊，东奔西走，无路可通。守到天明，再回营去。

再言乌利黑入了山谷之内，却自收拾残兵回凤凰山去。唐兵杀上山来，矢石如雨打下，梨花鸣金收军，计点军士，不见了应龙，即令明早去寻。次日探子报进：“乌利黑在营前讨战！”元帅问道：“那位将军出去，擒此番奴。”早有罗章应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道：“先锋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罗章上马提枪，冲出阵前。见了乌利黑，大喝道：“番狗昨日败去，今日又来送死，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吾动手。”乌利黑大怒说：“唐蛮子休得夸口，放马过来。”一鞭直向罗章打来。罗章把枪架住，两下大战一场，战到一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

元帅令秦、窦二将出阵助战，要活捉番将。二将得令出战，喊道：“罗先锋，我二人来活捉这厮，回营请令。”乌利黑听说大怒，奋舞双鞭，敌住三般兵器，又战了数合，不能取胜。虚晃一鞭，冲开阵脚，大败而走。秦窦二人不舍，飞赶说道：“红脸番贼慢逃，吃我一棍朝。”那乌利黑回头一看，见二将追来，心中大喜。背上取出一柄宝伞，撑将起来，一摇，二将都跌倒在地，番将抢出绑好，乌利黑打得

“小将三人大战，番将诈败而走。窦、秦二将追去，他将一柄宝伞，撑开一摇，只见花花绿绿，二将顷刻跌倒，被他捉去。小将想来，必是‘追魂伞’，不敢去救，特来报知。”元帅道：“尚未夺得此山，反失二员大将。想秦、窦二将，俱有法术，必致无害。但本元帅不知应龙下落，如之奈何？”吩咐紧闭营门，众将得令，坚闭营门。

且说秦、窦二将，被追魂伞摄去魂魄，一时三刻，才醒转来。见番将高坐将台，小番报道：“后上大王，昨夜唐营小将，因于东山，他骁勇无比，几次扳藤上树，幸是山高岭峻，不得上来。请千岁爷定夺，如何处置？”乌利黑道：“不妨，待过了五七日，他自然饿死，何消处置。但将捉来二将，推来见我。”小番将二将推来台前，立而不跪。乌利黑喝道：“你两个矮子，既被擒来，为何不跪？还是愿降，还是愿死？快快说来。”二将厉声道：“我二人乃唐朝大将，岂肯降你这番奴？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言。”乌利黑大怒，喝令：“推出砍了！”小番将二人推出，正要开刀。只见窦一虎往地中去，秦汉往上一纵上天去了。小番看见，尽皆呆了，忙来报知大王，大王大惊道：“怪不得唐兵利害，军中有此异将，所以西番失了许多地方。今日逃去，明日又来，立即斩了，方除此害。”

再言二将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，逃回营中交令。元帅正在纳闷，忽听二将回营。心中大喜，说：“已知二位将军神术，不知怎样逃回。”秦、窦二将，遂一一说明。”小将军也有消息，昨日已饿了一天，快定计救他性命。”元帅说：“既有消息，烦窦将军准备干粮，前去救他。烦秦将军去盗‘追魂伞’，好破他的兵。进了凤凰山，其功不小。秦汉道：“这个何难，也曾盗过飞钹，盗过摄魂铃，料这柄伞，有何

难哉？管教手到拿来。”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。”二将领命，分头而去。

再言凤凰山谷中，有一仙女，与薛应龙有七宿姻缘之分，见应龙被困凤凰山谷中，想他前生乃芦花河水神，在王母面前调戏于我，贬下凡尘。遂化在园林一所，等候应龙。应龙在山谷中，困饿一日，听得山头笑话之声。抬头一看，见一班仙女，在山上玩耍，叫道：“姐姐们，救我一救。”梅香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何故在此？”应龙道：“我乃大唐小将薛应龙，被乌利黑困住在此。如今乞救一命。”使女回禀与仙女。仙女道：“你去对他说，我家公主乃乌利黑之妹，立愿要嫁唐将，你若肯从，救你上来。若不允从，饿死在谷内。”梅香领命转达，应龙即满口应承。遂即放下红绫索，救起应龙。来到亭前，见小姐有倾城之色，又许他招亲，称心满意了，忙上前见礼，说：“小将薛应龙征西到此，因入谷中，承小姐相救。又蒙许以婚姻，小将不才，敢不从命。”小姐微笑道：“我自愿要招中国人物，今日天喜相逢，三生之幸，伏祈勿却。”应龙道：“即蒙美意，何敢不从，趁此良辰，共应花烛。”于是二人就此成亲。真是郎才女貌，春宵一刻，千金难买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一虎，奉了将令，地行到谷中，伸头一望，并无音信。找到晚来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四处呼唤，不见人声。心中想到：莫非不在此间，抑或有变？睡他一觉，等待明日再寻便了。

再言秦汉飞到番营，听得乌利黑吩咐众将，严守关寨，遂把宝伞系在背上，不脱衣甲，和衣睡了，鼻息如雷。秦汉见帐中灯烛辉煌，幸无人声，遂飞身下来，悄悄潜入帐中，见防护军皆在地下打息，乌利黑隐几而卧，心中大悦。见伞在背上，要动手，谁想伞上铃响起来，乌利黑惊醒了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，有贼盗伞了！”喊声未绝，防护众军围上。秦汉措手不及，被乌利黑擒住。要知秦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月娥摇动摄魂铃 梨花灵符破宝伞

却说秦汉盗伞，摇动铃响，被乌利黑捉住，众将将他绑了。乌利黑道：“这矮子有钻天之术，将他锁在旗杆上，不怕他连旗杆一齐拔出。”众将得令，将秦汉吊在旗杆上，等到天明。次日到营前骂道：“不中用的蛮子，怎么使矮子来盗我宝伞，被我拿住，吊在旗杆上，待拿齐众蛮，然后开刀。若有能人会我，快些出来。”刁月娥听见丈夫被捉，忙上帐讨命，愿出营会他。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。”月娥得令，全身披挂，手舞双刀，骑上青鬃马，冲出阵前。抬头一看，见乌利黑面貌凶恶，遂大喝道：“番奴休得无礼，快快还我丈夫，万事全休。若有半字不肯，将你凤凰山踏为平地。”乌利黑见刁月娥十分美貌，笑道：“好一位佳人，为何配了矮子？”叫声：“娇娇！你丈夫吊在旗杆之上，不若嫁了我罢。”月娥大怒，手舞双刀，劈面砍来，乌利黑说：“好一个不中抬举的妇人。夫人不要做，倒要跟这丑汉。”将双鞭迎住双刀，一场大战。元帅放心不下，令仙童、金莲二人掠阵。那秦汉在旗杆上，口中念动真言，铁锁即开，遂拍手哈哈大笑道：“番奴我去也。”看守番卒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乌利黑看见，鞭法大乱，虚晃一鞭，败下阵来。月娥心中想道：先下手为强，遂取金铃在手。乌利黑也撑开宝伞在手，说：“休得追来，宝贝来也。”月娥说：“我也有宝贝在此。”两人各自摇动，各人俱跌下马来。仙童飞马直冲，救了月娥，那边番将也救了乌利黑，各自回营。元帅听了十

分烦恼，说：“这伞如此利害，摄去月娥灵魂，怎生是好？”

正在此言，一虎回营，说：“昨宵备带干粮，到谷中寻觅小将军，遍处不见，特来回令。”元帅不悦道：“窦将军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秦汉回营上帐：“元帅不必忧愁，月娥娘子不久就醒转来的。待末将再去盗他宝伞，破之甚易。小将军自有下落。”元帅听了喜道：“秦将军若盗得伞来，破了凤凰山，寻到孩儿，其功不小。”说毕，月娥醒将过来，遂摆筵压掠。

当夜三更时分，秦汉仍到番营，乌利黑伏几而卧，伞依旧背在身上。心中想到：“若要解伞，铃又要响起来，怎能盗得到手？不如将衣襟扯下一幅撕碎，塞了铃口。”轻轻解下伞来，取在手中，喜之不胜。心中想道：“若盗了就去，非为好汉。来的明，去的白，叫醒他好去。”把手向桌一拍，喊道：“番奴，有刺客来了。”说罢腾空去了。乌利黑忽惊醒，叫道：“有贼！”众将俱来防护。乌利黑把双眼拭开，说道：“你们可曾见有刺客么？”众将道：“小将等环立在此，未见有刺客。”乌利黑道：“方才梦中听桌子一响，叫道：‘刺客来了！’如何你们不见？”众将听说，忙往帐外一看，听得云端里笑道：“我是秦将军，要刺番奴，今晚且取此伞，明日来取你首级。”说完去了。吓得众将魂不在身，将言回复乌利黑，说：“不是刺客，就是昨夜那盗伞的矮子。他说明日来取大王首级，岂不是祸事么？”乌利黑听了，果不见了背上宝伞，笑道：“幸我有先见之明，真伞调换。若盗了真伞去，凤凰山就难保了，须要防他明日再来行刺。”众将乱到天明。次日饱餐战饭，率领众三军下山，杀至唐营，指名要：“矮将出来会我。”秦汉忙上帐讨令道：“他伞已没了，今还要送死，待小将擒来。”元帅应允，秦汉来至阵前，喝道：“番奴，你宝乎

已失，敢来送死么？”乌利黑道：“盗伞贼不必多言，吃我一鞭。”秦汉将狼牙棒迎住，两下大战。月娥见丈夫出阵，讨令助战，秦汉夫妻与乌利黑大战三十回合。月娥知他宝伞已失，放开胆量忙取金铃在手，正欲摇动，只见乌利黑又有宝伞撑开，各人摇动，三人俱跌下马来。众将抢上，救回月娥夫妻。番兵救了主帅回山。梨花听了大惊道：“原来昨夜盗来的伞，乃是假的。他有此妖术，大兵焉能西进。”说毕，秦汉夫妻醒转，上帐禀说：“要破此伞，待小将去见师父。”元帅依允。

秦汉戴上钻天帽，飞上云端，不一时，早到了仙山洞。王禅老祖驾坐蒲团，早知此事，命童子出洞，唤师兄进来见我。道童奉命出来，果见秦汉，说道：“师兄，师父昨已晓得，唤你进去。”秦汉听了大喜。同进洞府，来至蒲团前，倒身下拜。拜毕，王禅老祖说：“徒弟，你此来何为？”秦汉将“追魂伞”利害，乌利黑兵阻凤凰山，不能西进之事说了，“弟子奉元帅将令，特来叩求师父破伞之计。”老祖道：“此伞易破。我有灵符十二道，你拿去，上阵之时，放在盔内，此伞立破矣。”秦汉大喜，接了灵符，别了师父，出了洞口，飞上云端。不多一会，来到唐营帐下，禀知元帅，说明此事，元帅大悦，传令三军：“准备叫战，秦汉、一虎二人速去讨战，我自有兵接应。”二将得令带领兵马出营去了。又点先锋罗章、秦梦、丁山、刘仁、刘瑞、点女将金莲、月娥、仙童、金定，头上皆带灵符，梨花亲率大兵直杀至山下。乌利黑正与秦、窦二人交战，看见四面八方，团团围住。元帅传令，休放他走了。乌利黑杀得走投无路。又将宝伞摇动，见唐将全然不觉，越添精神，乌利黑大惊，杀开血路而逃，被梨花祭起飞刀，红光一闪，斩为两段。”番兵见主将

已死，皆下马投降。元帅遂上山，出榜安民，盘查各库，又令秦、窦二将：“再往谷中去，寻觅小将军。”二人得令。

再言薛应龙与小姐在花园成亲，不觉七日，已了夙愿。遂备饯行酒席，叫道：“郎君，奴非番邦之女，我乃此山仙女。只因与你有七宿仙缘，但天机不可泄需。愿郎君莫负奴心，你母亲已将乌利黑杀了，占了凤凰山，命秦、窦二将前来寻你，须保重向前西进。”应龙听了，双眼流泪，叫声：“贤妻，我和你恩爱夫妻，不想今日就要离别。望妻渡我成仙，一同去吧。”小姐道：“郎君，天命难违。”不能同去，二人执手依依，叫声：“郎君，非是奴心肠硬，你不必留恋，快快去罢。”应龙只得带泪拜别，那小姐送出园门，忽然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少停风息，不见了花园并神女，却在荒山之中。应龙想到，这也希奇，难道我学了刘晨、阮肇，误入天台，得遇仙姑，结了姻缘？他说我母亲已斩了乌利黑，差人寻找我。待我拭干眼泪，好去会他。恰好秦汉来了，叫声：“小将军，你一向躲在哪里？再寻不着。”应龙说明此事，二人大喜。秦汉笑道：“师兄，想为人在世，相貌要生得齐整。我和你前世未修，做了矮子，要对亲，就吃了许多辛苦，央亲眷，托朋友，方能成亲。你看这小将军，生得一表非凡，神女也动起火来。不费半点功夫，就做了亲。”一虎叫声：“师弟，闲话不必说了。快去同小将军去见元帅，好起兵西进。”应龙道：“此言不差。”三人一路上飞步而行，来到山上，进营拜见母亲。梨花大喜，叫声：“我儿，你在谷中，为娘差人寻你，因何今日才回？”应龙就将前事细说一遍，梨花说：“仙缘巧遇，甚为奇事，不必挂怀。待征西平定之日，另觅一个美貌媳妇配你。”应龙说：“多谢母亲。”元帅差官修捷书申报天子，一面传令拔营西进。放炮起程，离了凤凰山，一路上望西前进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捆仙绳阵前收伏 救龟蛇二将腾空

却说樊元帅离了凤凰山，率领大兵望西而来，来到麒麟山，遂传令扎下营盘，明日开兵。放炮一声，齐齐扎下。且说麒麟山守将苏文通，乃苏宝同族弟。闻小番报道，凤凰山已失，唐兵到此，忙令：“山上多加灰瓶、石子，小心保守。若有人来讨战，速即报我。”众将得令不表。

次日樊元帅升帐，点齐兵将，说：“今日哪一位将军去讨战？”早有一虎应道：“小将愿去取关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此去，须要小心。”一虎得令。遂率同部兵出营，上山讨战，喊道：“山上番狗，快报与主将知道，说大唐兵马来至，快快献关。若言不肯，打进关来，鸡犬不留。”骂声不绝，早有番奴报入帅府禀道：“国舅爷，不好了！关外唐将讨战，骂不绝口。”文通听了大怒。吩咐备马抬斧，立刻披甲上马，放炮开关，带领兵卒，亲下山来，冲到阵前。一虎见来的番将，生得尖嘴鬼脸，青面黑须，眼如铜铃，声如破锣，头戴虎头盔，身穿黑金甲，手执宣花斧，坐下花斑豹。拍马前来，竟不答话，将斧望一虎面上砍来，一虎将棍抵住，战有三十余合，忙取出一柄扇子，名曰：“羽翎扇”，照一虎头上一扇，一虎叫声：“热杀我也！”往下一钻去了。一连几扇，连地皮都扇热红起来了。一虎地中走了数十步，始无热气。回到营中，上帐禀知元帅，说：“此扇利害，幸亏小将去探阵，被他一扇，我就逃回地中，尚且几乎热死。若别人去，恐化为飞灰，元帅能除此扇才好。”梨花听说：“谅众将不能除此

火扇，待我亲出以水破之。”传令众将，一同出阵。文通看见，连声喝采：“好一个美貌佳人！”叫一声：“女将军，留下名来。”梨花喝道：“本帅乃大唐征西大元帅威宁侯樊。”文通喝道：“反贼！你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枉有这般美貌，何不送进国王做个妃子，岂不富贵。反降敌人，今日须听我言，早早改邪归正。”梨花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匹夫，休得胡言，放马过来。”将双刀砍去，文通气力不加，架不住了，忙向身边取出羽翎扇扇起，顷刻烈火焚来。梨花念动真言，忽然北海水护了唐营，文通看见面前多是大水，吓得魂不在身，拍马便走。被梨花茶起飞刀，斩为两段。

梨花收了羽翎扇，退了北海水，点齐人马，正要上山破寨，只见山头上飞下一个道人，身穿八卦衣，绿豆眼，尖嘴青脸，手执一把宝剑，大怒道：“梨花小贱人，我和你皆是道家弟子，怎敢连伤我两个徒弟，今日替他报仇。”梨花笑道：“我何曾认得你两个徒弟？你是何方妖物？敢出此言。”道人道：“我乃人卦道人，当初在武当上，你师父黎山老母也曾见过。我家徒弟，就是凤凰山马利黑及苏文通，俱被你斩了，全不念道中情面。快偿他命来。”梨花道：“他二人自取灭亡，与本帅无干。况天命归唐，仍执迷不悟，连你狗命难逃。”道人大怒。仗剑砍来，梨花用刀架住，两下交锋，剑去刀迎，刀来剑架。战到数十合，道人虚晃一剑，把口一张，飞出无数火鸦，迎面飞来，梨花将北海水浇灭。道人见破火鸦，就在水里杀来，滔滔大水，全然不惧，仍仗到奔来。梨花道：“这妖物却有本事。”忙祭起飞刀，道人慌了，借水遁而走。

梨花收了法术，鸣金收军。众将接进，俱皆赞服。梨花道：“正要上山破寨，被妖道阻住。他虽借水遁逃去，决然要

来。明日姐姐用捆仙绳捉他。”仙童：“得令。”次日道人又来讨战。仙童匹马出迎，并不答话，一场交战，到数合，道人口喷出火鸦。仙童取出金瓶，倒出金龙无数，破了火鸦，诈败而走。

道人不知是计，在后追来。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将道人捆了。军士不敢怠慢，上前拿住，解回营中。元帅大喜道：“不要被他遁去。”遂把仙符镇压。吊在旗杆之上，道人现了原形，却是武当山龟将，逃在此间，阻住西进。元帅说：“待破了关寨，送还武当山，候教主发落。”正言间，探子报进说：“又有一道人，口称长寿大仙，与八卦仙好友。闻知吊在旗杆上，特来报仇，在营前大骂。”元帅说：“既如此，应龙孩儿出去擒他。”应龙得令，上马提戟，冲出阵前，大叫：“妖道，快来会我。”那道人仗剑来迎，二人战有十个回合，道人把口一张，吐出数条火龙，直奔应龙。应龙吓得魂不附体，大败而走。小军报知元帅，元帅令仙童去救应龙。仙童得令，上马出营，正遇应龙，应龙叫：“母亲救我！”仙童说：“不妨事。”放过了应龙，仙童笑道：“些须小技，在我面前弄巧。”随把小金瓶倒出数条水龙，浇灭火龙；祭起捆仙绳，又将道人捆住，解回营中。元帅吩咐：也吊在旗杆上。长寿大仙现了原形，乃系一条大蛇，盘在龟背之上。梨花见了好笑，说：“西番多用这般人。”捷书飞报唐王，一面传令抢关。

军士忽然报说，外面有一黑脸道人，要见元帅。梨花吩咐请进，道人走进营中，梨花起身相迎，问道：“仙友何处洞府？那座名山？乞道其详。”道人道：“贫道乃北极其君座下张大帝便是。”梨花听了，倒身下拜，迎入帐中上坐，说：“大帝此来为何？”道人说：“因龟蛇二将私逃下山，今被元

帅擒住，特来讨个人情，放了他。”元帅听了，顷刻令军士放下，解去捆仙绳，二物复变人形，上前拜见大帝。大帝说：“你两个孽障。私逃下山，吊在这里吃苦。吾不来救你，不知吊到几时，快过来拜谢元帅。”梨花也来陪礼毕，便向大帝说：“本帅到西番，不知还有险处么？乞明指示。”大帝说：“有两句诗赠你，你谨记着，后有应验：

诗曰：

此去芦花有险惊，金光阵上产麒麟。

梨花听了，拜谢大帝。大帝出了营门，带了龟蛇二将，驾云而去，竟往北方不表。却说元帅吩咐三军抢关，番军投顺。得了麒麟山，养马三日，查明府库钱粮，传令起兵面进。出了关门，望西进发。行了数月，来到芦花河，有关挡路，传令扎营不表。

再言苏宝同，向日被二路元帅薛丁山杀得大败，同了铁板道人、飞钹禅师，一齐逃走。飞钹禅师炼了十六面金飞钹，铁板道人炼了二十四面铁板。三人怀恨，想要报仇，到各处名山，请了许多道友，稟知国王：差人往鞑靼国，借兵十万；金萱王叔领兵，波斯国差大将宝树起兵十万；乌孙国差附马洛阳起兵十万；鬼空国差山桃起兵十万；彭虚国差红榴起兵十万；天竺国公主银杏起兵十万；真童国公主金桃起兵十万；苏碌国太子名扶桑，起兵十万，前来助战。八国共来兵八十万，连本国兵五十万，共一百三十万，皆在关外驻扎。宝同迎八将进关，设筵接风。次日升帐，传齐八位将军听令道：“深恨唐将夺了我国许多地方，十去其八。今欲摆下一个金光阵，复回西番，杀他片甲不回，方消此恨。闻唐兵已到芦花河，烦将军等各带本部兵马，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八方镇守。闻鼓者进，闻金者退，不得有违。”八将齐声：“得令！”各带本部兵，按八门镇守去了。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一百卅万雄兵到，那怕唐朝会用兵。

未知破阵如何，且看下回自有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苏宝同布金光阵 樊元帅连抢关寨

却说苏宝同，又请得五位大仙到帐，说：“烦李大仙师领青旗一面，镇守东方甲乙木，必要活擒唐将，不可放走。”李若虚仙师接了令，向东方镇守去了。宝同又请仙师赵通明，付红旗一面，镇守南方丙丁火，摆阵活捉唐将，休得放走。赵仙师领命，接旗往南方去了。又请周去命仙师，付白旗一面，镇守西方庚辛金，挡住唐兵，周他师领兵向西方去了。又请钱龙宾仙师，付黑旗一面，镇守北方壬癸水。休要放走唐将。钱仙师接了黑旗，往北方而去。又请仙师文光斗，付黄旗一面，往镇中央戊己土。唐将到此，一鼓而擒。文仙师接令去了。

苏宝同分派毕，对二位军师说：“想梨花虽英雄无敌，只怕难破此金光阵也。”铁板道人、飞钹仙师二人笑道：“国舅演此八门金光阵，更有我们一十六面飞钹，二十四面铁板，安挂在阵门上，梨花纵有本事，若进我阵，顷刻将他打为肉泥，定叫唐兵片甲不回。西番一带，仍归原主。趁势杀到中原，夺他花花世界，何难之有？”宝同听了此言大喜。差人打战书到唐营，明日开兵。关内设筵款待二位军师，此言不表。

再言梨花扎营在芦花关外二十里，商议打关。正与诸将计议，忽见番儿打进战书，说：“金光阵摆完，明日交兵。”元帅见了批允，打发小番回去。与仙童说：“我昔日在师父门下时，听得诸仙讲论阵法，说金光阵灵妙莫测，任凭天仙也解破不来。今宝同请了诸仙，摆了此阵。又借各国雄

兵，若要破阵交战，须要计议为主。”仙童笑道：“主帅放心，我主洪福齐天。征西以来，势如破竹，何况什么金光阵。先打破关头，然后破阵，更兼许多法术之将，何惧番兵百万？况苏宝同败兵之将，何足道哉！”

次日点秦、窦二将打关，二将领命，带了人马出营，来到关前大骂。早有小番报进：“后上元帅，有矮子前来攻关，口中大骂。”宝同听了大怒。对二位军师说：“昨已约来破金光阵，今反先来攻关。”铁板道人说：“他既先来攻关，我们出去对一阵如何？”宝同大喜。遂同二位军师，一齐上马。放炮开关，到了阵前，见秦、窦二人耀武扬威，铁板道人遂对飞钹禅师道：“我们曾受他气，如今须要着实防备。”飞钹禅师说：“师兄所见甚是，我们先下手为强，不要上他的当。”

说罢冲将过来，秦、窦二将看见，叫道：“师兄，这和尚道士，不正是在锁阳城，用飞钹铁板，败阵逃去的么？”一虎道：“一些也不差。今日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我和你先下手为强。”秦汉道：“是极。”将棍棒抵住僧道，喝道：“屡败之将，今日又来送死。”僧道听了大怒，将刀砍来。四人关前大战，战有数十合，道人祭起铁板打下，一虎身子一扭，往地中去了。和尚祭起飞钹，秦汉往天上去了。僧道各收回宝贝，杀至唐营。早有探子报知元帅，梨花忙点了金定、仙童、金莲、月娥四员女将，说：“你们出战，须防铁板飞钹，小心为主。”四员女将领令出营，正撞着僧道，两边接住，六人大战。杀得僧道满身冷汗，抵敌不住，兜转丝缰，大败而走。金莲、金定不敢追赶，勒马督阵。仙童、月娥二人拍马追来，叫声：“妖僧妖道，往那里走！快快下马受缚。”僧道闻言大怒，回头见他二人追来，放下胆量，转

马接住交战，战有数合。仙童想：他飞钹利害，我哥哥尚被他擒住，不如先下手捉住此僧。遂虚晃双刀，回马诈败而走，和尚叫声：“往那里走？”随后追来，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和尚见了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化道红光去了，仙童吃了一惊，收了捆仙绳。

再言月娥与道人大战，道人看见和尚逃去，无心恋战。正欲逃走，被月娥摇摄魂铃，那道人跌下马来，被唐兵捆住。鸣金收军，进营禀见。元帅大喜，吩咐：“将妖道推过来。”喝道：“你为何出家之人，又不守清规，修炼妖法，前来助战？今日被擒，有何话说？”道人被摄去魂魄，似死一般。元帅大怒，令刀斧手：“推出辕门，斩讫报来。”左右将道人推出，正要开刀，谁知妖道还魂，定睛一看，始知被人拿住，又见刀斧手将刀砍下，他就借了上遁逃走。刀斧手正要砍下，不见了道人，大惊，禀知元帅。元帅听了惊道：“他也知遁法。有此左道旁门之术，焉能夺过此关，破得金光阵？”秦、窦二将回营禀道：“元帅不必心焦。我二人今夜进关，里应外合，得了此关，就好破金光阵了。”元帅回嗔作喜，说：“二位将军仙术高强，今夜前去，须要小心，”见机行事。事成回来报我，我起兵接应。”

二将得令出营，守到晚来，饱餐夜饭，全身结束，一个上天，一个入地，不到片刻，进了关门。一虎地中钻将出来，秦汉云端走下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我们探听军情，怎得两件番衣、腰牌，方可出入。”一虎道：“不难，待我黑夜时分，只可钻入营中，先盗了衣服腰牌，然后行事。”一虎地行进营，只见四个番军，提了灯火，敲锣击柝，走近前来。一虎地中听见四人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想国舅爷，今夜往芦花河演阵去了。只有两位军师在内，今日战败回来，已安息

了。叫我们小心巡察关门，莫使唐人窥探。中军等皆不敢睡，须要把锣敲得响亮，闹他一夜便了。”一虎听得明白，心中暗想：等巡军去远了，钻出来。寻秦汉不见，又入地中去了。那秦汉飞到关前，想要盗取番衣，奈他防备甚严，遂提脚缓步，见有二个军士睡倒，心中甚喜。待我剥他衣服，解下腰牌；寻着师兄行事。遂轻轻动手剥下番衣，解下腰牌，上写道“金龙”、“金虎”两个名字。心中大喜。拿了衣服腰牌，营前不见一虎。又往营后来寻，遇见一虎。也将四个巡军之言，对秦汉说明了。秦汉道：“说的是，虽然妖僧妖道睡熟，守关军士甚严，我们焉能成事。”秦汉道：“待我回去报知元帅，连夜起兵打关。那时我穿了番衣，开了关门，接他进来，反手而得。”一虎说：“好计，快些去报。我在此打听候你。”

秦汉飞回营中，报知前项之事。”元帅可作速起兵打关。”梨花一听大喜。遂令秦汉仍到番营，会了一虎。此时正打三更，看守番军，多已睡熟。秦、窦二将欢喜，遂杂在守关兵队内安睡，番军无数，哪里来查究？

再言梨花点了丁山、应龙，带领人马，偃旗息鼓，悄地而进，前去打关。二人得令，领兵前行。元帅同了四员女将及刘仁、刘瑞，随后而来。却到四更时分，前军已到关前。一虎遂对秦汉说，关外大兵谅皆已到，可趁番人睡熟，先烧他粮草，然后开关，便能成功。于是将引火之物，置诸粮草里面，烧将起来。关外唐兵见了，喊杀连天。攻打关门，番将梦中惊醒，昏头搭脑，不辨东南西北。喊声：“不好了”！但见火光四起，多去救火。却被秦、窦二将，斩关落锁，放进丁山父子，一拥而进。二将乱砍乱杀，番军弃了芦花关，僧道梦中惊醒，但见四下火光冲天，好不慌张，带了宝贝，前后皆火，只得土遁而走。烧死番军无数。

元帅兵马进关，救灭了火。只道僧道烧死，满心欢喜。次日安民。再言宝同在金光阵中，听报关内火起，大惊，走到阵外一看，叫声：“不好”！即刻领兵来救，正值二位军师逃来。不知去救火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薛应龙劫阵丧命 二刘将公主招亲

却说苏宝同见二位军师，狼狈而至，惊问：“何故如此？”僧道说：“因昨日我们出战，被唐营女将杀败逃回，多吃了几杯酒，正在睡熟。不想被他放火烧营，打进关中，望乞恕罪。”宝同道：“何干二位军师之事，多是本帅不曾预先算定，故有此变。反累二位军师受惊，今关寨已失，谅难破此金光阵及过得芦花河哩！仍烦二位军师，严守阵门，务必杀尽唐兵，方消此恨。”那些败残番兵逃走，分拨添守。

再言樊元帅在关中，打捷书报与唐王。一面同众将出城，往番阵一看，见他摆得十分利害。旌旗招展，剑戟重重，焰焰红光冲天，必有宝贝在内。主帅说：“日间不好去看，待晚上去看便了。”仙童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进入城内，直到帅府。等到黄昏，带了四员女将，悄悄出了城门，来到番阵前。其夜月暗星稀，五人偷看，只见灯球照耀，四面八方，杀气腾腾。八个阵门，俱有红光万道，令人可畏。正在此看阵，只听得阵内喊声道：“阵外有马铃声，莫非有奸细？快出去捉来。”五员女将听得分明，遂道：“我五人在这，倘他阵内杀出，如何抵敌？不如回关去罢。”遂勒转马头，回关去了。阵内番将杀出，五人早已回关，元帅回到关中，众将俱来问看阵如何？元帅说：“不知宝同何处学来，摆得这金光阵，十分利害。内分八门，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，五方分青、黄、黑、白、红，分为五营。各有番兵把守。阵中红光现出，必有宝贝在内，若探

此阵，须要前去请我师父，方可破得。但我掌帅印，不能亲去，谁去走一遭？”丁山上帐说：“这金光阵，我师父王敖老祖也晓得。夫人身为元帅，不必擅离军伍。差别将去，黎山老母决不肯来。不如小将前往师父处，问个明白。”梨花道：“相公能去更好，须要取十件宝贝来。那怕苏宝同三十二把飞刀、和尚飞钹、道士铁板。”丁山“得令”，带了梨花手书，星夜前往云梦山不表。

再言应龙见母亲这般说，心中不服。管他什么金光阵？不如瞒了母亲，私去打阵，乘其无备，杀入阵内，破了他阵，是我大功。待至黄昏时候，与刘仁、刘瑞说知同去。二刘将说：“这个使不得，想元帅神机莫测，尚未敢去破。况我等凡胎肉质，且未奉将令，倘有不测，如何是好？”应龙变色道：“你二人果是小子之见，有我在此怕甚将令？你们胆小，我为前驱，你为后应。”二人不敢违拗，只得答应。是夜天色昏暗，悄悄来到阵前。应龙抬头一看，见阵内扯起三十二盏红灯，照得旌旗闪烁，剑煌戟辉，毫光万道，直透天门。心中欲待退兵，又恐刘家兄弟耻笑，只得硬了头皮，传令手下军士发喊，打入“离”门，那辨东西南北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一员番将杀出来，生得红脸獠牙，手执狼牙棒，大喝道：“乳臭小儿，敢来打阵。”应龙竟不答话，将手中画戟刺来，战未数回，四面番将围来。喊杀连天，应龙手下兵士，杀得七零八落。四面番将，似铁桶一般。后面刘家兄弟，杀入“坎”门。冲出二员女将；金桃、银杏二位公主。四马交兵，杀无数合。后面杀出五位大仙，身穿绯衣，坐骑白鹤，飞扑前来，好不利害。刘家兄弟心慌，回马要逃。被绊马索绊住，跌下马来。二员女将抢将过来，活捉回营。五位仙人乘胜杀来，应龙无心恋战，要走无

路。被道人铁板打下马来，可怜身为肉酱。那应龙阴魂不散，飘飘荡荡，到凤凰山与神女成亲，复归神位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言刘仁、刘瑞被两个公主活捉回营。银杏私谓金桃曰：“我们生长番邦，未曾婚配才郎。分擒来二员小将，这般才貌，且兼有勇，何不劝他归降，许以婚姻如何？”金桃笑应曰：“妹也有此意，难得姊妹同心。”吩咐将捉来二将，解至中营发落。小番得令，将二人推来，二人立而不跪。两公主假意喝道：“你两个蛮子，死在我手，还有何言？还不下跪么！”二将怒道：“我堂堂男子，焉肯跪你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两公主又道：“你两个孩子，倒有烈性胆量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二人意欲归附唐朝，奈无人引入，今幸二位将军到此，愿订终身之好。如若不肯，难逃性命，请二位将军三思而行。”二人听了，抬头一看，见两位公主都是绝色，开口说道：“若肯归唐，有话说来，无有不允。”两位公主说：“二位将军，我姐妹二人因生在番邦，难逢佳遇。见你大唐人物，今不顾羞耻，亲自将言对你说，欲要今宵完其花烛，一起降唐，拜见圣上。郎君意下如何？”刘氏兄弟听了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既承二位公主不杀之恩，焉得不从？但成了亲，就要归唐。”二人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于是银杏向刘仁，金桃向刘瑞，亲释其缚。刘仁见番女声姣貌美，遂对刘瑞说道：“他既肯降唐，亦不妨许配。”刘瑞曰：“今正用人之际，从之以图后举。”遂对两公主曰：“你等真心降唐，万事俱允，若图赚婚，万死不从。”两公主皆满口应承道：“决不荒唐，以图配合。郎君且请放心。”于是四人玉手相携，一同坐下。吩咐小番：“准备花烛成亲。”刘仁配了银杏，刘瑞配了金桃。四人拜过天地，当夜各自

成亲。

再说樊元帅心中烦闷，一夜未睡。忽听番营喊杀连天，金鼓齐鸣。连忙披挂上帐，众将齐立。独不见应龙并刘仁、刘瑞，梨花心内大惊，料此三人私自出兵。凶多吉少。正要起兵去救。忽见探子来营报道：“方才三更时分，小将军同刘家二位将军分为前后，打进番阵。小将军被铁板打成肉酱，全军皆没。刘家二位将军，被二员女将用绊马索活捉回营，未知生死。特来告知元帅。”梨花听了流泪道：“孩儿未受皇恩，身丧黄泉，反累刘家兄弟，叫娘能不痛心？”大哭起来，众将劝道：“小将军既死，不能复生。但刘家兄弟死活未定，元帅不必伤怀。况敌军当前，保重为主。”一虎又对秦汉说：“你两个徒弟，虽被擒住，决不丧命，少不得打听个着落。何必烦燥？”元帅听了说：“承众将相劝，秦将军也不必忧愁，但候世子取宝贝回来破阵，刘家兄弟就有消息了。”众将俱言说得是。

再目丁山离了关门，上了腾云马，不多日到了云梦山水帘洞，正值王敖老祖驾坐蒲团，有童子报进说：“师父，丁山师兄在外，有事来求见。”老祖已知其意，说：“令他进来。”童子领命，唤进丁山。“丁山叩见师尊。”老祖说：“你与樊梨花夫妇和谐，领兵西进。来此何为？”丁山跪下说：“师父，弟子同梨花西进，得了多少关头。来到芦花关，苏宝同摆下金光阵，十分利害。我妻难破，有求救书呈上。”老祖看了，大笑道：“那飞刀、铁板飞钹，虽然利害，但天意归唐。何用假宝，金光阵内，按五方三才八门，要遇青龙黄道吉日，东南从生门杀入，你妻怀中自有宝贝，此阵自破。又有贤人来助，大事不妨。你去罢，少不得后会有期。”

丁山不敢再言，拜谢而去。仍回旧路，来到关前。进营上帐参见，将师父之言，说了一遍。梨花听了道：“我的宝贝虽有，难破阵门。但老祖指点，焉能不从，来朝既是青龙黄道吉日。”即点众将，命秦汉、一虎为前队，去打东方第一门。点金莲、月娥、金定、仙童，同本帅前去打南门。丁山为后队，两边接应。来了解粮官尉迟兄弟上帐参见。元帅大悦，就点他兄弟二人，领人马为游骑，各路接应。分拨已定，明日五鼓，众将饱餐战饭，披挂上阵。各将领兵分头而进，不知用何宝破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梨花大破金光阵 产麒麟冲散飞刀

前言不表，再讲秦、窦二将来到东门，摇旗呐喊，早惊动了宝同，便对两位军师说：“樊梨花无谋之人，焉能为帅？前日差小将打阵，全军陷没。数日无人来探。今日呐喊而来，须要绝计把他一网打尽，方算我们手段。”两位军师说：“我想他连日不敢出战，必定请得救兵来了。我们三件宝贝利害，就是黎山老母亲来也无益，难破我阵。”宝同听了，连忙传令，点齐众将，必要杀尽唐兵，不得有违。众将得令，提枪上马，等唐兵来到。只有金桃、银杏与刘家弟兄成亲之后，心中各有投唐之意，对夫君说：“明日全身披挂，等唐兵杀来，并胆同心，破他阵门。”刘仁、刘瑞大喜，准备交战不表。

再言秦、窦二将打入东方阵内，惊动大将宝树，提起双锤杀出迎住。又有仙师李若虚跨鹤而来，将双剑抵住。四人大战，杀得天昏地暗，金鼓齐鸣，喊杀连天。来了铁板道人，祭起铁板打来。秦、窦二将一钻天，一入地。宝树、若虚二人见了大惊，满口称赞说：“唐将果然有法术，名不虚传。”道人收了铁板，地中矮将又钻将出来，喝道：“你铁板只好打别人，我秦、窦二爷不怕的。”接住又战。铁板道人大怒，又祭起铁板，双双又钻去了。东方阵中大乱。

再讲南方仙师赵通明，同了王叔金萱守住阵图。只见杀到二员女将，乃月娥、金莲各舞双刀杀入阵来。道人、王叔接住大战。又来了苏宝同，祭起飞刀来斩二员女将。樊梨花即来将手接住飞刀。宝同见了大怒，抡动钢刀，迎住梨花。这场大战，好不惊人。金莲祭起锦索，月娥摇动摄魂铃，梨花祭起诛

妖剑。宝同看见，喊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先已逃阵。赵通明仙师中了摄魂铃，翻身跌下。仙鹤借其土遁而走。只有金萱王叔没有法术，被红锦索提住，唐兵捆绑而去。三员女将破了南方阵。奋力杀入中阵。只见一道红光冲出，四员番将杀到。扶桑太子手执画戟抵住月娥，洛阳挥马舞刀迎住金莲。番将红韬冲到，又有山桃丑将，手执开山斧，二将迎住樊元帅。七骑大战。又有一仙师文光斗跨鹤来到，直奔助战。

梨花大怒，祭起打仙鞭，将红韬打死。左道人看来不好了，借土遁而逃。山桃吓得魂不附体，倒拖大斧而逃。飞钹和尚大怒，说道：“休要逞能。”喝声漫漫，祭起飞钹打来。梨花说声：“不好”，就将混元棋盘祭起，架住飞钹不能下来。复又交锋，一场大战。宝同、铁板道人、五鹤仙人一齐杀到。山桃看见复又杀转。九人围住梨花。梨花杀得浑身香汗，冲动胎气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腹中疼痛不止，想是要生产了。”左撞右冲，杀不出来，腹又痛，力又软，量身必死。

再表仙童、金定同了丁山三人冲到，闻知元帅被围，杀开血路冲进。梨花见了，心中乃安。外面番兵围得铁桶一般，四人再杀不出。不觉黄昏。梨花腹中疼痛，两泪交流，说：“窦、陈二姐，我今打阵，与番将大战一日，冲动胎气。若非你们杀到，性命难保。”说罢捧定肚皮，大叫：“痛杀我也。”唬得丁山三人没法，说声：“贤妻，天近黄昏，救兵未至，倘或元帅生产，如何是好？你二人两旁拥护元帅上马，待吾冲杀出去，回到营中生产，方可无害了。”仙童说：“元帅生产在此刻了。怎得上马回营？趁此时番将未来交战，且守住阵中。待分娩之后，再计较出阵。”

正在此言，只听得四下炮声大振，金鼓连天，苏宝同南边杀来，铁板道人东方杀来，飞钹和尚西边杀来，五个仙师骑鹤

北方杀来，还有各国番将四面八方杀到。唬得夫妻四人魂不附体，只得上马执器械招架，保护梨花。丁山敌住各国番将，仙童迎住铁板道人、金定迎住和尚。梨花一手捧腹，一手提刀，正逢苏宝同，熬其腹痛迎战。那里敌得住？一个筋斗跌下马来，宝同祭起飞刀来斩梨花。只见一道红光冲上，将飞刀化作灰尘。宝同大怒，一连祭起二十四把飞刀，照前一样尽作灰飞，心中倒吃一惊。难道梨花跌下马来，暗使神通坏我飞刀？正要飞镖打下，只见阵中一声喊，冲出四员将来，是金桃、银杏同刘仁、刘瑞带领人马杀到。因见梨花下马，夫妻四人拼命杀来，敌住宝同交战。

宝同大怒，对金桃、银杏说：“你两个贱婢反助大唐，此是何说？”两公主说：“我因招了大唐两个小将，做了夫妻，如今一起归唐，正要捉你去献功。”宝同一听此言，急得暴跳如雷，大喝道：“贱婢，好不识羞，吃我一刀！”刘仁、刘瑞敌住。

梨花跌下马来，产下一子，故有血光冲出，将铁板、飞钺冲做为灰。三人大惊，有法难行。窦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将道人捉住，转身来助陈金定。又祭起捆仙绳，将和尚捉住。同来助公主。苏宝同看见人多都来围住，也被捆仙绳拿住。五鹤仙人看见捉去了三人，思量驾鹤飞腾，谁知五只仙鹤被血光冲坏，有翅难逃，跌倒尘埃。月娥、金莲、秦、窦四将都来拿住。五仙看来不好，各借土遁而逃。此番大破金光阵，杀得各国番将番兵实也伤心，逃的逃，走的走，百万番兵十去其八。姑嫂四人连忙救起元帅，只听得“呱呱”之声，有一小儿。金莲、金定扶起元帅，仙童抱起小儿，割战袍一幅，将来包好。

丁山看见大喜，方信师父之言，怀中至宝就是此子，所以冲破金光阵。梨花定了性，开言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方才唬杀我

也。一个筋斗跌下马来，昏晕了，生下孩儿也不知。若没有刘仁、刘瑞同两个番女来救了，不然性命难保，要算四人之功。”对二刘说：“你前番同小将军来劫阵，怎样逃脱？又会了二员女将？”刘弟弟兄叫声：“元帅，小将被应龙世子邀同打阵，小将军被铁板打死。小将被两位公主所擒。这位是天竺国公主。这位是真童国公主。有意归唐，招我们成亲。同在阵中，等元帅到来，里应外合，前来救元帅。望乞恕罪。”元帅大喜，见了两位公主花容月貌，正是两对夫妻。说道：“你二人虽是不遵号令，私自出兵。今日救了本帅，将功折罪。”传令招降番军，带其兵马回营，捷书飞报唐王。又说：“本帅十分狼狈，快将苏宝同、僧道一齐推来。”左右将三人推过。元帅见了大怒，指定骂道：“你这孽畜，唐主有甚亏你，必要起兵造反，伤害西番数百万生灵。今日把你碎尸万段，难泄此恨。”宝同亦怒道：“你这贱婢，生长西番，不思报国，反弑父杀兄，投唐叛逆，种种罪恶，不可胜诛。不自反省，反来罪我，恨不能剥尔皮，抽尔筋，与杨藩父子出气，才雪我胸中之恨。不幸天绝于我，被汝所擒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

樊梨花被宝同羞辱，不觉大怒，喝令：“斩讫报来！”左右将三人推出，解下捆仙绳，换了粗麻绳捆好。正要开刀，只见他三人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去也！”说罢，吹口仙气，化作三道长虹，腾空而去。梨花帐上看见，倒却心惊。众将一齐说：“奇了，西番有此异人。”元帅说：“今被逃去，只怕又起风浪；前来阻我西进。”嗟叹一番。计点将士，单单死了应龙。因兵马连日劳苦，将息半月，再行西进。众将一声答应，关内扎营，卸甲安顿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应龙神魂在凤凰山与神女相逢，要归芦花河为神。来到河中，有一孽龙占住，与他大战，反将神女摄去。斗了数

月，不分胜败，我也不表。

再言先锋罗章大兵行到芦花河边，只见水波泛滥，兴风作浪，昼夜不息，把行桥冲断，难以过河。军情事重，进营禀知元帅。元帅听了说：“奇了，河水阻我西行进，莫非冲犯了河神，故此作祟？”吩咐左右备下三牲礼物拜谢。元帅到河边奠酒，三杯拜毕，焚化金钱，往河中一看，只见风波不息。收拾回营，独宿帐中，交三更之后，朦胧睡去。只见薛应龙来到，戎妆打扮，上前叫声：“母亲”。不知说甚事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丁山神箭射妖龙 应龙芦花为水神

再表梨花看见应龙到来大喜，叫声：“孩儿，你一向在那里？叫娘无日不想，无时不思。直到今日见我。”应龙听言流泪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凭血气之勇，私自打阵，身丧铁板，一灵不散，来到凤凰山，会着我妻。神女对我说：‘你前世芦花河水神，合当归位。’发文书前去。谁知有一孽龙先占据水府，将文书扯碎。我妻大怒，同我点起神兵与他交战。神女被他捉去，未知生死。孩儿逃阵，风飘到一山，遇轩辕老祖，说孩儿前世北海小金龙，蒙上帝敕旨，封芦花河内龙神。只因蟠桃会上调戏了神女，谪降下凡二十年。与神女七宿姻缘，今当配合。不想孽龙勇猛。孩儿蒙老祖赐夜明珠一颗，降龙杖一根。拜别老祖，到河内与他大战，三日三夜，不分输赢。望母亲助儿一臂之力，使儿复归本位。”梨花道：“孩儿。已死，今既为神，被妖龙作祟，不肯让位，为娘与你仙凡远隔，怎能下水助你？”应龙道：“这不难。母亲明日领兵到河边，孩儿引他出水。母亲安排神箭射他。”梨花道：“你们都是龙形，认辨不清。”应龙道：“孩儿是条小金龙，胸前挂一颗夜明珠，爪钩竹杖，这便是孩儿真身。那妖龙生的独角牛头，满身赤黑，两脚铜铃，爪捧蛇矛枪。母亲要细心，方辨妖龙。”说罢，变作龙形而去。

梨花惊醒，大叫一声说：“应龙孩儿，怎么就去了？”开眼一看，原来是梦。不觉天明，元帅升帐，点齐众将，将梦中之言说明，诸将须记在心中。众将一声答应，立刻起马，来到河边。果然河中兴风作浪。众将看见，搭弓在手观望。只见水

中一声响亮，现出一条小小金龙，胸有明珠，在水面翻舞。又听得一声响，现出一条乌鳞独角牛头，眼似铜铃，爪抓金枪，腾空来追小金龙。众将一声发喊，万弩齐发。却被丁山神箭，照定妖龙咽喉，“嗖”的一箭，射落波心，几个盘旋翻身，竟直死于水面。那小金龙复下水去了。顷刻风消浪静。元帅大喜，传令抓取妖龙上岸，颈下带着神箭，满身腥臭，吩咐把妖龙头斩下，悬挂关前，身体化为灰尘。令先锋罗章速搭浮桥，成功之日，起兵西进。罗章得令，搭桥不表。

再言小龙来到水府，又巡海夜叉报知黑鱼丞相、鰕鱼右相、虾兵蟹将说：“孽龙被斩，快迎新主复位。”左右丞相撞钟击鼓，传齐众将，笙箫音乐，开了龙门，接入应龙。应龙仍变为人，登了龙位。众将朝参拜毕，新龙君说：“快请神女相见。”黑鱼丞相禀道：“那神龙被妖龙擒来，监在牢里。”传法旨：立刻放出。吩咐掩门，然后与神女相见，说：“斩了妖龙，与妻相会。”摆团圆酒庆贺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元帅梨花，自斩妖龙之后，停留三日，传令起兵西进。原来那芦花河周回有万里之遥，东渡到西有百里，所以有万丈竹桥可渡。大兵过了芦花河，到了西岸，一路前去，有一关头，高山霸位。传令扎下营盘，明日开兵打关。众将答应，扎下营盘，且亦不表。

再言这高山名曰：“金牛山”。山上有一关，关中守将姓朱名崖号太保，国王封为总兵，镇守此关。生得头如笆斗，眼如铜铃，青脸獠牙，身長丈二。手下有番兵十万，十分骁勇，且有异术。正在总府与副将青狮、马虎说：“前日国舅同两位军师到来说，叫我紧守，休放唐兵过关。他往莲花洞求师父李道符仙长前来，要报此仇，杀尽唐兵。”二将说：“主将有这等本事，何惧唐将？”正在此讲究，有番儿报进说：“启上帅

等本事，何惧唐将？”正在此讲究，有番儿报进说：“启上帅爷，唐兵已到关下了。”说：“有这等事，传令关上多加灰瓶、石子，若唐兵讨战，速来报我。”番儿得令，各加料理。此言不表。

再言大唐元帅升帐，令先锋罗章带领人马前去取关。“是，得令！”罗章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，带了人马，出了营门，炮响一声，杀到关前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金牛山两山并立，高接青云，中关有一座门，在半山之中，大书“金牛关”三字。只见旌旗插满，号带分明，无数番兵守住。罗章赶到半山，令军士大骂。有番儿报进关去了。说：“启帅爷知，关外有将讨战，口中大骂。”朱崖听了大怒，吩咐备马抬斧，结束停当。带了番兵，放炮开关，冲出关外。罗章抬头见关内冲出一员番将，生得十分凶恶，忙挺枪直刺过去。朱崖把手中宣花斧迎住。两下交锋，战有百合，不分胜败，回马就走。罗章不知是计，把马一拍，随后追来。朱崖把身一摇，现出三头六臂。罗章一见大惊，说声：“不好了！杨藩出现了！”回马要走，被朱崖伸出一只神手，轻轻将罗章捉去，收了法相，带了兵士，杀下关来，直奔唐营。唐兵见先锋捉去。先逃回营，报知元帅。

元帅听了大怒道：“朱崖将何妖物敢捉我罗章？”令刘仁、刘瑞出兵迎敌，“快捉番将见我。”二将得令，带了双骑人马，出营杀至关下，正撞着朱崖。朱崖看见刘仁、刘瑞飞马走来，正要迎敌。背后冲出二员副将说：“不必主将动手，待末将活擒这厮。”青狮提起狼牙棒迎刘仁，马虎将降龙杵接住刘瑞，两边大战，四骑交锋，好似龙争虎斗，十六马蹄盘旋回转，并无高下。马虎叫声：“吾儿慢来。”摇身一变，是一只黑虎，扑面抓来，将刘瑞抓去。刘仁大惊，正欲回马，青狮大

叫：“我儿那里走！”变成狮子，直奔前来，又将刘仁拿去。二将复了原形，朱崖大喜，拿得胜鼓回关。探子报入营中：“二将又被他捉去了。”元帅大惊：“他用何术捉去三将？”掠阵官禀道：“第一阵罗先锋被朱崖太保现三头六臂，伸手拿去。第二阵二员小将出战，遇他副将青狮、马虎，现出狮子、黑虎拿去。”元帅听了，好不烦闷。秦汉听说徒弟被拿，愿出去讨战。又有金桃、银杏两公主哭上帐，也要报仇。元帅屈指一算说：“三将拿去，大事不妨，汝等三位不必多虑。今天色已晚，明日开兵。”三人不敢违令，只回本营，当夜不表。

再言次日元帅升帐，点齐众将，亲自出兵。点秦汉、一虎掠阵；仙童、金定为左；金莲、月娥为右；丁山在后监军。自冲中央，直奔关前，喝声：“快放唐将出来，万事全休。若有不肯，打破关头，鸡犬不留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关内炮响，朱崖带兵杀出。来到平阳之地，两边射住阵脚，摆开阵势。朱崖出马，梨花同四员女将也到阵前，说道：“谁将出去擒番儿？”后面秦汉、一虎、丁山三将冲出阵来。马虎敌住一虎，青狮迎着秦汉，朱崖接着丁山，分头而战。马虎、青狮被矮将杀得浑身汗流，遍体生津，不能取胜，各现原形，要来擒住矮将。那秦汉见了，飞入云霄，一虎将身入地。青狮、马虎倒吃一惊，摇身收法，来战丁山。元帅看见，令仙童、金定出去助战。二将领令出来，攀助夫主。丁山一发逞威。朱崖又现出三头六臂，伸手来拿丁山。丁山唬得魂不在身，一交跌下马来。元帅见了，同着金莲、月娥三骑并出赶来。朱崖正要拿人，却被金莲救去。梨花舞刀敌住，不怕三头六臂，祭起诛妖剑，斩落朱崖神手。朱崖大喊一声，神手中又冲出一道红光，复又钻出手来，要捉梨花。梨花倒吃一惊，又祭起诛妖剑砍去，反被神手接去。梨花看来不好，同月娥回马而走，朱崖随

后赶来。月娥慌张，取出摄魂铃一摇，朱崖马上翻身跌下，复了原形，借上遁而逃。

再言仙童、金定大战育狮、马虎，不分胜败。青狮、马虎变了原形，来拿仙童。仙童见了，祭起捆仙绳，将二人捆住，唐兵便来拿住。二人复变原人。元帅收兵回营，解进二人，青狮、马虎跪下求道：“我们万年修成，望元帅饶恕。”元帅怒道：“你两个何人？敢来助恶，阻我天兵。”马虎道：“我是财神面前黑虎将军。”青狮道：“我是文殊菩萨佛弟子青狮童子。私自下凡，去难唐三藏取经之路，乘兴归投朱崖，焉敢扰阻天兵？望元帅放我，再不敢到来阻住。”元帅道：“若不看财神菩萨之面，定斩汝首。”吩咐解放仙绳，“去罢！”二人拜谢而去。此话休表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窦一虎盗仙剑被拿 樊梨花擒番将释放

前言不表，再说元帅失去了诛妖剑，闷闷不乐。秦、窦二将说：“我们去盗来，元帅不要心焦。”梨花说：“你二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二将得令，不觉红日西沉，渐渐黄昏，吃饱夜饭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，进了关门，钻入帐中。不表。

再言朱崖败进关中，十分焦恼。刘氏夫人接着，问其因由。朱崖说：“夫人不要说起，唐将都是神通广大，几乎被摄魂铃摄去魂魄。若非我有九转元功，性命难保。如今西番全恃五山已被夺去凤凰、麒麟二山，只有金牛、铜马、玉龙三山了。若再夺去三山，我主国王世界都无，性命难保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将军，你休要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之威风。虽然副将失了，尚有千军万马，又何足惧哉？目下紧守关门，待国中救兵一到，开兵便了。”吩咐丫环摆宴，与将军解闷。”多谢夫人。”正在此宴饮，只听一阵狂风吹下瓦片，朱崖屈指一算，说：“夫人，今晚唐营有刺客到，须要防备。”夫人听了，也觉心疑，说：“唐将有此技能，今晚将虎笼悬挂营前，若有刺客到来，将他擒住，锁在里面，使他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无法可逃了。”那番附耳低言说：“如此，如此，管教两个钻天、入地矮将必擒。”朱崖听了大喜。传令三军，戎装披挂，前后守护，齐心捉贼，待等刺客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一虎潜入番营地下，抬头一看，见防备甚严，心想：“灯烛煌煌，难以下手，叫我如何盗得宝剑？怎好回去缴令？”等到三更之后，越发严备，敲梆鸣锣，摇铃喝号。性急之际，等不耐烦了，在地下站将出来。见诛妖剑挂在帐前，一虎认得

的，满心大喜，只是不能下手。番将喊一声：“快拿奸细！”一虎吃了一惊，复又钻入地下。只听众将慌乱，原来是秦汉飞落帐檐前，解诛妖到，摇动铃儿，番将看见来拿，秦汉跌落尘埃，被众将拿住。一虎地下看见，心中慌张，将身钻出，提棍来救。夫人看见，一个金丸劈面打来，正中面门，一交翻倒，正欲入地，被朱崖抢过，伸手拿住，说道：“这个矮子，放不着地。”把一虎提在手中，开了铁笼，将一虎装在里面，高高挂起。复来拿秦汉着地拖来，秦汉脚下有入地鞋，用力一蹬，说：“我去也。”被秦汉钻入地下去了。朱崖见了倒也一惊，防了他钻天，不想又会入地，闷闷昏昏，心中不乐。夫人叫声：“将军，方才地下钻起来的矮子，被我金丸打坏面门，所以拿住。这个天上落的，也会地行，真是异人了。”朱崖说：“今晚逃去，只怕明晚又来。营中焉得太平？必须再想一个妙计，拿住他们才得安宁？”一夜乱到天明。秦汉回营送上诛妖剑缴令。元帅见了剑大喜，说道：“窦将军为何不回。”秦汉将盗剑被拿，锁了铁笼里面说明。元帅听了大惊说：“窦将军性命难保。”金莲闻知上帐，叫声：“元帅，我夫被番将捉住，奴家提兵打关，相救夫主。望嫂嫂发令。”元帅听了说道：“朱崖利害，姑娘未可出战。待本帅算计救窦将军。”金莲苦苦相求，秦汉上帐说：“昨日因盗宝剑，不曾访得先锋、徒弟。今日我夫妻愿随窦夫人同行。”元帅应许。金莲得令，同了秦汉、月娥、带了兵丁出营，杀到关下讨战。元帅放心不下，带了仙童、金定随后掠阵。

再言番儿报入关，朱崖大怒，带兵亲出。金丸夫人叫声：“将军，且慢。待妾出去擒来。”朱崖依允。夫人手舞双刀，带了兵马，炮响一声，开了关门，杀到阵前。抬头一看，见了金莲、月娥二员女将，后面大旗书着金莲、月娥名姓。夫人正

看之间，不防秦汉步行赶来，提起狼牙棒喝道：“还我两个徒弟。”照马头打来。金丸夫人倒吃一惊，开眼一看，认得是行刺的矮将，说：“昨宵被你逃去，今日拿住，断不轻饶。吃我一刀！”步马交战。金丸夫人原是将门之女，十分骁勇，杀得秦汉招架不住。金莲、月娥看见说：“你看，这番女将倒生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秦将军是好色之徒，不要中了他计。”双骑并出，叫声：“番女看刀！”金丸夫人看见又来了二员女将，全然不惧，将手中刀敌住三般军器，灯影儿厮杀。又战到数十台，不分胜败。夫人连发三个金丸打来，中了秦汉额角，翻身跌倒，唐兵救回。金莲打了护镜，伏鞍而逃。月娥打中肩膀上，十分疼痛，回马就走。夫人不舍，随后赶来。

元帅在旗门之下看见大怒，手舞双刀，杀到阵前，挡住喝道：“休赶！”夫人抬头一看，见梨花挡住，后面又来了二位女将，背后绣旗书名元帅樊、他童、金定。夫人也不惧，敌住三人。仙童想道：倘金丸来不能招架，先下手为强。忙祭起捆仙绳，将夫人捆住，唐兵拿捉。番军飞报朱崖。朱崖大惊，即刻杀出关来，杀到阵前，抢着宣花大斧，大喝道：“还我夫人，万事全休。若不送出，杀一个你死我活。”三员女将大怒，手执双刀，大战朱崖。朱崖摇身又现出三头六臂，伸手拿人。梨花使隐身法躲过；仙童、金定被朱崖活擒而去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挡路，不见了金牛关。走入山林，见一楼台，画栋雕梁，好象寺院。想道：“今朝走错了路，虽然马大，又拖两个女将，好不竭力。且下了马，把女将绑在树上，进去看了一看，不知什么所在。”走到里面，殿宇高大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走出十多个青面獠牙的鬼将，手提钢叉，捉拿朱崖。朱崖大怒，手舞大斧来战鬼将，被鬼将叉伤朱崖左臂，大喊一声说：“好疼痛啊！”欲借土遁而逃。谁知梨

花使个移山之术，焉能逃脱？被鬼将拿住，捆进琼楼宝殿。梨花打扮如仙，坐蒲团上，喝声：“朱崖，抬起头来，认得本帅么？”朱崖方醒，才晓得移山之计。只见外面走进两名女将，一个执刀，一个拿锤，说道：“元帅不必问他，待我打死这个番儿。”朱崖仔细一看，就是被擒的两个女将。有口难言，想性命不保。梨花说：“二位姐姐，暂且饶他一死。”说：“番儿！今日可肯放还唐将，献关投唐么？”朱崖心中想道：“我要脱身之计，且哄他一哄。”说着：“承蒙女将不杀之恩，如今回关愿送还唐将，献关投唐，求元帅连我夫人一并发还，感恩不尽。”梨花说：“放你夫妻回去，若有改变，赌下誓来。”朱崖道：“若背了元帅释放之恩，倘有负心，死在乱刀之下。”梨花说：“放他回去罢。”顷刻收了移山之法，原在战场。朱崖夫妻得放，带了兵将回关。元帅鸣金收军回营。丁山说道：“既擒朱崖夫妇，正好破关，救取唐将。何故放回？”元帅说：“世子，我岂不知。但是气数未尽，命不该绝。我学诸葛武侯七擒七纵，收伏他心，归伏大唐。他立誓而去，焉肯失信？不要虑他。”丁山听了，也不多言，只等献关。

等了二日，朱崖全然不理。元帅大怒，传令众将，齐起兵打关，擒拿失信番儿。秦汉说：“元帅且慢打关，待本将先进关中，探听二刘、先锋、师兄消息再处。”元帅点头道：“是。”秦汉候晚出营，飞进关中，来到番营打探。且说那朱崖释放回关，夫人十分感念，对朱崖说：“将军，我夫妻二人被樊元帅擒去，蒙他不杀之恩，快放这擒来之将，开关献唐。”朱崖听了大怒，说：“夫人，我恨樊梨花用移山之法捉我，营中羞辱，此恨未消。况我世代受国王隆重，杀身难报，岂肯降唐作叛逆之臣？不要提起。”夫人听了点头说：“将军忠心报国，理所当然。且守住关门，待苏国舅兵到，出战便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铁笼火烧窦一虎 野熊摄去二多娇

适才前言不表，再讲到朱崖夫妇正在此言，有番儿报进说：“营外有一红面孔三只眼道人，口称孔介山连环洞野熊仙要见。”朱崖听了说：“我师父到了。快开中门。”朱崖接进营中，拜见说道：“弟子亡命在外，久违师尊，到此何干？”仙师道：“徒弟，我山中炼就两把钢鞭，能打仙凡。前日逢着苏国舅同僧道各处仙山借宝，要杀唐朝人马，请我到来助你。”朱崖大喜说：“难得师父到此，明日开兵。”野熊仙抬头一看说：“营前挂着何人？”朱崖说：“就是唐营矮将。他有地行之术，行刺被拿，要饿死他。”熊仙笑道：“他颇有法术，焉能饿得他死？将他连笼烧为灰尽。”秦汉听了，二刘也不打听，唬得大惊失色，连忙飞到营中说：“番将失信，来了师父，要将师兄烧死。”金莲大哭，上帐请救；仙童也哭兄长，要救哥哥。元帅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将倒海符帖在笼上，救师兄要紧。”

秦汉接了符，飞身进关。笼在平阳之地，四面堆起干柴，正要举火，听得一虎在笼内啼哭。秦汉轻轻说道：“师兄不要慌，有符在此，将来帖好。”飞身立在云端。只见远远有金光一道到来，彩云里面一位道人。秦汉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师父。”上前叩见，细说因由。王禅老祖叫声：“徒弟，我在山中打坐，心血潮来，屈指一算，晓得大徒弟有火难，故亲自赶来。倒海符只救得一时三刻，长久就不灵了。我借了北海水，又有珊瑚瓶，我和你立在云里面见机行事。”秦汉才放了心。只见下面野熊仙、朱崖令军士将笼烧得正猛，只听得人声说：“好大火啊！番儿只用此火，窦将军也不怕。”又拍手大笑。

朱崖叫声：“师父，大火烧他，他里面大笑，如何怎了？”熊仙说：“这不难。他有倒海符，不过一时三刻，再加柴火烧，怕他不死？”果然烧了一日一夜，火光直透云霄。熊仙说：“是不见动静，必然烧死了。”朱崖说：“非但烧死，铁宠也作灰飞。”正说之间，又听得里面一虎喊道：“番儿，就烧我一月也无害于我，枉费这些柴草。”朱崖听了大惊说：“师父，烧了他一日一夜还不死，倒在里面骂人，真正妖怪了。”熊仙说：“我不信，再取干柴去烧。”朱崖吩咐再取柴来，军士禀道：“积下数年柴草，都烧完了。”朱崖听说数年积草都烧完，倒吃一惊，即差能事小番，往铜马、玉龙两关借积柴。小番领令而去。烧到天明，烟火尽灭，铁笼不动，懊悔无及，枉将积柴烧完，便与师父商议说：“此事如何？”熊仙说：“既烧他不死，也罢了。明日开兵。”

不表番营之事，再说王禅老祖用北海水救了一虎，对秦汉说：“大徒弟有百日灾难，自有高人破关。我去也！”驾云而去。秦汉拜别师父，回转营中。仙童、金莲看见关内火光直透，心中大惊，两眼下泪。想秦将军此去，灵符不灵。元帅说：“大事无妨。二位姐姐，不必伤心。”忽见秦汉来到，众将俱来请问。秦汉上帐，将遇师父救了师兄，说灾星未满，大命不妨，说了一遍。众将才得放心。金莲、仙童听了欢喜，望空拜谢老祖。元帅传令，朱崖背信，起兵取关。只见帐下走出两员女将，金桃、银杏上帐说：“丈夫刘仁、刘瑞被他捉去，未知生死。今日愿去见阵。”元帅叫声：“两位公主，那朱崖妖法多端，去不得的。”二将说：“丈夫被他捉去，今朝必要报仇，那怕番儿妖法。”元帅见他二人执意要去，令秦汉夫妇：“你二人帮助二徒媳出阵。”四将奉令出营，来到关前叫骂。

小番报进，朱崖大怒披挂。熊仙说：“徒弟，我同你出阵，

杀尽唐将，与苏国舅报仇。”一同出关，来到阵前，抬头一看，两位公主十分美貌，起了凡心。口中念动真言，飞沙走石，一阵狂风，众将开眼不得，将二公主摄去，藏入山中。秦汉夫妇回营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夫妻相助二位公主打关，不想关中冲出野熊仙，手舞双鞭，十分利害，与公主交战。小将正欲冲锋相助，他口中念咒，顷刻飞沙定石，把二位公主擒去。特来报知。”梨花听了大怒：“可恨妖道，擒我二公主。今日必要除他。”立刻传令，亲自出阵。同了仙童、金定、丁山、金莲掠阵，五位将军出营，杀到阵前。再表野熊仙把两位公主摄入山中，藏于野洞，复又驾云来到战场。抬头一看，又见四员女将，又起贪心，开口说道：“四位佳人，同我回山洞中轮流作乐。”四将听了大怒，一齐出阵。丁山也向前，将野熊仙围在中间。杀得野熊仙浑身是汗，忙祭起打仙鞭来打，正中丁山肩膀之上，叫声：“不好了。”伏鞍败阵。又祭起一鞭打中陈金定背心，吐血而逃。野熊仙好不喜欢，雌雄鞭祭起，一上一下，来打唐将。又使神通，飞沙走石，杀出无数披头散发鬼将。仙童、金莲慌张。梨花大怒，把手一指，沙石鬼将无影。熊仙大惊，复舞动双鞭来战。仙童祭起捆仙绳，熊仙晓得仙家至宝，化道长虹而去，直往西山。

梨花心中不乐，传令收军。回入营中，秦汉说道：“世子丁山。金定夫人被鞭打伤，发昏营中，不得醒转。乞元帅处治。”梨花、仙童、金莲三将听了，魂不在身，连忙观看。三人两泪交流，梨花说：“这仙鞭如此利害，定是八卦炉中之物。”忙将救药敷好，二人才得醒转，疼痛不止。梨花说：“必须黎山求得师父丹药，方可止痛。谁与我走一遭？”仙童说：“我师黄花圣母也有。待我前往。”梨花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此起行。”仙童打扮，扮做道姑，骑了腾云驹，日行千里，

别了元帅、众将，起程而去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元帅说：“我看妖道一道黑气在头上出现，决是妖魔鬼怪，化作长虹而去，直往西方，必定有个巢穴，所以不进关门。想两位公主决然也在那里。谁将前去打听下落便好。”秦汉说：“二位徒媳已被拿去，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秦汉肯去，我放心了。”秦汉奉命出营，飞上云端，直往西方，约行数千里，只见一道黑气冲天。秦汉想道：是了。按下云头一看，是一座高山。走进山去，见一石洞，两扇门半开，走出数个小妖。秦汉见了避开。听得小妖两个说：“我家大王有兴，前日往金牛关去，捉得两个美貌佳人。叫我买办，今夜成亲。连我们也有酒吃。”秦汉听了，方知公主有着落。让过了小妖，闪入洞中，果见酒席完备。秦汉见了大怒，提起狼牙棒乱打。众妖一起上前敌住，被秦汉打得落花流水，将台凳尽皆打碎。小妖报在里面说：“大仙，不好了！外面有一矮将十分凶勇，口口声声要还公主。洞府打得雪片相似，众妖打死一半，如今要打进来了。”

野熊听了大怒，手舞双鞭杀将出来，说：“你这矮子好生无礼。我正要做亲，坏我好事，将我酒席打碎。尔来得，去不得了。吃我一鞭！”秦汉举棒相迎，洞中大战。熊仙张口，吐出毒气，直奔秦汉。秦汉见了，倒拖棒且战且走，被熊仙追出石洞。秦汉飞身而去。熊仙进洞，看见众妖，都是头破脑裂，心中不快，无心到里面，也不成亲，守把洞门，恐防再来。秦汉在云中一看，不见野熊追赶，不如见师父求救两位公主。算计已定，不消片刻，早到仙山。只见洞门开着，有两个童儿出来，见了秦汉说：“师兄不去征西，到此何干？”帮汉将遇野熊仙之事说了，“特来叩见师父。”童儿说道：“师父请客，不便通报。”秦汉听了，心中烦恼：“我师父家法甚严，不好

进洞，如何是好？”又问声：“师父今日请什么客？”童儿说：“师父请二郎神杨戩老爷。”秦汉听了大喜，“我师也曾说道，二郎神有七十二变化，孙行者大闹天宫，被他降过。若是求得他去，野熊就好除了。只是不能见他一面。”正在此想，只听得师父笑声，手挽杨戩双双出洞来了。不知后话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二郎神大战野熊 圣母收服二牛精

前言不表，再说秦汉连忙跪下，伏在路旁，口叫：“师父救命！”王禅老祖一看，认得徒弟，说道：“我前番在金牛关，借北海水救了一虎。今日又来求救于我。你且起来，说与我知。”秦汉听得，立起身来说：“金牛关交兵，来了野熊仙，将金桃、银杏两位公主摄去。元帅命我前往追寻。寻到一山，有一石洞，乃野熊巢穴。强逼成亲，被弟子打破筵席，洞中大战。野熊妖法多端，被他杀败，特来求师父救公主要紧。”王禅老祖说道：“徒弟，那野熊仙千年修道，变化多端，神通广大，在八卦炉中炼成双鞭，曾偷王母仙桃，我也降他不来。莫要惹他，快快回营去罢。”秦汉听了，叫声：“师父不救，两位公主性命休矣。”流泪不止。二郎神听了老祖之言，当中神目睁开，大怒道：“道友说那里话来？我和你同是道门弟子，岂可长妖精之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那野熊虽偷仙气，终究畜类。令徒有难，我当代汝去救。”老祖听了大喜，叫声：“道友发慈悲之心，同我顽徒去收熊精。”二郎神别了老祖，变一喜鹊，往西去了。秦汉飞身要去，老祖叫声：“徒弟，那熊仙利害，知你必来求我。我备酒请杨戩老爷到此，我将言语激他，他大怒而去，必然收伏，梨花好进金牛关。去罢！”

秦汉拜别，飞身也往西来，到了孔介山野熊洞口，喜鹊先在树上，叫声：“秦汉你来了么？”回说：“弟子驾云来迟。望神君恕罪。但是妖精紧闭洞门，怎好进去？”杨戩说：“不难。”飞下树来原变二郎神。手执金枪，立看洞门，关得密不通风。秦汉将狼牙棒来打，洞门里面惊动了野熊。那小妖报知

说：“唐朝矮将又来打门。”野熊说：“不要理他，今晚要做亲。”秦汉打得手酸，洞门不动。杨戩看见，叫声：“不要打了，待我看看。”一看，只见洞门旁边有条碎缝。杨戩变作一苍蝇钻将进去，说：“妖精逃出，你就打死他，”秦汉应诺。

杨戩钻进里面，洞内宽大，只见这些小妖安排筵席，野熊当中坐着，吩咐小妖说：“你去请两位美人出来成亲。他若倔强，剥了衣服，绑来见我，取他心肝下酒。”小妖听了，便往里去了。二郎神听了，仍变为人，提手中枪，照野熊劈面刺去，喝声：“妖怪，不得无礼。我杨老爷来了！”野熊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在天宫会过，认得是二郎神，唬得魂不在身，连忙走到里面，取出双鞭迎住，说：“二郎神君，我今夜成其好事，你来破亲。既到我洞，吃我一鞭。”二人大战，野熊吩咐小妖一齐上前围住，那杨神君吹口气，变有数百神君来打野熊。野熊看来难敌，拖了双鞭，逃出外面。神君里面赶出，小妖开了洞门，野熊逃出洞外。秦汉看见，将手中狼牙棒照头打下，他就化一道红光而去，秦汉吃了一惊。

杨戩走将出来说：“妖精呢？”秦汉说：“弟子见妖精败出洞来，被弟子一棒打去，他化红光逃了，竟往西南。”杨戩说：“他气数未尽，造化了他。你进洞救出两位公主，放火烧洞，尽行烧死小妖，破其巢穴，他无处栖身，再不敢来阻你西进。”秦汉奉命，回身打进洞中，将小妖尽皆打死，里面救出两位公主，回身一把火，烧得洞中乱烟直喷。那二位公主外面拜谢二郎神说：“回去有万里之遥，焉能得见元帅？”神君说：“这倒容易，借阵风送你回去。”那杨戩念动真言，忽起一阵神风，将两位公主送去。又叫：“秦汉，我去见你师父，说妖精驱逐。你速往军中，叫元帅快进兵取关。”秦汉叩谢。杨戩化一阵风而去。秦汉飞身回转，此言不表。

再言元帅梨花同众将营中昏闷。丁山、金定俱遭鞭打，不时发昏。仙童此去可求得仙丹？两位公主被风摄去，秦汉追寻未有回音。正在此言，听得帐外狂风从空吹落二人。元帅同众将来看，原来是金桃、银杏。令女兵扶入帐中，众将大喜。元帅问起因由，两公主将秦师父能干，求得二郎神逐去妖精之事说了一遍。秦汉也回营缴令。元帅称赞说：“多亏将军莫大之功。但窦姐姐上仙山求药一去不回，烦秦将军走一遭，催促他早回，好救丁山、金定，然后开兵。”秦汉奉令，飞身竟往黄花山而来，此话不表。

再说窦仙童为何不回，有个缘故。那一日行到一高山，忽听得山中喊杀连天，金鼓之声。仙童心中想道：“深山旷野，那有人厮杀？走下山头一看，只见山凹内有两支人马，东边一员将，红脸乌须，手执宣花斧；西边一员将，黑脸红须，手执大刀。各带人马，两下交战。仙童山上喝采说：“好武艺！可惜埋没山中。”二将听了，各住了手，抬头一看，见了仙童，红脸将叫声：“贤弟不要比武了，你看山上有一位仙姑，单身独马看我们。和你赶去，夺得到手，做个压寨夫人。”黑脸听了大喜，二人拍马赶来，大叫道：“那里来女将？擅敢观我山寨，快随我去，做个压寨夫人。”仙童听了大怒，手舞双刀敌住。一女两男，杀得天昏地暗。红脸将看来难胜，摇身一变，变一火牛，驮了仙童飞走上山。进了独角殿，现了原形，放下仙童，令送房中，明日成亲。殿中摆酒，黑红二将饮酒。黑脸说：“大哥，此女决此凡人，不要逼他。待慢慢的弟与为媒，劝他顺从。”红脸将说：“多谢贤弟。”

不表二人饮酒，仙童被捉。再言秦汉奉了将令飞到九龙山，来到洞口，只见两个仙姑出来，见了秦汉，叫声：“师兄何处来的？”秦汉道：“我乃王禅老祖门下弟子秦汉，要求见圣母，

望乞通报。”二姑听了，连忙进洞，禀知圣母说：“外面有王禅老祖徒弟秦汉，有事求见。”圣母说：“唤他进来。”仙姑奉命，唤进秦汉。秦汉见圣母倒身下拜。圣母说：“闻你下山相助丁山征西，今有何事见我？”秦汉听了，倒吃一惊：难道仙童还未到此？只得上前禀道：“弟子因薛世子、金定被鞭打伤，二人发昏，前日令窦仙童到来求丹药，不知何故尚未回去。元帅放心不下，令弟子再来相求，望师父速赐丹药相救，打发仙童速归。”圣母听了秦汉之言，说道：“仙童徒弟不曾到此，决定路上阻隔。你去寻了仙童同来，付你丹药，相救世子二人。”秦汉想道：“地阔天涯那里去寻，这题目难了。”只得回身出洞，打从旧路飞腾。来到一高山，只听喊声。却是何为？谁知那黑脸将劝仙童与红脸成亲，仙童大骂，杀将起来。黑脸变一水牛，把仙童捉去，后山捆住。秦汉看见，认得是仙童，提起狼牙棒，喝声：“不得无礼。”劈头打来。黑脸将抬头一看，见了秦汉，不解其意，喝声：“那里来的矮子，吃我一刀！”大战一场，杀得黑脸招架不住。

小妖报入寨中说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二大王被一矮子杀得不能招架。大王快去相救。”红脸听了，备马出寨杀来，迎着秦汉，张开大口，放出火来，直奔面门。秦汉心慌而走，红脸变了火牛赶来，要捉秦汉。秦汉飞上云端。红脸大王见矮将飞去，倒觉心惊。正要进寨，秦汉又飞下来，举棒又打，打伤左臂，跌倒在地。秦汉又要来打，黑脸大王大叫：“休伤我大哥。”将大刀架住。一场交战，黑脸又杀不过，口喷大水。顷刻波浪滔天，摇身一变，变一水牛，来拿秦汉。秦汉还飞云端。水牛收了法，用药敷好火牛，紧守寨门。秦汉寻到后山，只见仙童捆着，几个小妖看守。秦汉说道：“窦夫人不必烦恼，我来救你。”小妖报知大王，那两个妖精大怒。赶到后面，一个

吐火，一个喷水，来拿秦汉。

秦汉正要飞腾，云端来了黄花圣母，大喝道：“两上孽畜，休得无礼！”红黑二精抬头一看，见一道婆。弃了秦汉，来战圣母。圣母念动真言，云端落下一位天神，头戴金盔，凤翅分开，身穿金甲，手执降龙杵，口称：“圣母有何法旨？”圣母说：“今有火水二牛作怪，与我收去。”“领法旨。”那神将大喝一声，将杵打下，变现火牛。骑在背上，将红绳贯穿在鼻孔说：“孽畜，快随我去。”只见那只火牛扁扁服服，驾火随了那位神将飞空而去。那黑脸将见了大怒，喝声：“妖道，如何拿我哥哥去了？”手舞大刀杀来，圣母将金如意迎住。黑脸张开口喷出大水来了。圣母笑道：“孽畜，孽畜，留你在世，仍旧害人。收伏你回山去罢。”口中念咒。又见云端来了一位天神，头戴金箍，红发披耳，身穿绣龙短袄，面如锅底，脚下乌靴，双手打拱，口称：“圣母有何法旨。”圣母说：“银河水将，速将水牛收归回去。”“领法旨！”那水将跳入水中，将牛连打三下，骑在牛背上，穿了鼻孔，随水而去。

山中大小众妖见主将拿去，各自逃散。秦汉大喜，解放仙童。仙童叩见师父救命之恩。圣母说：“徒弟，你来意我尽知，该有二牛之难，亏秦汉寻得到此，救了你。我有金丹一粒，速回去救丁山、金定。后诸仙阵再会。”说罢腾云而去。仙童、秦汉望空拜谢。仙童骑上腾云驹，秦汉戴着钻天帽回营。元帅正在营中候，秦汉先到，说起此事。元帅听了说：“亏了秦将军寻到圣母收牛，不然我姐性命难保。”望空拜谢圣母。

不多时仙童到了，元帅迎接。接送营中，诉说一番，取出金丹，毫光万道，“师父命我将金丹救世子、陈妹妹。”便将金丹调好，来到后营。一看见二人只有一息之气，把药敷在伤处，不消片刻，二人醒转，床上坐起。元帅说明，二人走下床

来，拜谢秦汉。营中排筵，与秦汉贺功。金桃、银杏两位公主也来拜谢秦汉。秦汉吃得大醉说：“明日我还要进关，访两个徒弟、罗章、窦师兄他们的下落。”知后事如何，下回便见。此一回乃秦汉救金桃、银杏、仙童小团圆。

第五十八回 芙蓉设计杀朱崖 梨花兵打铜马关

话说秦汉等到三更，飞入关中，往番营一看，见铁笼悬挂着。想道：不要饿坏了。叫一声：“窦师兄。”笼内应道：“师弟，你来了么。事体如何？快来救我。”秦汉说：“师兄你安心守着，待我刺死了朱崖，便来救你。”

说罢，飞入后营。见番兵防备甚严，难以下手。又到后边伏在檐上。听得下面有人言语，乃刘仁、刘瑞对罗章说：“……我想元帅因而不打关。又听到二公主被野熊摄去，性命决然不保。”罗章说：“二位兄弟，我和你亏了监军款待，不至饿死，真感他恩。没有他夫妻照管，决然此命难保，想他无益。昨日闻得监军沃利说：‘朱崖好色之徒，抢了民间有夫之女，名唤赵芙蓉，十分美貌，强要为妾。此女不从，夫人苦劝，只是不听。只要在他身上刺死了朱崖，此关好破了。’正在此言，忽听落下一人说：‘你三人做事，要行刺朱崖，我要出首了。’三人大惊。”

罗章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秦汉，放下了心，说道：“将军到此，二公主消息如何？”秦汉将二郎神救公主之事细说一遍。二刘大喜，望空拜谢二郎神，又拜秦汉。秦汉说：“我方才屋上听得此计甚妙，须要通知赵芙蓉。我外面打关，双路夹攻，金牛关立破。”三人听了大喜。秦汉飞出关外，报知元帅，说明此事。梨花听了大喜，今秦汉先进关中帮他行事。传令整備打关，此言不表。

再讲监军沃利，待三将甚好，不甚吃苦，每日倒有好酒肉。那夜沃利送了晚膳进来，见三将流泪。沃利开言说：“我看你

往常虽然愁烦还好，今夜为何悲苦？说与我知。”三将叫声：“恩人，我们被擒到此，难以脱身。若得恩人相救，事当图报。”沃利说：“我久有心放你归唐，但本官厉害。若能除了他，就好解救献关。”三人听了，双膝跪下说：“恩人，果然救我，我已有计了。只要通知赵芙蓉，他若依允，除朱崖不难。”沃利说：“容易，待我对妻子讲明，来报你们。”三人吃完夜膳，沃利收拾进内，与连氏说知。那连氏妻子笑道：“我又不是貂蝉，如何做得美人计？”沃利说：“娘子又不要行计，要你引他进去，见了赵芙蓉，此计必成。”连氏说：“这容易。”沃利大喜，来到监中，通知三将，如此这般。

罗章与二刘打扮成番女模样，同了沃利来到家中，见了连氏。那连氏也是爱风流之女，见了二刘，十分得意，只少一杯清水，恨不得将二人吞在肚中。有丈夫碍眼，忙挽了二刘手，张灯引进后营。只听得连氏对芙蓉说：“你明日只说依允，将酒灌醉朱崖，刺死了他，才得夫妻团圆，免至失节。”芙蓉说：“我胆小，只怕做不来。”连氏说：“我三个小妹十分有力。你大胆行去，决不妨事。过来见了大娘。”那三个假番女上前拜见芙蓉，算计停当。次日沃利报与朱崖说道：“芙蓉被我劝他心转，今晚完其花烛，成就美事。”朱崖说：“难得你劝他心转，其功不小。”命左右快备筵席，今晚与芙蓉成亲。

金丸夫人晓得，走出外面，见了朱崖，夫妻坐下。朱崖说：“夫人，今日出堂何干？”夫人道：“将军，妾思唐兵扎驻关外，野熊一去杳无音信，须备退兵之计为妙。如何不思忠心报国，今日反做贪花好色？快快放还芙蓉，商议破敌方好。”朱崖说：“不劳夫人费心。若说敌兵临境，已杀他胆散魂消，料他不敢再来攻关。况且芙蓉生得美貌，下官见了十分得意。夫人休要吃醋，进去罢。”夫人看来劝不转，流泪归房。

果然其夜朱崖中计，芙蓉假作欢笑，陪朱崖酒，击鼓催花。朱崖大喜，饮得大醉，说：“夫人扶我房中去睡罢。”扶入房中，朱崖和衣而睡，鼻息如雷。芙蓉想道：此时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？将采衣脱落，床头取出青风宝剑，正要动手，倒却心惊。满身发抖说：“不得不如此了！”放下胆，拉开锦帐，将宝剑砍去，中在左臂。来崖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疼死我也。”走下床，将芙蓉推倒外面。罗、刘三人铜锤打开门，各拔出腰刀，将朱崖乱斩乱砍，杀死了朱崖，即忙扶起芙蓉。正要杀出，只听得关外喊声震天，元帅大兵攻关。秦汉铁笼内放出一虎，二人在内杀出，斩关落锁，放进大兵。番兵遭此一劫，也有砍破脑的，也有杀死的，也有枪伤的，也有刀刺的。番兵见无主帅，杀死大半，不死的俱逃往铜马关去了。金丸夫人闻报，唬得魂飞天外，披挂赶出洞房，里面杀出三个小将，大喝道：“蛮婆那里走！”夫人见了，喝道：“你三个什么人？擅敢无礼！外面唐兵破关，快请将军拒敌。”三人喝道：“你丈夫被我们砍为数段，你若不信，进去快看来，应了背信赌咒之罪。”夫人大惊，忙走进房，见了朱崖尸首，大哭一场。番女报进说：“大唐人马已杀进府中来了。”三将正要动手，夫人说：“你们不必如此，我夫已死，难道我独生？”望空遥拜，拜毕拔出宝剑自刎而亡。

三将迎接元帅入内升坐，请出芙蓉，说：“小妹子一计斩了朱崖，待奏闻圣上，赏赐大功。”送芙蓉回家，芙蓉拜谢而去。又称金丸夫人尽节，命棺椁埋葬。屯兵关中。那一虎、秦汉、刘仁、刘瑞进营拜谢元帅。元帅命薛金莲、金桃、银杏会了窦一虎，刘仁、刘瑞。三对夫妻悲喜交集，俱亏了秦将军救命之恩。元帅令三对夫妻拜谢秦汉。秦汉谦逊说：“是你自己福分，与我何干？”六人都上前拜谢。

元帅一面捷报唐王。其时正是寒冬天气，唐天子大悦，差钦差赐锦袍赏赐将士。不一日送到金牛关，元帅接旨谢恩。再停半月，商议西进，放炮起行。先锋罗章上帐说：“小将同刘家兄弟若无监军沃利照管，此命难保。望元帅谢他救命之恩。”元帅说：“罗将军之言有理；命他镇守金牛关。”沃利上前叩谢。

离了金牛关，往西而进，大雪纷纷，朔风凛凛。传令扎住平阳之地安营，待天晴起程。众将得令，一声炮响，扎下营盘。营中排宴赏雪，顷刻雪高三尺。同三个孩儿一同饮酒，薛勇、薛猛，年六岁。元帅所生薛刚，年方三岁，生得赤黑，象烟熏太岁，水磨金刚。丁山说：“我奉旨西征，只望早平西番。不想在路破关夺寨，耽搁年久。父亲骸骨不曾安葬。母亲又不能侍奉。心中好不烦恼。”梨花说：“今西番十去其八，只有铜马、玉龙两关，有何难处？待擒了番主，回朝有日，不必介怀，暂且饮酒。”仙童、金定皆劝丁山，此话不表。不觉住了一月，天气晴和，传令起兵。又行了半月，到了铜马关。传令安营，候明日打关。众将一声答应，放炮安营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那铜马关守将，乃弟兄二人，把守东西两座关头，俱封王位。长名花伯赖，次名花叔赖，皆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花伯赖闻报金牛关已失，不日兵到铜马，忙请兄弟到衙，说：“兄弟，我闻樊梨花用兵如神，有许多法术，勇将甚多，与你商议怎生拒敌？”叔赖说：“哥哥不要着忙，关内有雄兵十万，何足惧哉？弟前年通好诸番，偶到五龙山经过，那山中有五位仙女，分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，乃龙王之女，俱有神术，神通广大。正在演阵，见了兄弟收为徒弟，赠我神鞭，又有火眼金莺，十分利害，上阵交战，啄人眼睛。有了这两件宝贝，何惧唐兵百万？”花伯赖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兄弟，你既有神鞭、金莺，还要写书到五龙山，请他姊妹到来，破唐兵甚易。”叔赖说：

“哥哥之言有理。”一面修书往五龙山，一面整顿交战。此话不表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盗金莺秦琼逞能 摄魂铃擒花伯赖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说唐营。次日天明，元帅升帐，令先锋罗章领兵一万打关。罗章领令，结束停当，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，领兵出营。来到关前，抬头一看，两山环绕，中间关城。令军士大骂。

小番报入关中。花家兄弟闻报，全身披挂，带领番兵，放炮开关，冲出两支人马，来到阵前。罗章抬头一看，见为首二将，俱是红扎巾，狐尾当头，雉尾高挑，身穿金甲，一人提枪，一人拿鞭，脸分白黄；都骑高马，一样打扮。罗章明知花氏兄弟，挺枪出马，直刺花伯赖。伯赖大怒，举枪相迎，战有二十回合。叔赖见兄不胜，提鞭出阵助战。罗章全不在心，一条枪敌住两般军器，一场大战，又战到五十余合。罗章全不惧怯，越战越有力。叔赖放出金莺，飞空扑面冲来。罗章大惊，回马就走，被叔赖一鞭打来，正中肩上，伏鞍大败而走。花氏兄弟在后赶来。

探子报入营中说：“罗先锋被番将鞭打肩上，大败而走，请元帅发兵接应。”梨花听了大怒，令丁山出阵接战。刘仁、刘瑞为左右救应。三将得令，领兵冲出。让过罗章，接住花家兄弟交战。刘仁、刘瑞也向前，杀得花家兄弟汗流浹背。伯赖拖枪回马就走。丁山在后赶杀。叔赖独战二将，又放出神莺扑面飞来。刘仁、刘瑞看见，回马就走。叔赖又祭起鞭来，正中二将背上，几乎落马。众将救回。丁山正追伯赖，听得二将被打，正欲回身来救，叔赖神鞭已到面前，打中肩上，伏鞍大败而逃。花氏兄弟大喜，驱兵掩杀，杀得唐兵一大半。探子报入

营中，元帅大惊，令秦汉、月娥、一虎、金莲四将速挡花家人马，快救回三将。“得令！”四将领兵出营。那花氏兄弟大杀唐兵，见红日沉西，又见大唐人马冲出，鸣金收军，进关排宴庆贺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元帅梨花。众将救回三将，四员大将俱皆打伤，忙将丹药敷好，一时痊愈。元帅说：“罗将军，番将用何法术将诸将打伤，连输二阵，损兵大半。”罗章说：“小将今日出去打关，见关上扯起绣旗，书着花伯赖、花叔赖。关旁两座高山，东西两将镇守。那叔赖身边有一只火眼金莺放出，要吃人眼目。小将招架不住，被神鞭打中。”元帅说：“他有金莺利害，伤损我兵。明日出阵，众将须要小心防备。”众将依令不表。

再言秦汉对一虎说：“元帅也防备金莺。待我与你今晚盗取金莺，明日出战，自然得胜。”一虎依言，当夜瞒了元帅，一个钻天，一个入地，私进关中。来到番营，想道：“金莺乃叔赖之物，必在西营。”叔赖身边有两个爱妾，一个名爱娘，一个名欢娘。欢娘乃贪淫之女，俱皆绝色。这欢娘因叔赖不进他房，在灯下长叹，怨言仇恨。

秦汉在屋上听得明白，想道：“原来此女怨恨，待我看一看。”飞落阶前，往房中一看，果见此女手托香腮，眼中流泪。秦汉看见，进房抱住番女。那欢娘一看，大惊说道：“你这矮子，是人是鬼，快快说来。”秦汉笑道：“你不要看轻了我，我虽身矮，乃大唐名将秦汉，有钻天之术，来探军情，见美人弹琵琶声声怨言，惊得我在云端内跌入你房。今夜与你成其好事，胜自空房独宿，休错过良辰美景。”那欢娘听了说：“看你不出，倒是唐朝上将。既蒙见爱，今晚从了你，待破了关，要娶我的。”秦汉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正要上床，那一虎在地下听得明白，钻将出来，喝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。”唬得二

人大惊。欢娘一看，又是一个矮子。秦汉说：“师兄为何也在此？”一虎说：“师弟不要贪色，和你既进关来，盗金莺要紧。”秦汉对欢娘说：“夫人，我和你后会有期。不知金莺放在何处？”欢娘说：“那金莺乃夫主防身之宝，东房去寻。”秦汉说：“承指引了。待破了关，娶你成亲。”秦汉飞入东房；一虎地行入内。欢娘想道：怪不得唐朝元帅女杀得西凉势如破竹，关门指日可破。二大王呵，我不负你，你偏待我。我今日打点归唐，只候破关。

不表水性杨花之女，再言两员矮将飞到东房，见房中灯烛辉煌，照得如同白日。房中也有一个女娘，坐在床前，也生得绝色，也口出怨言。对于锦帐，叫声：“冤家，为何象死人一样睡了？不念奴家青春，正好云情雨意，鸾凤颠倒，醉得如此！快快醒来，脱了衣服好睡。”叫了几声，鼻息如雷，只是不应。那爱娘无奈，脱了衣裳，露出了嫩粉肌肤，斜露酥胸，钻入帐内，嗳声叹气。秦汉在帐外见了，他明眉，好不动火，想道：“这番儿，好受用。”正当三更时分，好下手了，但不知金莺放在何处？立在栏杆边团团寻觅。只见一虎钻出对秦汉说：“师弟，你不见床头前挂着的不是金莺么？”秦汉一看果然。忙走到床前，取下笼来。谁想金莺大叫起来，床上叔赖惊醒，翻身坐起一看，秦汉接了一虎的金莺笼，飞在云端。叔赖下床，见一矮子大怒，取过神鞭打下。一虎身手一扭不见了。叔赖大惊说：“这人倒有地行之术。”抬头一看，不见了金莺笼，唬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矮子不曾拿去，为何不见了？又是奇事。”只听得半空中金莺叫声，连忙出外，抬头见云端又有一个矮子，提了笼儿，说道：“花叔赖，你靠着这只金莺儿，昨日阵上伤我四员上将。我秦将军盗取了。”说罢飞去。叔赖说：“可惜金莺，蒙师父五龙公主赠我，上阵至宝。不料唐营有钻

天入地之人，要来行刺也不难。”传令兵士营中守护，乱到天明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秦、窦二将回入营中。秦汉说：“师兄盗莺，未奉军令，倘元帅知道治罪不便。”一虎说：“师弟，将莺踹死，埋其形迹。”秦汉点头，果然将莺连踹数踹，登时而死。二人不睡，候到天明。

元帅升帐，众将分立两旁。元帅说：“昨日伤了四员将。今日谁去打关。”闪出天蓬黑脸陈金定，上帐说：“末将愿去打关。”元帅说：“姊姊虽然勇猛，不可独往。”令月娥同去，两员女将得令。金定提锤，月娥使双刀，全身披挂，上马出营。带了人马，杀到关下叫骂。那花叔赖不见了金莺，正与伯赖商议，听得番儿报说：有二员女将攻关。二人一听大怒，开关出阵。叔赖接住金定；伯赖迎住月娥。二女两男，一场大战。伯赖与月娥战到数十合，伯赖实难取胜，回马诈败而走。月娥喝声：“那里走！”随后赶来，取出摄魂铃一摇，伯赖马上坐不住，迎面一交，跌下马来。番兵正要来取，被月娥轻舒猿臂，捉过马来，回马飞奔进营献功。那叔赖实战不过金定，见兄被捉，回马大败而逃。金定在后追赶，叔赖不进关中，落荒而走。一路追去，追到山凹内面，叔赖说：“好利害的蛮婆，叫我前去无路，后有追兵，我命休矣！”

只见骑鹤一仙女落下说：“陈金定休得无礼！俺公主在此。”手执雌雄宝剑，敌住金定。金定昔日在武当圣母处认得的，喝声：“赤龙公主，你是出家修仙学道之人，也来管闲事，待我擒番将献功。”公主大怒说：“陈金定，那花叔赖是我姊妹的徒弟，焉能不救。你若赢得我手中宝剑，我便还你。”金定性子急猛，听此言大怒说：“休得夸口！”举起铁锤打去。公主将双剑交迎，两下大战。叔赖见了大喜说：“救兵到了！”

飞马逃入关中。二人正在厮杀，听得虚空鹤叫，又来了四位仙女。金定看来不对，回马而去。五龙公主也不追赶，驾鹤进关。叔赖接入营中，说道：“金莺被矮子盗去，哥哥又被捉拿，方才若无师父相救，弟子性命难保。”五位公主说：“徒弟不须烦恼。梨花依黎山门下，伤我同道之人甚多。今我姊妹承你书来相请，今下山来，我们摆下一阵，与他分个高下，比一比手段。若破得我五龙阵，方算梨花有本事。若不能破，管叫唐兵百万尽为飞灰，归复西番地方，中原可得。只少上将雄兵，有了这二件，就容易了。”叔赖说：“这不难。待弟子修本进朝求救，自然有雄兵猛将。”五龙公主说：“徒弟，事不宜迟，快些修本，奏知朝廷。”不知修本进朝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哈迷王坐朝议敌 梨花观看五龙阵

适才适言不表。再言那哈迷国王驾坐早期，文武朝见已毕，分立两班。便开金口说：“寡人因国舅苏宝同起兵伐唐，反被薛仁贵父子领兵西进，夺去我国许多地方，杀死无数兵将。可恨樊梨花贱婢，弑父诛兄，投降唐王。前年闻报白虎关杨藩父子身丧，薛仁贵身亡。彼时唐王反把樊梨花为帅，夺我地方。他法术利害，金牛关朱崖夫妻尽节。目下兵犯铜马关，花家兄弟未知胜负，诸卿有何主见？”

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头戴乌纱，狐尾当头，身穿蟒袍，脚踏乌靴，俯伏奏道：“臣雅里丞相有事启奏。”“奏来。”“臣因国舅苏宝同被樊梨花大破金光阵，血光冲散而逃，已有表章奏闻，他往名山各处洞府求神仙法术，要剿灭大唐，复夺中原，以报大仇。一去之后，并无信息，使唐兵打到铜马关。今有花叔赖表章进上，狼主龙目观看。”奏毕，将本章呈上。

接本官接了，放在龙案之上。国王一看，方知五龙公主摆五龙阵，缺少上将，故来请命。狼主问：“两班文武，谁将去铜马关搭救？”王言未了，武班中闪出驸马苏定国，执笏当胸，奏道：“臣愿领兵，保举四将同往。”国王说：“卿保举何人？”“臣保举殿前云必显、指挥方万春、平章忽突大、黄毛洞主郝麒麟，臣同四将前往，立破大唐兵将，自然奏凯回朝。望我主免忧。”国王听了龙心大悦，传旨宣召。四将一齐朝见，三呼谢恩，当殿插花赐酒，封五将为神武大将军，到铜马关听五龙公主调用。五将谢恩出朝，国王驾退回宫，文武朝散。次日驸马苏定国到教场，点齐人马大兵十万，带同四将，离了都城。

到十里长亭，各官设酒饯行。定国等下马立饮三杯，辞了百官，竟往东而进。你看旌旗浩荡，号带分明，三军司令，一路而行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陈金定进营，参见元帅，将追花叔赖遇着五龙公主救去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元帅说：“月娥活擒花伯赖，已入囚车，奏主发落。姊姊遇着五龙公主，如今倒有一番厮杀，传令把兵马退下十里，且慢打关。”众将一声得令。只有秦汉、一虎二将不服要去，上帐说：“元帅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且慢退兵。虽然五龙公主利害，小将明日再去打关，探其法术，再计议未迟。”元帅听了说：“二位将军言之有理。”传令紧守营盘，放炮一声，营盘扎得坚固，不表。

再言次日元帅升帐，点秦、窦二将出营打关。二将得令，领兵杀到关下。番兵报入关中，叔赖听报，忙来参见师父，说：“前日盗莺的上天入地二人又来打关，如何退得？”白龙公主说：“徒弟，不必慌，待我们前去拿他进关，斩首号令，出你的气。”叔赖大喜，点兵开关。白龙公主骑鹤来到阵前。秦汉抬头一看，是一位仙姑，头戴鱼尾金冠，身穿鹤氅白衫，手舞双刀，骑下仙鹤。见了秦汉、一虎喝道：“你两个无名小卒，快叫梨花出来见我。”二将大怒，喝道：“妖妇，我元帅岂可见你的么？吃我弟兄棍棒！”照白龙公主打来。公主大怒，将双刀敌住两人，大战数十余合不见输赢。公主想道：“果然二将勇猛，话不虚传。”即忙取下乾坤小伞说道：“矮将看伞！”把宝伞撑开，放出五色祥云，把二人眼目罩住，一个筋头，跳进伞中去了。白龙公主收兵进关，唬得唐兵胆消魂落。回营报知元帅说：“秦、窦二将被番兵一员骑鹤道姑撑开伞，二将就不见了。那道姑收兵进去了，特来报知元帅。”元帅大惊说：“我晓得五龙公主法术多端，昨日退兵十里，计议与他厮杀。

那二将倚勇不服，打关，至被擒去。如何是好？”月娥、金莲二将上帐说：“元帅，那妖妇拿我丈夫，我们明日打关要救回来。”元帅依言，当夜不表。

再言公主进关，叔赖接入帐中，叫声：“师父，两个矮将怎么样了？”公主说：“我已拿在伞中，此时化为血水。”叔赖大喜，吩咐摆酒贺功。五位公主朝南坐着，叔赖下面相陪。酒至三杯，听得伞内开声说：“我王禅门下，有九转元功。你虽然吃酒，不免要斩你五条妖龙。”叔赖听了大惊。黄龙公主叫声：“五妹，你的宝伞有灵，拿人就死，今日为何不灵？”白龙公主说：“这也奇了。”忙取宝伞撑开，只见两个矮子一个筋斗跳将出来。公主大怒，吩咐拿捉。番兵正要动手，只见二人拍手大笑说：“不劳你们拿捉，我去也。”秦汉飞上天去，一虎钻入地去。五位公主看得呆了，倒觉心惊。叔赖说：“先前说过的，他有钻天入地之术，谁想又被他逃了。”黄龙公主说：“方才不听他说么，他说王禅门下，九转元功，炼就真身，不得化为血水。待我明日出关，祭火珠烧死唐兵百万，才见五龙山手段。”叔赖甚喜不表。

再言秦、窦二将回营，参见元帅。元帅大喜，说：“二位将军被乾坤伞拿去，我心甚忧，我王洪福，恭喜回营。说与我知。”二将说道：“元帅，那宝伞果然利害，见他撑开，有万道毫光，把我二人眼目遮瞒，跌入伞中。若是凡人化为血水，幸我们师父传授金丹，防身之宝，遇有急难，吞在肚中，不能坏身。放开伞来，逃回营，得见元帅。”元帅大喜，说：“今日金莲、月娥二员女将要去打关，你二将去助阵，须要小心。”秦窦二将说：“愿去帮助。”夫妻两对喜欢，整備打关。

有番营差官下战书说：“唐将停留数日，待摆五龙阵完了，见个雌雄。”元帅批允。差官回入关中，报下叔赖说：“唐元

帅批允。”叔赖与五位公主摆阵，缺少兵将。正在此言，番儿报进说：“朝廷差驸马苏定国领兵十万、大将四员到了，请二大王出关迎接。”叔赖大喜，出西关接进营中见礼，设酒接风。

次日五位公主操演人马，演熟出关，摆下五阵，东西南北中央。第一阵名曰黑龙阵，黑龙公主守将台督阵，点大将郝麒麟守住阵门，内中黑气冲天，变化多端，凭你神仙入阵，性命难保。第二阵名曰白龙阵，白龙公主督阵，大将忽突大守住阵门，内中白雾漫天，变化无穷。第三阵名曰赤龙阵，赤龙公主坐中军，点大将云必显把守阵门，内中红光焰焰，好不怕人。第四阵名曰青龙阵，青龙公主督阵，点大将方万春守住阵门，内中青云惨惨。第五阵名曰黄龙阵，黄龙公主守将台督阵，驸马苏定国守住阵门。十万雄兵，按分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分五阵操演，操了五日，精熟。

五龙公主见阵图已完，到六日各驾仙鹤到唐营讨战。梨花闻报，摆队伍出营，旗分五色，一队一队而出。梨花头戴金冠，身穿锦袍，内穿金甲。男左女右一字摆开，众将戎装，兵士精神抖擞。五位公主见了说：“名不虚传，果然行军有法，纪律分明。”叫声：“樊梨花出来会我。”梨花听了出阵说：“五龙公主，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，为何摆下阵图阻我西进？若不回兵，不要怪我无情。”五位公主说：“樊梨花，你仗了梨山门下欺我教门，故此我姊妹们不服，摆下一阵。你若破得，我姊妹们让你。若不能破，休怪我等。”梨花说：“我一路征西，破了多少阵图，何在这小阵，你且闪开，待本帅看看，好破你阵。”公主说：“你既看看，这也随你，不要害怕。我且回阵。”梨花同了月娥、金莲三骑马来阵前，喝道：“五龙公主，本帅既来看阵，休放冷箭。”公主说：“放冷箭，非为好汉。”说罢进阵去了。梨花一看，果然阵图利害，前呼后应，

变化无穷，左冲右击，阵中宝光腾腾焰焰，顶上五云结盖，看了到也惊骇。正在踌躇，不好进阵。五龙公主在阵中冲出说：“樊梨花，如今可晓得阵中利害么？”梨花说：“这些小技，有何难破？”说罢三人回营，不知怎样破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樊梨花一打五龙阵 窦一虎求借芭蕉扇

前话不表。再言梨花在马上想道：方才一时许他破阵，若惧不去，被他们笑我无能。想五龙阵，无非按五行生克，但阵中毫光万道，宝贝不少。凡人不能进去，须有术之士、仙教弟子，方可去得。就传令月娥、金莲二将，付灵符一道，保护其身：“去打青龙阵，须要小心。”二将领令而去。点秦汉、窦一虎：“你有金丹保命，去打赤龙阵。”二将领令而去。又点仙童、金定二员女将：“各带灵符护身，防他宝贝伤人，去打白龙阵。”二将领令而去。梨花想道：“军中能知仙法只有八人，已差去六人。我与丁山去打黄龙阵。只一黑龙阵谁去打？”正在此想，只见尉迟青山解粮到来，参见元帅。元帅大喜说：“你竹节钢鞭乃仙传之宝，可以去得。”他黑脸黑甲，正应黑龙。命他同先锋罗章付灵符一道，去打黑龙阵。二将高兴，领兵而去。令刘仁、刘瑞、金桃、银杏同众将守住营盘，不可轻动。众将领令。

梨花、丁山去打中央黄龙阵，见阵中杀气冲天。

再表月娥、金莲打入青龙阵内，只见阵中冲出一员番将，好不利害。见他青盔青甲青脸，坐下青鬃马，手执开山大爷，大旗一面，书名大将方万春。出马拦住阵门，大喝道：“二位佳人休来送命，倒不如阵前投服，收留成亲。”二将听了大怒，说：“不必多言。”将双刀劈面砍去。方万春使斧相迎，战有数十合，月娥将摄魂铃摇动，方万春倒撞下马。金莲正欲去斩，只见青龙公主骑鹤而出，喝声：“休伤我将！”执剑砍来。月娥、金莲双刀架住，三人大战。公主摇动百灵旗，忽听得阵中

一声响亮，赶出无数怪兽，张开血盆大口，飞奔前来吃人。二人唬得魂不在身，回马出阵，败归大营。

那秦汉、一虎打入赤龙阵，见阵中红光中冲出一员番将，脸如红枣，红盔红甲，骑下胭脂马，手执大刀，旗上书名云必显，舞刀拦住说：“你两个矮东西也来打阵，吃我一刀。”二将棍棒相迎，杀得番将招架不住，回马就走。二将正要追赶，赤龙公主飞鹤而出敌住，祭起雌雄剑，当头砍来。秦汉、一虎看来不好，俱入地走了。

再说仙童、金定二将，杀入白龙阵，见白雾漫天，冲出番将忽突大，白盔白甲，坐下银鹤马，手执银枪，挡住厮杀。战未数合，番将大败而走。白龙公主冲出，撑开宝伞，二将见了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各人大败逃回。白龙公主收了宝伞回阵。那尉迟青山、罗章杀入黑龙阵，阵中黑气冲天、冲出番将郝麒麟，接住厮杀。郝麒麟岂是尉迟青山对手，战不数合，回马就走。里面冲出黑龙公主，把百叶幡摇动。二将幸得灵符在身，不能化为血水，跌下马来，陷在阵内。

再言梨花同丁山杀入黄龙阵，只见黄沙漠漠，冲出番将苏定国，金盔金甲金脸，坐下黄骠马，象秦琼转世，手执黄金铜，冲出拦住说：“通下名来。”丁山说：“我乃平辽王世子薛丁山，同妻元帅樊梨花到你阵，快快下马受死，免污手中戟。”苏定国听了，大怒说：“国王正要拿你二人，要碎尸万段，方雪此恨。”丁山、梨花大怒，戟刀向前，要斩定国。定国把双铜相迎，一场大战。黄龙公主冲出助战，祭起火珠，满阵大火。梨花借火遁而逃。丁山陷在阵中，幸得灵符护身，不致损命。梨花回营，众将都说阵中宝贝利害，不能破阵，回来缴令。惟世子丁山、尉迟青山、先锋罗章三将陷在阵中，未知性命如何。元帅听了，闷闷不乐说：“三人大命不妨。”传令紧守营盘，

三日之后，计议救他。

忽报朝廷差军师徐梁赐锦袍到，元帅出营指旨。开读已毕，山呼谢恩，香案供着。然后与军师见礼。徐梁说：“为何世子丁山、尉迟青山、罗章不见请来，好领锦袍。”元帅将破五龙阵陷在阵内说了一遍。徐梁军师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不必烦闷。你师广有神通，差人去请来，好破此阵，以救三将。”梨花听了，如梦初醒，说：“承教。”军师辞别，元帅同众将送出营门，回身修下书信，差秦汉、一虎速往黎山老母处投上。

二将领书，钻天入地而去。不一日，早到黎山。秦汉落下云头，来寻洞府。一虎也在地中钻将出来，说道：“师兄，那边苍松成径，翠柏成林，却不是洞府么！”二人来到洞口，叩门三下，洞门开了，走出二位女道童，见了二人说：“莫非王禅老祖门下秦汉、窦一虎么？”二人大惊说：“女师兄怎么晓得？”女仙童说：“我师父说，命你进去。”秦、窦共同进洞，但见仙鹤成群，仙鹿成对，仙花仙草满洞。二人行至中殿，见老母坐在禅床。二人跪下叩拜，送上书信。老母说：“你来意我尽知，薛丁山三将该有五十日灾难。你二人可往南海落伽山观音菩萨座下，求善才去，好破此阵。一往西方火焰山牛魔王夫人铁扇公主借芭蕉扇，好破火珠。去罢。”二人拜谢出洞。一虎说：“师兄，你往南海可以飞过去。我地行往火焰山牛魔王夫人处借扇。”说完，二人分头而去。

那一虎地行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。在地中行了半月，钻出头来一看，只见一个村坊，鸡犬相闻，田地肥美。见一老翁在溪边抬头看云，说：“不要下雨便好。”一虎叫声：“老丈。”上前作揖。老翁听得，回转身来，连忙还礼，笑道：“你这人短小，想是矮人国来的么？”一虎说：“我是大唐国来的。”老翁说：“小哥，你来骗我了。大唐国到这里九万余里，要过

许多险路，除非是齐天大圣孙行者方到这里。你又非孙行者，焉能到得这里？”一虎叫声：“老丈，齐天大圣是那一个？”老翁说：“小哥，你不晓得么？那齐天大圣也是大唐人，和尚唐三藏的大徒弟，法名孙悟空。唐僧奉旨往西天取经，在此经过。西北上有一座火焰山，一向这里热不过，亏他往铁扇公主借芭蕉扇，将火焰山扇灭了。如今这里也温和了。”一虎闻言，喜之不胜，说：“孙行者是佛教，我是仙教，所以同生大唐，不认得的。”老翁说：“小哥，想你大唐到这里，是意思的人。到此何干？”一虎说：“老丈，你不知道，那西凉国造反，大兵西进到铜马关。有五龙公主摆阵，阻住唐兵。奉元帅将令，要往火焰山借扇去，经过此地。请问这里往火焰山还有多少路？”老翁说：“你原来也要借扇的。如今这火焰山被孙行者扇灭了火，连山都不见了，若要借扇，须往翠云山仙洞铁扇公主处。他如今也皈依佛教，不管闲事。此去西方一百里就是翠云山了。”一虎问明，拜谢作别，起身往地中去了。老翁一见骇然，说：“唐朝多是异人，这人身虽短小，倒会遁法。”

不表老翁之言，再言一虎约行百里，钻出一看，原来一座土山，但见苍松成径，翠柏成林，好一个所在。只听得半山之上石磬声传，白云缭绕。一虎前行，寻见一个洞府，上写着：“翠云洞”三字，好不欢喜。将洞门连敲三下，里面走出女子说道：“这里修行之地，那个叩门？”开门出来，一虎见两个丫环，连忙叫声：“姐姐，见礼了。我是大唐国樊元帅差来，要见公主娘娘，借芭蕉扇去破阵的。烦通报一声。”丫环说：“你这矮子也是大唐来的？前番我家公主受了大唐和尚之气，如今发愿修行，不管闲事，不敢去报。”一虎说：“二位姐姐，我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，不辞千山万水跋涉，特地到此，请姐姐方便，对公主说一声。”丫环说：“王禅老祖，我娘娘常常说

起。你就是他徒弟？我与你说一声看。”“多谢姐姐。”

丫环进内，来到殿上。公主正在那里打坐，丫环禀道：“娘娘，今日外面又来了一个大唐人，说是王禅门下弟子，来借宝扇，去破五龙阵。现在洞外，不敢放入。”娘娘听了说：“既是老祖徒弟，必有神通，前番受了猴子的气，今番此人不同，与我唤他进来。”丫环奉命出洞说：“娘娘唤你过去。”一虎连忙进洞，好个仙界，来到殿上，见公主坐在蒲团之上。一虎跪下叩拜，说起因由，借扇破五龙阵。不知肯借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善才途中战秦汉 五公主阵上收宝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言公主娘娘说：“你既是老祖门下，姓甚名谁，有何本事，敢来借扇。”说：“弟子竇一虎，有地行之术，日行千里。”公主说：“这宝扇，当时有火焰山，断断不借的。被孙行者将火扇灭，留在洞中也无用处，借便借，你破了阵就要还的。”一虎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丫环付与一虎。一虎接在手中一看，是一柄蒲扇，能大能小，叩谢出洞，还从地行而回。

再说那秦汉上天，飞了数日，早到南海，按落下来，立在海边，见天连水，水连天。秦汉想道：“这项钻天帽在平地上腾云，跌下来不过在地上。这海如何过去？硬了头皮飞上云端，两眼紧闭，听得耳边风声，片时落在山上。秦汉开眼一看，原来已是南海。来到大士山门，上写着：“慈航禅院”。少住，见两个和尚笑声走出说：“你就是王禅徒弟秦汉么？”秦汉惊，想道：“菩萨早已晓得。忙施礼说：“法弟就是。”两个和尚回礼说：“我两个是菩萨座前弟子，法名都罗、吉绵便是。今菩萨朝天去了。曾有法旨，说今日有个大唐差来王禅弟子秦汉到此，求善才去破五龙阵。教他先去。菩萨朝回，就遣善才来。命我回覆你回去罢。”

秦汉不敢久停，拜别二位，飞上云端，两耳风声，不消一时，来到东土。下落云头，心中大喜。仍旧飞上云端，一路而行，离了东土，来到西凉国。落下山头一看，见一村坊，有山有池，树木成林，中有茅房草舍，桑麻遍野，鸡犬成群，好一个村居之所。秦汉正在观看，见房中走出一个婆婆，说道：“这

位客人也是东土来的么？”秦汉大惊：这婆子倒有仙气！说：“你因何晓得东土来的？”婆婆说：“昨夜有一矮子，与你一样身材，在此借宿，肩上一柄芭蕉扇，是翠云山借来的。今日早上出门，来了一个孩童，头上梳着丫髻，两手带镯，脚踏火轮，手拿齐后短枪，身穿绣龙锦袄，大红裤子，一双赤足。为甚的见了扇子大怒起来，与矮子交战。那矮子杀得大败而走，孩童赶去，不知死活。”

秦汉听了，“这分明是我师兄一虎。”说：“婆婆，承教了。”飞上云头，向西望去，前面喊杀连天。秦汉下落云头，见一虎战孩童不过，且战且走，好不吃力。秦汉叫声：“小童，不得无礼！我来也。”童子回头一看，又见一个矮子，并不回言，举起火尖枪就刺。秦汉把棒相迎，战未数合，那里战得孩子过？棒法乱了。一虎见师弟来了，回身双战孩子，二人也战不过。

秦汉架住枪说：“童子，通上名来。”孩童说：“我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。我乃牛魔王之子，铁扇公主所生，吃人无数，火云洞红孩儿便是。只为要吃唐僧肉，遇了齐天大圣孙行者，求灵山观世音菩萨收服。归正五十三年，参拜佛爷，方成正果。在南海紫竹林中菩萨座下，同去朝天。蒙法旨往西方助唐破阵，驾轮来到村坊，遇着这矮子偷我母亲芭蕉扇。快快还我，饶你两人性命。若恃强不还，将你二人活吃。”秦汉听了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善才童子。你是菩萨弟子，我两人王禅老祖门下，释道一般，不必动怒。出家须发慈悲之心，不比当初在枯骨山吃人。我奉黎山老母法旨，教师兄往令堂娘娘前借芭蕉扇，要去破阵。我往落珈山相求令师菩萨，请座下善才相助破五龙阵收宝。遇着都罗、吉绀，说菩萨朝天，同善才、龙女去了。叫我先回，就打发善才来西方破阵。我驾云而来，见你们杀得高

兴，下山看看。这柄扇是借来的，不是偷的。”善才听了，心下明白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早说？若秦师兄不来，窦师兄将被我刺死。”一虎笑道：“你虽是吃人肉的人，若要打死我尚早。若再杀不过，就钻下地中，那里来寻我？你二人慢慢驾云而来，我往地中先回唐营。”说罢，身子一扭，往地中去了。

红孩儿说：“窦师兄有地行之术，秦师兄有何仙术？”秦汉说：“我有钻天之术，一日能行千里。请问善才师兄有什么仙术？善才说：“我有风火二轮，日行万里，比你两个更好。”秦汉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快起程。”二人双双驾云而来。此话慢表。

再言五龙公主说：“打阵之后，一月有余，不来破阵，紧闭营门。请花弟子到来，明日出兵踹营，剿灭樊氏，好夺唐朝世界。”齐声说：“有理。”令军士传请。花叔赖忙到阵中见礼，“请问师父有何吩咐？”黄龙公主说：“徒弟，那唐营紧闭，计穷力竭。明日亲领人马，杀到唐营，踹为平地。”叔赖听了大喜，传令三军，来日破唐。众将齐声答应，整備交战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樊梨花对众将说：“秦、窦二将往黎山一去许久，有四十余日，还不回来。三将陷在阵中，性命难保。”众将齐言说：“那二人不来，我们明日去破阵。”正在此言，有番儿打进战书，约明日交锋。梨花批允，对仙童、金定说：“我夫与二将陷阵，秦、窦二人一去不回。花叔赖打战书，我批允明日出战，听天由命便了。”仙童、金定说：“既为上将，何惧番兵？明日各要努力，为国亡身，也无怨心。”众将齐忿忿不平，待等明日交战，此言慢表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点月娥为头阵，金莲为二阵，金定第三阵，仙童第四阵，元帅领大兵为五阵，刘仁、刘瑞为左右翼。正要

出兵，有秦梦解粮到，交卸明白，参见元帅说：“今日出兵，不点男将，却点女将。不知为何？”元帅说明此事。秦梦大怒说：“可恶番兵猖獗，我今出阵，必要活擒番将献功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解粮而来，一路辛苦，鞍马劳顿，不敢相烦，后营将息。”“秦梦必欲请战。元帅依允说：“五龙阵厉害，上阵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秦梦见久不上阵，昂昂得意，全身披挂，手持金装铜，骑下呼雷豹，带领本部人马出营。

那番将花叔赖领兵出阵。五龙公主守住阵脚。冲出唐营，见唐营炮响，冲出一员大将飞到阵前，喝道：“俺大将军秦叔宝孙秦梦在此，快出来，决一死战。”一声大叫，花叔赖大怒，飞马冲出，提鞭就打。秦梦双铜相迎，大战五十余合，杀得叔赖汗流浹背，回马大败而走。秦梦喝声：“番将那里走！”拍马随后追来。五龙公主大怒，即驾鹤出阵。五员女将也齐冲出喝道：“休得逞能！”各执军器杀去。五龙公主各舞双剑相迎。仙童祭起捆仙绳，被白龙撑起伞来收去仙绳。月娥摇动摄魂铃，也被宝伞收去。梨花大怒，传祭乾坤圈、混元棋盘，来打五龙公主，都被宝伞收去，各样宝贝尽皆收去，五员女将大惊，各带转马头大败而走。五龙公主在后面追赶。

黑龙公主祭起雌雄剑来斩梨花，忽见云端落下一童子，大喝道：“黑龙公主休得无礼，我来也。”梨花抬头一看，见云端飞下孩童，脚踏双轮，十分勇猛，手执火尖枪来刺黑龙公主。那公主认得，叫声：“红孩儿，你也来管闲事？”收了双剑。五龙公主一齐围住，一场大战。五员女将也来助战。

秦汉正在云端赶路，听得下面杀声，按住云头一看，认得哥哥秦梦追赶花叔赖，看着追近，叔赖祭起神鞭，秦梦不曾防备，打落马下。叔赖正要取首级，秦汉飞下说：“休伤我兄，俺来也。”举棒就打。叔赖一看，认得是盗莺的，大怒，提鞭

相迎。唐兵抢上救回秦梦。叔赖又祭鞭打来，秦汉飞纵云端。叔赖收鞭回转。五龙公主不能取胜，说：“红孩儿、樊梨花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再战。”两边各自收兵。

元帅回营，见伤了秦梦，将药敷好。请红孩儿相见。正欲拜谢，秦汉前来缴令，细说老母之事，请得这位小英雄破阵。梨花听了大悦，上前拜见善才，说：“方才若无师兄相救，几乎一命难逃，礼当拜谢。”善才说：“俺也有一拜。”各人拜毕。一虎回营缴令，将借扇之事细说一遍。元帅大喜，设酒庆贺。善才童子乃佛教的，戒酒除荤，命备素筵。众将席中议论说：“宝伞利害，收去许多宝贝。宝贝焉能回来！”善才童子笑道：“他伞虽妙，不及我灵仙太极圈。待我明日出阵，收回宝贝送还。”众将听说大喜。梨花说：“全仗师兄大法力。”酒至半酣罢席，各归营寨安歇不表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元帅营中产薛强 善才大破五龙阵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言次日天明，元帅升帐。善才请令破阵。元帅道：“今日破阵，全仗师兄，须要小心。”点秦汉、一虎为左右翼，相助打阵。善才同了秦、窦点兵出营。元帅又点仙童、金定为救应，点月娥、金莲在后接应两支人马。元帅同刘仁、刘瑞、金桃、银杏四将五人中路而行，听得阵破，一齐向前杀出。

不表元帅分派已定，再言黄龙公主收兵回营，闷闷不乐，对四位公主说：“我和你心厌龙宫，在山修道有数千余年，方得长生不老。今因小忿下山，扶助花叔赖阻住唐兵，指望得胜。谁知画虎不成，他请红孩儿到此。我一向闻他在枯骨山火云洞吃人，积骨如山，乃万恶魔君，今皈佛教，广大神通，焉能敌得过他？不如回山去罢。”白龙公主叫声：“姊姊说那里话来？我五龙公主声名也不小，岂惧红孩儿，就要回山！明日不要与他野战，叫他打阵，自然一网而擒。”三位公主都说道：“五妹之言有理，只要引他进阵，红孩儿必定遭擒。也显五龙山公主手段。”黄龙公主依言。

次日五位驾鹤而出，只见唐营大开，冲出三员步将，四员女将，奔到阵前，喝道：“五龙公主，快快投降，免汝一死。”五龙公主大喝道：“红孩儿，今日不与你野战，敢来打阵么？红孩儿说：“这个何难？俺来也。”五龙公主听言，一齐飞入阵中等候。那善才乖巧，对秦、窦二位说：“师兄，他五龙阵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相生相克，生门青龙，和你们打进青龙阵。”二将说：“师兄之言有理。”杀进阵中，只见一道青

烟冲出。一员番将喝道：“三个孩子慢来，俺大将方万春在此。”三将并不搭话，举棒就打。青龙公主将灵旗摇动，见一群怪鲁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奔来吃人。两名矮将心慌。善才笑道：“些须小技，敢来逞能！”颈上除下项圈，这是灵山太极圈，祭在空中，将灵旗打折，百兽化为乌有。青龙公主大怒，“呵唷，这孩子敢伤我宝。”飞鹤冲出，将宝剑交迎，那里杀得善才过？大败回身。番将被秦汉一棒打死。四员女将见阵已破，也进阵中。青龙公主无处逃生，把口一张，冲出万道清泉，在水中一滚，变一条青龙随水而去。

红孩儿说：“他既逃去，不必追他，再打赤龙阵。”阵内冲出一道红光，声如雷鸣，来了一员番将，喝道：“大将云必显在此。”举大刀直劈三将，三将执器相迎。不一合被红孩儿挑于马下。赤龙公主大怒，仗雌雄剑跨鹤而来，祭起双剑。被红孩儿用太极圈打下。公主把口一张，放出万道红光，把身一摇，现了原形，乃一条赤蟒，一滚直去。

赤龙阵已破，来破黑龙阵。见阵中一道黑气冲出，番将郝麒麟手执金瓜锤敌住。被一虎打中。黑龙公主跨鹤而出，手持百叶幡祭起，好不怕人。两员矮将跌倒。红孩儿笑道：“这妖幡骗凡人，俺红孩儿九炼成钢，真身不坏，奈我不得。”将太极圈打去，分为两段。两员矮将登时苏醒。公主把口一张，冲出黑水，腥臭难闻，变一条黑龙，在黑水中一个筋斗就不见了。黑水消灭，破了黑龙阵。四女将杀入阵中，救起尉迟青山、罗章。可怜他二人陷在阵中四十余日，饿得七死八活。一虎令小校背负回营。一齐杀到白龙阵。

见白雾茫茫，冲出番将忽突大，手执银枪，直刺善才。善才一枪挑下马来，被四员女将活擒而去。白龙公主驾鹤而出，把伞撑开，冲出万道毫光，矮将、四员女将立脚不住，都跌倒

在地。惟有红孩儿端然不动，才笑道：“白龙，白龙，你这柄伞今日也要出脱了。”说罢，祭起宝圈，将宝伞打碎。众将死而复醒，大怒向前。梨花取了乾坤圈、混元棋盘，仙童收了捆仙绳。白龙见打碎伞，破了阵，把口一张，喷出白雾，万道寒泉，水中一滚，化白龙遁去。

又来打黄龙阵。只见黄沙漠漠，阵中一声炮响，冲出驸马苏定国，用黄金铜来打善才。善才这火尖论好不厉害，定国那里敌得住？杀开血路逃生。众将正要追去。黄龙公主舞剑出来，喝道：“休追我将。”举剑来战，祭起火珠，听得霹雳一声，迸出万团烈火冲来。众将唬得魂不附体，撞着烧得焦头烂额而逃。红孩儿呵呵笑道：“黄龙、黄龙，你不晓我生在火焰山，住在火云洞，那里怕你火？”飞身入火内，与黄龙公主大战。元帅说：“火珠利害，快取芭蕉扇入阵救火。”一虎听了。将芭蕉扇连扇几扇，顷刻火熄。将火珠跌下。黄龙公主大怒说：“呵唷，可恼，可恼！你们借了铁扇公主芭蕉扇，坏我宝贝，与你杀个你死我活。”抖擞神威，现出三头六臂，象哪吒三太子一般。众将见了大惊，独有红孩儿不怕，说：“黄龙，你的法术不足为奇。”把手一放，吹口仙气，阵中杀出无数小红孩儿，手中多执火尖枪，围住黄龙。众将见了大家称异，果然神通广大。杀得黄龙招架不住。红孩儿祭起定圈打来，那番害怕，现了原形，是一条黄龙，涌起万丈波涛，顶带火珠，水中遁去。顷刻大水不见。

红孩儿破了黄龙阵，坐将救起丁山，见他面色蜡黄，不省人事。妻、妹看了伤心，安排暖车送回营中。今日大破五龙阵，多亏善才之功。看看日落西山，元帅收兵回营。灵丹救醒三将，摆宴犒赏，令明日打关。当夜元帅打阵辛苦，生下一子取名薛强，军中停留三日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苏定国阵中逃回，叔赖接进关中，问道：“唐兵打阵，胜负若何？”定国将红孩儿破阵，五龙公主逃去，捉了大将忽突大，伤了三人，我亏坐骑逃回。细说一遍。叔赖大惊，令兵将紧守关头，多加灰瓶、石子、强弓、弩箭，与驸马各守东西，告急表章进朝，专等救兵到关。

再言元帅静养三日升帐。一虎说：“小将借扇破阵已毕，理当送还。”元帅说：“是。”走上善才说：“俺奉菩萨法旨，破阵就回。久不见母亲，这柄扇待我拿去。”此扇能大能小，大放在肩上，小安在口中。《西游记》内载的，闲言不表。

元帅传令打关。有秦梦要报一鞭之恨，请令打关。元帅许之。带了人马，来到关前大骂，番兵只当不知。恼了秦梦，令军士扳城而上。只见上面箭如飞蝗射下，兵不能上，倒伤了无数兵士。元帅大兵已到，把人马扎在关下。秦梦禀说：“关门雄固，兵不能上。请令定夺。”秦汉上前说：“前番小将同一虎进关盗莺、会番女之时，说明今日原要我去通知欢娘，里应外合，才好破关。”元帅说：“你前番私进关中，该当有罪。今晚破得此关，将功折罪。”秦汉得令，当晚飞进关中，来到后房，下落云头。窗外一看，见欢娘手托香腮流泪，好似西施一样。秦汉大喜，想道：他终身许我。跨窗走进，欢娘一见说：“冤家，一向因何不来？害我望得眼穿。”秦汉道：“美人，自从那夜别去，那有功夫脱身。”将此事细说一遍。“今番房内无人，与你成其好事。”欢娘笑道：“呸，废物东西，青天白日，羞搭搭说这样话来。尚丫头进房看见，丑也丑杀了。”秦汉说：“有了，只要刺死了花叔赖，与你做长久夫妻，你不快活。”欢娘大喜说：“有了，待奴整备酒筵，差丫环去请他来到赏端阳。将他灌醉，刺死了他，那时同去降唐。”秦汉说：“倘苏定国提兵来时，如何处置？”欢娘一想说：“有了，只

消如此如此。事有成了，全仗将军帮助。”不知刺得成刺不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欢娘刺死花叔赖 梨花兵打玉龙关

再言秦汉听了此言说：“此计甚高，我回营禀知元帅，同师兄进关助你。”说罢，飞上云端，回营对梨花说，遇欢娘如此设计，好破关门。元帅听了想道：“矮子个个多贪色的，但愿成功。”开言令秦、窦二将进关帮助，我准备雄兵打关，里应外合。二将大喜，接令出营，上天入地，进关不表。

再言花叔闻欢娘相请，来到东房。欢娘接进，二人见礼坐定。欢娘说：“今日端阳佳节，妾备一杯水酒请大王。但是大王贪恋西房，太觉显然。”叔赖笑道：“美人，咱欢喜二人，无分厚薄。一向间阔，今日补请，与美人畅饮一杯。”叔赖上坐，欢娘下陪，丫环斟酒。将叔赖热一杯，冷一杯，灌得大醉，立起身来，一手搭在欢娘肩上，一手举杯，一连几杯，醉得糊涂，立脚不住，丫环扶到床上，人事不知睡倒。欢娘说：“众丫环过来，筵席收去，你们吃个尽醉。”说：“多谢夫人。”收了酒席，都往外房吃酒。

正当二更，欢娘拿了剑，欲要砍下，自己身子战栗起来。秦汉飞下进房，接剑在手，将叔赖砍死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传令出去，请驸马来议事。说大王意欲降唐。夺刀斧手三百，埋伏帐下，若他不允，将他斩首，开关降唐。”欢娘打扮军装，拿了令箭。只见地下钻出一虎说：“秦师弟，这女子传令，我和你开关迎接大兵。”秦汉答应，又对欢娘说：“你不要慌，我暗中助你行事。”说罢，上天入地行事去了。欢娘喜甚，提灯走出营门传令，旗牌分立两旁。欢娘说：“大王有令箭，请驸马前来商议军情，不得有违。”旗牌接了令箭，往西营不表。

再言爱娘正在房中，丫环报进说：“东房欢娘手执令箭传驸马，有刀斧手埋伏帐下，不知何事。”爱娘听了说：“这贱人传驸马必要杀我。不如赶进东房，求大王做主救我。”算计已定，提灯来到东房。见众丫环都醉倒，走进房内，冷冷清清，床中一看，见大工杀死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大哭一场。待我与她报仇。”结束停当，手执双刀杀出。

再言驸马闻叔赖相请，心中疑惑，带了亲随兵三百，明火执杖来到东营。不见叔赖出迎，便上帐说：“花将军夜深请下官何事？”忽听云板一声，走出一个女将说：“俺家大王计穷力竭，大王爷被捉去，不知死活，意欲开关降唐。请驸马爷来相议。”定国听了此言大怒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花叔赖逆贼，待我进去杀他。”欢娘正要传刀斧手，听得里面杀出，爱娘手执双刀。驸马说：“奸贼使残人杀我么？”拔出宝剑将二人杀死。惊动帐下刀斧手出来救护，被三百余随兵尽行杀死，回身杀到衙中，不分老少，尽行杀完。见叔赖先被杀死床上，倒觉稀奇，猜疑不出，回身杀出营门。探子飞报进说：“大唐二员矮将潜入关内，把门军杀死，大开关门。大唐兵马如潮涌进来了。”驸马听了，唬得魂不附体，带了亲随，逃出西门，往玉龙关去了。

元帅进了关，传令休伤百姓。进内衙中，见杀死军人无数，方知欢娘、爱娘俱被定国杀死，定国逃去。秦汉说声：“可惜佳人。”吩咐将叔赖、欢娘、爱娘埋葬，番兵尽皆收殓，出榜安民。放出花伯赖、忽突大，二人上前叩见。元帅说：“你二人无名小将，杀之无益。放你回去，教玉龙关守将早早献关，捉哈迷番王，解上京都定罪。我立若有好生之德，你君臣的造化。去罢。”二将拜谢，喏喏连声而去。元帅吩咐摆宴犒赏三军，奏本进朝。养息三日，传令起兵，取玉龙关。点罗章为前

部先锋，丁山为护卫，军分三路而进。

那罗章早到关前，一马当先讨战。番儿报进。那守关将乃国王长子罕尔粘镇守。前日间苏定国回来说起，心中一惊；又见花伯赖、忽突大二将放回报说；今又闻番儿报说，大唐兵关外讨战。唬得魂不在身，忙集众将商议：“谁人出关开兵？”连问数声，并无人答应。太子无法，正在烦恼，报苏国舅到。吩咐请进，宝同朝拜太子。太子道：“国舅少礼。前闻金光阵内走去，今日回来必有神通退得唐兵。”宝同奏说：“臣自从金光阵大败，欲起兵复仇，前往各处仙山，请仙借宝。蒙教主金壁凤祖师借我一匹神兽，名曰‘黑狮子’，驾云而来。闻说唐兵杀到关口，可来讨战么？”太子说：“国舅，目下兵临关下，将士寒心，无人出战。难得国舅到来，计将安出？”宝同说：“付臣一万人马，杀他片甲不回。

太子听说大喜，点起雄兵一万，战将十员，放炮开关，冲杀阵前。罗章抬头一看是苏宝同，大怒，挺枪直刺宝同。宝同将刀接住，战有三十余合，宝同不能取胜，把马一拍，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，鼻内喷出烟火。罗章两眼难开，回马就走。三军烟得无处投奔，自相践踏。伸手不见五指。那火一发厉害，大者车轮，小者炭火，飞来粘在身上，烧得焦头烂额，一万人马，去其大半。宝同大喜，收兵回关，摆宴贺功。

不表君臣得意，再言罗章大败，收拾败残人马回营。元帅大兵已到山下扎营，罗章回营告罪。元帅说：“罗章既为先锋，见机而进，如何被他杀得大败。”罗章禀道：“元帅，小将正在打关，冲出番儿苏宝同，骑下神兽，鼻内生烟，口中喷火，四足生风。小将挡不住，三军烧死战场，亏得坐骑跑得快，不然也被烧死。望元帅恕罪。”元帅说：“苏贼又来，决有神通。你暂退外，计议出兵打关。”罗章退出。元帅封门，退到内营。

金定、仙童接着说：“元帅为何不乐？”梨花说：“今日罗先锋打关，被苏宝同借得黑狮驹，将先锋烧得大败。想他逃去日久，又纠合左道旁门到来，阻我西进。不知几时可得太平班师，好不烦闷。”仙童说：“他败兵之将，有甚本领。明日出兵，除其恶兽，就好西进。”梨花点头，各自安睡，当夜不表。

次日与仙童计议已定，捉苏宝同取黑狮驹。忙升帐，点秦汉、窦一虎二将领本部人马前去打关，二将得令而去。冲出关前，只听得关内炮响，大开关门，冲出人马，乃苏宝同。二将见了喝道：“屡败之将，敢来送死！”棍棒交迎。宝同说：“你两个又会着了，吃我一刀！”三人大战，宝同把黑狮驹一拍，鼻口喷出烟火冲来。秦、窦二将，张眼不开。一个上天，一个入地，逃出有二里远近。唐兵大败。元帅远望我兵败来，心中大怒，同仙童、金定杀出敌住。宝同见了梨花，怒气冲天，把驹一拍，四足生风，鼻中出烟，烟降满天；口中喷火，大如车轮，直奔三人。仙童、金定见了回马就走。梨花念动真言，顷刻大水冲来，烟消火熄。宝同唬得魂不附体，驾兽而逃，往前竟走。见一座高山挡路，说：“好了，方才几乎淹死，亏坐骑腾云而逃，可怜番兵淹死。怎好进关？”日已沉西，下落青山，远远听得钟声，走进一看，是一座庵院，写着“比丘禅院。”想道：“天色已晚，就在此庵借宿，明日去求师兄帮助。”想罢，下了驹，拴在树上，走进山门。殿上琉璃隐隐，钟声沉沉，有几众女尼在那里做夜课，诵完了出来关门。

见了宝同，问道：“将军夤夜到此，有何事干？”宝同说明阵上之事。女尼笑道：“原来败兵之将，来此投宿。但是我们女庵不便留你，别处去宿罢。”宝同说：“如今天色昏暗，教我那里去？乞师父行个方便，就在廊下权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再三求告；有一少年尼姑说：“师兄们，他苦苦哀求，

里面有一个囚老虎的铁笼，锁在里面，大家安心。”众女尼齐声说：“有理。”对苏宝同说：“我们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都是女众，不便留男客，将军必要借宿，有一囚笼在此，倒也宽大，尽可容身。你在笼内权宿一夜，明日放你出来便了。”宝同该倒运了，上了这当，连声答应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梨花仙法捉宝同 神光扇软赛仙童

前言不表，那女尼里面扛出铁笼，放在殿上，宝同身不由主钻入笼内，将来锁上。一众女尼都不见了，只听外面吆喝一声，进来一位官府绅士，随坐在殿上，喝道：“苏贼，认得本帅么？”宝同抬头一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！这是梨花仙法捉住，我性命休矣。”哀求道：“女元帅，你是正大光明英雄，饶了我命，以后再不敢来犯了。”梨花大怒说：“反贼，你无事生非，惹动干戈，以害生灵，几次逃脱，罪不容诛。你有八九元功炼成虹影，刀剑不能斩你。”令左右将灵符贴上，抛在海内。宝同再三哀求，梨花不听，军士扛了，连笼抛入海中，沉于海底。巡海夜叉飞报龙王。金钟三响，龙王升殿。鰲鱼丞相，鲤鱼大夫，虾兵蟹将朝见，齐集两班。赤鱼门官启奏说：“巡海夜叉探得有铁笼囚一将军，沉于海中。特来奏知。”龙王传旨：“令龟鳖二将去扛来，待寡人一看。”二将领旨。同了夜叉将笼扛进。龙王说：“笼内是人是怪？被何仙擒住？说与寡人听。”宝同一看，方知龙宫，开言说：“大王，我乃西番国舅苏宝同，被樊梨花用倒海移山之术擒住，将我沉于海底。望乞放我。”龙王说：“久慕大名，怎样放你？”宝同说：“只要将笼上灵符去落，我就去也。”龙王依奏，将符揭下。宝同大喜，化道长虹而去。龙王大怒说：“此人无礼，谢也不谢一声，迳直去了。点将拿他。”鲤鱼大夫上前奏道：“既去罢了，拿他成仇。”龙王准奏不表。

再言宝同进去见师父，路遇铁板道人、飞钹和尚驾云而来。见了宝同大喜，三人见礼。宝同说起此事，僧道恨极说：“国

舅，你失了黑狮驹，怎好去见教主？不如寻李道符师尊到来，擒樊梨花报仇。”宝同说：“既如此，二位军师先到关中帮助太子，我不日就来。”三人作别，分头而去。那樊梨花收了法术进营。次日令刘仁、刘瑞打关，驾起云梯，攻打甚急。太子唬杀说：“国舅昨日出战，一去不回。今日打进关来。如何是好！”

忽报二位军师到了，太子大喜，令进来。僧道进营参见，太子说：“少礼，赐坐。请问师尊，唐兵临关有何妙计？”僧道说：“千岁放心，我二人驾云而来，路逢国舅，命我二人先来守关。既唐兵打关，我二人出战，立擒唐将。”太子令点兵二千，开关迎战。刘仁、刘瑞正在打关，听得关中炮响，知有兵出战，退到平阳之地，摆开阵势，准备厮杀。僧道二人带兵出关，来到阵前，并不搭话，四人大战。二刘虽然勇猛，难敌僧道，回马而走。

元帅在将台看见认得僧道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他逃去已久，今番又来，必有异宝。二将乃无术之士，枉送性命。”令“秦汉、一虎快去救两个徒弟回营。”二将得令，飞身出营。远望二将飞跑，大叫：“休慌，我二人来救你。”二将听得有救兵，复回马去，叫道：“妖僧休赶，与你决个雌雄。”提枪直刺。僧道说：“走的非为好汉。”举起剑棒相迎，战未数合，妖僧祭起蟠龙宝塔打将下来，刘仁躲闪不及，打死马下。刘瑞心慌，正要逃走，又被宝塔打落马下。僧道回身，正要枭首，秦、窦冲出敌住。唐兵救两人尸骸而回。僧道认得秦汉、一虎，知他手段高强，忙将宝塔打下。一个上天，一个入地。僧道大怒，冲锋杀过阵来，丁山敌住。元帅令仙童、金定、月娥、金莲四员女将飞马而出，围住僧道。僧道焉能杀得过，又祭起塔来，打中丁山、金定。仙童大怒，祭起捆仙绳，妖僧见了，化道长

虹而去。妖道扇起神光宝剑，仙童手足动弹不得，遍身麻软，如醉如痴。月娥、金莲见了，双骑杀出，救了仙童。月娥取摄魂铃，妖道晓得宝贝利害，也化长虹而去。番兵败进关中，紧闭关门。

唐兵回营，计点将士，打死四将：金定及夫君、二刘。梨花大哭说：“妖僧、妖道两个仇人，打死亲夫、姊妹、刘仁、刘瑞，此恨怎消？”金桃、银杏也哭二位亲夫。营中六神无主。听得云端落下两位仙翁。一虎见了说：“师父、师伯到了。”进营通报。元帅住哭，同仙传弟子出营，接进王禅老祖、王敖老祖。二位仙翁下落仙鹤，步进帐中。众弟子参见已毕，问道：“丁山、金定、仙童为何不见？”梨花哭禀说：“被塔打死，被扇扇坏。”二祖一看，说：“不妨，他四人被蟠龙塔打死。”取出四粒金丹，放入口中，四人悠悠醒转，见了师尊，连忙叩拜。”二祖说：“仙童如醉如痴，被神光扇扇坏。”把手中拂尘连拂三拂，口念真言，仙童手脚活动，叫声：“妖道，好妖法。”叩拜师父。二祖说：“樊梨花，我有灵幡一面，可破神光扇。明珠一粒，可破蟠龙塔。他二桩宝，乃从教主金壁风那里借来的。他教下都是一班妖魔，神通不小。我二祖虽有仙术，力不能破他。到时须要谨慎。待众仙聚会，共破诸仙阵。”梨花拜谢，接了两件宝贝。二祖驾云冉冉而去。众弟子望空拜谢。专等明日打关。

再言太子清晨升帐，僧道二人参见。赐坐两旁，说：“千岁，昨日大胜，打死唐将。今日出关，立斩梨花，必建奇功。”太子大喜。点兵出关，到唐营讨战。探子报入营中说：“妖僧、妖道讨战。”元帅大怒，说：“不斩二妖，如何破关？谁将出去除此二贼。”仙童、金定深恨二妖，上帐请令。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。”又令世子丁山说：“你师父付你两件宝贝，同

去出阵，擒此妖僧、妖道。”丁山接了宝贝，要报昨日之仇，带领飞龙将出营。

那仙童、金定来到阵前，僧道大惊说：“那两个女将，丑的被塔打死，齐整的被扇扇呆。如今又出阵，唐营有起死回生之术。今日必要捉进关中献功。”算计已定，举剑轮鞭来战，不能取胜。祭起塔来，二女拍马回身。丁山赶到，祭起明珠，金光闪闪。塔上蟠龙见了珠来抢，丁山把手一招，塔随珠而落，收了宝贝。女将回马交战，唬得僧道大惊，宝塔被他收去，取出神光扇来扇两员女将。丁山摇动灵幡，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僧道见了，双双化虹进关。唐兵追来，番兵紧闭关门，灰瓶、石子打下，只得回兵。元帅大悦，传令明日打关。

那僧、道进关见太子。太子说：“两位师尊，小校报道两桩宝贝被他所破，孤家正在慌张。复来见孤，有何计迎敌？”僧道说：“殿下休惊，国舅借兵去了，决有神仙来降。目下紧守关门，我二人去会了国舅，请下诸仙，破那樊梨花。”说罢拜别，化虹而去。太子惊说：“果然法术高强。”传令关上多加灰瓶、石子，日夜严守。我且不表。

再言苏宝同到蓬莱岛紫金山莲花洞，拜见李道符师尊，两泪交流，双膝跪说：“蒙师父传我法术，要报父仇。被薛仁贵杀得大败，后被樊梨花大破阵图，化虹而逃。西凉国地方俱被夺去，只有玉龙关，此关若破，国家休矣。望师父发慈悲下山，收服樊梨花，复转地方，与弟子报仇。”仙师听了大怒说：“樊梨花，你仗了黎山门下欺毁我教。既神仙犯了杀戒，同去见教主，请齐群仙，好退梨花。”宝同说：“弟子前日往教主借黑狮驹，被他用计夺去，不好再去见教主。”仙师说：“就将此事激怒师尊，诸仙聚会，一网打尽梨花等众，出你的气。”宝同大喜。同了师父出洞，驾云来到金山逍遥宫。看不尽许多山

景，异草奇花，青松翠柏，来到洞外。里面走出两个散仙，见了师徒说：“李师长同令徒到此何干？”道符说：“有事见师尊。”二仙进洞禀说：“李仙师要见教主。”金壁风说：“李道符仙翁与我不同教，请进来。”二仙领了法旨出洞，令二人进见。

师徒进洞，见琼楼玉殿，彤庭瑶阶，教主坐在蒲团，八名仙童手内捧宝立在西傍。道符上前参拜，命赐坐。宝同朝拜，愿师尊圣寿无疆。拜毕起立。金壁风教主说：“李仙翁今日同令徒到来，还黑狮驹么？”李道符说：“师尊不要说起，今日小徒到我山中说……”不知说出甚么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仙翁触动金教主 妖仙大战樊梨花

再言李仙师说：“蒙师借驹击破大唐，被樊梨花用倒海移山之术夺去宝驹，将徒弟擒捉笼中。说教主借来的，乞见他还。他非但不还，口中不逊，说教主自来也要擒住。连笼沉于海底。亏他化长虹来见我。”金壁风教主问：“宝同，果有此事么？”宝同说：“真的说出教主之名，他辱骂不堪，说我教非人类，都是畜生。”阶下恼了许多弟子。野熊仙、金鲤仙、黑鱼仙、老牛仙、花马仙、神犬仙、野狐仙、鸡冠仙、花凤仙大怒，上殿朝拜说：“樊梨花欺我教太甚，我等一同去到玉龙关见个雌雄。”教主说：“众弟子不可造次，樊梨花助中原国君，黎山老母门下神通广大，不要管闲事。”野熊仙说：“弟子在金牛关，被他请二郎神烧我洞府，伤我教门弟子甚多。老师不管，金山再无修行学道之人了。”

那教主耳软的，听了此言说：“你们先到玉龙关摆诸仙群会阵。还了黑狮驹便罢；他若不还，我当亲临，显二教高下。”令道符师徒先到关下搭起芦蓬，迎接诸仙。道符大喜，同宝同化虹先到玉龙关。

众仙辞别师尊，各驾妖云而来。路上逢着僧道二位，说失了两件宝贝。花马仙大怒说：“二师，那教主命我十代弟子来助西蕃，管教大唐百万尽为飞灰。事不宜迟，径往玉龙关去。”僧道听了大喜回关。苏宝同先进关中，请太子焚香迎接诸仙。不消片时，下落云头，太子一一接进，见礼坐下，说：“孤家有何德，敢劳众仙下降，相助破唐。”神犬仙、花马仙笑说：“要破唐兵何难，待我二人出关，捉唐将如反掌。”众仙道：

“我们一同出去看，怎样一个樊梨花？说他如此利害。”大家说得有理，一同上马，出了辕门，带领妖兵，探头点脑，要想吃人。唬得番民家家下闼，户户关门。道符仙师见了如此，扎营关外，免害生灵。宝同领兵，炮响开关。那丁山同秦汉、一虎正要打关，只见关中冲出一队，人人尽是奇形怪状，如畜兽一般好笑。“番邦用了这班人，国家该灭。”正在观看，旗门下杀出二人，挡住说：“来将回去，唤樊梨花出来纳命。”丁山大喝道：“呸！你两个狗头马面的妖道，不必多言，看枪罢！”挺枪刺去。妖道双双来迎，一场大战，二妖看来难胜，口中喷出妖雾腥气，罩住天光。丁山伸手不见五指，被他拖下马来。秦汉敌住，一虎救回。又冲出四个妖仙围住秦汉。顷刻天光明亮，一虎放了丁山，复冲出助战。那金鲤仙顶上放出毫光，黑鱼仙口中喷青烟，神龟仙眼中放出红火。鸡冠仙冠中放出五彩，飞在空中，结成一块磨盘大的东西，照定二人头上打来。那秦汉亏得入地鞋，见势不好说：“师兄，我们去罢。”两个上天入地去了。四妖大惊，收了妖术。

唐兵报与元帅。元帅见丁山毒气所伤，吃丹醒转。听得二将败回，说明此事。梨花闷闷不乐。为何关关都有异人？如今来了许多妖仙，如何能破？仙童说：“前日两位师尊说：‘玉龙关群仙斗法，’想是这班妖仙。待明日出战，见机行事。”梨花依言，传令紧守营门，恐防妖仙劫营。众将得令，紧守不表。

再言李道符犹恐众妖扰民，就关外安营。次日唐营冲出三员女将。野熊仙性不能忍，听见女将出阵，舞剑冲出。见梨花骑黑狮驹，两傍金定、仙童各骑宝马。梨花一见野熊大怒说：“妖道，前日在金牛关逃去，今日饶你不过。”轮刀杀去，围住野熊。野熊难敌三将，众妖正要向前，梨花拍马吐出烟火。

野熊唬得魂不在身。宝同见物伤心，不敢出战，紧闭营门，对众仙说：“黑狮驹利害，被他所得，若盗得它来，送还教主便好。”花凤仙说：“这个何难？今夜包管盗来。”宝同说：“全仗师兄大力。”当夜驾云往唐营。

正当元帅得胜，令秦汉巡营，见云中来了一位女仙，来盗黑狮驹。飞上云端与他厮杀，惊动众将，照定仙女乱射。花凤仙心慌，弃驹而逃。秦汉牵了黑狮驹回来禀元帅不表。那花凤仙巡回番营，将遇矮将驾云夺回，说了一遍。国舅好不烦闷，无计可施。

次日唐兵杀到，番营一班妖道各显神通，只见乌云猛雨，现出无数怪物，尽是豺狼虎豹。仙童见了大惊。梨花笑道：“这些小术，三岁孩儿也晓。”念动真言，用红绿豆撒在空中，霎时雨散云收。神龟仙大怒，冲出阵来，喝道：“樊梨花，你用撒豆成兵之术，我有法擒你。”梨花一看，见此妖尖头，绿眼，黑脸，嘴上微须，身穿八卦道袍，手执鹅翎扇，背上一柄红光刻冲来。将扇子一扇，扇出万丈波涛，水内钻出，拔出红光剑，来斩梨花。梨花念动真言，波涛尽退，将手接住宝剑，祭起诛妖剑，神龟仙躲闪不及，砍在背上，现了原形，乃一个大乌龟。将绳索穿了琵琶骨，贴上灵符，吊在旗杆之上，出其大丑。众妖见了，不战而逃。梨花见天色晚，收兵进营，明日交兵。此话不表。再言众妖同了僧道、国舅来见师父，说起：“龟仙被捉，我教扫尽面皮，望师父救回。”李道符仙师说：“龟仙被符镇住，待教主亲临方可解救。但是神仙犯了杀戒，我当亲出斩那梨花。”宝同等拜谢，各归营安歇。

再言梨花对众将说：“今日出战，须要大破番兵，活擒众妖，好夺关门。”众将说：“是。”点秦汉、一虎冲头阵，刘家兄弟第二阵，月娥、金莲第三阵，第四阵点金桃、银杏，第

五阵点仙童、金定。自领后阵。丁山、罗章为救应。分派已定，大开营门出阵。秦、窦二将冲到阵，喝道：“这班妖道，快快出来纳命。”众妖大怒，犬、马二仙敌住秦、窦二将。

又冲出刘仁、刘瑞，番营花凤仙、野狐仙出阵。见了二刘说：“大唐好人物，果然生得标致，待我捉他回营成亲。”算计已定，各骑仙鹤出阵，娇滴滴声音说：“二位郎君，快通名来，我好拿你。”兄弟抬头一看，见二女仙道姑打扮，好似仙子下凡，都是绝色。开言说：“我刘仁、刘瑞就是，自出阵以来，无有不胜。你二人不如投降，我与你配一个风流佳婿，夜夜快活。若不然，我这枪杆厉害。”二仙姑笑道：“你枪无情，我双刀也不善。”举刀砍来，二刘把枪相迎。

第三队月娥、金莲杀到旗门。野熊仙、老牛仙接住，思量要活捉二员女将。老牛抵住月娥，杀得天昏地暗。金莲迎住野熊。老牛口吐青烟，霞光喷出。月娥摇动摄魂铃，老牛跌下马来。现了原形，是一只白牛。吩咐军校，穿了鼻孔，牵回本阵。又来助金莲。野熊见老牛捉去，一发心慌，摇身变了飞熊，眼如铜铃，口似血盆，来扑捉金莲。那月娥冲到说：“郡主不要慌，我来也。”取铃摇动，野熊跌倒，被手下捆捉回营。

二员女将正要回营，抬头见两公主敌住金鲤仙、黑鱼仙。二妖口中吐出海市蜃楼。金桃、银杏眼前花花绿绿，如醉如痴。二妖正待擒拿，金莲、月娥大喝道：“休伤我将！”手舞双刀架住。两个鱼妖大怒，思量一网而擒。那知月娥铃子利害，对了妖道一摇，二妖跌落马前，现出双鱼，涌出清泉，借水遁而逃。那四员女将杀过对阵，冲出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、苏宝同，鸡冠道人，敌住四员女将。元帅冲锋上前。李道符大怒敌住，喝声：“呔！樊梨花妄自尊大，不看仙翁眼内，今日相逢，断不饶你。”梨花抬头一看，见道符仙风道骨，相貌不凡，五绺

长须，飘撒胸前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执仙剑，不象妖道之辈。说道：“仙长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风马牛不相及，说什么断不饶的话来。”道符说：“樊梨花，你不认得我么？我与师同列仙班，弟兄相称。道友宝同，是我弟子，虽兴兵抱怨大唐，也各为其主。你不看师叔之面，处他无情。今日我不与你甘休。”说罢，举剑向梨花面上砍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教主摆到诸仙阵 二教斗法有高低

前言不表，再讲樊梨花双刀架住说：“原来是道符师叔，既是上古神仙，该识天命，也不该来助恶为虐。该命你弟子改邪归正，教番主降唐纳款，自然唐主收兵，各分疆界。何劳师叔到关前与我为难。”李仙师听了大怒说：“樊梨花，你说那里话！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唐王坐了中原，贪心不足，夺取西番世界。好好把番国地方退还，收兵回去，叫唐王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我便饶你。”梨花听了，叫声：“师叔，这句话讲错了。中原大国到反进贡小邦，你如何做得大罗神仙？快快归山，可全体面。若再无知，休怪弟子无情。”道符听了怒容满面，说：“贱人，休得多言！”用剑劈面砍来。梨花又架住说：“师叔，我看黎山师父之面，让你两剑。若是再来，决不让你。”道符又举剑砍来。梨花将刀相迎，战有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梨花想道，他法术高强，先下手为妙。祭起打仙鞭来打仙翁。仙翁大笑，把袖一拂，鞭落在袖中。把身一摇。背后五道金光飞来罩住，梨花眼花缭乱。忽仙翁提剑赶到，唬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性命休矣！五遁不能逃脱。”只听得霹雳一声，五道金光不见。李仙翁正欲砍梨花，听霹雳打散神光，大怒。抬头一看，见黎山老母跨了一匹金鳌飞下，说：“李道友，休伤我徒弟。不该请教主炼宝摆阵，害我座下众弟子。如今也不与你计较，你看那边云彩冉冉，教主法驾来也，我且暂退。”仙翁见了老母，欲要相杀，听教主驾到，回头一看。远望西方祥云五色到来，忙传令收兵接驾。那花凤仙、野狐仙正与二刘交战，听得收兵，俱皆罢战，退回本阵，接教主。

那樊梨花在金光中，五遁不能逃脱，忽师父降临，说退道符。收兵回营迎接师父进帐，领众参见，拜谢救命之恩。拜毕起立两傍。老母说：“如今金壁风教主炼四口宝剑，要摆诸仙群会阵，见二教高下。与我等斗法。你去营外搭起芦蓬，迎接诸仙下降。”梨花奉命，传令罗章营前台上挂红结彩，请老母坐在当中，香烟不断。又设交椅公座，笙箫细乐。

不表营营齐整，再言金壁风带了数代弟子，捧了宝剑，那剑红光闪闪，五色毫光。谁知弥勒佛座下黄眉童子，他在西天小雷音寺骗捉唐僧，有徒弟孙行者求得佛主收去。不料弥勒往西天如来佛那里去了，黄眉童子私下山来。见了五色毫光，决有宝物，忙驾云而来，撞着教主宝剑放光，说：“老道士，这剑送与我罢。”教主一看，原来是个童子，说：“这宝剑要到玉龙关摆阵斗法，你要来何用？”童子说：“我爱他五色毫光，心中所喜。”教主说：“快快回去，我要行路。”那童子将布袋抛起收了宝剑，起身要走。教主晓得此袋是佛藏天袋，乃法门至宝。故将好话与童子说：“童子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讲。你在弥勒佛座下，不见干戈。今日同我往玉龙关摆阵，你把剑还我，斩了樊梨花，与你剑罢。”童子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同去看看。这剑原要送我的。”教主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驾云来到玉龙关。

那仙师命宝同搭起高台，香花灯烛迎接教主仙驾。只听得半空音乐，道符同了三弟子，九仙妖，一齐迎接教主。教主下云，坐在高台，众仙参见。李仙师傍坐，众弟子侍立两班。道符说：“起初捉去神龟仙，高吊旗杆，又捉去老牛仙、野熊仙。今日亲出，将金光罩住，欲捉梨花，被黎山老母救去。专等教主法旨，大显神通，除此樊梨花。”教主听了说：“黑狮驹盗不回，反失三仙。我全仗这匹神兽，好建奇功。”便命弟子飞

云、飞翠二位女仙，“与你两道灵符，前去盗骑。”

二仙女领法旨，接了灵符，驾云来到唐营。往下一看，见黑狮驹拴在莲花帐前，三仙高吊旗杆，奈有人守不能偷盗。等到晚来，直至三更，将士带甲安睡，二仙大喜，飞云对飞翠说：“师兄，你去盗骑，我去旗杆上放三仙。”飞翠说：“师弟，须要小心。”“晓得。”那飞翠来到帐前，取出灵符一照，那神兽认得灵符，挣断丝缰，四足腾空。飞翠大悦，骑了驾云而回。那飞云上高杆，将灵符一照，老牛、野熊大喜，脱其绳索而逃。独有神龟仙逃不脱，一汪眼泪。仙女说：“他两个见了灵符，脱身而逃。你这乌龟还不快走。”神龟说：“仙女，你不知道。他铁链容易脱身，我是捆仙绳，要索仙童亲念咒语，方能解得。”飞云听说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同了二仙回营，来见教主，说：“弟子奉法旨，老牛、野熊回来，神龟被捆仙绳捆住，不能脱身。回来交旨。”教主驾坐薄团，也知神龟灾难未除。老牛、野熊也来叩谢。飞翠盗了黑狮驹，也来交旨。教主见了黑狮驹，心中大悦，吩咐牵往后营，待天明乘坐，阵前好会唐兵。此言不表。

再言唐营元帅升帐，守狮小校禀说：“昨夜三更，只见半天毫光一闪，那匹黑狮驹叫一声，驾云而去。”梨花大惊，决是金山法力摄去黑狮驹，又是一番周折，闷闷不乐。又小军报进：旗杆逃去二妖，单剩乌龟。梨花一发心惊，忙上芦蓬，叩见师父，说此因由。老母说：“徒弟，昨夜音乐嘹亮，想教主已到。待他布了阵图，候诸仙一道破阵。”梨花听师父之言，抬头观看，见番营顶上，五花祥云如同华盖。忙下芦蓬传令出营，后面老母驾鳌而出。那番营教主，带了众弟子，骑上黑狮驹出阵，说：“唐朝将士，请黎山老母出来会贫道。”那老母乘鳌而出，见了教主，说：“道友请了，我和你上古神仙，万

劫修身，上朝金阙，何故来降红尘？”金壁风叫声：“道友，你徒弟樊梨花背后恶言毁骂我教。今我下山，只叫樊梨花出来，待我拿上宫中，问明还你。”老母说：“你的门下多有搬嘴，道友不可听他。”教主说：“我既下红尘。摆一阵图，今且暂回，明日分二教高下。”老母说：“且摆完了再处。”说罢，两下一拱，各自收兵回营。梨花听得教主之言，闷闷不乐。

教主回营，吩咐国舅，进关祭祷山神海岳天地神祇。国舅领命。请出太子拜祷。然后教主摆起诸仙群会阵，按四方悬宝剑四口，凭你神仙杀到，削去三花，梨花性命难逃。宝同奉命依法整备。次日教主登台，点金鲤、黑鱼二仙，“你守南方丙丁火，暗藏三百甲士，若有神仙进阵，祭起宝剑，绝他性命。”二妖领旨，镇南方。点白牛、野熊二妖，“带甲士三百，镇东方甲乙木。若有神仙进阵，祭起宝剑斩他。”二妖领法旨而去。点犬、马二妖，镇守西方庚辛金，付剑一口，二妖领旨而去。点花凤、野狐，将剑一口，镇守北方壬癸水。分派已定，对黄眉童子说：“你随贫道到来，烦你一烦。”童子说：“我佛门慈悲为念，不晓武艺，叫我如何上阵？”教主说：“只要你将布袋抛起，一概收在袋中，其功不小。非但宝剑送你，国王还有许多宝贝赏你。”童子贪财，说：“就去。”同道符守中央戊己土，二人领旨而去。又令苏宝同、飞钹和尚、铁板道人、鸡冠仙四队，分为左右救应。自骑黑狮驹，手执令旗指麾。摆阵已完，众将严守。

那唐朝元帅见番营毫光直透云端，明知摆阵已完，忙见师父说：“看此阵十分利害，师父一人焉能成事？若众弟子进阵，枉送性命。”老母叫声：“徒弟，你看那边彩云几朵，诸仙来也。快些迎接。”梨花听了下篷，众弟子跪迎。只见骑龙、骑凤、骑鹤、骑象、骑狮、骑牛、骑虎，都下云端，接入篷上与

老母相见，列班而坐。蒲团第一位轩辕老祖、王敖老祖、王禅老祖、张果老、李靖、谢应登、孙膑、张仙共八位仙师，坐在东首。西首坐着五元仙母，金刀圣母、武当圣母、桃花圣母、黎山老母，随来仙女手捧宝瓶，奏动仙乐。梨花同众弟子叩见。薛丁山是王敖弟子，秦汉、窦一虎是王禅弟子。金莲，桃花圣母徒弟。金定，武当圣母徒弟。月娥，金刀圣母徒弟。今日师徒相逢，甚是欢喜，分付摆列素筵，款待仙众，说及破阵之事，不知后来，可能破得诸仙阵否，若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老祖大破诸仙阵 教主群妖俱已逃

且表黎山圣母说：“金壁风听一面之言，妄动干戈，摆了恶阵，与我教斗法。奉轩辕老祖执掌帅印，发兵破阵。”众仙俱说是。

梨花捧上兵符帅印，老祖接了。往下一看，众弟子不得进阵，有伤性命，便说：“今日承众位道友推贫道执掌帅印，也犯杀戒，以应劫数，黎山老母、五元仙母二位道友，带弟子梨花领兵杀入南阵，取宝剑砍倒朱雀旗，其阵立破，可到中央会兵。”“是。领法旨。”又命：“王敖、王禅二位道友，带弟子丁山、一虎、秦汉去打东阵，收取宝剑，砍倒青龙旗，杀到中央会兵。”“领法旨。”四仙带领弟子去了。命：“张果老、李靖、谢应登、孙膑、张仙五位道友，带刘仁、刘瑞领兵杀到西阵，取剑砍倒白虎旗，中央会兵。”“领法旨。”五仙驾鹤乘虎而去。命：“武当圣母、金刀圣母、桃花圣母三位道友，带金定、月娥、仙童去打北阵，取剑砍倒元武旗，中央会兵。”三仙领法旨而去。自执黄旗，坐下青狮，到中央会合。

再言二位老母，杀入南阵。只见红光冲出，那宝剑盘旋滚滚下来。二仙恐防有失，顶上现出两朵金莲，托住宝剑。五元圣母，用手一指，摘取宝剑。黎山老母砍倒朱雀旗，红光尽灭。阵中鼓响，杀出金鲤、黑鱼二妖，敌住二仙。梨花祭起金棋子，将二妖打死，现了原形，是两鱼精。老母提刀斩了两个鱼头，杀入中央。

那王敖、王禅老祖，杀入东阵。只见一道青烟，随着宝剑如龙舞而来。二位老祖一见，即时顶上现出彩云托住宝剑。王

禅收了宝剑，王敖将青龙旗砍倒，同弟子杀入阵中。只听连珠炮响，冲出白牛、野熊提剑来迎。被秦汉一棒打死白牛。野熊正要逃脱，被二祖一指捉住。杀入中央。

再言五位仙翁杀入西阵，见白光万道，夹住宝剑杀将出来，好不厉害，如光芒飞舞，杀气腾空。五仙一见，即时顶上现出金光托住。孙膑收了宝剑，张仙砍倒白旗，冲出犬、马二妖迎敌，被刘家兄弟双戟刺死，现了原形，乃一犬一马。杀入中央不表。

再言三位老母来到北阵，见一道黑气漫天遍地，对面不见人，忽然宝剑如虹而来。三位圣母知得宝剑利害，每位的头上放出金莲托住宝剑。桃花圣母砍倒黑旗，收取宝剑。忽听锣鸣，冲出花凤仙、野狐仙。仙童祭起捆仙绳，将二妖捉住回篷。便往中央大会诸仙。轩辕正与道符斗法。道符祭神光珠来罩轩辕，轩辕笑道：“顽仙，你有明珠我有钵盂。”托在手中，一道金光现出一条金龙，擒住明珠。道符看到诸仙杀到，明珠阵破了，打点逃身。金壁风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吩咐童子祭宝。童子笑道：“诸位善男信女，大家看看我的宝贝来了。”将布袋抛起，把诸仙弟子一齐收入袋内。单走了轩辕、李靖、孙膑、谢应登、黎山老母五位祖师，余者都被收去。

谁知来了救星，是唐僧奉旨取经，收了三个徒弟，孙行者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。遭了八十一磨难，才到西天，取得三藏真经，脱了凡胎，竟回东土。师徒四个在云端经过，听得下面争斗之声。唐僧叫声：“徒弟，自离西天，早归东土。这里甚么地方，有毫光冲天，杀气腾空，是何意思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忘记么？前日在西天，见佛取经的时节，那如来佛前殿弥勒佛笑对你说：‘唐三藏你归东土，到西凉国地方，有群仙斗法，擒妖捉怪，千万不要管闲事，恐有祸到。’想此正是西凉国地方，

由他们罢，问他做甚。”话犹未完，只见面前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师父与八戒、沙僧霎不见了。孙行者大惊，叫声：“师父”。那边答应说：“徒弟，我和你方才讲话，日色当中，一时天色黑暗，想是夜了。”八戒笑说：“就是夜了，也有星光月色。想是西边沙漠之地，是落沙天了。为何眼珠都张不开？”急得行者无法，想是师父又有灾难了。想一想说：“是了，这里定有妖魔，又将我师父缠住，弥勒佛早晓得，待我往西天向明，便知道了。”算计已定，东钻西钻，没有缝路。呵呀！好奇怪！为何还在暗中？且住，我孙行者天宫地府龙宫都走过的，到了东土，寸步难行。我一个筋斗行十万八千里，这些世界有限。团团看去，有一线亮光，好似菜籽大。行者喜说：“如今有出路了。”变一蜜蜂钻出。看见天光，一个筋斗早到西天。

走进山门，有四天王、八菩萨拱手说：“大圣，你同唐僧归东土，为何又来？”行者说：“不要说起，在西凉国经过，被妖魔把我师徒四周罩住，昏天暗地！无处逃身。我变化钻出，特来求见世尊，问个明白，好除妖怪。”金刚菩萨不敢拦阻，引见世尊。行者上前唱喏说：“如来佛，老孙唱喏。”世尊笑道：“这猴精！同师父回归，为何不来？”行者说起此事，要如来查明是何妖魔。世尊说：“诸天菩萨查看，何处妖怪在西凉作难三藏？”有弥勒佛越班而出：“启世尊，我座下黄眉童子私自下界有三刻，失去如意乾坤袋，又在那里戏侮唐僧。”世尊说：“烦弥勒佛前去收回，放唐僧回东土，完了功业，早来佛地以成正果。”“谨领佛旨。”

同了行者驾云来到西凉，立在云端之上，望下一看，只见黄眉童子祭袋欲害诸仙。弥勒佛去下念珠，收了布袋，放出诸仙、唐僧师徒三人。黄眉童子见了主人，叩头礼拜。宝同僧道见收了袋大惊。那金壁风、李道符大怒，仗剑驾云，见了弥勒

喝道：“你这胖和尚！出家人也管闲事，吃我一剑。”恼了孙行者，手举金箍棒，喝声：“齐天大圣在此，吃我一棒！”教主、道符听说齐天大圣，唬得魂不附体。晓得闹天宫，玉帝也降他不得。回身化二道金光而去。行者笑道：“我老孙棒不曾打下，这两个野道就不见了。”弥勒佛叫声：“悟空，你同师父速往东土，我回西去也。”带了童子驾云往西。

那师徒下落云头，诸仙接见说：“四位师父是甚菩萨，收了宝袋，前来救贫道等众？”三藏回礼说：“贫道乃唐玄奘，奉旨往西天取经回来，被如意袋收去。大徒弟孙行者逃往西天见佛，求得弥勒佛前来，收了袋，放出诸位仙长仙母。”众仙说：“原来师父就是西天取经圣僧，如今唐王扎住白虎关，速去复旨。”师徒大喜，作别回东不表。

那诸仙对谢应登仙翁说：“如今阵已破，金壁风、李道符逃去。只有苏宝同、铁板道人、飞钹和尚未曾剿除，恐有后患。道友在此剪除，我等辞别先行。”应登领命。诸仙各驾祥云去了。众弟子跪送师尊。元帅传令，杀到玉龙关。唬得太子两泪交流，说：“如今怎样处？”宝同、僧道逃回见太子。太子说：“国舅，今唐兵大破诸仙阵，教主与李仙翁杀得大败而走。如今计将安出？”宝同叫声：“殿下，吩咐严守关门，设计破之。”正在此言，番儿报进说：“大唐兵马架云梯攻打甚急。”太子大惊说：“如何是好？”宝同说：“太子不必着忙，我们二人同去守护。”太子说：“孤也同去。”四人来到关上，往下一看，见唐兵如潮涌，围得水泄不通。令军士多备灰瓶、石子、劲弓、弩箭坚守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番王纳款朝金阙 圣主班师得胜回

闲话休提，再言唐营元帅请师叔发落诸妖。那白牛精被秦汉打死；犬、马精被刘仁、刘瑞刺死；金鲤、黑鱼被金棋子打死；鸡冠仙被乱刀砍杀。剩下野熊、神龟、花凤、野狐四个妖魔，被捆仙绳捆住，跪落尘埃，苦苦哀求说：“我虽是妖精，修炼千年方得人身，叨天地之灵气，受日月之精华，同归截教。误被苏宝同诱来抗拒天兵，望大仙释放，从今改邪归正，再不敢妄为。”谢仙师笑道：“你们虽归仙数，人面背心，欲待放你，后来又要害人。”秦汉禀道：“师叔，那野熊精曾在金牛关助朱崖，捉去金桃、银杏。亏二郎神逐此妖精，救回二女。断断放他不得。”仙翁点头，取出葫芦，放在桌上一拱道：“请宝贝转身。”只见一道是光，变成剪刀，双翅扑来。野熊深恨宝同，追悔莫及，顷刻头落。又斩了野狐，恐后害人。神龟无能，放他去罢。解了捆仙绳，乌龟拜谢而去。花凤仙原是仙禽，度他成仙，放在仙山。花凤得放，一声响亮，飞向岐山，安逸以待圣人不表。

且说谢仙翁发落众妖已完，元帅即令：“秦汉、一虎今夜进关，擒太子破关。”二将得令，来到关中。等到三更，太子在城上，身子困倦。那些番军东倒西困。二人大喜，取出绳索，将太子绑了，将长绳坠下，唐营军士接住。太子梦中惊醒说：“不好了，身子已被捆住。”泪如雨下。解进营中，令：“囚禁后营，待本帅破了关发落。提兵打关。”二位矮将斩关落锁，放进唐兵。宝同、僧道闻知，提刀上马，杀下城来，迎着三员女将。铁板道人敌住金定；宝同迎着仙童；飞钹和尚撞

着金莲。一场大战。

三人虽是骁勇，见城池已破，无心恋战，恐防祭起宝贝，各化长虹而逃。谢应登见三人逃去，打下定光珠。三虹跌落尘埃，被捆仙绳捆住。正当天明，元帅传令安民。秦、窦二将缴令；女将绑进三人。梨花请谢仙翁到营，说道：“苏宝同、铁板道人、飞钹和尚俱已拿到。他三人有化虹之术，弟子不能除他。请师叔除此逆贼。”谢仙翁吩咐摆香案，请出葫芦供着。朝上一拱：“请宝贝诛凶。”只听一声响，飞出剪刀，扑开二翅，三人恶贯满盈，飞宝立时斩首。仙翁说：“我已除三害，可将太子绑在军前，杀入西番。他君臣归伏，就可班师。我去也！”收了葫芦，驾鹤而去。一众弟子拜送。元帅见仙翁已去，传令将太子捆在军前，杀入西凉。

那哈迷王正坐早朝，一连三报进朝。番王召进探子，奏道：“启上狼主，不好了。大唐兵马打破玉龙关，杀了苏国舅、二位军师，捉去太子，大兵直杀到西凉了。”番王听了，唬得魂飞天外，惊倒龙床之上，有一个时辰方醒。大哭说：“多是国舅惹祸，大唐起兵杀到边城，太子捉去。目下有谁出去退敌？为孤分忧？”连问数声，两班文武无人答应。雅里丞相道：“臣启主公，不必惊慌，备下降书降表，到唐营纳款，将造反之罪推在国舅身上。大唐仁德之君，必然允从，自然还回太子。再备金珠玉帛女子，唐师必退。”

番王依了丞相之言，修了降书，宫中取出宝贝，装载数车，同了文武，离了王城，迎接先差。通事番官往唐营说：“我邦狼主误听苏宝同之言，触犯天朝。今日天兵到来，追悔无及。今带领文武众臣，出郊迎接元帅，情愿纳款投降，年年进贡，岁岁进朝。望将军转达元帅，番邦幸甚。”先锋罗章听说，叫军士收下降书，“待我转报元帅。”番官送上降书。先锋扎住

营，飞报元帅。

元帅大喜，此事苏宝同打战书到中原，引起一番征战。今见君臣拜伏马前；令丁山传言说：“番国君臣请起，我元帅奉旨征西，欲灭你国。既然君臣悔罪，苏宝同已斩，暂准投降。我主扎住白虎关，班师带汝君臣去覆旨。”番王叩谢起身，请元帅入马进朝。同众将进了番城，那番民香花灯烛，挂红结彩，迎接元帅。进了朝门，到银銮殿，番王君臣拜见，摆宴殿廷，又送出许多奇珍异宝，元帅收下。传令起兵出城，带领番国君臣，将太子释放，立刻班师。不比来时，归心如箭，过了玉龙、铜马、金牛三关；芦花河祭过应龙，起兵到沙江关，过了寒江，回到白虎关。

先有捷书报与唐王，龙颜大喜：“难得平西太平。”差程千岁前往迎接元帅，自同文武出关十里候迎。程咬金飞马来，到元帅大喜，细说一遍。咬金称赞，并马前行。见唐主龙驾，樊梨花看见，同众将下马，拜伏道傍。天子将手一起道：“诸卿平身。”起驾进关朝贺。

天子说：“卿家夫妇征服西番，其功不小。”樊梨花奏说：“番国君臣纳款投降，带在军中，请旨定夺。”将降书送上。天子一看，喜动颜色，传旨：“宣哈迷王见驾。”那番王奉召，忙到驾前，口称：“大唐圣主，番邦小臣哈迷赤朝见。”山呼拜毕，奏说：“臣误听奸臣苏宝同，触犯天朝，罪该万死。愿献西番地方数万里，苟全性命。望王准奏。”天子说：“朕念你系小邦之君，误听邪言，兵犯上国。今既悔过，放汝归国。西番地界自沙江关之东，尽归唐朝，以西汝仍管辖。退班。”番王谢恩出朝。同了太子、文武割地求和，回转本国。

西天来了唐僧师徒，下落云端，送上真经。天子大悦，传旨回朝封赏。三藏奏道：“贫僧出家人，发愿西天取经，今喜

回东回驾，已不愿留在红尘，望我主恩放归山。”天子不忍苦留，御赐袈裟宝杖，准奏谢恩。三藏山呼万岁，师徒四众辞圣驾云往西不表。

那丁山想父亲白虎山归天，夫妇往山祭奠哭拜，重修白虎庙。来日天子封一虎镇守白虎关镇西侯，带兵十万；金莲封一品夫人。夫妻谢恩就职。秦汉封青龙关定西侯，月娥封一品夫人。夫妻谢恩。丁山夫妇俱来作贺说：“此一别不知何日再会。”秦、窦二将说：“后会有期。来日起驾，过了玄武关，不日又到青龙关。秦汉驻守。

行到寒江关，梨花来见母亲。丁山设祭岳父、二舅，请僧超度。丁山说：“贤妻不必悲伤，请岳母同去受享荣华。”老夫人说：“我本不忍离故国，单有女儿随去便了。”备车起程。又行到界牌关。天子召丁山说：“朕当先行。卿同妻搬父棺到京，往山西安葬。”丁山谢恩。

御驾还朝，太子同文武迎接。加进长安，升了金銮，百官朝贺。有张士贵之孙，志豹之子，君左、君右俱为丞相。朝罢进宫，王后妃嫔朝见，细说征西十有八年，朝中又见一番景况。

次日天子入寺观行香见武氏，收纳宫内，荒淫无度。不久废了王皇后，立武氏为正宫，名唤则天。为尼之时，丑声闻外。今为皇后，一发无忌。天子十日不坐朝，文武撞钟击鼓，天子正与皇后欢乐。听得升殿，丞相魏旭上朝奏道：“万岁征西回宫，耽于酒色。倘外夷晓得，为祸不小。”天子听奏，封秦梦为护国公，袭父职。罗章为越国公。陈云、刁应祥已经阵亡，立庙祭祀。刘仁、刘瑞封都督，出守河南，二人谢恩赴任。随征将士俱加恩赏；阵亡将士子孙受职。文武谢恩。天子驾退还宫不表。

再言丁山夫妻见柳氏老夫人叩头。夫人问道：“妹子为何

不来？”丁山说：“妹夫封守白虎关，妹子受封同享。”夫人流泪。丁山说：“少不得差人问候。”丁山与老夫人、妻小到灵柩前哭拜，奉旨扶棺还乡。军士挂白如同霜雪。到玉门关地方，官府俱来迎接。早到长安，将棺停在寺中，入朝见驾。程咬金也复旨。不知天子有何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 丁山奉旨葬仁贵 应举投亲遇不良

话说大唐高宗皇帝征西回京，西番进贡者七十二国，俱来朝见。龙颜大喜，当日坐朝。程咬金后奏薛氏功劳，天子准奏加封，封薛丁山为两辽王，命工部在长安督造王府。工部领旨。封长子薛勇红罗总兵，次子薛猛云南总兵，三子薛刚登州总兵，四子薛强雁门总兵，大夫人仙童封定国夫人，二夫人金定保国夫人，三夫人梨花功劳最大，封威宁侯。仁贵身丧西凉，谥文定，立庙祭祀。柳氏、樊氏俱封一品太夫人。丁山父子谢恩，回府又拜谢程咬金。文武俱来贺喜，不表。

且表那工部督造王府三月完工，请薛爷进府享受。长子薛勇、次子薛猛辞父上任，各府小爵主俱来送行，不必细表。再言丁山在府对四子薛强说：“吾儿，你二兄上任去了，我有一件事，因你年幼，不好差你。”薛强跪下说：“爹爹有甚事，说与孩儿知道。”丁山说：“我在西番曾许下太房州还愿，欲差三子薛刚前去，他性暴好饮，恐生事故，留在京中。你往雁门是顺路，所以唤你前去。”薛强应诺，拜别父亲、三位母亲。大夫人再三嘱咐：前去小心。二夫人、三夫人也一番嘱咐。薛强领命，带了家将，望四川而去。

另再回言丁山想起父亲骸骨未葬，便与三位夫人商量。大夫人说：“这是大事，必须辞王别驾，速扶棺往山西安葬公公是好。”丁山说：“夫人有所不知。目前朝廷隆重，就上辞表，未免唐突。”夫人说：“这不难。烦徐先生保奏，自必无妨。”丁山忙写表章，次日上朝。一面向鲁国公程咬金说：“要在山西葬父，烦老柱国保奏。”咬金听言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是你

孝心，老夫自然保奏。”丁山拜谢回府，端整明日上朝，不表。

再言次日高宗驾坐早朝，文武朝毕，只见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象简紫袍，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两辽王薛丁山启奏。”“奏来。”“臣父仁贵，没于王事，丧白虎山，蒙恩命臣扶棺归葬。今臣扶棺往山西安葬，愿王赐恩。”高宗将表一看说：“朕欲留卿在朝，以报卿之功劳。今既要葬王叔，依卿所奏。待朕差官御祭御葬，留威宁侯在朝辅政。钦此。”丁山谢恩。驾退回宫，各官朝散。

丁山回府，与三位夫人及二位太夫人说知。次日同柳氏太夫人、二位夫人送父骨往山西祭葬。三夫人梨花同三爵主薛刚在府。朝廷差行人司同到山西御祭御葬。丁山又上朝谢恩。有左丞相徐敬业、右丞相魏旭，又秦梦、尉迟弟兄、文武百官等，俱送到十里长亭，都助丧费银两。朝廷又赐黄金千里，白银万两，金瓜月斧，“倘山西有不称职官员，任卿先斩后奏，三年之后来京就职。”丁山望阙谢恩。各官送别。丁山对鲁国公说：“老柱国，晚生有一言相告。今三子薛刚在京，倘或生事闹祸，求老柱国处治。”咬金说：“不消嘱咐，老夫自当照管，你放心前去。”丁山又与梨花嘱托一番，唤过薛刚，一番吩咐，不必细表，丁山竟往山西，一路不消尽说。咬金、梨花各回府中，我也不表。

再讲薛刚在京无事，结交一班小英雄。秦梦之子秦红，混名阔面虎，尉迟景混名白面虎，罗昌混名笑面虎，王宗立混名金毛虎，太岁程月虎，长安城中人人害怕他，皆云五虎一太岁。

一日，众小英雄都来探望，与薛刚意气相投，结拜为兄弟。日在酒店中饮酒，到教场中走马射箭，玩耍回来又生事，凭你文武都要让他几分。就是鲁国公程咬金也管他不住，无可奈何。这日合当有事。有一人姓薛名应举，夫妻二人，也是山西人，

到长安投亲。不想张君左之子张保，带领许多家将在街上走，张保在马上看见王氏生得美貌，满心欢喜，呼家丁唤他到府中，有话问他。家将领命来到薛应举面前说：“大爷唤你夫妇到府，有话问你。”应举摸不着头路，问道：“我与你家大爷又不相识，唤我怎么？”家丁说：“你见了我家大爷，自有好处。”扯了就走。王氏再三哀告，只是不听，竟扯了应举夫妻走。王氏大喊说：“清平世界，又不犯法，拿吾则甚？”街上这些百姓晓得张府势耀，那里敢来相劝，凭他拿去府中。家丁禀道：“唤到了。”张保一见，满面笑容说：“尊姓大名？贵处那里？说与我知道”。

应举初然间家丁拿来，倒有几分害怕。今见张保如此相问，便放心说：“大爷，小人家住山西，姓薛名应举，偕妻王区，到京投亲不着，流落在此。求大爷发放回去，感恩不浅。”张保说：“你既投亲不着，在京无益，留你妻子在此，多打发盘缠回去。”应举一闻此言，大怒说：“我堂堂男子，满腹经纶，要来求取功名难道我卖老婆不成？快放了我回去。”张保说：“你来得去不得了，休想回去。”吩咐：“把王氏拿进后堂，交婢女们看守，把这奴才赶出府门。”王氏见了扯住丈夫，口中百般大骂说：“清平世界，强逼人妻，若奏闻圣上，依律处死。”张保大怒，吩咐家丁：“将应举送往长安府，当做强盗，要他处斩，以除后患。”家丁应诺，将薛应举锁住，拿往长安府去了。应举喊破喉咙，那个来管你。竟到衙门，那知府听了张府家人之言，认其为盗，将应举苦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明日立斩。

那王氏被张保拿进后堂，便抱住亲嘴。王氏把脸侧开，大喊，两泪如雨，大哭起来。叫道：“丈夫快来救吾。”张保笑嘻嘻说：“不要叫了，若肯从我，少不得做个小夫人；若不愿

从，你也休想回去。你丈夫做了强盗，料不能活的。”王氏听了，两脚乱蹬，将头向张保乱撞。张保正欲势强，忽家人报说：“老爷回朝，唤公子。”张保无法，就交付老婢：“看守在后园，晚上来与他成亲。”竟往外面去了。老婢同王氏来到后园，王氏哭诉冤情，老婢哀怜，说：“大娘，你如今好了。你既有冤情，我也晓我。我晚上放你。那公子怕老爷，不敢乱为。”王氏跪下说：“妈妈救了我，我没世不忘。”啼哭不住。老婢说：“也罢，我开园放你去。”王氏叩谢救命之恩。老婢扶起而别。

不表王氏逃走，再言老婢做成圈套，公子问起，只说王氏投池身死，谅来不究。那张保留在书房，不许进内。这是老婢造化。

再言王氏逃走，一路啼哭，天色又晚，就投庵过夜。明日仍上街打听。听得人说，明日午时要斩大盗。王氏闻言，问道：“要斩何人？”旁人说：“昨日张府失盗，拿位正盗，叫薛应举。”王氏听了，这是我丈夫呀，叫一声：“张保，天杀的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甚将我丈夫处斩？好不疼杀我也！”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地。

这回薛刚同一班小英雄在酒店饮酒回来，在状元街游到金字牌坊玩耍，见一妇人跌倒在地，啼啼哭哭。众小英雄问道：“你何故在此啼哭？”王氏细说名姓：“山西人氏，丈夫薛应举，小妇王氏，来到长安投亲不着，被张君左家人哄骗进府。张君左之子张保要强奸小妇，因我不从，将我夫当强盗送到知府，苦打成招，明日将我夫斩首。今求仁人君子化一口棺木，收殓丈夫，我也尽一点孝心。”薛刚大怒说：“难得此女贞节，明日我等救你丈夫，回去罢。若被张贼晓得，你性命就活不成了。”王氏拜谢回庵。小英雄回府，众人说：“造化了，遇着薛三爷，谅必得救了。”不知如何去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劫法场御赐金锤 鞭张保深结冤仇

前言不表。单言次日薛刚同秦红等结束停当，暗藏器械，都到状桥，只见长安府监斩，薛应举绳索绑捆，身上斩条插了，一声锣，一声鼓，迎将来。薛刚一看，拔出身边短刀，大喊一声，将知府一刀，众人一齐动手，杀了刽子手，劫了法场，救了应举。众百姓纷纷逃命。薛刚叫声：“众兄弟，你们各自回去，不要连累。自古好汉做事，一身承当。”小英雄听了，各自分散。

薛刚单身同应举夫妻一路，只说是哥嫂被张保陷害。圣上问起，要说明白的。商量已定，来到午门，请天子坐殿。上前奏说：“臣有堂兄嫂来投王府，不想被张保陷害，绑赴法场。今臣救了，奏闻圣上，除却奸臣。”天子龙颜大怒，问君左。君左回奏：“臣实不知。被人冒了姓名，也未可知。”天子也不究，罚俸一年，修金字牌坊。封薛刚为通城虎，赐金锤两柄，朝中打奸臣，民间打土豪。

薛刚谢恩出朝，同应举夫妻回家，见母樊梨花假言兄嫂。樊夫人以礼相待。薛刚对母亲说：“孩儿不喜做官，登州总兵哥哥去做。孩儿在京扶侍母亲。”夫人大喜。次日设酒送行，应举夫妻感恩不尽，拜别往登州上任而去。薛刚有御赐金锤，朝中大臣那个不惧？日日同了小英雄五虎一太岁往教场比武玩耍。

薛刚用的铁棍乃异人传授，有三十六棍，天下英雄闻名，称为黑三爷，犹如水墨金刚，烟熏太岁，好力气。秦红便金铜。罗昌用梅花枪。尉迟景用水磨铁鞭。王宗立用长枪。程月虎用

抱月金斧。又有某人某人等，在教场中走马射箭，不止一日。

那日正在玩耍，不想张保带了家丁也来观看地，被巡捕官看见，报与薛刚。薛刚听了，叫拿上来。众人竟将张保拿进教场。薛刚明晓得是张保，只做不认得说：“你是歹人，擅敢偷看。”吩咐左右拿下去捆打四十。张保大叫：“我是丞相之子张保。我父现在朝中为相，不要认错了。”众小英雄说：“张君左那有此子？分明是偷贼，打他二十。”不由分说，竟将张保打了二十大棍。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一跌一拐回去。众人大笑而回。

张保见父说明此事，薛刚如此长短。君左大怒，父子进后宰门，哭奏天子。天子说：“该打。你父子生事教场，先帝封典二十四家国公。你是文官，不教尔子攻书，如何去射箭，此事朕也不究。”君左父子忿恨回家。父子商议，薛刚朝廷宠用，另寻别事算计他不表。

再言一日君左父子进朝，宫中武后看见张保生得美貌，奏知圣上，将张保承继为子。天子耽于酒色，听武后言，将张保为了殿下。自此丑声外闻，是不必说。

再讲丁山到山西葬父骨，安享三年，奉旨钦召进京。文武相送，离了山西，竟上长安，到自己府中。三夫人梨花、薛刚迎接安宴，是有一番言语，欢会一宵已过。次日上朝，有左相徐敬业、魏相等相见，各叙久阔寒温。金鞭三响，驾坐早朝。丁山上前朝见。天子大悦：“久不见王兄，朕相念之甚。”丁山谢恩。天子赐宴。次日又去拜望各公爷。至鲁国公府，咬金请酒，说起薛刚之事，“闯祸劫法场，亏天子洪恩，也不深究。贤侄回府必须教训一番。”丁山领诺回府，埋怨夫人，唤薛刚要痛责。梨花是护短的，丁山又不好在夫人面上难为，吩咐将薛刚关进书房，不许外出生事。

再表高宗李治天子宠幸武后，朝中大臣进谏，天子不准。武后知帝昏懦，易于扇惑，且垂帘于政，言听计从。遂肆意荒淫。与僧怀义、张保、张昌宗等污浊后宫，丑声闻外。魏相、徐敬业觉见不雅，将张保等禁止于外，不许妄入宫禁。武后情思不得遂欲，阴使心腹奏帝，调徐敬业外任；魏相告老，朝廷大政尽归武氏，中外称为二圣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丁山见朝廷颠倒，思念母亲柳氏，次日上本回家养亲，天子准奏回府。各公爷都来辞别。吩咐家丁五百看守王府，同夫人梨花、薛刚出了长安，行至长亭，各官送行。鲁国公程咬金说：“两辽王，你回山西安享。想吾等，唐朝天下亏我们打成，世界不久要归武氏，深为可惜。”丁山说：“老柱国，身为臣子尽忠而已，不必虑他，须要在朝立谏，自然太平。谅圣上明白。”各公爷也有一番言语，我也不表。

丁山辞别，竟往山西。到王府一家完聚，拜见柳氏、樊氏二位母亲，设家宴。次日拜客，忙忙然非只一日。再言柳氏太太思想女儿下泪，丁山上前，双膝跪下说：“孩儿叨祖父母亲福庇，做了一介藩王，不能报答。母亲今日正当受享荣华，为何不悦？莫非孩儿不孝之罪？”太太说：“非为别事，你妹妹金莲同你大舅窦一虎镇守西凉白虎关，久无音信，意欲差人问候，但未有其人。”薛刚上前说：“孩儿前往问候姑夫、姑娘。”太太大喜说：“孩儿肯去，吾愿足矣。”

丁山说：“母亲，三孩儿不可去，他吃酒生事闯祸，其实不好的。”梨花说：“孩儿勇猛，路上虽有毛贼，谅他不在心上，万无一失。”夫人窦仙童也想兄弟一虎，也来撺掇。丁山说：“要去，须要戒酒。”薛刚说：“这个何难，今日就戒起。”丁山说：“要立个誓来。”薛刚说：“从今后开了酒，杀吾全家。”丁山大怒说：“畜生，胡言乱语。”薛刚说：“不要慌，杀

尽了，还有吾报仇。”丁山气得目瞪口呆。

梨花说：“相公不要听他，他是呆子，颠倒说的。”陈金定也来相劝。丁山见母亲要他去，三位夫人又来说，只得允从。端正礼物，带了家人数名。

次日薛刚拜别，离了山西，竟往西凉而去。一路上果然并不饮酒，又不生事。一日打从天雄山经过，只听得一棒锣声，跳出数百喽罗，拦住要讨买路钱。薛刚大怒，打死头目喽罗。喽罗报上山中说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方才小人们出去巡山，路逢数人，内中一人黑面的使棍，十分勇猛，将头目打死，特来报知大王。”

大王大怒，带马得枪冲下山来，见了薛刚，大叫一声，说：“不要逞强，俺来也。”薛刚见了大王，白面银牙，相貌堂堂，来者不善，不如先下手。照头就是一棍打来。大王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手中银枪往棍上噶啷一声响，架在旁边，冲锋过去，圈得马转来。薛刚又是一棍打来，大王又架在一旁。一连数棍，杀得大王浑身是汗，两臂苏麻，大叫一声：“好棍！”杀到后来，棍也轻了一半，被大王一连数枪，薛刚只是招架，没有还棍之力。拼命将棍招住枪说：“狗大王，认得你黑三爷么？”大王道：“那个黑三爷？”薛刚说：“我乃两辽王薛丁山世子薛刚。”

大王听了，就下马说：“得罪，莫怪俺不晓得，三爷为何在此经过？乞道其详。”薛刚也下了马说道：“壮士下问，吾家父亲差往西凉探亲，在此经过，不想遇着壮士，三生有幸。”大王邀薛刚同到山中。薛刚问起姓名说：“吾乃姓伍名雄，祖父伍云召，隋朝南阳侯，战死在沙场。父亲伍登已经去世。故弟在此落草。”薛刚说：“原来是南阳侯之子，久慕大名，恨相见之晚也。”吩咐家人：“先往西凉，我就来。”家人领命

而去。伍雄拜薛刚为兄，留在山中。当日饮酒办席，薛刚辞谢说：“我在家中家父面前立誓戒酒。”伍雄说：“伯父恐兄道路之中生事，所以戒酒。今日在山中只有吾兄弟二人，饮酒何妨？”薛刚说：“兄弟只是要少吃些。”当夜饮酒。次日前后山玩耍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长安高宗天子，在长安宫中酒色太过，终日昏花，不理朝事。武后奏主：“圣上二目不明，明春上元佳节，大放花灯，主上看灯，二目就明亮了。”天子大喜，旨下：“明春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。”正月十三日上灯，十八日下灯，朝中大小衙门俱端正花灯，外省行台节度俱送名灯进京。不表。

再言薛刚在山中同伍雄情投意合，走马射箭，比较武艺。正南上离数十里有一山，名曰双雄山。山中有一大王，姓雄名霸，雄阔海之孙，在山落草，与伍雄相好往来的。有喽罗报说：“伍大王那边有什么黑三爷在山比武，客人不敢过往。”雄霸听了备马，带了喽罗来到天雄山。伍雄闻知下山迎住，接进独角殿，说起薛刚一事，雄霸大喜。三人结拜弟兄。薛刚见雄霸一表非俗，豹头环眼，燕额虎须，声如铜钟，身長一丈，两臂有千斤之力。想道：“不枉西凉走一道，若在家中，怎能会二位兄弟。心中大喜，当夜兄弟饮酒，吃得大醉，各去安歇。次日又在山中玩耍。雄霸接薛刚、伍雄到双雄山饮酒。不觉年尽。有儿郎来报：“拿得灯匠十余名，求大王发落。”伍雄说：“拿进来。”喽罗将一班灯匠拿到独角殿。问：“你这班是什么人？”朱健上前说：“小人奉南唐萧大王之命，明春圣上大放花灯，解灯进京的，并无财物。乞大王发放。”薛刚看见朱健身材长大，也是一个好汉，说：“兄弟，他说解灯，拿灯上来看。”十余盏名灯拿上来。朱健说：“大熬山灯进于天子，小熬山灯送中山王武三恩，凤凰灯送张太师。”伍雄、雄霸叫喽

罗灯俱留下，打发他回去。薛刚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不知说出甚么话来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众英雄大闹花灯 通城虎打死内监

再表薛刚说：“二位兄弟，不可将灯一齐留下。大敖山灯送天子的，教他拿去。小敖山、凤凰灯他送与奸臣，我们留下。大敖山灯拿去。”朱健说：“大王留下二灯尤可，小人回去难见萧大王。望大人留下凤凰灯，还了小人敖山灯。”伍雄说：“若再罗嗦，一齐留下。”朱健无奈，拜谢而去。当下便将二灯挂上，弟兄三人赏灯。薛刚对伍、雄说：“我要到长安走走，看看灯。”雄霸说：“既然哥哥要去看灯，吾弟兄二人相陪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可。山寨乃是根本，离不得的。况且长安城中去，许多做公人看见兄弟相貌不凡，恐妨惹祸。待弟单身前往，枪马留在此山。”

过了年正月二十日，薛刚别了伍雄、雄霸，单身而走。来至临潼山，见一伙人推一辆囚车，认得是朱健。薛刚身无尺铁，怎生相救？见路旁有一枣树，将来拔起，打死众人，救了朱健。问其何事装入囚车，解往那里去？朱健说：“解灯进京，张太师道我大王不送与他，因此大怒，要将我斩首。我说明此事，将我解到南唐萧大王那里发落，不想壮士救了小人，如今又冤杀了众人，教小人有家难奔，望壮士救我。”薛刚说：“不难，你到天雄山落草。”朱健说：“他那里不肯收留怎处？”薛刚道：“我有鸾带，叫你拿去，伍雄自然收用。”朱健拜谢，接了鸾带，竟上天雄山。伍雄问明，叫他搬家小上山来，此话不表。

那薛刚来到长安，到秦红府。家人报知，秦红接进，叙起久阔。吩咐家人去请这班小英雄到来相见，大家欢喜，准备看

灯。到十五日夜，众人多去看灯。只见那六街三市、勋戚衙门、黎民百姓奉天子之命，与民同乐。家家户户结彩悬灯，今晚要点通宵长烛，如有灯火昏暗不明者，俱已军法究治。就是宰府门首，也扎个过街楼灯。小英雄看到那些走马撮戏，舞枪弄棍，做鬼装神，闹嚷嚷填满街市。

不多时已到中山王门首。那楼与兵部衙门的一样，灯却不是一样的。挂的是一种凤凰灯，上面牌匾四个金字：“天朝仪凤”，旁边一对金字对联：“凤翅展丹山，天下咸欣兆”。薛刚等看了回来，又在天汉桥酒店中吃了酒，多有些酒醉了，下楼又往皇城内来。五凤楼前闲人挨塞得紧，楼前有两个内监，带五百净军，都穿着团花袄，每人拿一根朱红齐眉短棍，守着这座灯楼。薛刚看见好灯，大呼小叫。内监见了大怒，喝叫：“拿下！”净军听了，拿了齐眉棍上前来打。这班小英雄大怒，抢了短棍，反将净军打得东跑西蹿。薛刚赶上，将内监打死。

内宫有人认得是通城虎，报知天子。丞相张君左下五凤楼观看，认得果然是薛刚，奏知圣上说：“通城虎闹花灯，打死内监。”天子大惊，二目不明，下五凤楼，失足跌下楼。文武俱散，天子进宫。张君左叫拿薛刚，天子说：“非关他事，只怕不是薛刚。他回家已久，面貌相同，也未可知。明日细查。”张君左见圣上不准，只得回家。

这班小英雄都到秦红家中，程月虎言：“我回去走走。”众人说：“你去去就来饮酒。”月虎回家，咬金说：“你们这班出去闯祸，大闹花灯，打死内监。张君左要拿薛刚，亏圣上念有功之臣。明日还要细查，倘或查，你们这班畜生性命都不保，教薛刚快走。”月虎听了，忙来至秦红家说：“祖太爷叫三哥快走，明日祸至。”宗立说：“私进长安，打死内监，连累薛叔父也不好了。”薛刚听了大惊，拜别弟兄，出了长安。

至天雄山相见伍雄，说起闲花灯一事。伍雄说：“不如在此住下，老伯父要晓得，自然打本进京，谅来也无事。”朱健过来拜谢救命之恩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天子闷在宫中，张君左奏说：“果是薛刚。圣上差官往山西拿丁山到来究问，就明白了。”天子不言。武后奏说：“丞相所奏不错，速召丁山来京。”天子言道：“今日各处查到，并无薛刚，反要劳动功臣，面上不好看了。”张君左又奏。天子无奈，命钦差王令到山西问两辽王，可是薛刚否？王命领旨来到山西开读。丁山接了天使，来到王府，开读已毕，吩咐摆香茶供着。旨上不过说：“薛王兄，尔子在家否？”这句话。丁山谢过恩说：“天使大人，小儿上年往西凉望姑夫窦一虎、姑母金莲，奉母命的。不晓得有这一事，望天使说明。”王令说：“今年正月十五元宵，大闹花灯，打死内监。丞相张君左奏主拿问，圣上原不信的。旨上问有无，两辽王表本上写明白回旨。下官告别了。”

丁山送去天使，连夜修成表章，差薛贵抱本星夜进京。天子将本一看大喜，宣张君左道。”薛丁山上年奏母命，差薛刚往西凉去探亲，不在家里。若是依你，反害好人，以后不必多奏。退班。”张君左无颜，谢恩退朝。天子赐黄金千两，彩缎千端，差官出京，钦赐丁山，此言不表。

另回言武昭皇后请旨盖造御花园，天子准奏，传旨晓谕各处，有好花都要送上。命张保监工，人夫数千，开池，造御书楼，堆假山。百姓劳苦，万民嗟怨。命张大郎号昌宗同太监把守后宰门，不许闲杂人等进去。那御花园与后宫相近，张保、昌宗不时进宫与武后淫乐，不必说。

再言薛刚在天雄山同伍雄、雄霸在山饮酒。报说：“拿得一班解花木的十余人，救大王发落。”伍雄问众人：“你们解

这花木那里去的？”众人跪下说：“小的奉南唐萧大王送花木上长安，圣上要修造御花园，进上的，望大王发放。”伍雄叫喽罗拿上花来观看，说：“余花发还，牡丹花叫留下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可，前番留下二灯，教朱健吃苦，如今还他去罢。”众人闻言拜谢，下山而去。又过了几日，薛刚说：“我分别了二弟，要上长安走走。”伍雄说：“不可。前番去闹了花灯，连累父母。如今且不可去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妨。我今去会弟兄，打听朝中之事。现今敕赐金锤，怕他则甚？”雄霸也劝。薛刚只是要去。伍雄阻挡不住，内中选数名喽罗扮作家丁，跟了三爷，扶侍前去，叫他不要生事，早早就回。

薛刚依言下山，带了喽罗，竟往长安。吩咐：“喽罗城外住着，我进城去就来。”喽罗说：“三爷去就回，小人们在此等候。”薛刚进城，来到秦红家。小英雄都到，说起花灯一事，“打得爽快。三哥不在，吾等无兴，目下天子昏懦，多用了一班奸党张君左弟兄、父子。内有武后盖造御花园，劳民伤财。太老程千岁也不进朝。”薛刚听得大怒：“今日同兄弟御园走走。”众人说：“不可去，去不得。前后有人把守，进去不得。”薛刚说：“有我在此不妨。”众小英雄都无主意的，内中有高兴的说去得。若有个老年人在内决然阻挡。一班俱是后生不知利害，所以有一番大是非。当晚就在秦府饮酒。

次日五虎一太岁高高兴兴一路来至园首，见一班人扛抬一块假山石，好用力，口口声声说：“工钱克减，我们吃苦。”薛刚看见问道：“你们讲甚话？”众工人说：“张爷要百姓做工，工钱又少，又受鞭打，累死人无数。这一块大石，叫我们那里找抬得动，又有限期，迟了些受责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妨。待吾等与你扛了进去。”工人说：“你们进不得的，我们都有字号识认，所以进去。”秦红说：“既有记号就好了，快拿记

号来。”工人身边都有腰牌写姓名，张三、李、某人、某人。众人巴不得替他，忙解下付与薛刚。薛刚付与五虎一太岁，带在腰边。六人忙将大石轻轻的扛起，不甚费力，竟抬进御园。守门的看见有腰牌挂着，不来查究。众人来到里面，将石放落，果然好一个大花园。但见许多人在那里挑泥种花，不计其数。只见上面坐着一人，又有许多绿衣人侍立两旁。又见送酒饭鱼肉拿上去给张保吃的，薛刚叫留下，“待吾来吃。”有人见了报与张保。薛刚不知利害，吃得大醉。众英雄劝他不要进去，他不肯信，倒走进去。秦红等只得出去，恐其连累，都到秦红家计议救他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御花园打死张保 劫法场惊死高宗

再言薛刚乘酒兴走到牡丹台，将牡丹花插在发边，张保大怒，叫手下人拿薛刚。薛刚大怒，两手一拉，跌倒数人，夺一条棍子，赶上前将张保一棍打死。众人大喊说：“不好了，千岁被薛刚打死。”忙报与张君左。薛刚到御书楼大醉，睡在龙床，不表。

再言张君左闻报儿子被薛刚打死，大哭，一面差人到御书楼将薛刚绑住，一面进宫奏闻天子。旨下：到御书楼捉拿薛刚。张君左奏主：“今夜即刻开刀。”天子说：“君王避醉汉。”传旨将薛刚监在天牢，明日处斩。四虎一太虎打听详细，忙来到咬金府中说明此事。咬金说：“你们这班小畜生做的好事！如今身家不保。我如今一百多岁的人了，我也救不得薛刚。况朝中徐、魏二人又去位，张氏弟兄当朝。天子虽然明白，武后因他打死心上人，决不干休。吾不能挽回。老公爷死的死了，去的去的，孤掌难鸣。一身做事一身当。你们有计较去做来，吾是做不来的。”罗昌说：“要救得三哥便好。况吾等结同生死之交，若明日斩了三哥，侄孙们都有不便。”那程月虎上前说：“要祖太爷出个主意。”咬金说：“不得不如此。尔等把家小搬去长安，明日打点劫法场，都到西凉去，京中有吾在不妨。”众人别去，齐齐打点劫法场。

次日天子想道：江山亏了薛家父子平东西二路，今日要斩他，心中不忍。但是法律上去不得。联今只斩薛刚，免其余犯之罪。传旨王独：午时处斩薛刚，五凤楼前开刀，余犯不究。监斩官领旨，将薛刚绑出午门外去了。咬金在南门下等候，这

班小英雄结束停当，身藏暗器，带了家将，来到午门，假做活祭，杀死监斩官王独。尉迟景杀死刽子手。薛刚看见这班小弟兄，挣断绳索，夺过腰刀，杀散众人。军士看见杀了监斩官，报与张君左。

君左听报，一惊非小。传令五城兵马司，带领兵马活擒这班强盗，不许放走一人，违令者斩。小英雄那里放在心上，杀散兵马，出了长安南门。咬金说：“你们快走。有吾在此不防。”

内官来报天子，奏说：“有一班劫了法场，杀死监斩官、刽子手，杀伤军士不计其数。”天子一闻此言一惊，大叫一声而死。在位二十四年。

张君左与武后商议，命武三思带兵三千追赶，一路而来。至南门见咬金坐着，三思问：“老千岁为何在此？”咬金说：“吾要南海去烧香。”三思下马说：“老千岁可见薛刚否？”咬金说：“不见，想是他不出南门，往西门去了。”三思不敢出南门，上马往西门而去。咬金大笑出南门，会见众人。”薛刚说：“祖太爷先去。我要到天雄山去取枪马。”两下分别。薛刚到天雄山住下。咬金同众人往西凉，此言不表。

再言三思追不着薛刚，回见昭仪武后。立太子李显为君，为中宗，葬先帝于皇陵，大赦天下。中宗在位五月，武后贬天子湖广房州，为庐陵王。张君左请武后登位，国号大周，则天皇帝。张君左、张君右封为左右丞相。武三思为中山王。怀义和尚封御禅师。张昌宗为驸马。文武各加升级。则天皇帝思念张保被薛刚杀了，深恨于骨。与张君左计议，必要杀尽薛家，方雪此恨。须差铁骑拿捉。君左奏道：“臣想已久，此仇必报，但是薛丁山勇冠三军，三妻多有法术。万岁即差官往山西钦召进京，说新君初位，赏有功之臣。若拿捉，逼其反也。”武则天依奏，传旨一道，差官往山西召两辽王进京复命，到京就职。

钦差领旨，竟往山西。

再言丁山，柳氏母亲、樊氏母亲身故，祭葬已毕，在府守孝。这一日有家将报说：“三爷大闹御花园，打死了殿下，众小英雄劫了法场，惊死天子。程千岁已反了。武娘娘自立为帝，称为大周。差官钦召千岁进京就职。”丁山听了，大叫一声：“畜生做得好事！”仰面一交，跌倒在地。左右救醒，扶进后堂。三位夫人问起：“为甚事相公这般着恼？”丁山如此长短说了一遍。梨花说：“钦召一事是假，将相召进京中，性命难保。”陈金定说：“我们反了罢。”丁山说：“胡说。我薛氏父子忠良，这祸是畜生闯出来的，粉身碎骨也应得的。今朝廷不来拿捉，是为幸也。今来钦召。国恩难报。君要臣死，不死则不忠。”梨花把指来阴阳一算，应该金童星归位。三儿白虎关杨藩转世，死于丁山之手，冤冤相报。张保乃张士贵之孙。仁贵杀了士贵，薛刚又打死孙子，前数已定，今该如此。此话不表。

再说钦差来到王府，开读已毕。丁山谢过恩，同了三位夫人，离了山西来到长安。则天命三思将丁山夫妻拿下，发落天牢。又差铁骑五百，到山西山府，一门三百余口，尽行拿下，解上京都，监在天牢。张君左奏道：“薛丁山虽落天牢，还有长子薛勇，次子薛猛，四子薛强，都有万夫之勇。倘闻父被拿捉，兴兵杀上长安，无人抵敌，速差兵分头捉拿。命邻近州府，须要拼力擒拿。如纵放者，与本犯同罪。”武则天依奏。旨下：“命大刀王殿，带兵三千，走云南捉薛猛。又命阔斧陈先，带兵三千，走红罗关拿薛勇。命姜通带兵三千，走雁门关，捉拿薛强。若是买放走漏一人，本官处斩。”众将领兵分头而去。

再言阔斧陈先带兵到红罗关，将薛勇一家尽捉拿，起解进京。再言朝中徐贤，是大臣徐茂公之侄孙，原任户部尚书，见

朝廷不正，告老在家。闻得拿薛勇进京，对夫人王氏说：“薛氏一门受害。薛勇有子名唤蛟儿，才年三岁。我也有子徐青，也是三岁，小夫人莫氏所出。吾欲将徐青抱去，调换蛟儿，存了薛氏一脉。”王氏夫人埋怨相公：“我虽有子徐青，也是相公一点骨血，于心何忍教他也受一刀？”徐贤说：“夫人有所不知。蛟儿受害，绝了薛氏宗嗣。”

夫人一想：吾与薛勇之妻，有姑舅姊妹至亲，应承了。只说烧香，上轿，一路下来至临潼上，见薛勇夫妻解来。徐夫人在大路上，报与薛勇之妻相见。薛夫人命从人退后，表姊妹相见。徐夫人说：“将来与你换子，留你一脉。”二人调换。徐夫人只说烧香而去。

陈先起程上长安。旨下：把薛勇夫妻下在天牢。丁山见子伤心。薛勇把徐夫人换子说一遍，一家大哭。狱官俞元看见薛氏一家受枉，来对妻子说：“薛丁山父子有大功于朝，不幸一门俱要遭害，我想薛氏后代绝矣。吾欲将俞荣也是三岁，此子算命养不大的，又且多病，换了薛蛟，后来有靠。”杜氏夫人听了，想道：“此子乃前妻所出，非关他事。况自己年轻，看薛蛟相貌端严，换了此子，后来必有好处。说：“相公见识不差。”忙对众人说明。

丁山想：此子乃徐贤子之调换来的，既然狱官好意，只得允了。开言说：“，既承美意，无门可报。”杜氏抱了假薛蛟到后园玩耍。有阴风山莲花洞欧兜祖师在云端经过，看见了薛蛟，一阵风带回山去。杜氏夫人说：“此子命该如些。”夫妻嗟叹一声，此言不表。

另回言云南总兵薛猛对夫人王氏说：“下官夜梦不祥，心惊眼跳，莫非吾家有甚祸事么？”夫人说：“相公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思念公婆，所以如此，不必多愁，放心为主。”有

家将报进说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长安朝中三爷闯祸，害了千岁，如今差大刀王殿来拿老爷，相近云南。请老爷作速筹备。”薛猛不听犹可，一听此言，大叫一声：“我那爹娘吓！”跌倒在地。夫人闻知忙来扶起。只见老爷面如白纸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武后下旨捉丁山 三百余口尽遭灾

再言薛猛惊倒，半晌方醒。夫人说：“相公为何如此？”薛猛说：“方才家将报说：‘三爷闯祸，连累父兄。如今差铁骑拿我，我去也不去？’”夫人说：“公公一家俱下天牢，只有相公。若到京都，性命难保。依妻之言，尽起云南兵马，杀上长安，救了公婆叔叔，除了昏后，更立新君。此计如何？”薛猛说：“夫人之言差矣。吾上不能报故主之恩，下不能答父母之恩。吾薛氏二世忠良，有功于国。况朝中首相张君左当朝，各国公俱已退位。倘一举动，反情有露，落其圈套，遗臭万年，断乎不可。”夫人哭道：“我家只有孩儿，才交三岁，名唤薛蚪，也叫他受害？”薛猛说：“吾看家将中只有薛兴忠义，我与他结为兄弟，将蚪儿过继与他为子，教他逃往他方，存薛氏一脉。”薛兴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不敢当。”薛猛说：“如今托孤与你，休要推辞。蚪儿过来，拜叔叔为父。”

薛兴拜别，抱了公子，离了云南，竟往别方而去。息报钦差到了。薛猛自刎而亡。夫人大哭一场，撞阶而死。大刀王殿听报进见。果然死了，心中想道：“做甚么冤家？”吩咐埋了。带兵回长安，奏知武后说：“薛猛自刎，夫人撞阶而死。”旨下，既死不究。

再讲姜通到雁门关，入报说：“两月前不见薛强。薛强原到太行山进香，在路闻知，不回雁门关，落荒而去。”姜通只得回朝复旨。

张君左奏知天子：“前年故君斩薛刚，劫了法场逃去，并无下落。今晚四更，将薛丁山满门斩首，以除大害。倘露消息，

为害不小。”旨下：“命刑部何先，速斩薛氏一家，无违。”何先奉旨，打扫法场，传齐刽子手，到牢中将薛氏一家绑赴法场。法场上四面兵马围住，四更开刀。旨意又下：“命武三思、张君左监斩。”其夜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

那刽子手到牢中，见了禁子商议说：“薛家父子万夫之勇，那里绑得他住。不如用个苦肉计。”众人说：“好计。”来到里面见了丁山，齐齐跪下，说道：“小人们求千岁看顾，小人家中都有父母妻子。”有数百叩头不起。丁山听了哈哈大笑说：“是今夜朝廷要杀吾么？”众人道：“然也”。薛勇听得此言，叫声：“爹爹不好了！今晚要杀吾一家，孩儿有话告禀。”丁山说：“孩儿有话讲来。”薛勇说：“爹爹在此，三位母亲也在此，依孩儿之言，反出牢门，杀上皇宫，除了妖后，更立新君，不可守死而已。”

丁山一听此言大怒，说：“畜生，讲这些乱话！今日父死为忠，子死为孝，母死为节，家丁死为义。忠教节义出我一门。”吩咐刽子手：“将我先绑将起来。”薛勇无奈，也叫绑了。共三百余人，一齐绑了。家人们大哭，出了监门来到法场。你看阴风惨惨，怨雾腾腾。今晚屈斩忠良，天愁人怨。

樊梨花抬头一看，“吾不救他，更待何时？”口中念起咒语，但见豁拉拉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千年老树连根拔起，法场人都立脚不住。唬得武三思、张君左魂不在身，灯火都吹灭了。梨花将身一抖，绳索都落下，起在空中，驾在云端，往下一看：“待吾救出薛家。”

不表梨花救薛家，且言黎山老母驾坐蒲团，心血来潮，轮指一算说：“不好了，徒弟梨花要救薛家，违犯天条。”忙架云到长安，按落云头，见樊梨花作法，叫一声：“徒弟，今日金童星合当归位，犹恐你救他抗违御旨，斩仙亭有凌迟之罪。”

梨花见了师父，听得此言，不敢违天命，同了师父回山。此言不表。

今有八宝山连环洞彭头老祖在云端经过，见一道杀气冲天。往下一看，原来周天子斩薛氏一家，数该如此。”内有孤儿不该绝命，待吾救他。”将手一指，带回山去。少停风息，张君左查点人犯，单单不见樊梨花、薛蛟，恐防又有变局，传令开刀，将薛丁山一家斩首，复旨天子。就罢了。张君左又奏说：“薛强不知去向，薛刚逃避，恐有后患，画影图形，到处张挂，捉拿那薛刚、薛强。将威宁侯王府拆去，开为铁丘坟。”旨意下了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君左领旨，将王府拆得干干净净，把丁山一门尸首，颠倒埋在下面。将生铁铸成馒头一样，叫永世不得翻身。内有家人王六，充作工匠，暗暗把尸排好，其余家丁都是乱放的。

张君左传念：“各处天下文武官员，有人拿住薛强、薛刚出首者，封万户侯；匿藏不报者，与本犯一体治罪。”旨意下了，好不厉害。各处关津渡口盘诘，画影图形到处张挂。铁丘坟四面，武三思命大刀王殿带三千人马守左道；又命阔斧陈先带三千人马把守右首。又命儿郎日夜巡察。想：薛刚这厮必来上坟，若来必定要捉住，碎尸万断。武三思与张君左算计已定，自不必表。

再言薛强不回雁门关，欲往西凉。这一日来到八叉山，一声锣响，跳出无数喽罗拦住去路，要讨买路钱，被薛强杀败。报上山说：“山下一人经过，小人去讨买路钱，此人十分英雄，头目被他杀得大败。特来报知。”那大王姓朱名林，有女儿金鏢公主，守住八叉山，官军不敢迎敌。一闻此言大怒，吩咐带马抬枪，带了儿郎冲下山来。一看薛强耀武威，大怒说：“小子不得逞强，俺来也。”薛强者见此人红面长须，手执大刀，

身骑高马。薛强看此人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将手中银枪劈面一枪，朱林把枪一架，刀枪并举，二人连战三十回合。朱林招架不住，欲待回马，只听得后面金镖公主大叫说：“爹爹，孩儿来也。”薛强看见一员女将十分美貌，弃了朱林，来战女将。不上数合，公主将红锦索抛起，薛强措手不及，被他拿住，带往山中。吩咐绑了，问起姓名。薛强说：“吾乃两辽王四子，原任雁门关总兵官薛强便是。”朱林听大惊，下阶亲解绳索，扶上聚义亭，纳头下拜：“不知爵主，误犯有罪。”薛强答礼，也有一番言语不表。再说金镖公主乃圣母娘娘徒弟，师父吩咐后与薛强姻缘之分，当夜与薛强成亲，在山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报父母之仇。

不言薛强在山，再表薛刚在天雄山，报说：“雄霸到。”二人上前迎进。雄霸见了薛刚，大骂说：“一身做事一身当，你犯了弥天大罪，害了父母、兄嫂满门斩首。如今各处拿你，你还不知，天下之不孝就是你。”薛刚一听此言，晕倒在地，半日方醒，大哭不止。伍雄说：“破釜沉舟，哭也无用。商议一个计较报仇要紧。”薛刚说：“那里等待。吾先要到长安祭扫父母。”伍、推阻挡不住。薛刚拜二人，在路上果见关津村坊张挂榜文。薛刚日间不敢行走，夜间而行，来到潼关。潼关尚未开启，到相国寺下马，进方丈来见当家和尚。和尚法名梁乘，认得是薛刚，说：“三爷好大胆，你看处处张挂，要拿你。上长安，怎进去？且在寺中住下，有机会就进去。”薛刚心焦惹起病来。

这日小和尚来报，魏相到寺行香。当家和尚前来迎接。和尚摆斋，说起丁山受屈而死，魏相下泪。和尚又说：“三爷为此，只是不能进长安。”薛刚说：“孙儿惟恐不能进长安，进了长安就不怕了。魏相低头一想果然。进长安到没有什么，说：

“ 侄孙 ， 你既要进长安 ， 躲在我轿中可进 。” 薛刚拜谢太祖。魏相回到府中下轿。唤出薛刚，收拾三牲祭礼，一条铁棍当做扁担挑好，天晚出门。魏相吩咐说 ：“ 你祭过父母，不许到我府中。速出城去，恐妨有人知觉，性命就难逃了 。” 薛刚拜谢，挑了物件，来至坟前，十分苦楚。打死更夫，大步上前，将锁扭断，走进栅门，用石板顶好，到里边祭奠，名为“ 一祭铁丘坟 ”。外面惊动守坟的兵将，不知此处捉拿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薛刚一扫铁丘坟 武则天借春天顺

再表那薛刚坟前大哭，正在悲伤，又有更夫上前来，看见前面更夫尸首，又见坟内有灯，前来报与王殿、陈先，飞马报知张君左、武三思。二人闻报，传令各处添兵围住坟前，城门多加关锁，吩咐不许放走，点起灯球火把，不计其数。

薛刚在内听见外边有人守住，收起祭礼，打开石板，一条铁棍无人抵挡，杀将出来。只是寡不敌众，越杀越多，三军四面围住，喊声大震，口口声声“快拿薛刚！”薛刚说：“今晚我命休矣。”当有饭店夫妻二人，乃是秦汉、刁月娥奉香山李靖之命，在此相救。二人一路杀来，放出宝贝，无人阻挡。杀至城门池边，斩关落锁，救出城来。秦汉夫妻借上遁回西凉去了。

薛刚出城门，天大明了，撒开大步而行。只听得后面喊杀连天，尘头起处有无数人马赶来。为首一将，声如巨雷，金五大将军武安国，手执铁锤，大叫：“薛刚那里去！薛刚回头一看，“不好了，我是战了一夜，困乏得很，那里战得过他。也罢，只得拼命而战。”只见三军将箭往前乱射，薛刚身上中了三箭，正在危急。薛刚乃上界披头五鬼星转世，所以忽然头上透出原形，变了五头，身長数丈，倒杀转来。武安国被薛刚一棍打死。三军见了这般形象竟大败，三停去了两停，将城门紧闭。

薛刚按定元神，开目一看，只见尸横遍野，自己不知不觉，不晓甚么意思，慢腾腾回至相国寺，别过了和尚，取了枪马，要走天雄山，走错了路，来到季龙山。一声锣响，走下一将，

上前大战一场。问出名姓，原来是黑三爷，请上山饮酒，季龙有女名鸾英，与薛刚成亲，招兵买马，要报父母之仇。

不表薛刚在季龙山安身，再讲天子在朝，国家无事，天下太平。与怀义和尚、张昌宗在宫淫乱，百官谏阻不听。一日宣百官在万花楼说：“朕贵为天子，万民之尊，今十月小冬万花凋零，朕今借春三月，百花尽放。未知天意顺否？”百官闻言奏说：“万岁金口玉言，花神怎敢违旨？”天子甚喜。百官皆散。次日果然天气温和，御花园百花开放。树花不开，天子大怒，贬在岭外。武则无果然真命帝王，天下各处万花尽放，应十月小阳春。

天子召男妇赴鸳鸯大会，赐百官宴万花楼，赐各命妇宴于后宫。众夫人谢恩就席，天子逐名问起：“爱卿你成亲怎样行房？”怎么长？怎么短？众夫人都是害羞害怕，亦只得实奏头一夜怎样，第二夜怎样，如此问到第三夜。十二席中有一夫人，面黄不堪、喘息不定。天子说道：“你丈夫本事如何？”夫人奏说：“臣妾夫乃卷帘大使薛敖曹，他本事甚好，妾亦不堪受。”如此长短说了一遍。天子大悦，宣入宫中，与薛敖曹交好，果然称心满意，通宵不倦，封为如意君，百般快活。后一年生一子，面如驴头，命宫娥丢在后园金水河中，有西番莲花洞魔张祖师带往山中修仙学道，此言不表。

再言薛刚在季龙山把兵，杀进长安，要报父母之仇。探子报上长安，张君左奏知则天：“薛刚造反，速请征讨，恐养成贼势，为害不小。”武则天依奏，命中山王武三思为元帅。姜通前部先锋，武状元郭青为后应，张君右总行粮草，起兵十万，择日兴师，兵走河南。正走之间，报说：“启上元帅，季龙山在山西近界，有三条大路，东河南，西山东，中山西。”传令兵过河南，走山西一路。三军司令浩浩荡荡。这一日报说：

“启爷，兵至季龙山前了。”吩咐：“前军哨探，后军慢行，放炮停行安营。”“得令！”按下不表。

再言季龙同薛刚夫妻在山言谈，忽喽罗报上山来说：“大王爷，不好了！朝廷差武三思带兵十万，大将千员，将山前山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，要杀上山来，擒拿大王。”季龙一听此言，大怒，带领喽罗走马下山相杀。果然好利害，季龙一条枪刺死三军无数。武三思催动大兵当先。有姜通使开枪，正撞着季龙，二人搭上手，两马相交，双枪并举，不上三四个回合，马打六七个照面，姜通举开季龙的枪，“招爷爷的家伙罢！”一枪刺进来，季龙叫声不好，招架不及，被姜通照咽喉一枪刺死。

喽罗见大王已死，大喊一声，四散逃命。薛刚夫妻闻知季龙身死，大哭，走马下山，大战数合，姜通败走。三思传令：“休教放走反贼！”“嘎！”一声答应，那些三军团团围住，姜通、郭青同了众将，又杀上山来。好利害！夫妻在内大战，足有三日三夜。武三思命副将冲上山中，杀散喽罗，放火烧山，连山寨都烧了。薛刚抬头一看，见满山俱红，自思不能取胜，虚晃一枪，跳出圈子，落荒而走。

鸾英见丈夫走了，也杀出重围，见山上四处火光，大败而逃，心中苦楚，到茂林自尽。有香山李靖，叫声：“鸾英，你不必寻短见，后来自有夫妻相会，母子团圆。我与你随身短袄，前途自有安身之处。”鸾英听了，拜谢救命之恩。抬头一看，一道红光不见了。鸾英望空拜谢，收拾打扮，往前而行。

走了数日，见一庄院借宿。老夫妻二人并无男女，家当充足。见了鸾英，问起姓名，“家住何方，说与我知。”鸾英说：“公公，妾住河南归德府人氏，姓陈名鸾英，因武三思征讨季龙山，逃难到此。望公公收留奴家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员

外说：“原来是逃难的。老汉夫妇年近六十，并无儿女。我家也姓陈，过继与我，拜我二人为父母，在我住下。日后会见亲戚，然后回去。”鸾英大喜，上前拜陈老夫妻为父母。只因大战吃苦，腹中疼痛，生下一子，雷公嘴，黄毛头发，后取名薛葵。按下不表。

再言武三思大获全胜，班师回京，上表奏知天子说：“季龙山征平，复旨。”朝廷大悦，敕赐三思红袍玉带，以下将官俱各升赏，赐宴金鸾殿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薛刚走到天雄山借兵复仇，不料伍雄有病，雄霸又不在。想妻子不知存亡，度日如年。在山想起当初救过薛应举，今在登州，离此不远，不如走走去。别过伍雄，来到登州，进了城门，来至总兵府前。有人报知应举，应举听知大惊，只得出来迎接。进了私衙，夫妻见礼，谢救命之恩，设酒款待。薛刚说：“吾一家受害，今见兄嫂借兵，如我报仇，不忘大德。”薛应举开言说：“恩兄，你不知我登州地方又小，兵马又少，待吾差官往莱州、青州两处借兵，共我处兵马有三处，与恩兄前去报仇。”薛刚拜谢。

夫妻进房商议说：“我又在武三思门下投拜为师，武后目下势大，天下全盛。薛刚一人，干得甚事？现今奉旨拿得薛刚者，官封万户侯，妻封一品夫人。收留者全家处斩。我今将薛刚出首，朝廷自有加封。”夫人道：“言虽如此，只是太负人心也。他前年在长安救你性命，今该恩将恩报才是。反要把恩兄出首，天理何在？”再三苦劝，应举不听，出外去了。夫人自思，忘恩之贼！身家难保，不如先自尽，竟自缢而死。家人报与应举，应举叹道：“他没福做一品夫人。”

次日买棺成殓。当晚将薛刚灌醉酒，命家将绑捆，下在监中。应举有一家人薛安，原是丁山旧时家人，只因举主母之命，

同到登州扶侍应举。见此不仁，夫人又死，心中大怒。送饭到监，见了薛刚，说此因由，“应举害主之心，小人无由得救。”薛刚说：“薛安，不要走漏消息。你快去往天雄山，请伍雄前来救吾。”薛安说：“这喽罗不肯放我上山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妨，我有鸾带一条，拿出他认得的，见了鸾带，自然放你上山。”薛安应声而去。按下不表。

再说薛应举命差官赍本进京，叫先见武三思。若要活的，点兵来护送；若要死的，本处斩首。差官对三思说明，三思听说大喜，说：“这贼也有今日，恶贯满盈。”明日五更上朝奏知武后说：“登州总兵捉拿薛刚，下在牢中”。将表呈上。武后一看，龙颜大悦，旨意下：命薛须领兵五千，将薛刚护送来京，朕亲自发落。三思谢恩退朝。不知薛刚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骆宾王移檄起义 薛刚二扫铁丘坟

前言不表，再说应举送礼到青州，知会拿住薛刚。薛安上前讨差，要往青州。应举吩咐路上小心，薛安领命，带了家丁，拿了礼物，离了登州，不往青州，竟往天雄山大道而行。

再说程咬金同这班小英雄在路旁，有香山李靖指点说：“薛刚有难，教他往天雄山住扎。”咬金领命。在路行了多日，来到三叉路口，撞着薛安，被家将拿住来见。程咬金问明薛安，说起此事。咬金同薛安来到天雄山，伍雄下山迎接进寨，取义厅拜见程千岁并众英雄，摆庆贺筵席。席上说：“薛刚监在牢中，差薛安前来讨救。”伍雄说：“三哥有难，合当相救。日下多少英雄在此，齐点兵马杀进登州，救出三哥，何等不美？”咬金说：“不可，登州城池坚固，又有青州、莱州为助。若一举动不打紧，倒害了薛刚性命。须要里应外合，劫牢为上。”众英雄说：“祖太爷言之有理。”

咬金传令伍雄扮作和尚，雄霸扮作道人，尉迟景扮作卖膏药，罗昌扮作书生测字算命。在城中府前左右打听。城外炮响一齐动手，打入牢中，救出薛刚要紧。薛安路熟在城中知会。点秦红带喽罗三百名，十一日晚上打东南二门。王宗立金毛太岁、程月虎带喽罗三百名，打西北二门。咬金自守山寨。众将得令，分头下山。

伍雄来到登州府门首左右，坐下念佛：雄霸念三官经。城外放炮，有探子报进说：“响马攻城。”应举闻说，点兵出府，被伍雄、雄霸二人双棍齐起，将应举捆住带往天雄山发落不表。

尉迟景入监中乱打，放出薛刚。薛刚打入府中，将应举一

家老少尽行打死，同伍雄、雄霸杀得三军大败，往北门而逃。尉迟景杀至城下，大开城下，请进英雄，打开府库，抢劫钱粮，装载车上，运往山上，将登州府劫掠一空。众英雄然后放炮出城。回天雄山而去。来到山中，薛刚拜谢众位弟兄救命之恩。然后咬金出来，薛刚跪下说：“孙儿非祖公相救，焉得在世。”咬金说：“你父兄之事都是你闯出来的。你众兄弟一个公位都不做，特来帮护你，要报父兄之仇，连老夫一家国公都送掉了。”秦红说：“祖太爷不要说了，今日与三哥贺喜。将应举交与三哥自己发落。”即将应举绑出。薛刚一见大怒说：“你这负义的贼！当时那样，只有我薛刚有眼无珠，当你做个好人，认汝为兄弟，将一个总兵与你做。今日不想你恩将仇报，汝有何言？”命喽罗：“今他捆绑，待我取出心肝看看。”一刀刺入，五脏齐出，血流满地，哀哉畅哉！众英雄俱说：“造化了他。”当晚尽饮而散不表。

再讲登州城有佐贰官查点，杀死百姓不计其数，总兵薛应举一门受害，升报进朝。差官背本上长安，至中途遇一队人马乃是薛须。上前说起，一同回到京中，参见武三思，说起响马劫牢，杀死总兵薛应举，薛刚越狱逃遁，杀死官军，伤残百姓不计其数。武三思听了大惊，抱本上殿，奏知天子。武则天大怒，旨下：“命青州、莱州先行起兵征讨天雄山、擒捉薛刚。”然后“命武三思操演三军，征伐天雄山”。三思领旨出朝，对张君左说：“薛刚一人尚不能擒捉，今有助恶多雄，必须起大兵征讨。”三思操演兵马不表。

再言程咬金在天雄山，喽罗报上来说：“青州、莱州兵马围住山前，声声要拿大王。”咬金一听此言说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今有兵有将，何足惧哉！”吩咐伍雄、雄霸带喽罗下山，杀莱州兵马；秦红、尉迟景带人马下山，杀退青州兵；

自领薛刚、罗昌、程月虎、王宗立冲中路，帮杀二处人马。莱州总兵郭大忠同众将在山下讨战，见山上冲下一队人马，内有二将，勇不可挡。郭大忠那里挡得住？杀得大败。青州总兵又战不过秦红、尉迟景，在那里抵死相杀，听得莱州兵马大败，无心恋战，虚晃一鞭，败下阵来。怎挡得山上冲下三将，杀得二处人马四分五落。莱州总兵郭大忠、青州总兵雷明败下去有三十里路，见后面不来追，收拾败残兵马，三停去了二停。回到本州上表进朝，贼寇势力不能抵敌，请兵添将，保护城池。差官星夜进京不表。

再言咬金对薛刚说：“今虽退去二处人马，朝廷必然大怒，起大兵前来，如何抵敌？必须你去房州奏明小主，我等扶助庐陵王兴兵伐周，名正言顺。若在此久，终非善事。你去走一遭。”

薛刚领命，拜别下山，竟往房州，不止一日。在登云山经过，那山上大王一名吴琦，一名马瓚，都有万夫之勇，守住山寨，喽罗数百。有儿郎报上山来说：“小的们拿得牛子，求大王发落。”吴琦说：“拿去砍了。”薛刚被绊了索跌倒，拿往山中，听得喝声“砍了！”叹道：“可惜吾薛刚死在这里，不能见到小主，负了众弟之情。”马瓚听得，喝声：“住着！”亲自下阶问：“谁是薛刚？薛刚说：“吾乃通城虎薛刚。”马瓚听得，亲解其缚，扶入厅上，纳头便拜。

薛刚扶起二人，问起姓名。吴琦说：“小人姓吴名琦，此位结盟兄弟名马瓚。今日误犯三爷，是有罪了。如今要往那里去？”薛刚说明此事，要往房州见小主。吴、马二人说：“三爷要到房州，吾兄弟同去。”薛刚大喜。当晚三人结拜生死之交，在山饮酒。次日兄弟二人吩咐头目：“看守山寨，同三哥到房州，不数日就回。”头目领命。吴、马二人同了薛刚竟到

房州。

这一日元帅王荆周在教场演武，看试射箭。有人射进红心者赏，不中者罚；有大刀一把，重一百二十斤，有人舞动者赏，舞不动者罚；有铁香炉一个，约重千斤，有人拿得起者赏，拿不起者罚。薛刚等看见这些将军有中一箭的，有一箭不中的。这大刀也有将官拿得起的，就气喘呼呼，香炉越发无人拿得起。马瓚高兴，走进教场，一连三箭俱中红心。众军喝采。吴琦见了，也入场中，将大刀抡起如飞。薛刚左手撩衣，右手拿炉，走出圈外，又走进来，放在原处，面色如常，气也不喘。元帅一见大惊，开言说：“要壮士周全本帅体面。”薛刚等下拜。

元帅扶起，传令散操，一同至彩山殿见驾。元帅奏道：“臣往教场操演，遇着三位英雄，十分武艺，都有万人之敌。千岁有此三员将，江山可复也。庐陵王闻言大喜，传旨：“宣上来。”薛刚等闻言，进彩山殿，三呼跪下。小主问起姓名，吴、马二人上前俯伏奏道：“臣吴琦、马瓚。”又问薛刚，薛刚不肯说名姓：“臣有大罪，望小主敕赐免死牌，方说姓名。”小主说：“赦卿无罪。”薛刚谢恩，奏道：“臣祖薛仁贵，父薛丁山，平定东西，有功于朝。臣薛刚罪该当死，打死张保，武后将臣父母一门杀害，颠倒埋入铁丘坟。有程咬金千岁在天雄山，请主登位，杀进长安，以接大位。”

小主闻奏下泪说：“卿无罪。尔父尔祖有大功于国，孤家尽知。方才所奏到长安接大位，焉有子伐母之理？此言休说。今封卿为忠孝王，马、吴二卿为左右都督，在房州造王府住下。秦、程二卿不日铁召。母后天年之日定夺。”薛刚谢恩，住在王府，日日同元帅操军不表。

再言朝中武三思看见青、莱二州表章上本，起大兵征讨天雄山。有探子报到朝中说：“扬州都督英国公徐敬业，与南唐

萧大王，同骆宾王谋以匡复庐陵王为辞，移檄州县，起大兵三十万，打破城池，甚是利害，声声要去武后，更立新君庐陵王，不得不报。”武三思大惊，奏明天子，武后看檄文：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？”后问：“谁人？”对曰：“骆宾王。”后曰：“此人不用，宰相之过也。天雄山小事且慢，江南徐敬业等乃心腹之患。”遂将大将李孝逸封为元帅，魏元忠为参谋，武顺为后应，起大兵五十万，良将数百员，择日兴师，兵发江南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天雄山合当造化，亏徐敬业起兵，天下响动。朝中只顾江南，那管天雄山。不要说别的，就是断其水道，山上不战而自乱矣。

再言薛刚在房州，到秋后小主同文武在教场望空祭祖。薛刚想起父母，见了伤心，上前奏道：“臣父母在长安铁丘坟内，今奏过主公，要去上坟。”小主说：“卿家要去，须要小心。”薛刚谢恩，同了吴、马二人一路下来，逢州过府，无人盘问。薛家之事有三年之外，官府也不在心。三人来到长安城外，饭店中吃酒，收拾祭礼进城上坟。至坟前天色将晚，薛刚上前打掉锁，往里而行。将石块顶住栅门，到里面青草茂盛，没有道路。三人将草拔去，摆下三牲祭礼，薛刚哭拜。有巡捕官见了，说声：“不好，想必薛刚又来偷祭了。”忙报知武三思说：“薛刚偷祭上坟。”武三思传令：“架起襄阳大炮打死他。命大刀王殿、阔斧陈先领兵四面围住，开放大炮，城门紧闭，多加门锁。点十万大兵，桥头巷口处处摆卡把守。”巡城官打锣，口叫：“小心捉拿薛刚。”百姓家家闭户。武三思在铁丘坟前把守，喊声大震。薛刚同吴、马二人在里面祭过父母，三人饮酒，名曰“二扫铁丘坟。”不知外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薛刚三扫铁丘坟 西唐借兵招驸马

再说这铁丘坟，三思为何不杀进来？有道是虎怕人，人怕虎。吴琦说：哥哥，外面有兵马守住，我等慢慢的吃了饭，夜深出去。”薛刚说：“不可，外面有大炮，恐防打进来。我等早早出去。”二人闻言，结束停当，手执军器，带马开了栅门。外面大刀王殿叫人开放大炮，有丁山灵魂保护，炮倒转来，把王殿打为灰土，死伤军人数千。薛刚、吴、马三人一冲上前大战，那里杀得出？街道不比战场，百姓家家在楼上，将砖瓦、摇车、台机塞满街道。只听四下叫声：“不要放走薛刚。”

三人正在危急，有饭店夫妻二人，乃窦一虎、薛金莲奉李靖之命，说：“你侄儿有难，快去相救。”窦一虎同金莲扮做乡村夫妻，地行至长安，果见三人不得出城。金莲将纸团六个，口中念咒，喝声“起！”都变了六丁六甲神人，有一丈五尺长，将街上这些东西搬去，上前开路。三人乘势杀到城边。城门紧闭，窦一虎一口气吹开城门，三人一涌而出。薛刚拜谢姑父、姑母说起丁山，金莲流泪，话不叙烦，恐人知觉，窦一虎夫妻地行回西凉去了。

薛刚、吴、马回登云山。儿郎报说：“自大王去后，有九炼山两个贼人杀来，把山寨粮草尽行抢去，山寨罄空。”薛刚、吴、马三人大怒说：“这两个毛贼，吃了豹子心，老虎胆，这般放肆。待俺去拿来，连九炼山踏为平地。”行至九炼山大骂，有二人下山，问名姓，下马即说：“我姓南名见，弟柏青，奉香山李靖令，来请三哥。闻说不在，故我先把粮草金银收拾在此了。三哥必来寻找，故此我二人等候。请上山去。”薛刚大

喜，一同上山饮酒。对薛刚说：“此山宽大，方圆四十里，左接正定，右接幽州，好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好报父母之仇。”五人说得投机，结拜弟兄。次日薛对吴琦、马瓚说：“烦二位贤弟到天雄山接程老千岁、众弟兄到九炼山住扎。”

二人奉命来到天雄山，见了咬金，倒身下拜，说起“三哥到房州，遇着晚生，同到房州比武，封忠孝王。我二人左右都督。祭铁丘坟，至九炼山。”如此长短说了一遍。“命吾二人来请老千岁往九炼山住扎，好招兵买马，兴兵杀上长安，除了伪周，立小主为君。”咬金闻言大喜，同众英雄下山。伍雄、雄霸守了山寨，送别下山。来至九炼山，薛刚接上，唤南见、柏青过来拜见。咬金欢喜。见九炼山果然雄伟，底下有三关，四面高山围定，上有忠义堂，聚义厅，群房数百余间，有河有水，又有战场，比天雄山好数倍，立起招军旗，来投军的不计其数，聚兵数万。命吴、马二人到房州见小主说：“兵已招足，缺少粮米，请立为帝。”

吴、马二将领命竟往房州，先见元帅王荆周，次日上朝见驾。小主问道：“薛刚为何不来见孤？”吴、马二将奏说：“臣薛刚在九炼山招兵，奉程老千岁之令，来请殿下，到长安为君，复兴唐室。要借粮米五万石，救众军之食。”小主说：“兴唐且慢。先发粮米五万石，付与二卿前去。”吴、马二人谢恩。领粮米回至九炼山。咬金说：“兵少成不得事，如何是好？”想到西唐国先前与唐天子交好，他听元帅丁天钦之言攻打雁门关，被吾家元帅薛仁贵擒拿，以礼相待。国王投降。送还元帅归国，有恩于他。命薛刚到那里借得兵十万，就好动手。

薛刚领命，带了吴、马二将至雁门关。守关总兵朱魁，原是丁山手下副将，闻报有三爷来见，朱魁一见认得是薛刚，只做不认得。问起名姓，薛刚更姓换名说：“关外走走。”朱魁

放过关，对薛刚说：“三爷，我是认得你的，因耳目众多，只做不认得。须要早早回来。明年我不在此做官，要升任去。”

薛刚拜谢，出了雁门关来到西唐国。府前冷冰冰，问守门人为何静悄悄？那人说：“国王同了公主在教场招驸马，所以兵将不在这里。”薛刚说：“原来公主招亲，有这一事，明日也去看看。”三人在饭店中住下。次日来到教场，有多少英雄在此。张天宝坐在彩山殿，有女披麻公主比武，一连三日并无对手。吴琦上去也败，马瓚上去又败。薛刚上前与公主战了数十合，薛刚虚晃一枪。假败下来。公主不料是计，追上来，被薛刚活捉过马。彩山殿鸣锣，请驸马下骑。薛刚拜见张天宝，问起名姓，原来是通城虎，与公主成亲。请吴、马二将至王府。是夜二人成亲。次日薛刚说起借兵一事，张天宝说：“粮足发兵。”

过了三日，薛刚先打发吴、马二将先回九炼山，“见老千岁说我粮草一足，即刻起兵。”二将奉命上马，进了雁门关，来到九炼山，见程千岁说：“三哥一到，招了驸马，粮草一足，即时起兵。”咬金大喜，一面就差官打本到房州，见千岁报喜说：“薛刚到西唐国借兵，明天准到。一到就开兵。”小主甚喜，留二将住在房州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长安魏相先打发家眷去房州，自己来别徐贤，二人谈论。魏相说：“我要到房州去见见小主，特地前来别你。”徐贤说：“小弟也要就来。”魏相见一少年立在旁边，问起说：“是何人？”徐贤说：“小弟之子徐青。”魏相见了竟象薛勇，流泪而去。徐贤画了画图，乃征东故事，叫蛟儿前来观看。蛟儿不知，说：“爹爹，孩儿不知，望乞讲明。”徐贤说：“这白袍是你曾祖父薛仁贵，穿红袍是祖父丁山，这一位是你父亲薛勇，红罗总兵。”将此事说明。蛟儿听了大哭，要去祭奠坟

墓。徐贤把阴阳一算说：“不妨，你出去祭过，作速就回。”

蛟儿收拾祭礼，挂一口宝剑，晚上出门，到铁丘坟来。自古道：“官无三日紧。”此事有十二年了，无人把守。蛟儿打掉了锁，来到里面，摆下三牲礼物，大哭：“祖父、父母有灵，孙儿来祭奠，望阴灵保佑孙儿，报复此仇。”有巡城兵看见，报知张君左、张君右、武三思说：“薛刚又来偷祭，在铁丘坟。”武三思带十万人马，四门大炮，围住铁丘坟。吩咐：城门多加门锁，到处排围，把守城池，喊声大震。不料又被窦一虎救去。蛟儿在里面看见，欲要自尽。有丁山灵魂，头戴三山帽，身穿日月袍，叫声：“孙儿，闭了眼，救你出去。”将蛟儿提出铁丘坟，三叉路口放下。

蛟儿入梦中，眼睁一看，认得是秦驸马府中后园。蛟儿跳入园中，在百花主亭上住下。有侍女看见，报知公主，公主宣入问道：“你是谁人？为何到我园中？”蛟儿跪说：“我乃两辽王薛丁山之孙。”将冤情说明，今日来上坟，虚空有人提出来到园中，望娘娘救命。”公主说：“不妨。将蛟儿去了男衣，扮做女子。明日少不得奸臣来搜，处治他去。丫头小翠有病将死，改换他的衣服，睡在卧房。”算计已定。

再言武三思同张君左弟兄，看里面不见动静，一定是窦一虎遁去了。忽见半空中有人出来，在三叉路口，往秦府花园内去了。有人报知武三思、张氏弟兄说：“这是先皇的公主，秦怀玉之妻，惊动不得。”张君左说：“千岁，他是朝廷钦犯，怕什么银瓶公主？”

次日上朝，奏明天子，旨下：“命张氏弟兄到秦府捉拿薛刚。”张君左弟兄带领五百家将，将秦府围住。有人报进说：“娘娘，外面张氏弟兄围住府门，不知为何？”公主一听此言大怒，吩咐：“开了府门，放他们进来。”家人领命，把府门

开了。张氏弟兄看见开了府门，公然进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张君左秦府出丑 九炼山薛刚团圆

前言不表，再言君左弟兄来到银銮殿，公主接旨。开读已毕，公主谢恩。张君左弟兄朝见公主，立在两旁，禀道：“臣奉天子之命，今有薛刚逃在娘娘后园，娘娘必知，望乞放出。”公主说：“二位先生且听。自驸马去世之后，朝中大政哀家不管。你谎奏朝廷，说什么薛刚在此，你去回复圣上。”张君左说：“难复旨意，容臣搜明。”公主道：“两位先生不信，但凭搜来。”

张君左吩咐去仔细检搜。那些军士一声喊，到处搜寻，前房耳房，高楼后围，地板天花板，俱已掘开看过，回复不见薛刚。张君左好不着急，吩咐再搜。军士说：“只有娘娘卧房，小人们不敢搜。”君左说：“管什么卧房，快去搜来。”军士闻言，赶到卧房。卧房门关了的，军士打将进去，只听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郡主惊死床上，侍女出来，报知公主。

公主大怒，吩咐左右：“将这两奸臣锁着，待哀家见圣上发落。”张君左弟兄大惊，唬得魂不在身，只得哀求。公主那里肯听，被这班侍女将二人剥下衣衿，纱帽红袍除去，将大链锁住。”公主乘辇出来，将二人带在辇前，出其大丑。

到金銮见了武后，朝拜已毕。公主奏说：“哀家公公秦叔宝打成唐朝天下，驸马秦怀玉征东平西战死沙场，有大功于国。今日张君左谎奏圣上，来搜薛刚。哀家怎敢藏匿？驸马亡过之后，不理朝中之事。今明明来抢臣家，先王钦赐金银，被他唤狠奴抢得罄空，惊死郡主，前后楼房尽行打坏。望圣速拿二奸贼，以正国法。”天子听奏说：“皇姑息怒，朕当处治。”宣

张氏弟兄上殿。武后一看，见二人好笑，不象官体，好似囚犯。旨下：“罚张君左弟兄修驸马府，赔还金银。御妹惊死，尔弟兄做孝子，奉旨开丧，百官祭奠，送上丘坟。命中山王武三思代朕往皇姑府请罪。”“谢恩。”银瓶公主谢恩出朝。张氏吃了一场大亏。小翠倒有福气，受百官祭奠，开丧忙忙碌碌，自有一番打点。我也不表。

再言诈了张氏许多金银，将小翠送上丘坟已毕，满心大悦。想留蛟儿终久无益，恐有人知道，欺君之罪不小。假说烧香，好将蛟儿带出城外，换了男衣，叫他逃往房州。蛟儿拜谢，竟往大路而行。公主往秦安州烧香回府不表。

再言蛟儿不曾经过风霜，一路上凄凄惨惨，前面猿啼虎啸，好不怕煞，欲投涧而死。旁有香山李靖，叫声：“蛟儿不要慌张，闭了眼睛立在乌帕上，我救你去。”李大仙同了蛟儿驾起祥云飞在空中，不消一个时辰来到香山，下落云头。蛟儿拜谢。大仙说：“蛟儿你拜我为师，传你枪法。”吩咐童儿取枣子与他吃。蛟儿吃了枣子，长力千斤。蛟儿拜了大仙为师，教习枪法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徐贤叫蛟儿出去祭坟，先打发家小往房州。自己在府中，闻得张君左弟兄被银瓶公主算计得颠颠倒倒，心中大悦。惟恐泄漏，连夜往房州而去。

再言江南扬州徐敬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，起兵讨武氏。朝廷差李孝逸，相杀数年，被孝逸因风送火，敬业大败，逃海而去。报捷到长安，天子大悦。百官上表奏贺。旨下，命李孝逸镇守江南，以防边患。自敬业在江南兴兵十余年，不把薛刚放在心上，故存此患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蛟儿在香山枪法已熟，气力充足，欲要下山寻叔父，来见师父。李大仙说：“徒弟既要下山寻叔父，我日后送枪马

来与你。”

蛟儿拜别下山，一路行来，见一庄坊，腹中饥饿，上前去唱道请化斋。有一妇人出来，见蛟儿相貌堂堂，留吃饭，送他白米五升，钱三十文。庄客报说：“少爷回来。”薛葵回家一见，便大骂蛟儿，喝声：“野道童！”将拳就打。妇人喝住，问起名姓，就是薛蛟。妇人说：“原来是侄儿。”蛟儿问起，说是薛葵。鸾英上前相见，说起缘由。蛟儿说：“婶娘放心，我同兄弟去房州访问叔父。”庄客说：“有人送兵器马匹在外。”原来是李靖差仙童送来的。二人一看，好马好枪。薛葵说：“这枪马那个送你的。”薛蛟说：“是师父李大仙送的。”说起传授枪法，一一说明。”问薛葵说：“兄弟，你兵器马匹也有么？”

薛葵说：“兄弟那年在山玩耍，遇见二虎相斗。兄弟去拿它。二虎见了跑入洞中，被弟拿住虎尾拖将出来，不见了虎，竟变了两柄铁锤，重有四百多斤，有笆斗大。山中有一老道教习我法，也精熟了。有一匹马也稀奇，牛马相交养出来的，牛头马身。待弟牵出来与哥哥看。”果然后槽牵了马，里面拿出锤。薛蛟大喜说：“兄弟本事高强，好与祖父报仇。”二人拜别鸾英。鸾英说：“你弟兄路上小心。”薛葵说：“母亲放心。”

二人并马而行，来至房州，访问薛刚，并无下落。在城外饭店中楼上吃酒，兄弟说得投机，大笑起来。楼板是稀的，把那些灰尘落将下来，楼下面也有人喝酒，灰尘落在酒碗内。吃酒的柏青大怒，大喝道：“楼上的×娘贼，蹬你娘的×怎么？”薛葵上面听见，心头火发，纵起身来，飞奔下楼。柏青、南见弟兄早已立起身来等打。薛葵性急走得快，不料脚下一块青石一滑，仰面一交，跌倒在地。二人上前拿住，将拳打下。吴琦

喝住：“不可，他失足跌倒，你要打他，不像好汉。放手！”薛蛟也下楼来帮打。听见说得有理，不再动手，薛葵立起身来要打。”薛蛟说：“不可，恐伤了人。”吴琦说：“二位爷不象这里人的口气。”薛蛟说：“我乃山西绛州龙门县人氏，姓薛名蛟。我兄弟薛葵。来房州寻叔父薛刚。”吴、马二人听了，原来是忠孝王之子侄：得罪了，我四人与你叔结拜兄弟，我乃吴琦，此是马瓚、柏青、南见。”薛蛟大喜说：“原来是四位叔叔。”同薛葵上前拜见，重新吃酒，当夜不表。

次日同薛蛟弟兄至王府门首，问黄门官要见驾。黄门说：“千岁在御花园搭彩楼招驸马。”薛氏兄弟行到御花园，彩球打中薛蛟。庐陵王传旨宣驸马进朝。问起姓名，薛蛟奏明。小主大悦：“原来是忠孝王之子侄。”招薛蛟为驸马，与公主成亲。薛葵封为大都督。说起：“尔父上年往西唐借兵，至今未见回来。闻他招为驸马，耽搁在那里。命你二人回家，接你母亲同到房州安享。薛蛟弟兄谢恩，二人回府。

次日薛蛟弟兄转至陈家庄，接了鸾英一同下来。这日天晚投庙中夜宿。道士接见。说是薛蛟驸马，道士大悦，留上房歇宿。有八叉山朱林差人到庙查问。道士说是薛驸马及薛刚之子薛葵，接太夫人一同在此庙内。儿郎报知朱林、薛强、薛孝叔侄二人听了大喜，一同到庙上前相会，当有一番话说不表。次日差官先送母亲到九炼山，同叔叔相见。薛葵兄弟二人要出雁门关寻父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薛刚与披麻公主点兵十万，将少不能动身。又到西凉请十弟兄，乃征东仁贵结拜的周青、姜兴霸、李庆红、薛贤徒等、有功于国，封守西凉为总兵，世袭镇守。闻薛三爷相请，各助兵一万。李大元、姜兴、姜霸、薛飞、周龙等共有十人，与薛刚拜为弟兄，一同来到雁门关。总兵吴忠不肯开关，分兵

把守。薛葵大怒，催开坐骑抢进关上，一锤打死吴忠。众军见主将已死，四散奔过。薛蛟斩关落锁，大开关门。

薛刚同公主进关，到九炼山。咬金大喜，当日相会鸾英，一番言语不表。次日吴琦、马瓚拜本上房州，见小主说明此事。小主大悦，敕封薛刚为兵马大元帅，咬金为军师，诏下九炼山，程咬金等谢恩。命薛蛟、薛葵弟兄二人解粮。邻近州府都来归附，声势浩大。山东，山西、湖广之文武官员都归顺马州，要立小主为帝，灭伪周武氏。探子报入长安，武三思闻报大惊，忙上本见驾。旨下：命武三思为大元帅，姜通为先锋，马立为后应，带兵五十万，出了长安，旌旗浩荡，杀奔九炼山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武三思四打九炼山 程咬金夜劫周营寨

前言不表，再言周兵相近九炼山，有探子报上山来说：“朝廷点武三思为帅，良将千员，起大兵五十万。前部先锋姜通好不利害。报与元帅知道。”薛刚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赏探子银牌一面，羊酒十樽。探子谢赏。

咬金差人往天雄山，请伍雄、雄霸都到九炼山。元帅在山，令四虎把守栅门，摆下擂木，以备厮杀。

再言武三思来到山前，摆开阵势，先锋姜通在山下差军士大骂。薛刚带领众将下山迎敌，两边射住阵脚。姜通说：“薛刚且住着，听我一言。你三次偷祭铁丘坟，也算英雄。何不依我归顺大周，散去诸寇，保汝为将。”薛刚大怒说：“你这贼我乃大唐臣子，奉小主之命，收回旧业。汝食君禄，不报君恩，实为无耻之徒。且待我杀这无名之将。”一马冲出阵来，姜通大怒，奋勇将手中大刀砍进。薛刚将棍挡住。一往一来，战有三十余合，薛刚棍法散乱，众将看见助战。姜通手下大将许琦等，也各纷纷出战。两边混杀。秦红使双铜来助薛刚，杀退姜通，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军。薛刚回山。

次日武三思摆一个五虎把山阵。旗分五色，有五员虎将守住阵门，五门有兵五万。姜通计战，薛刚同众将下山。伍雄出马，大战姜通，有数十余合。雄霸见伍雄战不过姜通，出马双战。被五虎将围将拢来，二人抵敌不住，大败而走。众英雄纷纷出马接战，那里挡得住？薛刚迎住姜通，那里战得过？竟大败落荒而逃。姜通在后追赶，正在危急，只见薛葵解粮来到，见姜通追赶薛刚，薛葵大喝道：“不得无礼！休伤我父。”只

一声不打紧，就似春雷响震一般。

姜通大惊，抬头一看，不认得薛葵，抛了薛刚来战薛葵，把手中大刀一举，照顶门砍将来。那薛葵不慌不忙，把锤往上一举，当的一声响，把大刀打断了。姜通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震开双手虎口，带转马没命的跑了。薛葵催开牛头马赶来，喝声：“那里走！”锤打来，姜通要走来不及，打得脑浆迸出，连马打成肉酱而死。三军见主将已死，阵图已破。秦红双铜打死许琦。尉迟景鞭打士超下马而死。五虎将俱被罗昌、王宗立二人杀得大败。程月虎使动大斧，一斧一个好杀。外面薛刚同薛葵杀将进来，五万兵马去了四万，只一万逃奔大营。

武三思见前军已失，先锋诸将尽亡，传令安营。那里扎得住？被薛葵双锤打进，那里挡得住？人撞锤就死，杀进一条血路，众军士遭其一劫。武三思看见大势已去，抛了众军，逃往临阳关，计点军士，折其大半。折手伤足者不计其数。吩咐把关门紧紧闭好，城垛上多加炮石擂木，与总兵程飞虎修本进朝讨救。

朝廷见表大惊说：“中山王丧师辱国，败奔临阳。那位爱卿出征与朕分忧？”班中闪出张君左道：“今有武状元郭青，金吾大将俞荣，此二人有文武全才，去往临阳，同中山王一同征讨。”天子大喜，宣二人上殿，钦赐金花御酒，封为左右副元帅，带兵二十万，副将二百员。二将下教场祭旗，离了长安，来到临阳。多见元帅，然后发兵，共有四十万，来打九炼山，此乃二打九炼山。离山十里，放炮安营。一声炮响，三军扎下营盘。吾也不表。

儿郎报上山去说：“朝廷命武状元郭青、金吾大将俞荣同武三思起兵四十万，又来打九炼山，请大王定夺。”薛刚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咬金说：“郭青、俞荣乃是名将，元帅不可轻敌，

须当小心。”大将李大元、姜兴、周龙、薛飞等数人上前说：“元帅，小弟在此，未曾破敌。今我等兄弟出阵。”薛刚说：“既然兄弟们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

再言武三思来到九炼山，摆左右二营，中间立一个大营。摆一个四牛斗底阵。两边密密伏下弓弩手，以防薛葵冲营。武三思说：“他以力为强，追来即放炮为号，两下一齐射出。他如回马，我兵乘乱奋杀，他决奔逃上山。我这里分兵断截各处水道。山上无水，不战而自乱矣。”传令已毕，令郭青讨战。忽山上冲下一队人马，喊杀连天。郭青来到山前，大叫一声：“那个纳命的，出来会吞？姜兴、周龙冲出。大将郭青说：“无名小卒看枪！”照姜兴面上一枪刺进来。姜兴不慌不忙，把手中大刀抵住。刀枪并举，战有二十合。郭青虚晃一枪，往左营而走。姜兴不舍，把马一鞭追上前来。郭青见来将将近，即按住钢枪，取弓在手，搭箭当弦，照定来将尽力一箭。姜兴听得弓弦响，急待要躲，来不及，正中咽喉，倒撞马下而死。

姜霞见兄被射，使动双鞭杀出救兄。被俞荣挡住，大战三十回合，被俞荣一刀砍下马来。李大元见二姜阵亡，大哭。同周龙一齐杀出，两下混战。薛飞步战出阵，使五百斤大锤，身長二丈四尺，貌若金刚，杀入中营，听得号炮一声，万弩齐发。薛飞身中七箭，大败而回。李、周又抵敌不住，三军围将拢来。正在危急，忽山上冲出无数人马，伍雄、雄霸、秦红等杀入周阵，救出李、周二将，分头迎敌。一场好战！天色已晚，两下收兵。

薛刚见姜氏兄弟阵亡，伤悼不已，计点军士，折兵大半。咬金说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今晚去劫寨，必然全胜。”薛刚说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吩咐秦红、尉迟景带领一支人马，往左边下山打入左营。罗昌、王宗立带领一支人马往右边下山，打入右

营。薛飞、李大元、周龙、伍雄、雄霸带大队人下山，直冲中营，杀武三思要紧。果然周营不防备，被秦红、尉迟景扳开鹿角，杀入右营。郭青正在睡梦中，听得有人劫营大惊，披衣起来，满寨通红，忙上马，遇着尉迟景黑脸钢鞭打将进来；郭青却待迎敌，昏头搭脑，被尉迟景一鞭打死。秦红用双铜打得三军乱逃，儿郎一个个动手杀死。杀得尸横遍野，号哭之声不绝。

左边一样如此。薛飞打入中营，军士昏睡，要射箭也来不及，弓箭也不知放在那里。半夜之中，一场大杀。武三思往后营而逃，薛飞等追赶有三十里。鸣金收军，大获全胜，所得军器粮草无数。天色大明，收兵上山庆贺不表。再言武三思见不来追，计点军士折了七、八万，损了郭青、俞荣上将数十员，走入临阳关住扎，意图报复，连夜差人赍本进朝求救。

使命到京，奏上表章，天子看了大惊，亲问使者曰：“中山王大兵四十万，何故又至大败？”使者将初阵斩了贼将两员，不料中贼计，当夜冲营劫寨，丧了二位副元帅，折兵八万，走入临阳，细说了一遍。

武后问丞相张君左：“薛刚反乱山东，十分猖獗，何以制之？”张君左奏道：“中山王被贼偷营，非战之过。再差御营总兵赵仁为先锋，成国公上官仪为将，广信侯姚元为副将，成魁、钱通为左右使，武探花屈松彭为后应，齐国公冯贞护送粮草，起大兵十万，去到临阳关，与中山王一同征讨，薛刚可擒矣。”天子大喜：“依卿所奏。”旨下。上官仪奉旨教场点兵，出长安来到临阳关，与中山王合兵，商议九炼山之事。教场操演人马，习练阵图，以备征进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薛刚得报，朝廷又点上官仪、姚元、成魁、钱通、屈松彭、赵仁等兵扎临阳，操演三军，不日出兵。薛刚大惊，忙与程咬金商议说：“老千岁，如今伪周又点兵马到来，怎么迎

敌？”咬金说：“上官仪文武全才，尚不足虑。唯有太阳枪赵仁，十分厉害，使开枪能在花光中他见你，你见不着他，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。屈松彭青面獠牙，用金顶铜，重百六十斤，甚是凶勇。余不足介怀。”薛刚闻言，准备迎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尉迟景鞭打太阳枪 净道人圈打众英雄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讲武三思到了山前，三声大炮扎住阵脚。先锋赵仁同左右使成魁、钱通顶盔贯甲，挂剑悬鞭，令军士在山下大骂。

儿郎报上山说：“启元帅，今周营先锋讨战，实是了不得。”薛刚闻报问：“那位哥哥出去会他？”旁边闪出四员大将，吴琦、马瓚、南见、柏青上前说：“待吾兄弟们出去会他。”薛刚说：“周将利害，兄弟们须要小心。”四将得令，冲下山来。咬金说：“周将骁勇，四将不能胜他，传令尉迟景。秦红带领三万人马下山掠阵。”二将得令，领兵下山。

吴琦四将来到山前，摆开阵势，射住阵脚。只见周阵拥出三员大将。南见抬头一看，赵仁面容恶相，黑脸铜铃豹眼，腮下短短桃红竹根须，身長九尺，使一把太阳枪。成魁、钱通又重得凶恶，喝声：“狗强盗，快下马受死。”柏青见了大怒说：“不得猖獗。”放马过去，劈面一刀砍住。南见看相青战不过赵仁，一马冲出，双战赵仁。吴琦、马瓚纷纷出马。那边成魁、钱通两下敌住，一场大战。那赵仁果然厉害，使开枪左插花，右插花，枪花中只见日光闪闪，罩定柏青、南见开眼不得，被赵仁一枪挑死柏青，回手一枪又结果了南见。尉迟景大怒，一马冲出，照日光一鞭，赵仁叫声：“不好了！肩上着了一鞭散了日光，大败而回。吴琦战住钱通，听见柏青、南见落马，回头一看，被钱通砍死。马瓚被成魁枪挑而亡。秦红见二将已死，大叫一声：“不要走，我来也。”用双铜敌住成魁。尉迟景战住钱通，两下大战。

薛刚闻报失了四将，恐防二将有失，鸣金收军。秦红、尉迟景听得鸣金，弃了成魁、钱通，走马上山。成、钱二将也不追赶，各自收兵。薛刚点军折了一万人马，死了四将，伤感不已。传令紧闭寨门，安排擂木炮石以防攻打。

再说赵仁虽然全胜，也伤了肩膀。钱通、成魁来问安。赵仁说：“不妨。”葫芦取出丹药敷放，片时痊愈。来到中营，参见武三思说：“杀了贼将四员，大败归山。”三思大喜，重赏三军，上表进京报捷。次日赵仁等又在山前讨战。山上众将说：“太阳枪利害，不敢出阵。”

再讲薛蛟弟兄解粮到中路，遇着师父李靖。薛蛟下拜。李大仙说：“徒弟，赵仁太阳枪厉害，众将不能抵敌。赠你定阳针插在头上，好捉赵仁。”薛蛟拜谢。一阵轻风不见了。薛蛟来到山前，见赵仁耀武扬威，薛葵把粮草推过。薛蛟上前，大叫一声：“赵仁，不得无礼！少爷来也。”赵仁看见薛蛟，也不放在心上，说：“那里狗头？休来纳命。”劈面一枪。薛蛟还转一枪，战有二十回合。赵仁用这太阳枪法罩住自身，薛蛟头上插了定阳针，不见什么太阳。法被薛蛟破了，赵仁心慌，成魁、钱通看见上前，双马齐出夹攻。薛葵大怒，展开双锤，一马冲出敌住成魁、钱通。

山上薛刚得报，点诸将分头下山。薛飞用大锤打入周阵，众将纷纷落马。薛葵与成魁、钱通战不到三个回合，都被薛葵打死。赵仁与薛蛟大战，未及防备，被薛葵冲上来，大叫一声说：“哥哥，待兄弟打死这贼。”赵仁大惊，被薛蛟一枪挑于马下。诸将见薛氏兄弟成功，勇加百倍。各皆突入中营。连斩副将四员。上官仪横刀而出，正遇秦红，约战数合，尉迟景也来攻打，上官仪虽然勇猛，那里挡得二员大将。又被罗昌从后面杀进来，看见秦、尉迟二将战住，上官仪被罗昌从后面一

枪刺死马下。薛葵用大锤追杀官军，薛蛟兄弟大踹周营。武三思往后营便走。于是三军尽皆奔逃。众英雄拼力奋进，杀得周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哭声震天，弃下衣甲刀枪无数，被薛军收回。咬金传令收军。诸将把马勒转，大小三军都次第回山，所得粮单衣甲不可胜计。摆筵席庆贺薛氏弟兄。此话不表。

再言武三思败下去有一百里，看见兵将不来追赶，才得放心。传令收拾败残人马，点一点不见了大半。赵仁、上官仪、成魁、钱通阵亡，杀死副将数十员，后队屈松彭又到，心中稍安。屈松彭参见，武三思说：“我自起兵以来，遭薛刚三次大败，俱损兵折将，无颜再请救兵。”副将姚元说：“千岁在上，今日这场大败，多害在使双锤的小蛮子之手，不料他如此凶勇，先锋太阳枪尚被他破掉杀死。目下屈将军到此，再整兵马，调各路总兵与他大战，除剿了他，余者不足介意。”三思听了，安下营盘调兵。

有军士报进说：“辕门外有一道人要见。”三思说：“令进来。”道士来到营帐前说：“千岁在上，贫道稽首。”武三思看见道人仙风道骨，行步不凡，说：“仙长少礼。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到此有何见教？”道人说：“贫道乃清虚山无心洞净山道人。我已入仙界，不染红尘。奈徒弟赵仁被薛葵所害，因此贫道愤愤不平。今又算千岁洪福，薛刚今该如此，所以动了杀戒，方入红尘。除了薛葵大事完矣。”三思大喜，大营设筵款待道人。次日武三思离了大营，整顿人马，不及半天，来到九炼山。日已过午，不及开兵。当夜在营备酒，席上言谈，饮至半酣，方才营中安歇。

次日清晨，摆开队伍出营。道人上马端剑，屈松彭上马举斧在营前掠阵。道人催开坐骑，相近山前，高声叫道：“山上的快报与薛贼子知道，叫他速整下山与贫道答话。”那薛刚立

起身来说：“诸位兄弟，前日他被我等杀得大败，今日为何又有野道人讨战？待我亲自出去，杀这野道，除了武三思，杀进长安，灭了伪周，立小主为帝。”咬金说：“元帅不可轻出，三军司命全在于你。令薛蛟兄弟下山擒此妖道。”薛刚应诺。

薛蛟、薛葵换了盔甲、结束停当。底下众英雄齐声要去杀武三思。薛刚说：“须要小心。”俱已结束上马，带了军士，冲下山来。秦红说：“看这道人身体软弱，有何能处？前日阵上长大英雄，被俺这里杀得大败。待吾出去取他性命。”大喝一声：“妖道！俺来也。”一马冲出。道人呼呼大笑说：“你可知贫道本事利害！薛葵伤我徒弟，故来取他的命。你不是薛葵，你去罢。”秦红听了，说：“好自在的话儿，看得这样容易。”把铜一摆，喝声：“招铜！”一铜当头打下。净山道人将铜敌住，不止教会，道人祭起连环圈打来。秦红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却待要走，被照头一圈，打落马下。急待向前来取首级，得尉迟景抵住，众军救回秦红。尉迟景又被打伤。一连打伤伍雄、雄霸、罗昌，俱带伤大败而回。

薛葵飞马舞锤迎住道人，当头就是一锤。道人把剑往上一迎，那里迎得住，两臂酸麻，看来敌不住，回马就走，祭起圈来，将薛葵打落牛头马下。道人仗剑纵马要伤薛葵。薛蛟大叫：“妖道休伤我弟！”飞马舞枪抵住。薛蛟上前救回薛葵，道人与薛蛟战不数合，薛蛟看来不搭对，恐防他又放这圈，搭转马就走。道人赶来，两边众将吩咐军士放箭，军士得令一齐放箭，道人回马，各自回营。

众将扶着带伤英雄，俱上山寨安息在床，秦红等昏迷不醒，尚有一线气在口中。薛蛟等着急，往忠义堂说明此事。薛刚大惊，同咬金前来看视。只见众人闭目合口，面无血色，伤处四周发紫。咬金说：“此必受妖道圈所伤，毒气追心。无药可救。

不知阵上还有何人与他交战？一定也要受伤，多凶少吉，只可高挑免战牌，保守山寨，寻了医家，救了众人性命，然后开关。”若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 俞荣丹药救诸将 武三思月下遇妖

适才话言不表。众英雄俱被毒圈打伤。次日，道人又来讨战。见山前高挑免战牌，道人呼呼大笑，回进帅营。

武三思、屈松彭接到里面坐定，说：“师父今日开兵辛苦了。吩咐摆酒上来。道人说：“千岁屡次失利，起兵三次，未闻一阵成功。今贫道下山与徒弟报仇，没有半日交战，伤他数十员将，杀得他高挑免战牌，紧闭寨门。贫道这连环圈乃毒药炼成，受日月之精华，打在身上，不消七日必死。”武三思大喜道：“望大仙早擒薛刚，班师回朝，朝廷自有升赏。道人说：“不消费心，这都在贫道身上，待伤了薛葵，贫道仍回山修道，不染红尘。”当夜饮酒不表。

再言八宝山连环洞彭头老祖正坐蒲团，有徒弟俞荣，前年在长安救来的假薛蛟，老祖教习枪法，两臂有千多斤之力，年长十六岁，身長八尺，貌若灵官。这日立师父身边，老祖叫声：“徒弟，现有薛刚被净山道人阻住九炼山，逆天行事，打伤数员大将。我今有丹药一葫芦在此，你拿去救众将性命。”俞荣跪在地下说：“弟子从师父到此年久，从不曾说起。今日师父说要去救薛刚，望师父指示明白。”老祖就将从前之事说了一遍。

俞荣带泪拜别师父，骑上草龙，不消片时，来到九炼山，按落云头。有程月虎在山前，见空中落下一道童来，吃了一惊，大喝：“妖道何来，快拿去见三哥。”俞荣说：“休要卤莽，我乃八宝山连环洞彭祖之徒弟。今见你诸将有难，奉师父之命，特为相救。快报进去。”程月虎听了，叫声：“得罪，三哥在

堂上正与我祖太爷商议，无计可救诸将。快请进去看视。”俞荣随了月虎来至堂上，见了咬金拜见。问起俞荣，俞荣将往昔掉换薛蛟，被师父救去，今奉师父之命来救诸将如此一说，薛刚大喜说：“原来是我家大恩人。”当殿拜为弟兄，就看视诸将。

俞荣看了伤痕，忙向葫芦中取出丹药，敷在伤处。又取丸药，将汤灌入口中。登时入肚腹中，响了三声。诸将悠悠醒转，说：“暖唷，好昏闷人也。”两眼睁开，身上觉得爽快，倏然都坐在床上。薛刚、咬金二人大喜，薛刚道：“今有俞贤弟在此相救，快快拜谢。”众人见俞荣立在旁边，即下床叩拜谢恩。薛刚吩咐摆酒款待。席上说起妖道连环圈厉害，诸将难敌。俞荣说：“不妨，师父曾吩咐说：净山道人若祭连环圈打来，与你一件宝物，名曰‘紫金尺’，可破连环圈。”薛刚大喜，席上言谈，自不必表。

次日，道人闻报山前去了免战牌，武三思传令，屈松彭摆大队人马来至山前。道人上马提剑，摇旗擂鼓，冲将出来，令军士大骂说：“这些死不尽的下山纳命。”报知山上。薛刚同众将上马，放炮一声，带了三军，冲下山来，攒箭手射住阵脚。俞荣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，冲入战场。薛强麾旗，薛蛟掠阵，还有王宗立、程月虎在两旁护阵，战鼓频催。

那边道人王撞着俞荣，便不搭话，两下交锋，战有数合，道人回马便走。俞荣不舍赶来，道人祭起连环圈打来。俞荣不慌不忙，袋中取紫金尺祭起，往上一迎，只见那连环圈套在紫金尺上，一阵红光，竟不见了。道人看见破了法宝，大怒，回转马来与俞荣交战。

那些众将见道人个个恨之切齿，只害怕这圈儿。今见俞荣破了他圈，众将胆更大了。尉迟景执鞭当头就打；秦红双铜照

肩膀乱打；薛葵用双锤打下去，件件惊人。大将齐出，叫声：“要活擒妖道。”那净山道人虽附着邪法，十分本事，经不起众将，恐防有失，借土遁走了，薛葵一锤打去，金光散乱，不见了道人，众将惊骇。

屈松彭在后掠阵，见薛军战住道人，大喝一声，把马一冲，跑出阵来，举起金顶束，好不骁勇，照定俞荣，喝声：“小孩子看束！”豁喇一响，望顶门便砍来，那俞荣用枪架开。本事厉害！如今两下杀在一堆，战在一处，有数十合，俞荣不能取胜。那些诸将因不见了道人，又见俞荣与屈松彭大战，都围将上来。尉迟景把钢鞭来战，秦红也上前，三员将战住屈松彭。屈松彭那里放在心上，用金顶束敌住三般军器。又战了数合，又不能胜。薛飞用五百斤大锤大步出阵，喝声：“三位兄弟少住，待吾来活擒这厮。”屈松彭正与三将大战。抬头见一大汉来到，心中防备。薛飞举起大锤，照屈松彭打击。屈松彭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把金顶束一抬。原来好厉害，三将也挡不起。那里战得四将？屈松彭虽有本事，束法精通，怎挡得四般兵器？却也心慌意乱，实难招架。被俞荣一枪刺中咽喉，跌下马来，尉迟景下马取了首级，得胜回山。

武三思在后面帅营闻报说：“道人不知去向，屈松彭阵亡。”听了大惊，传令拔寨退后而走，离山百里安营下寨，安摆鹿角、灰瓶、炮石，攒箭手把守敌楼，恐防薛兵追赶。三思闷坐帐中。

其夜月明如昼，三思出外步月，往后营上马，不带军士，悄悄的行了数里。见一所庄房，倒也幽雅，见一年轻女子立在月下。三思一看：“嗟！好绝色女子。”面如傅粉，红杏泛出桃花春色，两道秀眉，一双凤眼，十指尖尖，果然倾城倾国，好象月里嫦娥，犹如出塞昭君。三思不看犹可，见了之时，神

魂不定，心中按落不下。月下看去，果然又齐整，开言道：“小娘子，黄昏夜静独自出来何干？”

那女子听得回转头来，看三思戎装打扮，决非下贱之人，开言说：“将军不知，妾因独坐无聊，出来看月，不想遇着将军，三生有幸。不弃贱妾，同入草庄，奉待香茗。”三思大喜，同了那女子走进庄房。房屋虽小，倒也精致。走出几个丫环，也生得清秀。吃过香茗，三思问起姓名。女子说：“妾姓白名玉，父亲唐朝人白太玄阵亡，母亲陈氏死过三年。上无兄，下无弟，只生妾一人。年近二九，婚姻未配，颇有庄田，尽可度日。不知将军为何到此？”武三思就将失机之事说了一遍。女子说：“原来是中山王，贱妾不知，多有得罪。妾生长将门，晓得武艺，又遇异人传授兵法，与将军前去复仇。”三思欢喜，同女子出了草庄，来至帅营。大小三军因当夜不见三思，俱各处寻打，忽闻千岁回营，众将大喜。

问安已毕，其夜女子同三思苟合，次日封为白玉夫人。调河南北人马前来征剿。河南总兵方天定，带领勇将数十员，人马两万。前日旨下调兵，整兵正要启程，今闻中山王令箭来催，同了河北总兵桑十朋，一齐来到帅营。军士报知，方天定同了桑十朋进营，参见三思。三思命白玉夫人操演三军，然后征剿九炼山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阴风山莲花洞毆毆祖师救了徐青，带回山中，教练枪法，传授兵法，力有千斤。这一日在山中无事，同了仙童玩耍。忽一阵大风吹来，徐青看见一个班毛豹跳出，被徐青拿住，打了几下。”那豹偏偏伏伏立着。徐青骑在豹上，竟走入洞中。老祖说：“徒弟，你如今有脚力了，你快往九炼山去见薛刚，好帮助小主杀进长安，灭和伪周，复立大唐。你功行完满，依原上山，修成正果。你到半路，遇这穿鼠色衣、尖嘴微须的黑

面道人，枭了首级，前去请功。”说毕将班毛豹一吹，念了咒语。

徐青拜别，骑上豹。只见那豹四足腾云而起，不一时来到中路，下落豹来，果见一道人喘息方定，在那里坐着。徐青便问：“仙长是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从那里来？”道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个道童，身不满四尺，面貌不雅。开言说：“道童你不知。我乃清虚山无心洞净山道人，因薛葵伤吾徒弟，吾下落红尘，与薛家开兵。不想他收我法宝，我意欲回山再炼宝贝，会同各洞仙长，再来算仇。”徐青一听此言，说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把手中枪夹背心一下，透心而过。道人不防备的，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徐青取了首级，将尸埋了，上了豹，竟往九炼山而来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莲花洞徐青下山 三思五打九炼山

话分两途。再讲徐青来到山前，儿郎报知上山，来见薛刚。薛刚问起说：“仙童那里来的？”徐青说：“小侄乃阴风山莲花洞毆兜祖师徒弟。向年斩两辽王之时，被师父救去，十有六年。今奉师命下山来见叔父。路上遇着净山道人，被我斩了，为进见之功。”

薛刚大喜拜谢，逊上坐，满腹疑心想道：“吾侄儿现在营里，怎么又有薛蛟救出？待吾问程老千岁，便知端的。开言叫声：“老柱国，这些事情谅必晓得。”咬金呼呼笑道：“我久在长安，怎么不得知？前日破圈的，是狱官之子。这个小将军是徐贤之子，临潼关调换的。不知以后怎么样。”徐青说：“果然师父有言，与这位老千岁说来一点不差。”薛刚欢悦不过，摆酒庆贺，同了这班小弟兄在堂饮酒，我也不表。

再言武三思看见白玉夫人操演兵马已熟，点起大队人马，放炮一声，兵至九炼山。离山半里，扎下营盘，摆队出营。身骑高马，手提白刃绣凤鸾刀。后面跟了二十四名女将，是狐狸精。两旁方天定、桑十朋带同众将，后随五百名钩镰枪，准备拿人，恐防前日一样，又被救出。安排停当，令军士叫骂。

山上得知，薛刚众将下山，摆开阵势。薛葵出阵一看，原来是一员绝色女将，不觉大喜，说：“公子爷会你了。”白玉夫人一见说：“这病鬼，也要与娘娘打阵么？叫薛刚出来。”薛葵说：“俺家王爷那里来会你这贱婢！你还不晓得公子爷双锤利害，也罢，我看你千妖百媚，这般绝色，走遍天涯，千金难买。我还没有妻子，待吾活擒你过来，与我结为夫妻罢。”

白玉夫人闻言，满面通红，大怒道：“我把你这蠢汉乱道胡言，招刀罢！”这一刀望薛葵面上砍下来。薛葵叫声：“好！”把手中双锤往下一声响，架在一边，冲锋过去。”薛葵把双锤望马头上一击，打将过去。白玉夫人看来不好，把双刀用力一架，一声响火星迸发，几乎跌下马来，花容上泛出红来了。想这蠢汉虽小，力气倒大，不如放出宝珠伤了他罢。口中一喷，吐出圆果大一粒红珠，往薛葵劈面打来，光华射目。薛葵眼前昏乱，看不明白，把头低了一低，正打在额角包巾上，叫声“痛杀我也！”在马上一晃，扑通翻落尘埃。白玉夫人把口一张，那红珠还收在口内。这里雄霸、伍雄上前去救，被那边钩镰枪搭位拿了去。伍雄、雄霸、薛强、薛孝、王宗立等四虎一太岁都被拿去。方、桑二将大喜，得胜回营，吩咐乱箭射住。

薛蛟等大哭回山。薛刚闻知，含泪对咬金说：“老千岁，向年为吾父兄受害，今要兴兵报仇。不料又将吾薛氏弟兄连累，诸姓兄弟都被拿去。复仇之事休矣，要这性命何用？”拔剑欲自刎。咬金夺住剑说：“元帅不必如此，吉人天相。”徐青说：“师父有言，诸将合当有些小灾，不致伤命，自有人相救。叔父不必忧虑。”俞荣也来相劝。薛刚无奈，半信半疑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武三思见白玉夫人本事高强，满心大悦：令拿下诸将，打入囚车，差副将孔大振带兵五百，护送到长安，朝廷发落。吩咐摆酒庆贺夫人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薛兴奉主命与薛猛拜为弟兄，将子薛蚪拜薛兴为父，逃奔定军山。闻薛猛已死，就在定军山落草，十有六年。薛蚪长十九岁，力大无穷，身長一丈，使一把开山大斧，重百六十斤。就近草寇，尽皆归伏，喽罗数千。这日闻知薛刚在九炼山复仇，来见薛兴说：“叔父在九炼山招兵，孩儿意欲前去。但

不知爹爹心下如何？”薛兴听了说：“我儿，一向道你年小，不好对你说。如今已长成人，我就对你说明。”将往事一一说来。薛蚪听了大哭，坚意要去报仇。

薛兴就分散了喽罗，放火烧山，带了数十名心腹小校，离了汉中府，一路下来。来到临阳关相近，只见一队人马，有数十轮囚车上来。薛兴上前打死孔大振，薛蚪杀敌众军，救出薛葵诸将军，一一上前拜谢救命之恩。说起原来是弟兄，俱各大喜。薛强说：“侄儿如此英雄，不如先取临阳关，然后到九炼山，杀那武三思。接小主起兵取长安，除去张氏弟兄，父母之仇报矣。”诸将一齐欢喜。伍雄说：“四哥之言有理。”薛葵一马当先，诸将随后，打入临阳关，程飞虎措手不及，薛葵一锤将程飞虎打死，占有了临阳关，差人去报九炼山不表。

再讲武三思在营，有人报说：“中路有草寇杀死孔大振，救去诸将。”三思大惊，向白玉夫人出马，拿捉薛刚。山上薛刚闻知，薛蛟要出去。咬金说：“薛氏一门，只有你不可出阵，恐伤性命。”薛蛟说：“叔父、弟兄俱被贱人捉去，难道我薛蛟不与报仇，不要在阳间为人了。”二膝把马一夹，冲下山来。薛刚阻挡不住，吩咐众将下去掠阵。薛蛟来到阵前。白玉夫人抬头一看，但见营前来了一人，甚是齐整，面如满月，傅粉妆成，两道香眉，一双凤眼，鼻直口言，好似潘安转世，宋玉还魂。薛蛟见白玉夫人看他，开言说：“你这淫妇，把我叔父弟兄们捉去，快快放出来。若不放出，吾与你誓不两立，不挑前心透后背，怎能出我胸中之气。招枪罢！”一枪劈面挑进去，白玉夫人把刀架开，冲锋过去，回转马来。白玉夫人把刀一起，往着薛蛟头上砍将下来。薛蛟把枪逼在一边。二人在战场上杀到十余合，白玉夫人心中暗想：这人相貌又美，枪法又精，不要当面错过。不若引他到荒僻所在，与他成其好事。算计已定，

把刀虚晃一晃，叫声：“我的儿，娘娘不是你对手，我去也。休得来追。”带转马往野地走了。薛蛟说：“贱妇，不要走！”把枪一串，二膝一催马，追上来了。有十余里，白玉夫人躲在庙中。蛟儿下马，被白玉夫人戏弄。薛蛟色胆如天，阳精被白玉夫人收去而回。蛟儿四肢无力，不能起身，洋洋死去。

有李靖在云头经过，看见徒弟被狐狸精弄死，按落云头，来到庙中，用金丹救醒薛蛟，传他法术，教他明日如此如此。蛟儿吃了丹药，精神倍常，拜谢师父回山。再讲薛飞、徐青、俞荣、李大元见薛蛟与白玉夫人相杀，夫人败去，薛蛟赶去，不知去向。众将上前，杀进周营。方天定、桑十朋挡住大战。俞荣杀死方天定，徐青枪挑桑十朋，周军大乱。忽见白玉夫人飞马来到，众将大惊。薛刚鸣金收军。白玉夫人看见伤了二将，料不能胜，吩咐收军。武三思见伤了二将不悦，白玉夫人说：“今日虽伤了二将，薛蛟被吾杀死荒郊，除其大害。”当夜不表。

次日白玉夫人出阵。再讲薛蛟当夜回山，对薛刚说明此事，“师父说狐狸精明日必死。”薛刚听了大喜。次日白玉夫人讨战，薛蛟仍又下山，与白玉夫人交战。两下相与过的，旧情复发，又追到庙中，双双又重新做，弄得夫人神魂颠倒。薛蛟吃过丹药，精神倍增。夫人快活不过，口中吐出珠来，呐在薛蛟口中，被薛蛟一口咽下肚中去了。

白玉夫人大惊，满身是汗，大叫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可惜千年德行，一但被你收去。若要此珠，再不能够了。”只得起身含泪而回。回到营中，武三思一见大惊说：“为何夫人神彩俱失，想必沙场辛苦，后营歇息罢。”夫人无心无意来到后营，身体困倦，伏几而卧。当夜三思看完兵书，来到后营；见几上卧着一个狐狸，心中大怒，拔出宝剑，一剑斩了。众女兵见斩

了老狐，吱哩哩一声叫出后营，俱逃去了。这话不表。

再讲薛蛟吃了红珠，满心大悦，出庙门回山，说明此事。闻报薛强等在临阳关已夺了关寨，请哥哥攻前，兄弟攻后，杀却武三思，好进长安。薛刚闻说大喜，明日点兵下山。次日点了众将一齐冲下山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武三思大败回京 薛蚪走马取红泥

前言不表，再言武三思见斩了白玉夫人，心头不快，又闻报道临潼已失，后面杀来。又报山上薛刚起大队人马杀下山来。武三思大惊说：“两头夹攻，吾命休矣！”同了诸将齐上马快些逃命，因大将断后。弃了大营，不管好歹，竟自走了。外边烟尘兜乱，喊杀连天，叫声不绝，营头大乱，夺路而走。后面薛刚等领了三军冲杀上来。这条铁棍好不厉害，撞在马前就是一棍，打人如打弹，呐喊雷。又有薛飞、李大元、周龙、周虎、徐青、俞荣领三千人马冲踹周营。徐青使动银枪，见一个挑一个，见两个挑一双。俞荣使动宝剑，见人乱砍乱杀。薛飞举起大锤见人便打。李大元、周龙、周虎使动金背刀见人乱斩乱剁。人头滚滚，血水滔滔，伤人性命无数。周兵大乱只要逃命。那里厮杀。四面营帐都杀散了，归到一条路上逃命。后面薛强、四虎一太岁听得那杀声震耳，炮响连天，提了兵器，领了人马从后面杀来。杀得周兵人马无处投奔，可怜尸奔荒郊，血流沟壑。这一杀不打紧，杀下去有百里路，逃命者无数，伤残者尽有。武三思有众将保护，只是唬得魂不附体，伏在马上半死的了。同着诸将不敢走临阳关，向大路，竟往青州。

有青州总兵来接，接进城中。诸将上前叫声：“千岁苏醒，已到青州了。”三思那时才醒，“嘎唷！唬死俺也。”吩咐传令诸将出去收军，三通鼓完，周兵四十万不见了十万，只剩得三十万，还是伤手折脚，倒有二真正万。大将共伤了十六员。三思说：“俺自起兵五次，未尝如此大败。今杀得如此模样，何颜立于朝廷？也罢么！”吩咐紧守青州，“俺回朝再添兵复

仇。”诸将得令，武三思连夜回长安不表。

再言薛刚发令，吩咐鸣金收军。一声锣响，各将扣定了马，大小三军兵将都归一处，退回九炼山。薛强说起薛兴相救，一一说明。薛刚大喜，见了薛兴拜谢，还称为弟兄。薛蚪过来拜见叔父。今日父子叔侄团圆，举家拜谢天地，作庆贺筵席，不表。

薛刚对薛强说：“张君左弟兄之仇未报，吾今有兵有将，杀入长安，报复此临仇。”咬金说：“这个使不得，擅自兴兵，难逃背反之罪。不如弃下九炼山，扎兵在阳。差官到房州请小主登位，然后杀入长安。名正言顺，复立大唐。吾等恪守臣节，张氏弟兄之仇何报矣。”薛强说：“老千岁之言不错。”薛刚依言，命伍雄、雄霸守山，五千人把守各路山口，以备退归。自带领众将大小三军来到临阳关住扎，查盘府库钱粮，各处该管地方命将镇守。然后差薛蛟往房州报捷，接驾登位。

薛蛟奉命来到房州，先见了大元帅王荆周，同上银銮殿，奏知小主。小主大悦，命忠教王兴兵取长安。旨下，薛刚谢恩。立起忠孝王旗号，然后下教场操演有半个月，演好了就此发兵，点明队伍，共兵马二十万。点薛兴带一万人马为先锋，要逢关斩将，遇水搭桥，候元帅到了，然后开兵打阵。薛兴得令，好不威风。鲁国公程咬金护国军师，点解粮小将薛葵双锤利害，护送粮草。薛飞第二路催攒粮草。薛强第三路护粮。点齐已毕，然后薛刚同了诸将，离了临阳关。留大将李大元、周龙、周虎等诸将守关。因前丧了姜氏弟兄，故此留他守住关。

再说薛刚往西而进，不一日到了红泥关，传令放炮安营。一声炮响，安营已毕。因武三思战败，命各守将日夜当心。红泥关有一位镇守总兵，你道什么人？姓莫名天佑，其人身长八尺，面黑短腮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善用一条丈八蛇矛，其人骁

勇不过。莫天佑正在私衙与偏将们论中山王失机，临阳关已失，少不得要来打红泥关。正说未了，探子报进说：“后上将军，不好了。小人打听得薛军二十万，薛刚立起忠孝王旗号，护国军师程咬金，带了数十员战将，底下的合营总兵官，前来攻打红泥关了。”莫天佑听报不觉骇然：“离关多少路？”探子说：“前部先锋到了关前。”莫天佑吩咐大小三军：“关上多加灰瓶、炮石、强弓弩箭。若薛兵一到，速来报知本镇。”得令去了。

再言先锋薛兴领了一万人马，先候元帅。只听炮响，薛兴远相接说：“元帅，末将在此候接元帅。”薛刚吩咐围住关前，说：“那位兄弟去讨战？”闪过薛蚪上前说：“叔父，侄儿同父亲愿去取关。”薛刚说：“侄儿须要小心。”“得令！”来到关前。”呔！报知主将得知，大兵到了。早早出关受死。”探子报进：“后将军，薛将在外讨战。”莫天佑听了，吩咐备马抬枪，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，来到关上。吩咐发炮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直奔上前。把枪一起，照薛蚪面上刺来，叫声：“反贼看枪！”薛蚪叫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枪一架。莫天佑在马上二三晃：“嘎唷！好利害。”勉强战了七、八合，招架不住，却待要走，被薛蚪一枪，劈前心挑进来了，要招架也不及，一枪正中前心，跌下马来。薛兴上前取了首级，令军士抢关。那边军士闭关不及，杀进关中。那时候各府官员都闻报了，有偏正牙将们，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刀，杀上前来。薛兴、薛蚪父子二人，两条枪好不厉害，来一个刺一个，来两个刺一双。识时务的口叫：“走吓！走吓！”都往宁阳关去了。有一大半下马投降。

元帅同众将进了关，咬金说：“果然贤侄孙骁勇，取了红泥关。薛氏该兴旺，枪法利害。”薛刚大喜说：“承老柱国妙

赞，还是枪法不能完美。”咬金说：“说那里话来？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得了头功。”薛蚪拜谢元帅。查点钱粮，盘查府库，当夜设筵，与薛兴、薛蚪贺功。养马三日，放炮起兵，进兵宁阳关。离城十里，传令前军哨探，后军慢行。放炮三声，扎下营盘，明日开兵。有探子报入关中，此言不表。

再说镇守宁阳关总兵姓孙名国贞。这一日升堂，有探子报进：“启爷，薛刚已夺临阳关、红泥关，莫将军阵亡，关寨已失。薛家兵将实力骁勇，大兵已到关外。”孙国贞听得失了红泥关，吓得胆战心惊，说：“本镇知道，再去打听。”一面差官保本上长安取救兵。失了二关，宁阳旦夕不保。差官领令竟往长安。一面吩咐小心把守关头。此话不表。

再讲次日请元帅升帐，聚齐众将，两旁听令。薛兴父子披挂上前，薛蚪叫声：“叔父，侄儿愿取此关。”薛刚说：“侄儿，你想前日红泥关被你取了，其功不小。此关利害，点别将去罢。”薛蚪说：“叔父，此关利害不利害，待侄儿走马成功，取此关头以立微功，乞帅老爷发令。”咬金说：“好，贤侄孙之言有理，实乃少年英雄，但要小心在意。”

“得令！”顶盔贯甲，悬剑挂鞭，提枪上马，同了薛兴，带领军士，冲出营门。走到关前，大叫一声：“呔！关上的快报占你孙国贞知道，今大唐元帅要杀尽你们这班妖党。红泥关已破，早早出关受死。”一声大叫，关上探子报进来：“启爷，关外薛兵人马已到，有将讨战。”孙总兵所了大怒说：“无名小将也来讨死。”吩咐：“取盔甲过来。”备马抬刀，打扮结束停当。带过马，跨大雕鞍，提刀出府，来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落吊桥，带领兵将冲出。薛蚪抬头一看，见来将生得凶恶，面如兰靛，发如朱沙，一脸黄须，头戴铁盔，身披龙鳞铁甲，坐下一骑青鬃马，手持大刀，喝声如霹雳，叫

一声：“看刀！”往薛蚪头上劈将下来。薛蚪叫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枪往上只一東，国贞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刀直往自己头上绷转来了。一马冲锋过去，薛蚪把手中枪紧一紧，喝：“去罢！”一枪当心挑进来，未知孙国贞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薛蚪兵打临阳关 薛孝争夺打潼关

再讲孙国贞叫得一声：“呵呀！不好了。”躲闪不及，正中前心，咕咚一响，刺下马来，复一枪结束了性命。吩咐诸将快抢关，叫得一声：“抢关！”一骑先冲上吊桥。营前先锋在那里掠阵，见继子抢挑了孙国贞，已上吊桥，把枪一串说：“诸位将军快抢吊桥。”有秦红、尉迟景、罗昌、王宗立、程月虎等上马提枪、使剑、用鞭、报批，抢过吊桥来了。

那些周兵往关中一走，闭关也不及，被薛兴一枪一个好挑哩。众将把剑砍的，鞭打的，斧砍的，枪挑的，好杀。这些兵马也有半死的，也有折臂的，也有破膛的，见来不搭对，皆下马投降。关外请元帅同军师咬金，大小三军陆续进关，来到府衙，盘查钱粮，开清在簿。薛蚪上前缴令。薛刚对薛兴说：“亏哥哥教侄儿武艺有功，真是走马取关，哥哥其功不小。”薛兴大悦。咬金说：“真乃将门之子，算得个年少英雄。”

那薛孝在旁听得称赞薛蚪，忍耐不住，走上前对薛刚说：“哥哥已取了两关，前面潼关待侄儿去取，以立功劳。”薛刚说：“潼关守将利害不过，姓盛名元杰，年有六十开外，骁勇无比。有三个孩子武艺精通。雄兵十万。周朝算为第一。”咬金说：“盛元杰吾晓得他的本事。幼年在我标下为将，果然凶勇。还是你弟兄同去的好，不要伤了和气。”薛蚪说：“兄弟，你年轻力小，还是做哥哥的去取。”薛孝说：“哥哥不是小视我，就在叔父面前比势，赢得的便去。”薛蚪说：“兄弟先来。”各皆上马。薛刚喝住说：“今日起兵，与祖报仇。你兄弟争论，倘比起武艺来，若有一失，吾今休矣。照常起兵。”

薛孝说：“一样侄儿，功劳大家得上的，休要偏向。”咬金说：“二位小将军本事高强，老夫晓得的。且下潼关非比前二关，须立左右先锋。薛兴为正先锋，薛蚪为副先锋，薛孝右先锋。”二人拜谢。薛刚大喜说：“老柱国之言有理。”

一面差官到房州报本，接驾镇守临阳，催赶粮草。差官领令，来到房州，见了驸马薛蛟，说起此事。薛蛟大喜。次日上朝见过小主，将表章呈上。庐陵王看完大喜，向众人同到临阳。御酒赏诸将士。为何薛蛟在房州不来？不个缘故，徐贤在房州，魏相也在那里，小主封为左右丞相。薛蛟见了徐贤，拜谢救命之恩，又是继父，故此耽搁。这些言语不必细表。

再讲薛刚在临阳关扯起忠孝王旗号，养马三月，放炮起程。离了临阳关，三军如猛虎，众将如天神。一路上前往潼关进发，好不威风！探子预先在那里打听，闻得失了临阳关，飞报进潼关去了。这里在路行兵三日，来到关外，把人马扎住。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离一里安营。放炮一声，安营已毕，传令明日开兵。

再说潼关守将盛元杰，同于盛龙、盛虎、盛彪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有一女儿年方二八，美貌超群，英雄得了不得，用两口双刀，乃金刀圣母徒弟。有两件宝贝，小小圈儿带在手上，名为四肢酥。这日盛老爷正坐私衙，有探子报进说：“薛刚已得三关，如今大兵已到关外了。”盛元杰听报大惊说：“再上打听。”盛总兵一面修本到长安，一面吩咐三军：“关上多加灰瓶、石子、小心保守。兵马一到，报与本镇知道。”“得令！”此话不表。再讲差官到长安上表求救，武后荒淫无极，耽于酒色，不理朝政。武三思丧师辱国，损兵折将，朝廷不行查究。告急表张都被张君左兄弟纳住不奏，圣上并不知道。此言不表。

再讲薛刚次日令薛兴、薛蚪、薛孝攻打潼关。三将得令，带了三军，来到关前讨战。有军士报进关中：“后爷，今有薛将在外讨战。”元杰闻报问：“那个孩儿出去会他？”盛龙上前说：“孩儿愿去杀此反贼。”“你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

“得令！”上马提枪来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炮声一响，开了关门，放下吊桥。盛龙冲出关前，后拥三百多攒箭手射住阵脚。薛兴抬头一看，见一个年少后生，往吊桥上冲来。见他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索子黄金甲，坐下一匹黄花马；左悬弓、右插箭，手执一条蛇矛枪，直奔上前，把枪一起，薛兴把银枪架定说：“呔！来将留下名来！”盛龙说：“你要问少爷之名么！我乃镇守潼关盛元帅大公子盛龙便是。你可要晓得少爷枪法利害之处么？你这老匹夫想是活得不耐烦，前来少爷马前受死？这枪不挑无名之将，通下名来，少爷好挑你。”

薛兴说：“你要问某家之名么，洗耳恭听。吾乃忠孝王大元帅麾下前部先锋薛兴便是。难道不闻久占定军山薛大王的本事利害么？快快献了潼关，还封你家一个总兵。若有半声不肯，打进潼关，杀得鸡犬不留。”盛龙呼呼笑道：“原来就是定军山草寇。薛刚尚要活擒，何在你这狗强盗。”薛兴大怒说：“休得胡言，招某家的枪罢。”把枪一起，插一个月内穿梭，直往盛龙面上挑将过去。盛龙不慌不忙，把枪架住。一来一往，二人正是对手。战到有四十个回合，盛龙越有精神，枪法如雨点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好枪法。薛兴是五旬之外的人了，本事那里及得少年人。只有招架，没有还兵之力。薛蚪、薛孝在那里掠阵，见薛兴不能胜，大叫一声，拍马向前，冲出来攻。盛龙只好战一人，那里又来了薛蚪，就当不起了，勉强战了几合，看看敌不住，面上失色。薛蚪扯出折将鞭在手中，才得交肩过，喝声：“招打罢！”盛龙一闪，打中肩膀上。盛龙大喊一声，

口吐鲜血，伏在马上，大败而走。

薛兴父子说：“你要往那里去。我来取你命也。”催开双骑，追上来了。盛龙败过吊桥，那边军士把吊桥扯起，乱箭就射。薛兴、薛蚪扣住马说：“关上的，快快报与老匹夫知道，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，如若闭关不出，打入关中，踏为平地。某家且自回营。”勒马回到帅营，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打败关中守将盛龙，前来交令。”薛刚说：“哥哥、侄儿果然英雄，明日再到关前讨战。”此话不表。

再讲盛龙败进关中，来见父亲说：“爹爹，薛将果然厉害，第一次遇着一员老将，本事却也平常，与孩子战有四十余合。正要枪挑他，不料又来了一员年少将军，本事高强。孩儿肩膀上被他打一鞭，甚是厉害，吐血而回，来见爹爹。”盛元杰听了说：“孩儿受伤辛苦，且回私衙将息。”盛龙应诺，回衙不表。

再言盛虎、盛彪来见父亲说：“今日开兵，胜负若何？”盛元杰说：“我儿子不要说起。今回薛刚大队人马已夺了三关。今日你哥哥出去交战，被他打了一鞭，好不疼痛。”盛虎、盛彪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大怒说：“孩子儿们出去与哥哥报一鞭之恨。”盛元杰说：“两个孩儿动不得。薛家父厉害不过。哥哥本事尚且不胜，何况你们。”盛虎说：“爹爹，不妨。将门之子，未及十岁，就要与皇家出力，况且孩儿年纪算不得小，正在壮年，不去报仇，谁人肯与爹爹出力。”盛元杰说：“我儿虽英雄，还是年轻力小，骨肤还嫩，枪法不精，只怕你兄弟二人不是他的对手。”那盛老爷有意归唐，故此这般说，不道他两个儿子这股倔强！只得说道：“我儿不可出去，待等到救兵到了，为父的与你一同开兵。”盛虎说：“爹爹，孩儿们在后花园中，日日操演枪法，什么皆精。今日定要出去报一鞭之

恨。”盛老爷说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日开兵。”盛虎、盛彪兄弟二人，顶盔贯甲，上马出关，与薛兵交战。不到三个时辰，兄弟二人大败进关。盛老爷说：“如何？你两个不听吾言，被他杀得大败。”盛虎、盛彪说：“爹爹，他们兵将甚多，孩儿杀他不过。待等救兵一到，管叫杀得他片甲不留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盛兰英仙圈打将 美薛孝帅府成亲

前话不表。再讲闺房小姐名唤兰英，闻知哥哥打伤，二兄又杀败，来到堂上，只见二兄与爹爹言谈，走上前说：“爹爹为何愁闷？”盛老爷说：“女儿不知，你哥哥被他打了一鞭，肩膀打伤。二兄又皆杀败。故此在这里与二兄商议。”小姐说：“爹爹不必忧闷，待女儿出去，必要杀却薛将，以洗二兄之恨。”盛老爷说：“不可。你三兄尚且如此，何况于你。不要去罢。”兰英说：“爹爹不知，女儿有师父传授，双刀精通，法术高强，那怕三头六臂。定要出去！”盛虎、盛彪闻言大喜，说：“贤妹既有法宝，待二兄与你掠阵。”盛爷无奈，想道：这女孩儿不听父言，命也难保，凭他罢。

再讲薛营诸将正要打关。报：“头运督粮官薛葵到了。”来到营中，见了父亲，拜见已毕。薛刚说：“兵多将广，正缺粮草，上了功劳簿。”有二运催粮官薛飞到，薛刚说：“解粮有功，升赏。”问：“那位将军前去打关？”旁边薛飞说：“小弟到此，未见功劳，待我前去打关。”薛刚大喜说：“兄弟前去取关必破。同薛葵一同前去，须要今日攻破潼关，好进长安。”“得令！”二将来到关前，会齐薛氏弟兄，吩咐军士叫关。关内得报，兰英听了说：“该死的到了。”

小姐跨上了马，手执两口绣花鸾刀，来到关前。后随二兄带领兵将，吩咐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冲出阵前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金刚大的一人步战，手提大锤，喝声：“婆娘看锤！”一锤往小姐面上打下来，犹如泰山一般，好利害！小姐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把双刀用力一架，不觉火星直冒，

两臂酥麻，花容上泛出红来。想这大汉力大，不如放起宝贝伤了他。把手中圈起在空中，念动真言，青光冲起，指头点定，直取薛飞。薛飞抬头一看，好玩耍，原来是圈儿在空中旋下来，倒有井栏圈大，薛飞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拳头打开，往项梁上打下来了。薛飞把头偏一偏，那里来得及，打中脑盖，身子打为肉酱。此圈收去。

薛葵看见薛飞身死大怒，把牛头马一拍，双锤一起，大叫一声：“鸟婆休得无礼。我来也。”冲出阵前，把双锤一起，“招打罢！”那小姐当不起锤，又将圈起在空中，打将下来。薛葵见势头不好，下马往本阵而走，竟打死了牛头马。兰英马上呼呼大笑说：“来将许多夸口，竟不上两合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有本事的出阵会我。”

这里薛孝对薛蚪说：“此功劳让了兄弟罢，今日不与哥哥报仇，不要在阳间为人了。”把双膝一催，哗啦啦追上来了。那小姐抬头一看，嘎，原来是齐整的后生，貌若潘安，美如宋玉，我若嫁了此人，三生有幸，也不枉在世间。开言说：“小将军，你何人？姓甚名谁？乞道其详。”薛孝说：“你要问少爷之名姓么，吾乃雁门关总兵薛强之子，忠孝王之侄，薛孝便是。”小姐说：“原来功臣之后嗣。俺家今年十六岁，我父潼关总兵。奴家还未适人，意欲与将军结成丝罗之好。况你是总兵之子，我又是总兵之女，正是天赐良缘。未知允否？”薛孝听了大怒说：“好一个不知羞的贱婢！你把我薛飞叔父打死，少爷不希罕你这贱人成亲。休得胡思乱想。看枪罢！”着实一枪，直往咽喉刺进去。小姐把刀架住说：“小将军休要烦恼，你的性命现在奴家手中。你若允，奴家与父兄商议投降，献此潼关；若不允，我把指头取出宝圈，就要取你性命了。”于是放起圈来，小姐那里舍得打他，把指头点定。薛孝大惊说：

“既承小姐美意，待吾回去与叔父商量，就来议亲。圈儿不可打下来。”小姐说：“不妨，吾指头点定不下来的。”心中好不欢喜，说：“小将军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你且回去，明日来议亲。”

薛孝惧怕圈儿，只得回军。薛蚪说：“兄弟，你好造化，在阵上对了一个绝色佳人。”薛孝说：“哥哥休如此说，那圈儿利害，勉强应承的，与叔父算计，除了这圈，潼关好破了。”二人同诸将来到帅营，见了薛刚，说起此事。薛刚一闻此言大怒，说：“畜生，他打死薛飞，应该报仇，反与敌人对亲，要你这畜生何用？”吩咐：“斩乞报来。”左右将薛孝绑定，正要推出辕门。薛孝唬得魂不附体，众将在旁，见元帅怒气不息，不敢上前去劝。

只见程咬金说：“刀下留人！”对薛刚说：“元帅不必发怒，老夫有一言相告。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有何话说？薛刚领教。”咬金说：“潼关盛元杰乃是忠厚君子，况且他女儿美貌，又有宝圈阻住潼关，长安何日得进？父兄之仇难报。况且名门旧族，正好匹配。待进了潼关，长安指日可破，父母之仇可报，尔弟只生一子，若斩了他，去其手足，依老夫之言，待吾唤孩儿程千忠为媒，成就秦晋，并讨伪周，此乃全美。”薛刚听了甚喜，开言说道：“果然我失于其计。”吩咐放了绑，令薛孝拜了咬金，此话不表。

再言盛兰英见薛孝回军，收了圈儿，回进关中，来见父亲。盛虎、盛彪弟兄二人在关外掠阵，见妹子打死薛飞，打走薛葵，心中大喜。又见妹子在阵上与薛孝当面议亲，心中大怒。一见妹子进关来到堂上，二人各拖出宝剑来斩兰英。兰英也拔出剑来挡住，元杰大喝住。盛虎说：“这贱人如此无耻，在阵上私自对亲。”一一说了。元杰说：“我儿你不知，为父的本是大

唐臣子，今武后灭唐改周，武三思丧师辱国，又失三关。目下小主在房州，不久为帝，难道我助周不成？况且薛氏弟兄世代忠良，赤心为国，武后将他满门斩首，难道他子孙不要报仇么？你妹子的师父金刀圣母对我言过，后来与薛孝有姻缘之分。前生已定，孩儿不必如此。”盛虎听了，默默无言。盛龙说：“明媒正娶的好，阵上对亲，岂非苟合？还要三思。”正在此言谈，在军士报进说：“介后总爷，关外有鲁国公孙程千忠将军要见。”元杰问道：“他带多少人来？”军士说：“他一人一骑，四名家丁跟随。”说：“既如此，大孩儿出去请进来。”盛龙领命，接进千忠，来到堂上，宾主相见。

这程千忠也有七旬之外年纪，头发斑白，与元杰年纪差不多。元杰见了程千忠说：“将军到贱地，有何见教？”千忠说起求亲一事，“与薛孝为媒，与令爱求婚。”元杰满口应承，将庚贴送过。千忠接了回去。次日薛刚亲送薛孝同诸将进关。正是黄道吉日，作乐挂彩，当日就在盛府成亲。此话不表。

如今潼关上扯起大唐忠孝王旗号，停留半月起兵，竟往临潼关。三军司命，浩浩荡荡，大队人马，杀奔临潼关，离城十里，放炮停行，一声炮响，安营已毕，明日开兵。

再讲临潼关离长安二百余里，若临潼关一破，长安就不能保，这镇守总兵官名陈元泰。这一日升堂，有探了报进说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薛刚打破潼关，已到临潼关了。请爷定夺。”陈元泰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，唬得魂飞魄散，手足无措。想临潼关乃小小关津，怎能挡住大兵？况且兵微将寡，不如上表进京求救。关上多加灰瓶、石子，紧闭关门，不与你交战，待朝廷救兵到了，然后开兵。

差官星夜到京，见了武三思：“薛刚打破潼关，事在危急，乞千岁奏明圣上，请救兵保守临潼关，以退薛兵。”武三思听

了大惊，如今耽搁不住，抱本上殿，奏知天子。武后见表大惊失色，忙问差官：“薛刚叛贼怎能得到临潼？”差官奏道：“薛刚先居临阳，兴兵三十万，其兵不可挡。打破三关，潼关总兵盛元杰献了潼关，与敌人对亲。今兵以到临潼前了。请旨定夺。”武后传旨，如有人退得薛兵者，官封万户候。两班文武闭口不言。连问数次，并无人答应。武后大怒。班中闪出武三思奏道：“臣闻大厦将倾，一人难扶。且今库藏空虚，都城虽有兵十万，没有良将。愿陛下张挂榜文，有人退得薛刚，重爵加封，彼此出死力以解此危。”武后说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一面将圣谕张挂，一面整顿兵马，前去救援保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驴头揭榜认太子 梨花仙法斩驴头

适才话言不表，再讲西番莲花洞魔张祖师，这一日在洞中，驾坐蒲团，屈指一算，晓得武则天有覆国之祸，忙唤徒弟薛驴头到来，说：“你在我山一十八年，力长千斤，枪法精通。向你下山到长安见你母后，领兵前去活捉薛刚，不可伤他性命。牢牢记着。”薛驴头跪在地下说：“弟子不知，望师父说明，好去认父母，以退薛兵。”师父说：“你不知么？你父薛敖曹，与武后交好，生下你来。将你抛在金水河中。我救你回山，传授枪法。你母后被薛刚打破潼关，事在危急。作速前往。”

驴头醒悟，带了火尖枪，骑上狮子马，师父又与他一件宝贝，名曰飞镗，祭起拿人。驴头拜别师父，跨了狮子马，把马一拉，四足腾空而去。不片时已到长安，按落云头，来到前门，果见榜文。命军士通报武三思。武三思得报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急忙请进，说起情由一同来到朝中。驴头朝见说：“母后在上，臣儿朝见。”武后一看，见其人诧异，驴马头，人身子，道童打扮，问道：“缘何称朕母后！”驴头奏说：“臣父薛敖曹，向年与母后交合，生下臣儿，抛在金水河中，被师父救去，今已年长。师父命臣儿下山，立擒薛刚，扫灭薛兵，天下太平。”

武后听了，心中觉得大悦，封驴头太子兵马大元帅，张昌宗为军师，起兵十万，出了长安，来到临潼关。总兵官陈元泰出城迎接。接过千岁、军师，到了帅府，下拜已毕，摆酒接风。他们三人俱是一样格式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都是酒色之徒。二人一到，就接几个粉头前来陪酒。一个叫做就地滚，一个叫做软如锦。筵散就在帅府房中行乐。二女客极其奉承，弄得太子快

活不过。

次日问陈元泰道：“薛兵到关几日了？”陈元泰道：“前日到，打关二日，没将出去应战，紧闭关门。千岁到了，传令开关迎敌。”太子说：“且慢，明日开兵。行兵打阵之事，再不必提起，只是饮酒，夜间多唤几个粉头陪吾。”陈元泰应诺，奉承得驴头太子不亦乐乎。

军师张昌宗对高力士说：“朝廷用酒色之徒为将，国家休矣。武兵春秋甚高，其情不忘。不如弃了周朝去投南唐，此事如何？”高力士说：“老爷言之有理。”当夜主仆二人逃出临潼，竟往南唐。后来高力士成了阉人，唐朝皇宫内为太监，此后话不表。

再言薛刚领了三军在关外，对诸将说：“本帅起兵以来，未尝亲自交锋。今已得四关，这临潼关待本帅亲自讨战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元帅对阵，弟等愿为掠阵”，薛刚大喜，带领徐青、俞荣来到关前，诸将在后跟随。吩咐军士叫骂：“那关上的，报与主将知道，大兵到了三日，尔等闭关不出。今若再不出战，要踹进关来，踏为平地。”

关上军士听得，报入帅府：“启上将军，不好了。薛军骂了三天，今若不出，要踹进关了。”驴头太子正在吃酒，听得此言大怒，吩咐备狮子马，抬枪。顶盔贯甲，打扮已毕，来到关前，吩咐放炮开关。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一马冲出，来到阵前。陈元泰同三军分立两旁。薛刚抬头一看，见来将生得怪异，蓬蓬嘴，尖耳长鼻，铜铃眼；头带紫金盔，身穿索子乌金甲，坐下一匹千里狮子马，声如雷鸣。叫一声：“谁敢前来纳命？”

薛刚大怒，拍马向前，把手中棍一起说：“留下名来。”太子说：“孤家乃当今武后所生驴头太子是也。可知孤家枪法

利害么？”劈面一枪，照前心刺进来了。薛刚说：“来得好！”将手中铁棍往上一迎，冲锋过去，带转马来，回手一棍。太子把枪一架，一来一往，战到二十回合，马有十个照面。驴头念动真言，祭起飞铤，一道红光，黄金力士平空将薛刚拿住，只剩得一匹马。

薛葵见父亲被拿，大惊，拍马出阵，不二合又被红光拿去了。徐青、俞荣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双马齐出来战。与驴头战到十余合，又见红光飞出，大惊，借土遁而回。驴头太子打得胜鼓回关。这里诸将面面相视，出声不得。咬金见了流泪说：“此番拿去，性命不保。报仇之事休矣！”薛强护粮来到，听得兄被拿，大哭，欲同薛蚪、薛孝上去救护。

徐青晓得阴阳，屈指一算说：“四将军，元帅拿去不妨，自有仙人相救，明日必到。临潼不日可得。”薛强说：“果有此事么？”徐青说：“阴阳算定，一些也不错。”薛强无奈，半信半疑，收军回营不表。

再言驴头太子拿了薛刚父子，打入囚车，解往长安，朝廷发落。陈元泰设酒贺喜说：“千岁拿了巨魁，功劳非小。”太子说：“待孤家明日拿尽了薛氏，班师回京。”当晚在帅府行乐不表。

再言囚车解薛刚父子在路上，薛刚怨气冲天，惊动了樊梨花。他在云端走过，被五鬼星怨气冲开云头，往下一观，方知薛刚父子有难。”待我救了他。”一阵风将薛刚父子提出囚车，往临潼关外，按落云头。薛刚见是母亲，侧身下拜说：“母亲久别多年，今日来救孩儿。”樊梨花说：“孩儿，你不知驴头邪法多端，待为母的除了他，好进长安。”正在此说，军士报入营中说：“元帅回了。”薛强大喜，同众将出营迎接。接进营中，薛强拜见母亲，薛蚪兄弟拜见祖母，众将又过来见礼，

自有一番细说不表。

再讲解囚车军士见大风一阵，开眼不看，风息一看，不见了薛刚父子。大惊，忙回报与太子，太子一听此言大怒说：“念番车往，当地斩首。”传令开关，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冲出阵来，厉声大叫：“快叫叛贼早早出来会我。”这里探子报进营中。薛刚大惊。樊梨花说：“孩儿不必心焦，待为母的出去斩也。”薛刚甚喜，点起大队人马，来到阵前。驴头太子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员女将，说：“可教薛刚出来，你是妇人，有甚本事，枉送性命。”梨花大怒，把手人剑劈面砍来。太子把枪一架，战有数合，太子祭起飞鏢，红光一道冲起，被梨花把手一指，红光倒往后去了，梨花把袖一张，将鏢收了。驴头见收他飞鏢大怒，把手中枪照前心刺来，梨花把剑一指，那枪跌落地下，两手动弹不得，被梨花赶上前，一剑砍死。薛刚母亲砍死驴头，吩咐诸将抢关。陈元泰闭关不及，被众将杀入关中，将陈元泰杀死。取了临潼关，立起大唐忠孝王旗号。樊梨花对诸将说：“吾不染红尘，今救了吾儿，我去也。”一阵轻风归山。若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狄仁杰一语兴唐 唐中宗大坐天下

适才话言不表，樊梨花化一阵清风而去，薛刚等望空下拜。养马三日，盘查国库。次日起大兵六十万，三声炮响，望长安而来，离城十里，放炮停行，一声炮响，扎营已毕。传令明日开兵攻城。此话不表。守城军士报入午门，当驾官奏道：“驴头太子阵亡，临潼关已失。今薛军六十万，战将千员，其锋不可当。请陛下定夺。”武则天听奏，唬得魂飞魄散，跌下龙床，半时方醒。问道：“那位爱卿与朕分忧。”闪出一位大臣娄师德上前奏道：“不若遣一能言舌辩之士，陈说君臣之义，令其罢兵，庶其可解此危。”武后道：“卿举何人前去？”娄师德奏道：“臣保举谏议大夫前往，可解国难。”“依卿所奏。”宣狄仁杰上殿，狄仁杰上殿俯伏。武后开言说：“今日兵部尚书娄师德保奏说，卿往薛营，将大义说他讲和退军，回朝朕当封土。”狄仁杰奏道：“陛下春秋鼎盛，宾天之后，并无后嗣。今庐陵王乃先帝之子，去周复唐，天下太平。武三思丧师辱国，张君左弟兄纳表不奏，一并拿下，送入刑部天牢，候新主发落。若不依臣，臣不敢往。”

武则天想：“所言不差。我八十多岁的人了，朝不保暮，久后必归庐陵王。若不依奏，恐薛刚打入长安，自立为帝，唐家朝代绝矣。”开言道：“依卿所奏，传旨将武三思、张君左兄弟二人发下天牢。钦此谢恩。”

狄仁杰退朝，出了长安，来到薛营。只见行营方正，遍处刀枪，千军万马。命军士通报，说朝廷遣谏议大夫狄仁杰要见。军士报进：“启元帅，营外有一员朝臣狄仁杰要见。”薛刚说：

“令进来。”狄仁杰随了军士而入，好齐整，两旁刀斧手直摆到辕门，两边列坐着大小众将，中间坐着薛刚，咬金旁坐。狄仁杰上帐说：“薛将军，下官皇命在身，不能全礼。”薛刚忙起身迎说：“狄大人此来有何见谕？”狄老爷说：“今特来参谒，有一言相告。但不知将军肯容纳否？”薛刚说：“大人有话见教，但有可捉者，无不从命，如不可行者，不必多言，大人谅之。”咬金见狄仁杰气概不凡，连忙出位逊坐。

狄仁杰公然坐着，开言说：“将军起兵，为何旗上扯起忠孝王，倒要请教？”薛刚说：“大人不知。我父母遭奸臣所害，今起兵与父母报仇，尽忠于国，小主封为忠孝王。今到都城长安已破在目下，拿住佞臣碎尸万段，方泄此恨。不必在此饶舌，去罢。”狄仁杰说：“将军不必发怒，待下官说明。将军祖父受朝廷大恩，封为王位，封将军登州总兵，圣恩极矣。尔不去为官，劫法场打死长安府。张君左所奏，先帝不准，赐尔金锤一柄，上打奸臣，下打恶人。君待臣不过如此矣。后归山西，尔私进长安，大闹花灯，打死张保，惊死天子，尔之罪不小。周主特尔父拿捉，尔该挺身而出，却公然远避他方。尔父母兄嫂尽忠而死，你不忠不孝，勾连草寇，劫夺关梁。后世叛逆之名难免，请将军三思。”薛刚一听此言立起身，逊狄大人上坐说：“未将不明，愿大人教之。”

狄老爷说：“将军，你不知目下小主在房州，应迎接到长安为帝。张君左弟兄与武三思，圣上今已拿下天牢，候新主一到，奉旨施行。奸臣可除，冤仇可泄。岂不是忠孝两全。上匡以报先帝，下救民以安社稷。不知将军心内如何？”薛刚听了大喜，传令去了忠孝王旗号，扯起大唐元帅旗来，差官到房州接驾。狄老爷说：“将军前去接小王，待下官回朝同文武大臣打扫金銮，候接小主。”薛刚领命，送出辕门。狄仁杰回都城

不表。再将薛刚传令：“军士不可乱离队伍，侯小主一到。一同进城。取民间一物者，军法梟首。”“得令。”

再讲庐陵王闻报薛刚得胜，大悦。分差官来接，同了徐贤、魏相、驸马薛蛟一路下来，来到长安。薛刚闻知，同程咬金、四虎一太岁诸将出寨，跪迎俯伏，接进小主，安慰一番，一同进长安。百姓香花灯烛，挂红结彩，满朝文武俱出远迎。

咬金传令昭告天地社稷，然后请小主上金銮殿登位，受百官三呼万岁，复国号为唐，是为中宗。圣天子传旨：“赐宴百官，君臣共乐。”众官酒过数巡，俱皆谢恩而散。朝廷退朝，忽报武后宾天。朝廷大哭。次日哀诏颁行天下文武各官，二十七日国丧。非一日之功，足足忙了一月。立韦氏娘娘为正宫，在朝文武各皆升赏。狄仁杰加少保，姜师德为吏部尚书，徐贤封英国公，魏相封太保，封薛刚忠孝王大元帅。薛强袭父职封西辽王。薛孝封红罗都督。薛蛟驸马都尉。薛蚪封为青州总兵。薛葵封无敌大将军。秦红、尉迟景、王宗立、罗昌、程月虎世袭国公。程咬金年高爵重，无可加封，命家居安享，赐黄金万两，彩缎千端、荣归山东。子铁牛，孙千忠俱封侯爵。伍雄封南阳侯。雄霸为西平侯。大将阵亡者，子孙世袭，在生者各加爵禄，还乡。余外各路总兵，俱皆加级。旨意一下，众皆谢恩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次日又出赦书颁行天下，犯十恶大罪不赦，其余流徙斩绞，不论已结未结，已发觉未发觉，俱一概赦免。中宗以前，周朝钱粮尽行赦除。颁行天下，百姓欢呼载道，万民乐业。薛刚上殿哭奏说：“臣祖仁贵平定东辽，臣父丁山扫清西番。被奸臣张君左、张君右屈陷，将臣父三百余口尽行杀害，颠倒葬铁丘坟。臣兄子薛蛟，亏徐贤、俞元将亲儿掉换。他子被仙人救去，俱皆下山帮扶。徐青、俞荣大恩未报。武三思助恶不忠。

伏望圣上恩仇报明。特此奏闻。武三思、张氏弟兄应该何罪？”天子听言大怒说：“朕晓得三人罪恶。吓，王兄你将三人拿来，任凭怎样处治，与父报仇。待朕请罪薛王兄便了。”薛刚谢恩，出朝归府不表。

再讲又有旨意下来，命徐青、俞荣认父，封节义侯。命开掘铁丘坟，将两辽王夫妇及薛勇夫妇骸骨归葬山西金项御葬，地方官春秋二祭。命先禄寺备筵，程王伯代朕御祭。将三将斩首，坟前活祭。两辽王府重新起造。不知后回还有何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笑杀程咬金哭杀铁牛 打开铁丘坟报仇雪耻

前话不表。再讲程咬金领旨，同薛刚往监中提出三人，来到铁丘坟。摆下祭礼，鸿胪寺读过祭文。程咬金代圣行礼。薛氏弟兄还拜毕，然后望北谢恩。薛刚、薛强大哭，行了八跪八拜；然后薛蛟、薛孝、薛蚪、薛葵俱皆叩首。薛刚立起身来，同了薛强各扯出一口宝剑，叫声：“父母兄嫂有灵，今日陛下命程老千岁亲在此赐祭。大仇人在此，孩儿与父母报仇了。”就把宝剑往张君左弟兄心内“豁绰”一刺，鲜血直冒，把手一捞，两指扭出心肝。张氏弟兄跌倒尘埃，两个奸臣往阴司里去了。下面那武三思唬得魂飞天外，束落落乱抖。薛刚、薛强把这两颗心肝放在坟前桌上说：“仇人心肝在此活祭，父兄慢慢饮三杯安乐酒，前去超生仙界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薛千岁，你儿子在此祭奠，放心去罢。”

薛刚命将武三思斩首。咬金说：“张氏弟兄是尔之仇人，三思他无大恶，乞宽免之。”薛刚依言，将武三思当坟前打了四十大棍，岭南充军。传令将张君左弟兄子孙满门家丁三百余口斩首东市。

吩咐军士匠人掘开铁丘坟。那里掘得开？是生铁铸成馒头一样，年深月久，不能动弹。薛刚无计可施，只得命薛强打开，越打越亮，薛刚等拜谢天地。只见樊梨花按落云头，叫道：“若要开铁丘坟，且待今宵半夜间。待做娘的今夜前来摄去铁盖，好等你安葬。”薛刚听得此言，望空拜谢。当夜弟兄子孙在坟守到半夜，只听得一阵大风，梨花命黄巾力士揭去。一声响，众人一看，不见了铁盖，众皆大喜。大家上前，看见一堆白骨，不分皂白，那里认得出父母兄嫂骨殖？忙忙然乱到天明。

吩咐军士将榜文张挂，若有人晓得薛千岁骸骨者，官封总兵。不行出首者，将造坟匠人不分男女，一齐斩首。

榜文一挂，来了一位老军，名唤王六，来见薛刚说：“千岁骨殖我晓得。”薛刚大喜，一同来看。王六说：“这一堆老千岁，这一堆大夫人，这一堆二夫人，这两堆大老爷，大夫人。余下这些乱骨，都是家人妇女。”薛刚听了说：“你怎么晓是？”王六说：“小人向在千岁府中服侍。晓是千岁遇害，小人冲了匠人安排好的。”薛刚称谢，提他官职以报大恩。王六说：“小人不敢受封。”薛刚看他不愿做官，赏银千两。王六叩谢而去。薛刚将父母兄嫂骨殖安放杉坊，停在坟中。余骨安放城外埋葬。在坟旁开丧七日，文武大臣俱来吊丧不表。

再讲徐青认明了父亲徐贤，抱头大哭，说起衷肠。王氏夫人已生二子，徐青见有了兄弟，拜别父母上山修道。徐贤夫妻不忍儿子离去，再三苦留。徐青说：“爹爹、母亲，不必悉烦。师父有言，不可久在红尘，早早回头。”徐贤苦留不住，次日上表辞官，飘然而去。俞荣访问父亲死过多年，窦氏母亲生了一子，也回家去。也上本辞官，往山中去了。

再讲程咬金祭过丁山，回家想起我贾柳店结拜三十六人，都已人亡物去。吾个百二十岁多的了，看薛仁贵役军征东平辽，今他孙子开铁丘坟，如今五代见面，好不快活杀人也。呼呼大笑，一口气接不下来，竟笑杀也。

程铁牛也有九十八岁的人了，看见父亲死了，大哭一场，竟哭死了。

其子千忠打本进朝说：“臣祖臣父身死。”天子闻言，亲自祭奠。有百官俱来上祭，忙忙然过了七日。旨下：命千忠送丧归山东安葬。文武百官、薛氏弟兄送出城外，回山东不表。笑杀程咬金，哭杀程铁牛。此回书已说过了。

再讲薛刚在京半月，次日弟兄辞皇别驾，往山西安葬。满朝大臣送出都城百里。天子差官到山西御葬。一路下来，逢州过府，俱皆祭奠，扶灵到两辽王府开表。一省文武俱来吊奠。薛刚等守制三年，回朝复命。自不必说。直到唐明皇，薛家子孙还在朝中。唐中宗即位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朝贺，安享太平。在位五年而崩。传位玄宗，明皇登基。唐朝共有二十二主，相传三百余年而终。有歌为证：

唐太高武中睿玄，肃代德宗宪穆传。

敬宗文武宣宗续，懿僖昭帝与昭宣。

高宗以后多女乱，肃宗以后多强藩。

相传二十有二主，几及唐朝三百年。

第八十九回 山后薛强通旧友 汉阳李旦暗兴师

今日不表武三思弄权之事，且说先朝有一个开国功臣，姓李名靖号药师，晚年学道，云游四方。一日屈指一算，笑说：“今皇上气数将终，是有一个新君即位。该是薛强夫妻子女等三人辅佐，我当往山后指点他。”遂驾起云头，来到山后，把云头落下，在演武场前。时薛强在演武场中，教子习学武艺。

李靖上前一揖道：“驸马别来无恙？”薛强抬头一看，认得是李靖，即忙下堂还礼道：“前日在小神庙蒙老师指点，得成佳偶，生男育女，时时记念老师，不敢忘情。未知老师今日要往何处？”李靖道：“我今日特来指点汝，但此处不是说话之处，请到府中告明。”

薛强遂引李靖来到府中，重新施礼。薛强又唤八子二女亦上前施礼，礼毕坐下。薛强问道：“老师此来有何教训？”李靖道：“方今大唐皇帝，八月中秋有杀身之害。大位该是高宗王娘娘所生太子讳旦，如今住在汉阳。汝当去辅佐他，方能重整李氏江山，复兴唐朝社稷。”薛强道：“气数如此，愚弟子即日兴师前去。”李靖道：“依我愚见，你今予俱皆英雄，二女亦精韬略。况又有九环公主之才，如此威风，何患不克。汝今率公主并八子二女，军士不可太多，只带五百，暗过雁门关，悄悄至汉阳，告知李旦。吩咐李旦发兵之时，亦只要好用五百人，合一千军；分作了一百队，只许一将统领，皆要扮作商贾模样，或先或后，接踵而进。到长安时，只要分五十队，进城伏在皇宫左右，俟中秋半夜之时，宫内喧哗，喊杀起来，即时放号炮，会集军士，一齐杀入宫中，锁拿奸人。其余五十队，分伏在四

门，缉获叛党，自然成功。汝当毋忘我言。”李靖遂起身告别。薛强又再三留之不住，无奈送出府门。一道紫云，只见李靖跳在云中，作揖而去。

薛强即时进入府中，把李靖之言一一对九环公主说了。孟九环道：“李老师往往有先见之明，不可不从。”明早薛强同九环公主一齐到大宛城，将情由奏知国王。国王准奏。薛强遂同九环公主领八子二女，点起五百军陆续起程，暗往雁门关而进。

再言李旦自兴唐宗，请和之后，遂偏安汉阳，每以天下为念，终日训练兵卒，积聚粮草，以待无时。一日升殿，与徐孝德共议大事。徐孝德道：“臣昨日观天象，帝心不明，后来必有大患。立公一星朗耀，天下不久必属主公。又兼列宿扶向主公一星，将来必有勇将来助。”忽见黄门官来报说：“山后虎头寨武三王薛强举家来此，现今在府门候旨。”唐王命宣进来。黄门官传出钧旨。薛强遂同了九环公主及八子二女相率上殿，行了君臣之礼。唐王离座回礼道：“王兄今日到寒国有何见教？”薛强道：“臣因前朝李靖颇识天运，下界指点下臣。臣欲举家来助主公，共兴大唐江山。”遂将李靖所教一一说明。旁边徐孝德道：“真神人也，主公不可不依。”

李旦大喜，大设筵席款待薛强父子，令后宫胡后亦排筵席，款待九环公主母女。次日乃是八月初一日，李旦选五百多军士，令李贵、袁成守城，自同徐孝德、马周众将人等，偕薛强夫妇、八子二女，共一千军，皆份作商贾模样，分作一百队，陆续进长安而来。

又言黎山老母在黎山岛掘指一算，知中宗气数已终，派薛强辅佐李旦即位。其中奸党未能尽获，又该薛刚在长安城外缉获，方无漏网，但薛刚乃是凡胎，安能先知其事？必须无魔女

下山去指点，方能有济。遂唤樊梨花出来问道：“汝知大唐天子之事乎？”梨花道：“弟子已知皇上气数已终，应该薛强辅佐李旦为君，但虑薛刚不知共成其事耳。”老母道：“然也，你今当下山去指点薛刚成事，待事成之日，速速回山，不可久恋红尘，以加罪恶。”

梨花道：“弟子知道。”遂驾起云头来到会稽，在薛刚门首按落云头。当时薛刚已削去兵权，安顿在会稽，门庭下寥落，只有一个老家人看守大门，忽见樊太君来到，忙入内报知薛刚。薛刚忙出外迎接樊太君到府内，就唤妻子与侄儿并媳妇出来叩见。大家参拜毕，梨花道：“吾儿，我算皇上气数，该有害身之祸。应尔弟薛强辅佐李旦为君。你当引十八家丁，悄悄到长安城外，共拿奸贼，帮助成功。速速前去，不可迟误。我当指引你成事。”

薛刚领命，即便领了家丁，扮作卖药算命模样，同樊梨花向长安而来。到八月十五日，离长安城只有十里，樊梨花吩咐扎住等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仇怨报新君御极 功名就薛府团圆

再说李旦同薛强并将士人等，分作一百队，行到八月十五日已到长安。各队将士陆续进城，四处埋伏停当，准备夜间号炮一响，即出来行事。那武三思这回安排杀君之法，既已停当，走入宫来，适遇中宗在御花园游玩未回，遂悄悄告知韦后：“今夜行杀之事，可保无虞，我已决矣。”韦后忙问：“如何行弑？”三思道：“夜宿卫壮士皆我心腹，无敢违逆我，今已安排妥当。况今夕又是中秋佳节，正好与陛下畅饮赏月，候陛下微醉，暗将药酒毒死。只说是醉后中风而崩，众臣自然无话。明日便可登位，必得行所欲。纵有不测，现有宿卫壮士抵御，不足畏也。”韦后道：“此计甚善，宜速行也。”

及至日暮，中宗回宫。韦后道：“今夕是中秋佳节，当与陛下登楼玩月消遣。”中宗道：“正合朕意。”遂唤宫娥及武三思随驾上青桥楼。果见天色无尘，明月皎洁，遂排宴楼中，饮酒作乐。饮至半酣，中宗微醉。暗地里武三思将毒药放在酒里，进上劝饮。中宗吃了一杯，不多时药性发作，跳起身来，大叫一声，呜呼哀哉！妇嫔宫女见君惨死，不觉大惊，喧嚷起来。

平时太子重后知武三思有不良之意，是日闻父王与三思在楼上饮酒，心甚不安，暗点几个御林军在楼前楼后听其动静。忽闻楼上喧嚷，又见天星落下如雨，知其有变，遂唤军士杀人。谁知三思亦暗伏军士在楼下，忽见太子杀入，两军交战，喊声大震。外面李旦、薛强等闻得喊声震地，遂放起号炮，四面伏军齐出午门，一齐杀入。

武三思一闻外面杀入，大惊失色，欲从御苑后门逃出。手执宝剑才欲下楼，适太子方到楼门，不提防三思出来。竟被三思一剑砍死。武三思忙忙逃出御苑后门，走到城门，天色微明，城门已开，只见军士相争。三思杂在军中，亦大呼拿人，暗暗选出南门，走了十里，竟被樊梨花、薛刚一班人拿住，解入城来。城内薛强、马周众将人等杀入午门，逢人便捉。当时武后年七十余，睡觉起来，忽听得呐喊之声动天震地，吃了一惊，不觉跌倒，呜呼哀哉！

韦后正欲逃脱，被薛强拿住。不多时，天已日出，军马稍定，各拿奸人献功。李旦逐一查问，不见了武三思，心甚抑郁。忽见南门走进薛刚，手拿奸犯武三思。李旦并不深究，即令众将千刀砍碎，只要留一个首级，悬在午门外示众。

徐孝德同众将，皆请唐王早即大位，以安人心。李旦再三谦逊，众将固请，然后登金銮殿，即皇帝位，是为睿宗。受君臣山呼万岁毕，令御林军将韦后绑到法场，碎剐其身，又将武后尸首扛出斩首，以报母后王娘娘之仇。韦后一家不论老少，尽行剿灭。凡为武三思同党者，亦皆斩首。其余百官，概不查问，各居原职。追赠王后为皇太后，立胡后为正宫皇后，申妃为偏宫贵妃，立子隆基为皇太子。封徐孝德为太尉、护国军师兼武宁王。封薛强为上将军兼中书令。王钦、贾彪、殷国泰、贾清、柳德、李奇，俱为兴国公。薛霸、薛琼、薛瑶、薛璜、薛璟、薛琪、薛璞、薛魁、张籍、常建高、郭马赐皆为中兴侯。袁成、李贵皆为中兴伯。李相君为镇国夫人。孟九环为秦国夫人。薛金花、薛银花为中兴贤女。大赦天下，免一年赋税。凡前日阵亡功臣，及前朝被杀功臣，俱各加封赐谥，子孙复职。又前朝所表功臣，及削去兵权在家闲住功臣俱各加封职，入京调用。君臣受封，皆叩首谢恩。睿宗就令以王礼收殓中宗，择

日安葬。朝罢，诸臣退出。薛刚、薛强及九环公主、八子二女，俱回至薛府。樊梨花先在府中，众人来见毕，樊梨花起身要回山去，薛刚再三苦留。樊梨花道：“我灾难将满，岂可又恋红尘，更加罪过。今日来此，是要指点你们立了此功，使你们一门团圆。今你功成名遂，我有何求？”遂驾云而去。

再过几日，薛刚子侄及家眷俱到。大家相见行礼毕，薛刚、薛强就命大排筵席，一家欢喜畅叙，又杀牛宰马，重赏随征军士。文武百官皆来庆贺，足足闹了一月，方安排安定。正是：骨肉团圆，一门欢悦，富贵之盛，一言难尽。有诗为证：

大闹花灯不可当，全家连累走他乡。
多少英雄怀国恨，诸人义气为君王。
阳州保驾扶王室，灭韦除奸姓氏香，
报仇可雪先人恨，复正河山兴李唐。